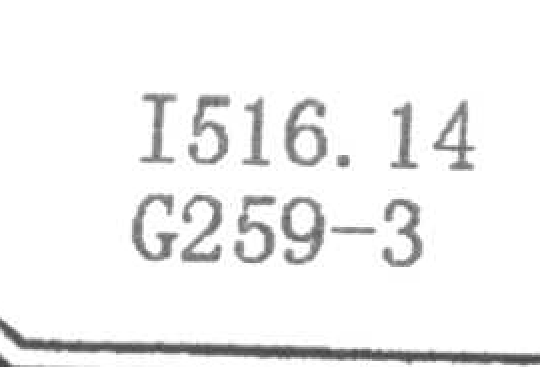


歌德文集

6

Goethes Werke







少年维特的烦恼　亲和力

杨武能　等译

歌　德　文　集



6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九年·北京

译 本 序

《世界文学名著文库》决定把《少年维特的烦恼》（以下简称《维特》）与《亲和力》合成一集推出，想必不只是因为它们体裁相同，篇幅适当，而是还考虑到这两篇一样以爱情为题材的小说同属歌德的重要作品之列，也即他自己所说的“一部巨大的自白”的精彩“片断”。的确，同时阅读《维特》和《亲和力》，把这两部在表面上颇为相似，事实上也存在渊源关系但又差异极多的杰作摆在一起来比较、研究和欣赏，会让我们有许多新的、意想不到的发现和收获。

约翰·沃尔夫冈·歌德一七四九年八月二十八日生于德国美因河畔的所谓帝国自由市法兰克福，一八三二年三月二十二日在魏玛逝世。他在世的八十二年的漫长岁月，正值欧洲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生持续不断的巨变，封建主义的黑暗统治渐渐败亡，新兴的资产阶级不断扩大和巩固自己取得的胜利。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拿破仑战争以及北美独立等一系列具有全欧和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还有自然科学和工业技术的重大发现及进步，歌德都要么是目击者，要么是参加者。然而十分遗憾，偏偏歌德出生和生活的所谓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却在飞速前进的大时代中远远落在后边：封建势力顽固而强大，资产阶级软弱无力，名为帝国，实际上分裂成了数十乃至数百个小邦。恩格斯把当时的德国形象地比作“只不过是一个粪堆”，说那儿“一切都烂透了，动摇了”，认为在德国历史上，“这个时代在政治和社

会方面是可耻的，但是在德国文学方面却是伟大的”。而歌德，正是这可耻的时代和落后的国度产生的伟大文学的最杰出代表。

歌德出身富有的市民家庭，从小受到严格的教养和文学艺术熏陶，八岁时便写了第一首诗。十六岁以后在莱比锡和斯特拉斯堡上大学，受到赫尔德尔、斯宾诺莎等先进思想家的影响，成为七十年代初在德国掀起的“狂飙突进”运动的主将。一七七五年以后他脱离这一运动，在小小的魏玛公国做了十年权臣。为了摆脱宫廷的羁绊，寻回他诗人的自我，歌德不辞而别，只身去意大利住了近两年。回魏玛后他不再做官，专心从事文学创作和自然科学研究。一八九四年，歌德与另一位德国大诗人兼剧作家席勒结下亲密友谊。两人相互鼓励，相互帮助，不仅使歌德的文学生涯迎来了继狂飙突进时期之后的第二个春天，而且造成了整个德国文学长达十年之久的辉煌灿烂的古典时期。一八〇五年，爱友席勒逝世，加之拿破仑战争引起的社会动荡和随后出现在欧洲的反动复辟，使歌德的创作出现了二十年的相对沉寂。直到一八二四年，他的创作力才再度旺盛起来，终于在逝世前一年完成了自己最主要作品诗剧《浮士德》。

的确，主要是这部用八十年的人生体验和六十年的心智劳作熔铸成的不朽巨著，这部“德国人世俗的圣经”（海涅：《论浪漫派》），为歌德赢得了世界文学史上继但丁和莎士比亚之后最伟大崇高的地位。当然，除去《浮士德》，他在六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还完成了数以百计的杰出诗作和近十部剧本，以及两大卷同样成为传世佳作的长篇小说《维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和《维廉·麦斯特的漫游时代》，以及难以数计的自传、游记等等。然而使歌德一举成名，成为在欧洲家喻户晓的作家并且享誉终生的，仍是我们眼前这个集子里所收的《少年维特的烦恼》。不仅

如此，随着“维特热”之席卷欧洲，一向被人瞧不起的德国文学才令人刮目相看，第一次取得了与英法等富于文学传统的国家并驾齐驱的地位。

《维特》初版于一七七四年。与歌德的所有重要作品一样，它也是诗人自身的生活和思想的写照。具体讲，是一七七二年年轻的歌德在威茨拉尔的帝国高等法院实习时的亲身经历，是他与天真美丽的少女夏绿蒂·布甫的不幸爱情，为小说提供了主要的素材和人物原型。而一位替贵族当秘书、遭遇与维特相似的朋友之死，则最终促使歌德提起了笔。关于《维特》的成书经过，歌德在晚年完成的自传《诗与真》第十三卷作了如下回忆：

“因苦恋朋友的妻子而自杀的耶路撒冷之死，从梦中撼醒了我。我不仅对他和我过去的遭遇进行思索，也分析眼下刚碰到的使我激动不安的类似事件，这一来，我正在写的作品便饱含着火热的情感，以致无从分辨艺术的虚构与生活的真实。我把自己与外界完全隔离起来，杜门谢客，集中心思，排除一切与此无关的杂念……我奋笔疾书，四个礼拜便完成了《维特》，而且事先并不曾写下全书的提纲或者内容的一部分……我像个梦游者似的，在差不多是不自觉的情况下写成了这本小册子……”

歌德还在晚年对他的秘书爱克曼讲，《维特》乃是他“用自己的心血哺育出来的，其中有大量出自我心胸中的东西，大量的情感和思想足够写一部比此书长十倍的长篇小说。”

读了歌德上边的自述，我们就不难明白他这部小说怎么能写得如此情真意切，感人至深；它的主人公为什么一个个栩栩如生，血肉丰满；它为什么篇幅如此短小，内涵却异常丰富，异常耐人寻味，发人思索。

当然，并不能因此认为，《维特》只是忠实而生动地记录了作者的经历和思想感情，只是一部个人的恋爱悲剧。它孕育在市民之子青年歌德的头脑里，诞生在德国狂飙突进运动的高潮中，因此很清晰地打上了阶级和时代的印记。十九世纪的丹麦大批评家勃兰兑斯正确地指出，它的价值在于表现了一个时代的烦恼、憧憬和苦闷。这个时代，在欧洲正是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期；而身处腐朽落后的德国却又软弱无力的市民青年，经受的烦恼和痛苦尤为深重和难以消除排解。所以在维特的多愁善感、愤世嫉俗、悲伤哭泣以至于愤而自杀的后边，实际上可以看到对于"感情自由"和"个性解放"的渴求，可以听见反抗封建压迫的呼唤和呐喊。

谈及《维特》的思想内涵，历来中外学者包括笔者本人都特别强调它反封建的时代精神，这无疑是对的。不过，如果只停留在这个层面上，便留下了不足和遗憾。因为，书中的主人显然还是一位敏锐而深刻的思想者。他对于自然、人生以及死亡的种种思考，他之以"自然"为检验一切的准绳，他视自杀为回归"自然"父亲的怀抱，都赋于了小说以丰富的哲学意义。这一点，既反映青年歌德所受斯宾诺莎自然哲学的影响，也与德国狂飙突进运动承袭卢梭"反归自然"学说并予以发扬实践紧密关联。

尽管内涵深刻丰富，时代精神强烈，《维特》这部小说却没有离奇曲折的情节，惊心动魄的故事，写的多半只是些日常生活中的现象和事件，以及主人公对这些现象和事件的观察、思考和心理反应。相较而言，《维特》更重在揭示主人公的内心，抒写他的情感：或欢欣陶醉，或苦闷不满，或向往憧憬，或愤懑绝望。天才的作者为此恰到好处地选取了第一人称的书信体小说这种样式，很好地做到了形式与内容的协调统一。此外书前再煞有介

事地冠以“编者”的引言，结尾添上一大段《编者致读者》，便把一个平淡无奇的故事讲得有声有色，变化有致。读着读着，我们仿佛就变成了收信者，变成了可怜的维特的朋友，眼前出现了他的音容笑貌，耳际听见了他的涕泣悲叹，思想感情不由得与他产生强烈的共鸣，心灵受到剧烈的震撼。除此而外，《维特》还诗意浓郁，被人们誉为一篇优美动人的“散文诗”。所有这些特点，使《维特》成为一件玲珑剔透、美不胜收的艺术品。

古往今来，世界各国以爱情为题材的各类作品数不胜数，《维特》之能脱颖而出，之能在问世后的两百多年中于不同的国度掀起一阵阵“维特热”，倾倒一代又一代的读者，成为不朽的经典，原因就在于它做到了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结合和相得益彰吧。

《亲和力》出版于一八〇九年，比《维特》晚三十五年。歌德也是在按捺不住的狂热和创作冲动中，仅仅用七周时间就写成了这部篇幅比《维特》多一倍的小说。写作的动因，同样是为了克服一场无望的爱情在诗人心中造成的巨大痛苦：一八〇七年冬天，年已五十八岁的歌德对十六岁的少女米娜·赫尔茨丽卜一见倾心，但自知年龄悬殊，好事难成，只得强忍伤痛不辞而别。而且，《亲和力》一问世，也和《维特》一样，在当时的德国掀起了轩然大波，以致书店门前“热闹拥挤”得“简直就跟灾荒年间的面包铺一样”。社会反响和评论同样莫衷一是，甚至各走极端，爱它者称之为“一件含义无穷的艺术杰作”，“只有歌德才能写出来”；卫道士们却骂它是“一部不道德的书”，“有伤风化”，等等。《亲和力》与《维特》确有许多相似之处，其内容的丰富深刻也不亚于《维特》，但在后世所受的重视和在文学史上所占的地位却

难以与之相比。

说《亲和力》的内涵深刻丰富，是我们同样可以从深浅不等的多层面上去理解它，对它作出从爱情小说到伦理小说以至于命运悲剧甚或其它更多的阐释和界定。笔者以为，仅仅说它批判了资产阶级的婚姻制度，有失牵强肤浅；它事实上更多地探讨了人生的局限，表现了人——不是个别的人，而是人类在恋爱婚姻问题上带有宿命色彩的命运悲剧。歌德用化学里的亲和力现象作为譬喻，书名也题作《亲和力》，就意在强调婚姻与爱情的矛盾和由此造成的悲剧无法避免和难以抗拒。尽管如此，作者所肯定和颂扬的却是如爱德华似的“无条件地在爱”的人，那种既藐视当时的婚姻制度也敢于抗拒命运的人——小说本身表现的褒贬爱憎，可以证明此言不虚。相反，有的学者说《亲和力》宣扬的是“节制”和“断念”，则似乎有失偏颇，缺少真正的依据。

年近六旬的歌德比起青年时代确实有所节制，但这节制只反映在《亲和力》的艺术表现中，即多了冷静的叙述描写和理性的思辨，少了维特似的激情澎湃和痛哭流涕。至于思想观念，应该说《亲和力》一点儿也不节制，倒是大大地超前于它的时代，超出于大多数德国读者的理解。它之不能如《维特》似的引发阵阵狂热，原因也在这里；只是到了现代，它才受到足够的重视。

歌德说过“至少要读三遍”，才能看清他藏在《亲和力》中的许多东西。这篇短短的序言实难说透它的方方面面。相信读者会有更深的理解，更多的发现，只要您细心地阅读，并且利用这个集子提供的方便，把它与出于同一作者笔下的《维特》进行比较。这样作了，您不但会更好地认识歌德，您的阅读也将更加有趣。

杨武能

一九九四年三月二十二日　四川大学

少年维特的烦恼

杨武能译

关于可怜的维特的故事，凡是我能找到的，我都努力搜集起来，呈献在诸位面前了；我知道，诸位是会感谢我的。对于他的精神和性格，诸位定将产生钦慕与爱怜；对于他的命运，诸位都不免一洒自己的同情泪。

而你，正感受着与他同样烦恼的善良人呵，就从他的痛苦中汲取安慰，并让这本薄薄的小书做你的朋友吧，要是你由于命运的不济或自身的过错，已不可能有更知己的人的话。

目　　次

第　一　编

一七七一年五月四日

我多高兴啊，我终于走了！好朋友，人心真不知是个什么东西！我离开了你，离开了自己相爱相亲、朝夕不舍的人，竟然会感到高兴！我知道你会原谅我。命运偏偏让我结识了另外几个人，不正是为了来扰乱我这颗心么？可怜的蕾奥诺莱！但我是没有错的。她妹妹的非凡魅力令我赏心悦目，却使她可怜的心中产生了痛苦，这难道怪得着我？然而——我就真的完全没有错吗？难道我不曾助长她的感情？难道当她自自然然地流露真情时，我不曾沾沾自喜，并和大家一起拿这原本不可笑的事情来取笑她么？难道我……？唉，这人啊真是一种惯会自怨自责的怪物！而我，亲爱的朋友，我向你保证，我一定改弦更张，绝不再像已往那样，总把命运加给我们的一点儿痛苦拿来反复咀嚼回味；而要享乐眼前，过去了的就让它过去。是的，好朋友，诚如你所说：人们要是不这么没完没了地运用想象力去唤起昔日痛苦的回忆——上帝才知道为什么把人造成这个样子——，而是多考虑考虑如何挨过眼前的话，人间的痛苦本来就会少一些的。

劳驾告诉我母亲，我将尽力料理好她那件事，并尽快回信给她。我已见过我姑妈了，发现她远非我们在家所讲的那么个刁婆子，而是一位热心快肠的夫人。我向她转达了我母亲对于扣下

一部分遗产未分的不满；她则对我说明了这样做的种种理由和原因，以及要在什么条件下，她才准备全部交出来，也就是说比我们要求的还多……简单讲，我现在还不想具体谈什么；请转告我母亲，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就在这件小小的事情上，好朋友，我再次发现误解与成见，往往会在世界上铸成比诡诈与恶意更多的过错。至少可以肯定，后两者要罕见一些。

再就是我在此间非常愉快。这个乐园一般的地方，它的岑寂正好是医治我这颗心的灵丹妙药；还有眼前的大好春光，它的温暖已充满我这颗常常寒栗的心。每一株树，每一排篱笆，都是繁花盛开；人真想变成一只金甲虫，到那馥郁的香海中去遨游一番，尽情地吸露吮蜜。

城市本身并不舒适，四郊的自然环境却说不出的美妙。也许这才打动了已故的M伯爵，把他的花园建在一座小丘上。类似的小丘在城外交错纵横，千姿百态，美不胜收，丘与丘之间还构成一道道幽静宜人的峡谷。花园布局单纯，一进门便可感觉出绘制蓝图的并非某位高明的园艺家，而是一颗渴望独享幽寂的敏感的心。对于这座废园的故主人，我在那间业已破败的小亭中洒下了不少追怀的眼泪；这小亭子是他生前最爱待的地方，如今也成了我留连忘返的所在。不久我便会成为这花园的主人；没几天工夫看园人已对我产生好感，再说我搬进去也亏不了他。

五月十日

一种奇妙的欢愉充溢着我的整个灵魂，使它甜蜜得就像我所专心一意地享受着的那些春晨。这地方好似专为与我有同样心境的人创造的；我在此独自享受着生的乐趣。我真幸福啊，朋

友，我完全沉湎在对宁静生活的感受中，结果我的艺术便荒废了。眼下我无法作画，哪怕一笔也不成；但尽管如此，我现在却比任何时候都更配称一个伟大的画家。每当我周围的可爱峡谷霞气蒸腾，杲杲的太阳悬挂在林梢，将它的光芒这儿那儿地偷射进幽暗密林的圣地中来时，我便躺卧在飞泉侧畔的茂草里，紧贴地面观察那千百种小草，感觉到叶茎间有个扰攘的小小世界——这数不尽也说不清的形形色色的小虫子、小蛾子——离我的心更近了，于是我感受到按自身模样创造我们的全能上帝的存在，感受到将我们托付于永恒欢乐海洋之中的博爱天父的嘘息，我的朋友！随后，每当我的视野变得朦胧，周围的世界和整个天空都像我爱人的形象似地安息在我心中时，我便常常产生一种急切的向往：啊，要是我能把它再现出来，把这如此丰富、如此温暖地活在我心中的形象，如神仙似的呵口气吹到纸上，使其成为我灵魂的镜子，正如我的灵魂是无所不在的上帝的镜子一样，这该有多好呵！——我的朋友！——然而我真去做时却会招致毁灭，我将在壮丽自然的威力底下命断魂销。

五月十二日

不知是附近一带有愚弄人的精灵呢，还是我自己异想天开，竟觉得周围的一切都如乐园中一般美好。就在城外不远有一口井，我真像人鱼美露西娜①和她的姊妹似地迷上了它。——下了一座小丘，来到一顶凉棚前，再走下二十步石阶，便可见大理石岩缝中涌出一泓清澈的泉水。那绕井而筑的矮墙，那浓荫匝

① 美露西娜是法国民间传说中的美人鱼。她的故事后来流传到德国，收进了民间故事书中。

地的大树，那井泉周围的清凉，这一切都有一股诱人的力量，令人怦然心悸。常有城里的姑娘们来打水，这是一种最平凡又最必要的工作，古时候连公主们也亲自做过的。每当我坐在那儿，古代宗法社会的情景便活现在我眼前，我仿佛看见老祖宗们全聚在井泉边，会友的会友，联姻的联姻；而在井泉四周的空中，却飞舞着无数善良的精灵。呵，谁若无此同感，谁就必定从不曾在夏日的长途跋涉后，把令人神怡气爽的清泉啜饮。

五月十三日

你问需不需要寄书给我？——好朋友，我求你看在上帝份上，千万别再拿它们来烦扰我吧。我不愿意再被指导，被鼓舞，被激励；我这颗心本身已够不平静的了。我需要的是催眠曲；而我的荷马①，就是一首很长很长的催眠曲。为了使自己沸腾的血液冷静下来，我常常轻声哼唱这支曲子；要知道你还不曾见过任何东西，像我这颗心似地反复无常，变化莫测哟，我的爱友！关于这点我对你毋须解释；你不是已无数次地见过我从忧郁一变而为喜悦，从感伤一变而为兴奋，因而担惊受怕过么？我自己也把我这颗心当作一个生病的孩子，对他有求必应呐。别把这话讲出去，传开了有人会骂我的。

五月十五日

本地的老乡们已经认识我，喜欢我，特别是那班孩子们。起

① 荷马相传为公元前八世纪前后的希腊盲诗人，他的作品为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维特读的是后者。

初，我去接近他们，友好地向他们问这问那，他们中有几个还当我是拿他们开心，便想粗暴地打发我走。我并不气恼；相反只对一个我已多次发现的情况，有了切身的体会。就是某些稍有地位的人，总对老百姓采取冷淡疏远的态度，似乎一接近就会失去什么来着；同时又有一些轻薄仔和捣蛋鬼，跑来装出一副纡尊降贵的模样，骨子里却想叫穷百姓更好地尝尝他们那傲慢的滋味。

我清楚地知道，我与他们不是一样的人，也不可能是一样的人；但是，我认为谁如果觉得自己有必要疏远所谓下等人以保持尊严，那他就跟一个因为怕失败而躲避敌人的懦夫一样可耻。

最近我去井边，碰到了一个年轻使女，见她把自己的水瓮搁在最低的一级台阶上，正在那儿东瞅瞅，西望望，等着同伴来帮助她把水瓮顶到头上去。我走下台阶，望着她。

“要我帮助你吗，姑娘？”我问。

她顿时满脸通红。

“噢不，先生！”她道。

“别客气！”

她放正头上的垫环，我便帮她顶好水瓮。她道过谢，登上台阶去了。

五月十七日

我已认识了各式各样的人，但能作伴的朋友却仍没交上一个。我不知道自己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他们那么多人都喜欢我，愿意与我亲近；而惟其如此，我又为我们只能同走一小段路而感到难过。你要是问这儿的人怎么样，我只能回答：跟到处一

样！人类嘛都是一个模子铸出来的。多数人为了生活，不得不忙忙碌碌，花去大部分时间；剩下一点点余暇却使他们犯起愁来，非想方设法打发掉不可。这就是人类的命运啊！

此地的人倒挺善良！我常常忘记自己的身份，和他们一起共享人类还保留下来的一些欢乐，或围坐在一桌丰盛的筵席前开怀畅饮，纵情谈笑，或及时举行一次郊游、一次舞会，等等这些，都对我的心境产生了很好的效果；只可惜偶尔我不免想起，我身上还有许多其它能力未能发挥，正在发霉衰朽，不得不小心翼翼地收藏起来。唉，一想到这一点，我的整个心就缩紧了。——可有什么办法！遭人误解，这便是我们这种人的命运。

可叹呵，我青年时代的女友已经死了！可叹呵，我曾与她相识！——我真想说："你是个傻瓜！你追求着在人世间找不到的东西。"可是，我确曾有过她，感到过她的心，她的伟大的灵魂；和她在一起，我自己仿佛也增加了价值，因为我成了我所能成为的最充实的人。仁慈的主呵！那时难道有我心灵中的任何一种能力不曾发挥么？我在她面前，不是能把我的心用以拥抱宇宙的奇异情感，整个儿抒发出来么？我与她的交往，不就是一幅不断用柔情、睿智、戏谑等等织成的锦缎么？这一切上面，全留下了天才的印记呀！可而今！——唉，她先我而生，也先我而去。我将永远不会忘记她，不会忘记她那坚定的意志，不会忘记她那非凡的耐性。

几天前，我见过一个叫V的青年，为人坦率，模样儿长得也挺俊。他刚从大学毕业，虽说还不以才子自居，却总以为比别人多几分学问。我从一些事情上感觉出，他人倒勤奋，一句话，也有相当知识吧。当他听说我会画画，还懂希腊文——这在此间可

算两大奇技——，便跑来找我，把他渊博的学识一古脑儿抖搂了出来，从巴托①谈到伍德②，从德·俾勒③谈到温克尔曼④，并要我相信他已把苏尔泽⑤的理论的第一卷通读过一遍，他还收藏有一部海纳⑥研究古典文化的手稿呢。对他的话我未置一词。

我还结识了一位很不错的男子，是侯爵给本城任命的法官，为人忠厚坦诚。据说，谁要看见他和他的九个孩子在一块儿，谁都会打心眼儿里高兴；尤其对他的大女儿，人家更是赞不绝口。他已邀请我上他家去，我也打算尽早前往拜访。他住在侯爵的猎庄上，离城约一个半小时路程；自从妻子亡故以后，他住在城里和法院里都心头难受，便获准迁到猎庄去了。

此外，我还碰着几个怪人，一举一动都叫你受不了，尤其是他们的那股子亲热劲儿。

再谈吧！这封信你一定喜欢，它完完全全是纪实啊。

五月二十二日

人生如梦，这是许多人早已有过的感受；而我呢，到哪里也

---

① 巴托（Abbe Charles Batteux，1713—1780），法国美学家，法国艺术哲学的奠基人。

② 伍德（Robert Wood，1716—1771），英国著名荷马研究家。

③ 德·俾勒（Roger de Piles，1635—1709），法国画家和美术理论家。

④ 温克尔曼（Johann Joachim Winkelmann，1717—1768），德国考古学家和古代艺术史家。

⑤ 苏尔泽（Johann Georg Sulzer，1720—1779），瑞士美学家。

⑥ 海纳（Christian Gottlob Heyne，1729—1812），德国古典语言学家和古希腊文学研究家。

会生此同感。我常常看见人的创造力和洞察力都受到局限；我常常看见人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满足某些需要，而这些需要除去延长我们可怜的生存，本身又毫无任何目的；临了儿，我还发现，人从某些探索结果中得到的自慰，其实只是一种梦幻者的怠惰，正如一个囚居斗室的人，把四面墙壁统统画上五彩缤纷的形象与光辉灿烂的景物一般——这一切，威廉哟，都令我哑口无言。我只好回到自己的内心，去发现一个世界！为此又更多地依靠预感与朦胧的渴望，而不依靠创造与活力。这一来，一切对于我的感官都是游移不定的；我也如在梦里似的，继续对着世界微笑。

大大小小的学究们一致断定，小孩儿是不知何所欲求的；岂只小孩儿，成人们还不是在地球上东奔西闯，同样不清楚自己打哪儿来，往哪儿去，同样干起事来漫无目的，同样受着饼干、蛋糕和桦木鞭子的支配。这谁都不肯相信，但我想却是显而易见的。

因为我知道你听了会说些什么，我乐于向你承认：我认为，那些能像小孩儿似地懵懵懂懂过日子的人，他们是最幸福的。他们也跟小孩儿一样拖着自己的洋娃娃四处跑，把它们的衣服脱掉又穿上，穿上又脱掉，不然就乖乖儿围着妈妈藏甜点心的抽屉转来转去；终于如愿以偿了，便满嘴满腮地大嚼起来，一边嚷嚷着：还要！还要！——这才是幸福的人啰。还有一种人，他们给自己的无聊勾当以至欲念想出种种漂亮称呼，美其名曰为人类造福的伟大事业；他们也是幸福的。——愿上帝赐福给这样的人吧！可是，谁要虚怀若谷，正视这一切将会有怎样的结果；谁要能看见每一个殷实市民如何循规蹈矩，善于将自己的小小花园变成天国，而不幸者也甘负重荷，继续气喘吁吁地行进在人生的道路上，并且人人同样渴望多见一分钟阳光——是的，谁能认

识到和看到这些，他也会心安理得，自己为自己创造一个世界，并且为生而为人感到幸福。这样，他尽管处处受着限制，内心却永远怀着甜滋滋的自由感觉；因为只要他愿意，他随时可以离开这座监狱。

五月二十六日

你一向了解我这个人的居住习惯，只要有个安静角落，便可建所小屋住下来，其它条件概不讲究。在此地我也发现了这么个对我有吸引力的所在。

它离城约一小时路程，地名叫瓦尔海姆*，坐落在一个山岗旁，地势颇为有趣。沿岗子上的小路往村里走，整个山谷便尽收眼底。房东是位上了年纪的妇人，殷勤豁达，她斟出葡萄酒、啤酒和咖啡来请我喝。但最令我满意的，是两株大菩提树，只见它们挺立在教堂前的小坝子上，枝叶扶疏，绿荫映罩，四周围着农家的住屋、仓房和场院。如此幽静、如此宜人的所在，实不易得，我便常常把房里的小桌儿和椅子搬到坝子上，在那儿饮我的咖啡，读我的荷马。头一次，在一个风和日暖的午后，我信步来到菩提树下，发现这地方异常幽静。其时人们全下地了；只有一个约莫四岁的小男孩，盘腿席地坐在坝子上，怀中还搂着个半岁光景的幼儿；他用自己的双腿和胸部，给自己的弟弟做成了一把安乐椅。他静悄悄地坐着，一对黑眼睛却活泼泼地瞅来瞅去。我让眼前的情景迷住了，便坐在对面的一张犁头上，兴致勃勃地画起这小哥儿俩来。我把他们身后的篱笆、仓门以及几个破车轱

---

* 读者不必劳神去查考书里这些地名；编者出于无奈，已将原信中的真地名改掉了。（作者注）

辘也画上了，全都依照本来的顺序；一小时后，我便完成了一幅布局完美、构图有趣的素描画，其中没有掺进我本人一丁点儿的东西。这个发现增强了我今后皈依自然的决心。只有自然，才是无穷丰富；只有自然，才能造就大艺术家。对于成法定则，人们尽可以讲许多好话，正如对于市民社会，也可以致这样那样的颂词一般。诚然，一个按成法培养的画家，决不至于绘出拙劣乏味的作品，就像一个奉法惟谨的小康市民，决不至于成为一个讨厌的邻居或者大恶棍；但是，另一方面，所有的清规戒律，不管你怎么讲，统统都会破坏我们对自然的真实感受，真实表现！你会讲："这太过分啦！规则仅仅起着节制与剔除枝蔓这样一些作用罢了！"——好朋友，我给你打个比方好吗？比如谈恋爱。一个青年倾心于一个姑娘，整天都厮守在她身边，耗尽了全部精力和财产，只为时时刻刻向她表示，他对她是一片至诚啊。谁知却出来个庸人，出来个小官僚什么的，对他讲："我说小伙子呀！恋爱嘛是人之常情，不过你也必须跟常人似地爱得有个分寸。喏，把你的时间分配分配，一部分用于工作，休息的时候才去陪爱人。好好计算一下你的财产吧，除去生活必需的，剩下来我不反对你拿去买件礼物送她，不过也别太经常，在她过生日或命名日时送送就够了。"——他要听了这忠告，便又多了一位有为青年，我本人都乐于向任何一位侯爵举荐他，让他充任侯爵的僚属；可是他的爱情呢，也就完啦，倘使他是个艺术家，他的艺术也完啦。朋友们啊！你们不是奇怪天才的巨流为什么难得激涨汹涌，奔腾澎湃，掀起使你们惊心动魄的狂涛么？——亲爱的朋友，那是因为在这巨流的两边岸上，住着一些四平八稳的老爷，他们担心自己的亭园、花畦、苗圃会被洪水冲毁，为了防患于未然，已及时地筑好堤，挖好沟了。

五月二十七日

我看我讲得高兴，只顾打比方，发议论，竟忘了把那两个孩子后来的情况告诉你。我在犁头上坐了将近两小时，完全沉醉在作画里；关于当时的心情，昨天我已零零碎碎向你谈了一些。傍晚，一个青年妇女手腕挎着个小篮子，向着一直坐在坝子上没动的小孩子走过来，老远就嚷着："菲利普斯，真乖啊！"——她向我问好，我说了谢谢，随后站起来，走过去，问她是不是孩子的妈妈。她回答"是"，一边给大孩子半个白面包，一边抱起小孩子，满怀母爱地亲吻着。——"我把小弟弟交给我的菲利普斯带，"她说，"自己跟老大一块儿进城买面包、糖和熬粥的砂锅去了。"——在她那掀开了盖子的提篮中，我看见了这些东西。——"我打算晚上给咱汉斯（这是最小那个孩子的名字）熬点粥。我那老大是个淘气鬼，昨儿个跟菲利普斯争粥脚子吃，把锅给砸啦。"——我问她老大现在何处，她回答在草地上放鹅；然而话音未了，他已一蹦一跳地跑来，给他大弟弟带来了一根榛树鞭子。我继续和妇人闲聊，得知她是一位教员的闺女，丈夫为着承继一位堂兄的遗产，出门上瑞士去了。——"人家想骗他，"她说，"连信都不给他回，所以只好亲自跑一趟。他一点消息也没有，但愿别出什么事才好呵。"——和妇人分别时，我心情颇沉重，便给了小孩儿们一人一枚银毫子，此外再给了一枚给他们的妈妈，请她下次进城时买个白面包回来，拿给最小的孩子和粥一块儿吃。随后便分了手。

我告诉你，好朋友，每当我心烦意乱的时候，只要看见这样一个心平气和的人，便可安定下来。这种人乐天知命，过一天是

一天，看见树叶落时，只会想“冬天快到啦”，除此就别无思虑。

从那次以后，我常常出去。小孩子们都和我混熟了，在我喝咖啡时得到糖吃，傍晚与我一块儿分享黄油面包和酸牛奶。每逢礼拜天，我总给他们银毫子，即使做完弥撒我没回家，我也请房东太太代为分发给他们。

他们都信赖我，什么话都对我讲。每逢村里有更多小孩聚到我这儿来，玩得兴高采烈，有什么愿望都径直表露的时候，我更是快活得什么似的。

孩子的母亲总担心“他们会打搅少爷”；我费了老大的劲，才打消了她的疑虑。

五月三十日

不久前我对你讲的关于作画的想法，显然也适用于写诗；诗人要做的只是发现美好的事物，并大胆地表达出来。此话说来诚然简单，含义却很深长。今天我见了一个场面，只要照实写下来，便可成为世间最美的一首田园诗。然而诗也罢，场面也罢，田园牧歌也罢，统统有什么意义呢？难道我们亲身经历了自然现象还不够，还非得来一个依样画葫芦不可么？

听了这段开场白，要是你指望后面会有什么高见宏论，那你又上当了。使我这么大发感慨的，仅仅是一个青年农民罢了。——我跟往常一样，会讲得不好；而你也跟往常一样，我想，会认为我夸大其词。还是在瓦尔海姆，总是在瓦尔海姆；在这个地方，稀罕事可算层出不穷呢。

有一伙人聚在坝子里的菩提树下喝咖啡。我不太喜欢他们，便找个借口坐到了一边。

这当儿，从旁边的农舍中走出来个青年，在那里修理我曾经画过的那张犁。他的模样给我的印象不错，我于是和他拉话，打听起他的境况来。不多时，我俩已经熟了，而且按我与这类人打交道的习惯，立刻便无话不谈。他告诉我，他在一位寡妇家里当长工，主人家待他非常好。提起他的女东家，他就滔滔不绝，满口称赞，我马上看出，他对她已倾倒得五体投地。她已不很年轻，他说，由于受过丈夫的虐待，不准备再嫁人了。从他的言语间，我明显感觉出，她在他眼里是那样的美，那样的动人，他非常非常希望她能选中他，使他有机会帮她抹去她那前夫所留下的遗恨。要对你描述出这个人的倾慕、痴情和忠心，必须逐字逐句重复他的话。对，还必须具有最伟大诗人的才分，才能绘声绘色地描述出他那神态表情，他那悦耳的嗓音，他那火热的目光。不！没有任何语言，能够表现出他的整个内心与外表所蕴藏的柔情；经我重述，一切都会变得淡而无味了。特别令人感动的是，他那样担心我会对他和她的关系产生想法，怀疑她的行为端正。当他讲到她的容貌，讲到她那虽已不再具有青春的诱惑力，但却强烈吸引着他的身段时，他的神情更是感人，我惟有在自己心灵深处去体会，去重温。如此纯洁的爱恋，如此纯洁的渴慕，我在一生中从未见过，是的，也许可以讲，连想也不曾想过，梦也不曾梦过。请别骂我，要是我告诉你，当我回忆起这个真挚无邪的恋人来时，我自己心中也热血沸腾，眼前便随时出现一个忠贞妩媚的倩影，仿佛我也跟着燃烧起来，害起了如饥似渴的相思。

我现在渴望尽快见到她；或者不，仔细考虑之下，我又想避免见她。通过他情人的青眼去看她，岂不更好；她要真来到我面前，也许就不再如我眼下想象的样子，我又何必破坏这美的形象呢？

六月十六日

我干吗久不给你写信?——你提这个问题,想必也变成一位老学究了吧!你应该猜想到,我过得很好,好得简直……干脆告诉你吧,我认识了一个人,她使我无心他顾了。我已经……叫我怎么说好呢。

要把认识这个最可爱的人儿的经过有条不紊地告诉你,在我将是困难的。我快乐而又幸福,因此不能成为一位好小说家。

一位天使!——得!谁都这么称呼自己的心上人,不是吗?可我无法告诉你她有多么完美,为什么完美;一句话,她完全俘虏了我的心。

那么聪敏,却那么单纯;那么坚毅,却那么善良;那么勤谨,却那么娴静……

我讲的全是些废话,空空洞洞,俗不可耐,丝毫没反映出她的本来面目。等下次……不,不等下次,我现在立刻对你讲她。我现在要不讲,就永远别想讲了。要知道,我坦白告诉你,在开始写这封信以后,我已经三次差点儿扔下笔,让人给马装上鞍子,骑着跑出去了。不过我今天早上已起过誓不出去;只是仍时不时地跑到窗前,看太阳还有多高,是不是……

我到底没能克制住自己,我非去她那儿不可啊。这会儿我又坐下来,一边吃黄油面包当夜消,一边给你,威廉,继续写信。当我看见她在那一群活泼的孩子中间,在她的八个弟妹中间,我的心是何等欣喜啊。

倘使我继续这么往下写,到头来你仍然会摸不着头脑的。听着,我要强迫自己详详细细地把一切告诉你。

不久前我说过，我认识了法官S先生，他曾邀请我尽快去他的隐居所，或者说他的小王国作客。我呢，却把这件事拖了下来；要不是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发现了那密藏在幽谷中的珍宝，我没准儿永远也不会去。

此间的年轻人在乡下举办一次跳舞会，我也欣然前往参加了。事前，我答应了本地一位心地善良、长相也俊、除此便不怎么样的姑娘的邀请，并已商定由我雇一辆马车，带我这舞伴和她表姐一起出城去聚会地点，顺道儿还接一接S家的夏绿蒂。

“您将认识一会漂亮小姐呐，”当我们的马车穿过砍伐过的森林向猎庄驶去的时候，我的舞伴开了口。

“不过您得当心，”她的表姐却说，“可别迷上了她呀！”

“为什么？”我问。

“她已经许了人，”我的舞伴回答，“一个挺不错的小伙子，眼下不在家，他的父亲去世了，他去料理后事，顺便谋个体面的职务。”

这个消息在我听来是无所谓的。

我们到达猎庄大门前的时候，太阳还有一刻钟光景便要下山了。其时天气闷热，姑娘们都表示担心，说那四周天边的灰白色云朵要是酿出一场暴雨来，那可就煞风景了。我摆出一副精通气象学的架势来安慰她们，其实自己心中也开始预想到，我们的舞会将要扫兴的。

我下了马车，一名女仆赶到大门口来请我们稍等一会儿，说小姐她马上就来。我穿过院子，走向那建筑得很讲究的住屋。就在我上了台阶、跨进门去的当儿，一幕我见所未见的最动人的情景，映入了我的眼帘。在前厅里有六个孩子，从十一岁到两岁，大的大，小的小，全都围着一个模样娟秀、身材适中、穿着雅

致的白裙、袖口和胸前系着红色蝴蝶结儿的年轻女子。她手里拿着一个黑面包，按周围弟妹的不同年龄与胃口，依次切给他们大小不等的一块；她在把面包递给每一个孩子时都那么慈爱，小家伙们也自自然然地说一声：谢谢！不等面包切下来，全都高擎着小手在那儿等。而眼下，又一起津津有味地吃起来，一边按照各自不同的性格，有的飞跑到大门边，有的慢吞吞地踱过去，好看一看客人们，看一看他们的绿蒂姐姐将要乘着出门去的那辆马车。

“请原谅，”她说，“劳您驾跑进来，并让姑娘们久等。我换衣服和料理不在家时要做的一些事情，结果忘了给孩子们吃晚餐了。他们可是除我以外谁切的面包也不肯吃啊。”

我略微客套了两句；我的整个心灵都让她的形象、她的声音、她的举止给占据了。直到她跑进里屋去取手套和扇子，我才从惊喜中回过神儿来。小家伙们都远远地站在一旁瞅着我；我这时便朝年龄最小、模样儿也最俊的一个走过去，可他却想退开。

“路易斯，跟这位哥哥握握手。”这当儿绿蒂正好走进门来，说道。

小男孩于是大大方方把手伸给我，我忍不住热烈吻了他，虽然他那小鼻头儿上挂着鼻涕。

“哥哥？”我问，同时把手伸给她，“您真认为，我有配作您亲眷这个福分么？”

“噢，”她嫣然一笑，说，“我们的表兄弟多着哩。要是您是其中顶讨厌的一个，那我就遗憾啦。”

临走，她又嘱咐她的大妹妹索菲——一个约莫十一岁的小姑娘，好好照看弟妹，并在爸爸骑马出去散心回来时向他问安。

她还叮咛小家伙们要听索菲姐姐的话，把索菲当作就是她一般。几个孩子满口答应；可有个满头金发、六岁光景的小机灵鬼却嚷起来："她不是你，绿蒂姐姐，我们更喜欢你嘛。"

这其间，最大的两个男孩已经爬到马车上；经我代为求情，她才答应他俩一块儿坐到林子边，条件是保证不打不闹，手一定扶牢。

我们刚一坐稳，姑娘们便寒暄开了，并品评起彼此的穿着，特别是帽子来，还对即将举行的舞会，作了一番挑剔。正讲在兴头上，绿蒂已招呼停车，让她的两个弟弟下去。小哥儿俩却要求再亲亲她的手。大的可能有十五岁，在吻姐姐的手时够彬彬有礼的；小的则毛毛躁躁，漫不经心。绿蒂让他俩再次问候小弟妹们，随后车又开了。

表姐问，绿蒂有没有把新近寄给她的那本书读完。

"没有，"绿蒂说，"这本书我不喜欢，您可以拿回去了。上次那本要好看些。"

我问是怎样的书，她回答了我，令我大吃一惊……*我从她的所有谈吐中都发现她是那样有个性；每听她讲一句，我都从她的脸庞上发现了新的魅力，新的精神光辉。渐渐地，这张脸庞似乎更加愉快和舒展了，因为她感觉到，我是理解她的。

"当我年纪还小那阵子，"她说，"我什么也不爱读，就爱读小说。礼拜天总躲在一个角落里，整个心分担着燕妮姑娘①的喜怒哀乐。上帝知道我当时有多幸福呵。我不否认，这类书对我仍有某些吸引力。可是，既然眼下我很少有工夫再读书，那我读

---

* 为了不给谁发怨言的机会，编者被迫删去了一段；尽管从根本上讲，任何作家都不会在乎这个姑娘和那个青年对他是如何评论的。（作者注）

① 燕妮姑娘是一部当时流行的感伤主义小说的女主人公。

的书就必须十分对我的口味。我最喜欢的作家必须让我能找到我的世界，他书里写的仿佛就是我本人，使我感到那么有趣，那么亲切，恰似在我自己家里的生活，虽然还不像天堂那么美好，整个看来却已是一种不可言喻的幸福的源泉啊。”

听了这番议论，我好不容易才隐藏住自己的激动。这局面自然没有维持多久，因为一听她顺便提到了《威克菲牧师传》①以及……＊竟谈得那样有真知灼见，我便忘乎所以，把自己知道的和盘托出，讲啊讲啊，直到绿蒂转过头去和另外两位姑娘搭讪，我才发现她俩呆瞪着眼睛，在那儿坐冷板凳。表姐还不止一次地对我做出嗤之以鼻的样子，我也全不介意。

话题转到了跳舞的乐趣上。

“就算这种爱好是个缺点吧，”绿蒂说，“我也乐于向您们承认，我不知道有什么比跳舞更好的了。有时候我心头不痛快，可只要在我那架破钢琴上弹支英国乡村舞曲，便一切都忘了。”

谈话间，我尽情地欣赏她那黑色的明眸；我整个的魂魄儿，都让她那活泼伶俐的小嘴与鲜艳爽朗的脸庞给摄走了！她的隽永的谈吐完全迷醉了我，对于她用些什么词我也就顾不上听了！——你该想象得出当时的情形，因为你了解我。简单讲，当马车平稳地停住在聚会的别墅前，我走下车来已经像个梦游者似的，神魂颠倒，周围朦胧中的世界对我已不复存在，就连从上面灯火辉煌的大厅中迎面飘来的阵阵乐声，我也充耳不闻。

---

① 《威克菲牧师传》(The Vicar of Wakefield, 1766) 是英国著名作家哥尔斯密(Oliver Goldsmith, 1728—1774)的一部小说，歌颂朴实自然的田园生活，在当时的德国很受欢迎。

＊ 此处也删去了几位本国作家的名字。因为谁能得到绿蒂的赞赏，他一读这段话心中便自有所感；而局外人则谁也勿须知道。（作者注）

两位先生，奥德兰和某某，——谁记得清这许多名字呵！——一位是表姐的舞伴，一位是绿蒂的舞伴，赶到车边来迎接我们，各人挽住了自己的女友，我也领着我的舞伴，朝上面大厅走去。

大伙儿成双成对地旋转着，跳起了法国牟涅舞；我依次和姑娘们跳，最讨厌的偏偏最不肯放你走。后来，绿蒂和他的舞友跳起了英国乡村舞；在轮到她来和我们交叉的一刹那，你想想我心里是如何美滋滋的哟。看她跳舞真叫大饱眼福！你瞧，她跳得那么专心，那么忘我，整个身体和谐之极。她无忧无虑地跳着，无拘无束地跳着，仿佛跳舞就是一切，除此她便无所思，无所感似的；此刻，其它任何事物都在她眼前消失了。

我请她跳第二轮英国乡村舞；她答应第三轮陪我跳，同时以世间最可爱的坦率态度对我说，她可爱跳德国华尔兹舞了。

“本地时兴跳华尔兹舞时原配伴当继续一起跳，”她说，“只是我的Chapeau（法语：舞伴）华尔兹跳得太糟，巴不得我免除他这个义务。您的小姐跳得也不好，并且不喜欢跳；我从您刚才跳英国舞看出，您的华尔兹准不错。要是您乐意陪我跳的话，那您就去请我的对手同意，我也找您的小姐说说。”

我一听便握住她的手。这样，我们便谈妥了，在跳华尔兹舞时，由她的男舞伴陪着我的女舞友闲谈。

喏，开始！我俩用各种方式挽着手臂，以此开心了好一会儿。瞧她跳得有多妩媚，多轻盈啊！当时华尔兹舞刚流行，一双双舞伴转起圈儿来又跟流星一般快，所以真正会的人很少，一开头场上便有点乱糟糟的。我们很机灵，先让那班笨蛋们蹦够了，退了场，才跳到中间去，和另外一对儿也就是奥德兰他们在一起，大显起身手来。我从没跳得如此轻快过。简直飘飘欲仙。

手臂搂着个无比可爱的人儿，带着她轻风似地飞旋，周围的一切都没有了，消失了……威廉哟，凭良心说，我敢起誓，我宁可粉身碎骨，也绝不肯让这个我爱的姑娘，我渴望占有的姑娘，在和我跳过以后还去和任何人跳呵。你理解我么！

我们在大厅中漫步了几圈，为了喘口气。随后她坐下来，很高兴地吃着我特意摆在一边、如今已所剩不多的几个橘子。这橘子可算帮了大忙。只是当她每递一片给她邻座的姑娘，这姑娘也老大不客气地接过去吃起来时，我的心都像被刀刺了一下似的疼痛。

在跳第三轮英国乡村舞时，我们是第二对。我俩跳着从队列中间穿过，上帝知道我是多么快活。我勾着她的胳膊，眼睛盯住她那洋溢着无比坦诚、无比纯洁的欢愉的盈盈秋波；不知不觉间，我们跳到了一位夫人面前。她年纪虽已不轻，然而风韵犹存，因而引起过我的注意。只见她笑吟吟地瞅着绿蒂，举起一个手指头来像要发出警告似的，并在我们擦过她身旁时意味深长地念了两次阿尔伯特这个名字。

"谁是阿尔伯特？"我对绿蒂说，"我想不揣冒昧问一下。"

她正待回答，我们却不得不分开，以便作8字交叉。可是，在我和她擦身而过的瞬间，我恍惚看见在她额头上泛起了疑云。

"我有什么不能告诉您呢？"她一边伸过手来让我牵着徐徐往前走，一边说，"阿尔伯特是个好人，我与他可以说已经订婚了。"

本来这对我并非新闻，姑娘们在路上已告诉过我了；可是经过刚才的一会儿工夫，她对我变得已如此珍贵，此刻再联系着她来想这事，我就感到非同小可了。总而言之，我心烦意乱，忘乎所以，竟窜进了别的对儿中，把整个队列搅得七零八落，害得绿

蒂费尽心力，又拉又拽，才迅速恢复了秩序。

舞会还没完，天边已经电光闪闪，隆隆的雷声盖过了音乐声。闪电是我们早看见了的，可我一直解释说，只不过天要转凉罢了。这当儿三个姑娘逃出了队列，她们的舞伴尾随其后，秩序便顿时大乱，伴奏也只好停止了。不消说，人在纵情欢乐之际突遭不测与惊吓，那印象是比平时来得更加强烈的；因为，一方面，两相对照，使人感觉更加鲜明，另一方面和更主要的，我们的感官本已处于奋张状态，接受起印象来就更快。这就难怪好些姑娘一下子都吓的脸变了色。她们中最聪明的一个坐到屋角里，背冲窗户，手捂耳朵。另一个跪在她跟前，脑袋埋在她怀中。第三个挤进她俩中间，搂着自己的女友，泪流满面。有几个要求回家；另一些则更加不知所措，连驾驭我们那些年轻趋奉者的心力都没有了，只知道战战兢兢地祈祷上帝，结果小伙子们便放肆起来，全忙着用嘴去美丽的受难者唇边代替上帝接受祷告。有几位先生偷闲到下边抽烟去了；其余的男女却都赞成聪明的女主人的提议，进到了一间有百叶窗和窗幔的屋子里。刚一进门，绿蒂便忙着把椅子排成一个圆圈。大伙儿应她的请求坐定了，她便开始讲解做一种游戏的要领。

我瞅见有几个小伙子已经尖起嘴唇，手舞足蹈，盼望着去领胜利者的厚赏了。

"喏，咱们玩数数游戏，"绿蒂说，"注意！我在圈子里从右向左走，同时你们就挨个儿报数，每人要念出轮到他的那个数目字，而且要念得飞快，谁如果结巴或念错了，就吃一记耳光，这么一直念到一千。"

这一来才叫好看喽！只见绿蒂伸出胳膊，在圈子里走动起来。头一个人开始数一，旁边一个数二，再下一个数三，依次类

推。随后绿蒂越走越快，越走越快。这当儿有谁数错了，“啪！”——一记耳光；旁边的人忍俊不禁，“啪！”——又是一记耳光。速度更其加快了。我本人也挨了两下子；使我打心眼儿里满意的是，我相信我挨的这两下子比她给其他人的还要重些。可不等数完一千，大伙儿已笑成一堆，再也玩不下去了。这时暴风雨业已过去，好朋友们便三三两两走到一边，我便跟着绿蒂回到大厅。半道儿上她对我说：

“他们吃了耳光，倒把打雷下雨什么的一古脑儿忘记啦！”

我无言以对。

“我也是胆儿最小的一个，”她接着说，“可我鼓起勇气来给别人壮胆，自己也就有胆量了。”

我们踱到一扇窗前。远方传来滚滚雷声，春雨唰唰地抽打在泥地上，空气中有一股扑鼻的芳香升腾起来，沁人心脾。她胳膊肘支在窗台上伫立着，目光凝视远方，一会儿仰望苍空，一会儿又瞅瞅我；我见她眼里噙满泪花，把手放在了我的手上。

“克罗卜斯托克呵！”她叹道。

我顿时想到了此刻萦绕在她脑际的那首壮丽颂歌①，感情也因之澎湃汹涌起来。她仅仅用一个词儿，便打开了我感情的闸门。我忍不住把头俯在她手上，喜泪纵横地吻着。随后我又仰望她的眼睛。——高贵的诗人呵！你要是能看到你在这目光中变得有多神圣，就太好了；从今以后，我再不愿从那班常常亵渎你的人口里，听见你的名字。

---

① 克罗卜斯托克(Friedrich Gottlieb Klopstock，1724—1803)，歌德之前最杰出的德国抒情诗人。“壮丽颂歌”指他的《春祭颂歌》(Die Frühlingsfeier，1759)。

六月十九日

前一次讲到哪儿，我已不记得了；我只知道，我上床睡觉已是午夜两点。要是我能当面和你聊聊，而不是写信，我没准儿会让你一直坐到天亮的。

舞会归来途中发生的情况，我还没有讲，今天也仍然不是讲的时候。

那正是旭日东升、壮丽无比的时刻。周围的树林挂满露珠儿，田野一片青翠！我们的两位女伴打起盹儿来。绿蒂问我，我是否也想象她俩似地迷糊一下，并说，我不用操心她。

"多会儿我看见这双眼睛睁着，"我目不转睛地望着她道，"多会儿我就不会困倦。"

这样，我俩便坚持到了她家的大门口。女仆轻轻地为她开了门，回答她的询问说，父亲和孩子们都好，眼下还全在睡觉。临别，我求她允许我当天再去看她，她也同意；过后我果然去了。自此，日月星辰尽可以安安静静地升起又落下，我却再也分不清白天和黑夜，周围的整个世界全给抛到了脑后。

六月二十一日

我过着极其幸福的日子，上帝能留给他那些圣徒们过的日子想来也不过如此吧。不管我将来会怎样，反正我不能再说，我没有享受过欢乐，没有享受过最纯净的生之乐趣。——你是了解我的，威廉；我在这儿已完全定居下来，此处离绿蒂家只有半小时路程，在这儿我才充分感觉到自身的存在以及作为一个人

所能享有的全部幸福。

过去我也曾一次次地到瓦尔海姆散步，但何尝想到它竟然离天国这么近！我在作长距离漫游的途中，有时从山顶上，有时从河对岸的平野里，不是已无数次地眺望过如今珍藏着我的全部希望的猎庄么！

亲爱的威廉，对于人们心中那种想要自我扩张，想要发现新鲜事物，想要四处走走、见见世面的欲望，我曾经考虑得很多很多；后来，对于他们的逆来顺受，循规蹈矩，对周围任何事情都漠不关心的本能，我又作了种种思索。

奇怪的是，我怎么会来到这儿的小丘上，眺望那道美丽的峡谷，那周围的景物竟是如此地吸引着我。——那儿有一座小小的树林！——你要能到林荫中去有多好！——那儿有一座高高的山峰！——你要能从峰顶俯瞰辽阔的原野有多好！——那儿有连绵的丘陵，幽静的沟壑，你要能徜徉其中，流连忘返有多好！

我匆匆赶去，去而复返，却不曾找到我所希望的东西。啊，对远方的希冀犹如对未来的憧憬！它像一个巨大的、朦胧的整体，静静地呈现在我们的灵魂面前，我们的感觉却和我们的视觉一样，在它里边也变得迷茫模糊了；但我们仍然渴望着，唉！渴望着献出自己的整个生命，渴望着让那唯一的伟大而奇妙的感情来充溢自己的心。——可是，当我们真的赶上去，当那儿成了这儿，当未来的一切仍一如既往，唉！我们就发现自己仍然平庸，仍然浅陋；我们的灵魂仍然焦渴难当，切盼着吸吮那已经流走了的甘霖。

这样，浪迹天涯的游子最终又会思恋故土，并在自己的茅屋内，在妻子的怀抱里，在儿女们的簇拥下，在为维持生计的忙碌操劳中，找到他在广大的世界上不曾寻得的欢乐。

清晨，我随日出而出，去到我的瓦尔海姆，在那儿的菜园中采摘豌豆荚，采够了就坐在地上撕去荚儿上的筋，边撕边读我的荷马。回到厨下，我又挑选一只锅子，切下一块黄油，把黄油和豆荚一块儿倒进锅中，放在炉子上炖，盖好盖儿，自己坐在一旁，时不时地把锅里的豆荚搅两下——这当儿，珀涅罗珀① 那些高傲的求婚者们屠牛宰猪、剔骨烹肉的情景，便栩栩如生地让我感觉到了。感谢上帝，古代宗法社会的特殊生活习俗竟如此自然地与我的生活交融在一起，这比什么都更使我心中充满了宁贴与踏实的感觉。

我真快活哟，我的心竟还能感受到一个人将自己种的蔬菜端上饭桌来时那种纯真的欢乐；此刻摆在你面前的，可不仅仅是这么棵卷心菜啊，那栽插秧苗的美丽清晨，那洒水浇灌的可爱黄昏，所有那些为它的不断生长而满怀欣喜的好时光，统统都在一瞬间让你再次享受到了。

六月二十九日

前天，本地的大夫从城里来到法官家，正碰上我和绿蒂的弟妹们一起蹲在地上玩儿。他们有的在我身上爬来爬去，有的对我进行挑逗，我便搔起他们的痒痒来，乐得小家伙们大笑大嚷。大夫是个木头人似的老古板，一边说话一边不住地整理袖口上的绉边，把里面的一个丝卷儿拔来拔去。我从他先生的鼻子上看出来，他显然认为像我这样是有失一个聪明人的尊严的。我装着没有看见，任随他去大发他那十分明智的议论，自己却继续帮

① 珀涅罗珀是荷马史诗《奥德赛》中主人公俄底修斯的妻子，她美丽聪明，以计谋战胜了无耻的追求者，一直等到丈夫归来。

孩子们搭被他们打垮了的纸牌房子。事后，他回到城里去四出诉说："法官的孩子们本来就够没教养的，这一来更让维特给全毁喽。"

是的，威廉，在这个世界上离我的心最近的是孩子们。每当我从旁观察他们，从细小的事情中发现他们有朝一日所需要的种种品德与才能的萌芽，从他们今日的固执任性中看出将来的坚毅与刚强，从今日的顽皮放肆中看出将来的幽默乐观以及轻松愉快地应付人世危难的本领，每当我发现这一切还丝毫未经败坏，完整无损，我便一次一次地，反反复复地，吟味人类的导师① 这句金言："可叹呀，你们不如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然而他们，好朋友，这些我们的同类，这些本应被我们视为楷模的人，我们对待他们却像奴隶，竟不允许他们有自己的意志！——我们难道没有自己的意志吗？我们凭什么该享受这个特权呢？——因为我年长一些，懂事一些！——你天国中的仁慈上帝啊，你可是把人类仅仅分成年长的孩子和年幼的孩子的；至于你更喜欢哪一类孩子，你的圣子可已早有宣示呀。然而人们尽管信奉他，却并不听他的话——这也是个老问题！——，因而都在照着自己的模样教育自己的孩子……

再见，威廉！我不想再就这个问题空谈下去。

七月一日

一个病人多么需要绿蒂，我自己这颗可怜的心已经深有所感；它比起一个呻吟病榻者来，情况还更糟糕些。绿蒂要进城几天去陪一位生病的夫人；据医生讲，这位贤慧的夫人离死已经不

① 指耶稣。

远，临终时刻，她渴望绿蒂能待在自己身边。

上个礼拜，我曾陪绿蒂去圣××看一位牧师；那是个小地方，要往山里走一个小时，我们到达的时候已快下午四点了。绿蒂带着她的第二个妹妹。我们踏进院中长着两株高大的胡桃树的牧师住宅，这当儿善良的老人正坐在房门口的一条长凳上，一见绿蒂便抖擞起精神，吃力地站起身，准备迎上前来，连他那树节疤手杖也忘记使了。绿蒂赶忙跑过去，按他坐到凳子上，自己也挨着老人坐下，一次又一次地转达父亲对他的问候，还把他那老来得的宝贝幺儿——一个肮脏淘气的小男孩抱在怀中。她如此地迁就老人，把自己的嗓门提得高高的，好让他那半聋的耳朵能听明白她的话；她告诉他，有些年纪轻轻、身强力壮的人不知怎么一下就死了；她称赞老人明年去卡尔斯巴德的决定，说洗温泉浴对身体大有好处；她声称，他比她上次见着时气色好得多，精神健旺得多——如此等等。威廉，你要能亲眼目睹才好呢。这其间，我也有礼貌地问候了牧师太太。老爷子真是兴致勃勃，我只忍不住夸赞他那两株枝叶扶疏、浓荫宜人的胡桃树几句，他便打开了话匣子，尽管口齿不灵，却滔滔不绝地讲述起这树的历史来。

"那株老树是谁种的，"他说，"我们已不知道了；一些人讲这个牧师，另一些人讲那个牧师。可靠后边这株年轻点的树，它和我老伴一般大，今年十月就满五十喽。她父亲早上栽好树苗儿，傍晚她就下了地。他是我的前任，这株树对他真有说不出的珍贵，而对我也一点儿不差。二十七年前，当时我还是个穷大学生，第一次踏进这座院子就看见我妻子坐在树荫下的栅木上，手中干着编织活计……"

绿蒂问起他的女儿；他回答，和施密特先生一起到草地上看

工人们干活儿去了。说完，他又继续讲起自己的故事来：他的前任及其闺女如何相中了他，他如何先当老牧师的副手，后来又继承了他的职位。故事不久就讲完了，这当儿牧师的女儿正和那位施密特先生穿过花园走来。姑娘亲亲热热地对绿蒂表示欢迎；我必须说，她给我的印象不坏，是个体格健美、生气勃勃的褐发女郎，和她一起住在乡下大概会很快乐的。她的爱人呢（须知施密特先生是立刻就这样自我介绍的），是个文雅然而却沉默寡言的人，尽管绿蒂一再跟他搭腔，他却不肯参加我们的谈话。最令我扫兴的是，我从他表情中隐隐看出，他之不肯轻易开口，与其说是由于智力不足，倒不如说是由于性情执拗和乖僻。可惜后来这点是再清楚不过了；当散步中弗莉德里克和绿蒂偶尔也和我走在一起的时候，这位老兄那本来就黢黑的面孔更明显地阴沉下来，使绿蒂不得不扯扯我的衣袖，暗示我别对弗莉德里克太殷勤。我平生最讨厌的莫过于人与人之间相互折磨了，尤其是生命力旺盛的青年，他们本该坦坦荡荡，乐乐呵呵，实际上却常常板起面孔，把仅有的几天好时光也彼此给糟蹋掉，等到日后省悟过来，却已追悔莫及。我心头不痛快；因此傍晚，我们走进牧师住的院子，坐在一张桌旁喝牛奶，当话题转到人世间的欢乐与痛苦上来的当儿，我便忍不住抢过话头，激烈地批评起某些人的乖僻来。

"我们人呵，"我开口道，"常常抱怨好日子如此少，坏日子如此多；依我想来，这种抱怨多半都没有道理。只要我们总是心胸开阔，享受上帝每天赏赐给我们的欢乐，那么，我们也会有足够的力量，承担一旦到来的痛苦。"

"不过我们也无力完全控制自己的感情呀，"牧师太太说，"肉体的影响太大了，一个人要身体不舒服，他到哪儿也感到不

对劲儿的！”

我承认她讲得对，但继续说：

“那我们就把性情乖僻也看成一种疾病，并且问是不是有办法治它呢？”

“这话不假，”绿蒂说，“我至少相信，我们自己的态度是很重要的。我有切身的体会：每当什么事使我厌烦，使我生气，我便跑出去，在花园里来回走走，哼几遍乡村舞曲，这一来烦恼就全没了。”

“这正是我想讲的，”我接过话头道，“乖僻就跟惰性一样，要知道它本来就是一种惰性呵。我们生来都是有此惰性的，可是，只要我们能有一次鼓起勇气来克服了它，接下去便会顺顺当当，并在活动中获得真正的愉快。”

弗莉德里克听得入了神；年轻人却反驳我说，人无法掌握自己，更甭提控制自己的感情。

“此地说的是令人不快的感情，”我回敬他，“这种感情可是人人乐于摆脱的哩；何况在不曾尝试之前，谁也不知道自己的力量有多大。可不是吗，谁生了病都会四处求医，再多的禁忌，再苦的汤药，他都不会拒绝，为的是得到所希望的健康。”——我发现诚实的老人也竖起耳朵，努力在听我们谈话，便提高嗓门，转过脸去冲着他接着往下讲。——“教士们在布道时谴责过那么多种罪过，”我说，“我却从来不曾听到有谁从祭坛上谴责过坏脾气*。”

---

* 关于这个题目，我们听拉瓦特尔①神父作过一次出色的布道，他顺便还谈到了《约拿书》②。（作者注）

① 拉瓦特尔(Johann Kaspar Lavater,1741—1801)，瑞士神学家和哲学家，歌德的好友。作者注指的是他题名为《克服不满和乖僻之方法》的布道文。

② 《约拿书》是基督教圣经《旧约》的一部分。

“这事得由城里的牧师去做，”老人说，“乡下人没有坏脾气。当然，偶尔在这儿讲讲也无妨，至少对村长先生和他夫人是有好处的。”

在场的人全笑了，他自己也笑得咳起嗽来，使谈话中断了好一阵。后来，是年轻人又开了口：

“您称乖僻是罪过，我想未免太过分吧。”

“一点不过分，”我回答，“既然害己又损人，就该称作罪过。难道我们不能使彼此幸福还不够，还必须相互夺去各人心中偶尔产生的一点点快乐么？请您告诉我有哪一个人，他性子很坏，同时却有本领藏而不露，仅仅自苦，而不破坏周围人们的快乐呢！或者您能够说，这坏脾气不正表现了我们对自己的卑微的懊丧，表现了我们自己对自己的不满，而且其中还掺杂着某种由愚蠢的虚荣刺激起来的嫉妒么？要知道看见一些幸福的人而这些人的幸福又不仰赖于我们，是够难受的呵。”

见我们争得这么激动，绿蒂冲我微微一笑；可弗莉德里克眼里却噙着泪水，使我讲得更来劲儿了：

“有种人利用自己对另一颗心的控制力，去破坏人家心里自行产生的单纯的快乐，这种人真可恨。要知道世间的所有礼物，所有的甜言蜜语，也补偿不了我们顷刻间失去的快乐，补偿不了被我们的暴君的嫉妒所破坏了的快乐哟。”

说到此，我的心一下子整个充满了感慨，往事一桩桩掠过脑际，热泪涌进眼眶，不禁高呼起来：

“我们应该每天对自己讲：你只能对朋友做一件事，即让他们获得快乐，使他们更加幸福，并同他们一起分享这幸福。当他们的灵魂受着忧愁的折磨，为苦闷所扰乱的时候，你能给他们以点滴的慰藉么？

"临了儿，一当最最可怕的疾病向那个被你葬送了青春年华的姑娘袭来，她奄奄一息地躺在床上，目光茫然地仰望天空，冷汗一颗一颗地渗出额头，这时候，你就会像个受诅咒的罪人似的站在她床前，无能为力，一筹莫展，心中感到深深的恐惧与内疚，恨不得献出自己的一切，以便给这个垂死的生命一点点力量，一星星勇气。"

说着说着，我亲身经历过的这样一个情景便猛然闯进我的记忆。我掏出手帕来捂住眼睛，离开了众人，直到绿蒂来唤我说："咱们走吧！"我才恍如大梦初醒。

归途中，她责怪我对什么事都太爱动感情，说照此下去我会毁了的，要我自己珍惜自己！——天使呵，为了你的缘故，我必须活下去！

七 月 六 日

她仍然待在自己病危的女友身边，始终如一地服侍着她，又细心又温柔，单单让她看上一眼，病人就会减少痛苦，变得幸福。昨天傍晚，她领着玛莉安娜和玛尔馨出外散步，我听说后赶去追上了她。在一块儿溜达了一个半小时，我们才转身往城里走，到了那眼对我十分珍贵的井泉边。如今，它对我又增加了一千倍的价值。绿蒂在井垣上坐下来，我们站在她跟前。我环顾四周，啊，我的心十分孤寂的那段时间的景象，重又活现在我眼前。"亲爱的井泉呀，"我说，"我好久没来你这儿乘凉啦，有时匆匆走过你身旁，竟连看都不曾看你一眼！"我往台阶下望去，却见玛尔馨小心翼翼地端着一杯泉水爬上来。——我凝视着绿蒂，心中感觉到了她对于我的全部价值。这当儿玛尔馨端着水走近了，玛莉安

娜伸出手去想接。

“不，不！”小姑娘模样儿甜甜地嚷道，“绿蒂姐姐，你得先喝！”

她说得如此天真、可爱，令我大为激动，以致一时不知如何表达自己的感情，竟从地上抱起小姑娘来死劲儿亲了几下，她马上就又哭又闹起来。

“瞧您闯祸啰，”绿蒂说。

我不知所措。

“过来，玛尔馨，”她拉住小妹妹的手，领她走下台阶，继续说，“快，快！快用清亮的泉水洗一洗。这样就不要紧啦。”

我却站在一旁，看着小姑娘急急忙忙地捧起水来擦洗自己的脸蛋儿，一副深信不疑的神气，以为真的只有用这神奇的泉水一洗，脸上才不会长出丢人而丑陋的胡须①。尽管绿蒂说洗够了，小姑娘仍一个劲儿洗呀洗呀，仿佛多洗总比少洗好一些。——告诉你，威廉，我还从来不曾怀着更深的虔敬参加过一次洗礼哩。当绿蒂上来以后，我真恨不得扑到她的脚边，就像跪在某个用神力禳解了一个民族的孽债的先知跟前一样。

晚上，我心里太高兴了，便忍不住把这件事讲给一位我认为还算通达人情的男子听，因为他人挺聪明的；谁料却碰了一鼻子灰！他道，绿蒂的做法很欠妥，对小孩子可不能弄什么玄虚；这样一搞会滋长种种错觉和迷信，而孩子却必须从小就不让他们受坏影响才是。——听了他的话我才想起，此人是一个礼拜前受的洗礼，因此就不以为怪，只是在心中仍坚信这个真理：我们对待孩子们，也该像上帝对待我们一样，当上帝让我们沉醉在愉快

① 当时西方有一种迷信，认为处女被青年男子吻了，嘴上便会长出胡须。

的幻觉中的时候，他就是给了我们最大的幸福。

七 月 八 日

我真是个孩子呵！我竟如此地看重那青眼之一瞥！我真正是个孩子！

我们去瓦尔海姆郊游。姑娘们是乘车去的。后来在一块儿散步时，我总觉得在绿蒂乌黑的眸子中带着些……我是个傻瓜，原谅我吧！你真应该瞧瞧它们，瞧瞧她这双眼睛！——我想写简单点，我困得眼皮都快合拢了。喏，姑娘们上了车，而我们——青年W·塞尔斯塔特以及奥德兰和我，却围着马车站在那里。这当口，她们便从车帘中探出头来，跟送别的人闲聊，小伙子们自然一个个都是够快活的。我极力捕捉绿蒂的目光；唉，它们却望望这个，又瞅瞅那个！看着我呀！看着我呀！看着我呀！我把整个身心全贯注于你们，你们干吗还逃避我哟！——我的心对她道了千百次再见，可她却连瞅也不瞅我！马车开过去了，我眼中噙着泪水。我目送着她，在车门旁看见了她的帽子，啊，她转过头来了！是在看我么？

好朋友啊，我的心至今仍七上八下，怀着这个疑问。唯一的安慰是，她回过头来也许是看我吧！也许！……

晚安！啊，我真是个孩子！

七 月 十 日

每当在聚会中听见人家谈起她，我便会变得傻痴痴的，那模

样你要能看见就好了！特别是有谁问我“喜不喜欢她”的时候！——“喜欢”！这个词儿简直让我给恨死了。一个人要不是全部知觉、全部感情都充满对她的倾慕，而仅仅是喜欢她，这还成个什么人呢？哼，“喜欢”！最近又有谁问我“喜不喜欢莪相①”！

七月十一日

M夫人已危在旦夕。我为她的生命祈祷；因为绿蒂心里难过，我也同样难过。我很少到M夫人处去看绿蒂；今天她却给我讲了一桩很奇特的事情：

M这个老头子是个刮皮到了家的吝啬鬼，一辈子把自己的老婆折磨和克扣得够戗，可她偏偏却有办法对付过来。几天前，医生断定她已活不久了，她便让人找来她的丈夫（绿蒂也在房里），对他讲：“我必须向你交待一件事；不然，我死以后，家里会出乱子和麻烦的。我操持家务直到今天，凡事都尽量做到井井有条，能节省就节省。可是，你要原谅我，我这三十年一直欺骗你。我们刚结婚时，你规定了一个小小的数目，作为伙食和其它家用。但到后来，家大业大，花销多了，你却死也不肯相应增加每周的开支。简单讲，你自己也明白，在那些花费最大的时期，你却要求我每周只支用七个古尔盾。我接过这点钱来也总没吭声，不足部分就只好去柜上拿，因为谁想得到，身为太太竟会做小偷呢。我丝毫不曾浪费，就算不向你承认这些，也尽可以心安

① 莪相相传为苏格兰古歌者。1762至1763年间，苏格兰诗人麦克菲生(James Mecpherson，1736—1796)发表了两组假称是“莪相的歌”的“英译”，一时风行于世。歌德一度也被迷惑，并译过“莪相的歌”。

理得地闭上眼睛；可是在我之后来管这份家的那个女人，她却没办法对付呵。而你到时候却会一口咬定，你的前妻都是这么撑过来的。”

我和绿蒂谈到人心的虚妄真是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明明看见花销大了一倍，却偏偏只给七个古尔盾而心安理得，全不想到这后面必定另有隐情。此外，我自己还认识一些人，他们会把先知的“长明灯”毫不惊奇地接回家去供起来。

七月十三日

不，我不是自己欺骗自己！我在她那乌黑的眼睛里，的的确确看到了对我和我的命运的同情。是的，这是我心中的感觉；然而，在这一点上，我可以相信我的心不会错……我感觉：她……呵，我可以，我能够用这句话来表达自己的无上幸福么？——这句话就是：她爱我！

她爱我！——而我对于自己也变得多么可贵了呵，我是多么——这话我可以告诉你，因为你能够理解它——多么崇拜自己了呵，自从她爱我！

也不知是自己想入非非，还是对情况的正确感觉？我不了解那个使我为自己在绿蒂心中的地位担心的人。可是，尽管如此，每当她谈起自己的未婚夫来，谈得那么温柔，那么亲切，我心中就颓唐得如一个丧失了所有荣誉与尊严的人，连手中自卫的宝剑也被夺去了。

七月十六日

每当我的指尖儿无意间触着她的手指，每当我俩的脚在桌子底下相互碰着，呵，我的血液立刻加快了流动！我避之唯恐不及，就像碰着了火似的。可是，一种神秘的力量又在吸引我过去……我真是心醉神迷了！

可她却那么天真无邪，心怀坦荡，全感觉不到这些亲密的小动作带给我了多少的痛苦！尤其当她在谈心时把自己的手抚在我的手上，谈高兴了更把头靠近我，使我的嘴唇感觉到了从她口里送来的天香，此刻，我真像是让闪电给击中了，身子直往下沉，脚下轻飘飘地完全失去了依托……！威廉啊，要是我啥时候能冒险登一登天堂，大胆地去……你理解我指什么。不，我的心还没有这么坏！它只是软弱，很软弱罢了！而软弱还并非坏吧？

她是圣洁的。一切欲念在她面前都会沉默无言。每当我和她在一起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自己的心境如何，仿佛所有的神经和官能都错乱颠倒了。——她喜欢一支曲子，常常在钢琴上弹奏它，弹得如天使一般动人，单纯，富于情感！这是她心爱的曲子；每次只要她弹出第一个音符，我的一切痛苦、烦恼和古怪念头便烟消云散。

这支单纯的曲子令我大为感动，任何关于音乐的古老魅力的说法，在我听来都不再不可信了。而且，每每在我恨不得用子弹射穿自己脑袋的时候，她都弹起这支曲子来，我心中的迷茫黑暗顿时消散，呼吸重新又自如了。

七月十八日

威廉，你想想这世界要是没有爱情，它在我们心中还会有什么意义！这就如一盏没有亮光的走马灯！可是一当放进亮光去，白壁上便会映出五彩缤纷的图象，尽管仅只是些稍纵即逝的影子；但只要我们能像孩子似地为这种奇妙的现象所迷醉，它也足以造就咱们的幸福呵。今天我不能去看绿蒂，有一个免不掉的聚会拖住了我。怎么办？我派了我的佣人去，仅仅为了在自己身边有一个今天接近过她的人。我急不可耐地等着佣人回来，一见到他就有说不出的高兴！要不是害臊，真恨不得捧住他的脑袋亲一亲！人们常讲电光石的故事，说它放在太阳地里便会吸收阳光，到了夜间仍旧亮华华的。这小伙子对于我也就如电光石。我感到，她的目光曾在他脸上、面颊上、上衣纽扣以及外套的绉领上停留过，这一切因此对我也变得十分神圣、十分珍贵了！此刻，就是给一千银塔勒，我都不肯把这小伙子让给谁的。有他在跟前，我心里舒畅。——上帝保佑，你可别笑我啊。威廉，难道令我心中舒畅的东西，还会是幻影么？

七月十九日

“我将要见到她啦！”清晨我醒来，望着东升的旭日，兴高采烈地喊道，“我将要见到她啦！”除此我别无希求；一切的一切，全融汇在这个期待中了。

七月二十日

你劝我跟公使到×地去的想法，我还不打算同意。我不大喜欢听人差遣，加之此公又是位众所周知的讨厌的人。你信上说，我母亲希望看见我有所作为。这使我感到好笑。难道我眼下不也是在做事么？归根到底，不管我是摘豌豆还是摘扁豆，不也一样么？世界上的一切事情，说穿了全都无聊。一个人要是没有热情，没有需要，仅仅为了他人的缘故去逐利追名，苦苦折腾，这个人便是傻瓜。

七月二十四日

你那么担心，生怕我把画画给荒疏了，我本想压根儿不提此事，免得告诉你说，近来我很少画画。

我从来还不曾如此幸福过；我对自然的感受，哪怕小到一块石头，一根青草，也从来还不曾这么充实，这么亲切过。可是——我不知如何表达自己的意思才好——我的想象力却这么微弱，一切在我心里都游移不定，摇摇晃晃，我简直抓不住任何轮廓。不过我仍自信，我要是手头有黏土或者蜡泥，我也会塑造出点什么来的。要是黏土保存得更久，我就取黏土来捏，即便捏出些饼子也好。

绿蒂的肖像我已画过三次，三次都出了丑。这事令我极为懊恼，尤其因为我前些时候一直很成功。后来我就画了一张她的剪影像聊以自慰。

七月二十五日

好的，亲爱的绿蒂，我将一切照办，一切办妥；你只管多多给我任务吧，常常给我任务吧！可有一件，我求求你，以后千万别再往你写给我的字条上撒沙子①。今天我一接着它就送到嘴上去吻，结果弄得牙齿里全嘎吱嘎吱的。

七月二十六日

我已经下过几次决心，不要经常去看她。是啊，可谁又能做得到呢！日复一日，我都屈服于诱惑，同时又对自己许下神圣的诺言：明天说什么也不去啦。

可明天一到，我总又找得出一条无法辩驳的理由，眼一眨又到了她身边。这理由要么是她昨晚讲过："你明天还来，对吗？"——而谁又能不来呢！——要么是她托我办件事，我觉得理应亲自去给她回个话；要么是天气实在太好，我到瓦尔海姆去了，而一到瓦尔海姆，离她不就只有半小时的路程吗！——周围的气氛，使我感觉她近在咫尺，于是一抬腿，便到了她跟前！记得我祖母曾讲过一个磁石山的故事，说的是海上有一座磁石山，船行太近了，所有铁器如钉子什么的便会一下子被吸出来，飞到山上去；倒楣的船夫也就从分崩离析的船板中掉下去，惨遭没顶。

---

① 往信上撒沙子是为了使墨迹快一些干。

七月三十日

阿尔伯特已经回来，而我就要走了。尽管他是一位十分善良、十分高尚的人，尽管我在任何方面都准备对他甘拜下风，可眼睁睁看着他占有那么多完美的珍宝，我仍然受不了！——占有！——一句话，威廉，未婚夫回来啦！倒是个令你不能不产生好感的能干而和蔼的男子。幸好接他那会儿我不在，不然我的心会被撕碎了的！阿尔伯特也真够正派，当着我的面从来没有吻过绿蒂。上帝奖励他吧！为了他对姑娘的尊重，我不能不爱他。他对我也很友善，我猜想这更多出于绿蒂的调弄，他的本心则少一些。要晓得女士们都精于此道，而且也自有她们的道理；只要她们有本事使两个崇拜者和睦相处，那么好处总归是她们的，尽管要做到绝非容易。

话虽如此，我仍不能不对阿尔伯特怀着敬重。他那冷静的外表，与我不安的个性形成鲜明的对照；而这不安我怎么也掩饰不了。他感觉敏锐，深知绿蒂非常爱他。看起来他没有什么坏脾气；而你知道，我是最恨人身上的脾气不好这种罪恶的。

他认为我是个有头脑的人；我对绿蒂的倾慕，对她一言一行的赞美，都只增加了他的得意，使他反倒更加爱她。他是否偶尔也对她发发醋劲儿，我暂且不问；至少我要是他，就难保完全不受嫉妒这个魔鬼的诱惑。

不管怎么讲吧，我在绿蒂身边的快乐反正是吹啦！我不知该叫这是愚蠢呢，还是头脑发昏？——名称又有何用，事实就是事实！——现在我知道的一切，在阿尔伯特回来之前我就知道了。我知道，我没权要求绿蒂什么，也不曾要求什么。这就是说，尽

管她那么迷人，我也竭力使自己不产生欲望。可而今另一个人真的到来，夺走了姑娘，我却傻了眼。

我咬紧牙关，两倍三倍地更加鄙视某些个可能说我应该自行退出的人；他们会讲，别无他法了嘛。——让这些废物见鬼去吧！——我成天在林子里乱跑一气。每当去到绿蒂那儿，发现阿尔伯特和她一起坐在园子里的凉亭中，我就脚下生了根，模样变得傻不愣愣，说起话来语无伦次。

“看在上帝份上，”绿蒂今天对我说，“我求你行行好，别再像昨儿傍晚似地做戏行不行！您那副可笑的样子真要命。”

坦白说，我一瞅见阿尔伯特不在，嗯地一下就跑了去。一当发现只有她一个人，我的心啊，总是乐滋滋的。

八月八日

我请你原谅，亲爱的威廉！我把那些要求我们服从不可抗拒的命运的人骂作废物，的的确确并非指你。我实在没有想到，你也会有类似想法。当然，从根本上讲，你是对的。不过，好朋友，世上的事情很少能要么干脆这样，要么干脆那样。人的感情和行为千差万别，正如在鹰钩鼻子与塌鼻子之间，还可能有各式各样别的鼻子。

你别见怪：我承认你的整个论点，却又企图从“要么这样——要么那样”这个空子中间钻过去。

你说什么，“要么你有希望得到绿蒂，要么根本没有。好啦，如果是第一种情况，你就努力实现它，努力满足自己的愿望；否则，你就振作起来，摆脱那该死的感情，要不然它一定会把你的全部精力都吞掉。”——好朋友，说得动听！说得容易！

可是，对于一个受着慢性病摧残而一步一步走向死亡的人，难道你能要求他拿起刀来，一下子结束自己的痛苦么？病魔在耗尽他精力的同时，不也摧毁了他自我解脱的勇气么？

当然，你满可以用下面这个贴切的比喻来反驳我：谁不宁愿牺牲自己的一条胳膊，而是迟疑犹豫，甘冒丢掉生命的危险呢？

叫我怎么说好呢？——还是让我们别用这些比喻来伤彼此的脑筋吧。够了。

是的，威廉，我间或也在一瞬间有过振作起来、摆脱一切的勇气，然而……要是我知道往哪儿去的话，我早就走了！

傍　晚

我的日记本好些时候以来给丢在一边，今天又让我无意间翻了开来。我很惊异，我竟是这样睁着眼睛一步一步地陷进了眼前的尴尬境地！我对自己的处境一直看得清清楚楚，可行动却像个小孩子似的；现在也仍然看得十分清楚，但就是没有丝毫悔改之意。

八月十日

我若不是个傻瓜，我本可以过最幸福、最美满的生活。像我目前所处的这样一个令人心旷神怡的环境，是很不容易凑齐的。是啊，常言道得好：人之幸福，全在于心之幸福。我是这个和睦家庭中的一员，老人爱我如儿子，孩子们爱我如父亲，而且还有绿蒂！就说诚恳的阿尔伯特吧，他也不以任何乖僻来破坏我的幸福，而是以其亲切友善来拥抱我；对于他说来，除去绿蒂我就

是世界上最亲爱的人了。——威廉，你听听我俩散步时是怎样谈绿蒂的吧，这会叫你愉快的。在世间，恐怕找不出比我们这种关系更可笑的了；然而我却常常被它感动得热泪盈眶。

阿尔伯特曾对我讲绿蒂可敬的母亲，讲她临终前如何把自己的家和孩子们托付给了绿蒂，如何又叮嘱他对绿蒂加以关照；讲到自那以后，绿蒂如何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兢兢业业执掌家务，对孩子们爱护备至，无时无刻不在为他们操劳，俨然是一位母亲；但尽管如此，又从来未改活泼愉快的天性。我和阿尔伯特并肩走着，不时地弯下腰去采摘路旁的鲜花，用它们精心扎成一个花环，然后——我把花环抛进了从面前流过的溪水里，目送着它缓缓向下游漂去……

我记不清有没有告诉你，阿尔伯特将留下来，在此间的侯爵府中获得一个待遇优厚的差事；侯爵府上的人很器重他。像他这样办事精细勤谨的人，我见得不多。

八月十二日

的确，阿尔伯特是天底下最好的人。昨天，在我和他之间发生过一桩不寻常的事。我去向他告别，因为我突然心血来潮，想骑马到山里去；而眼下我便是从山里给你写信的。我在他房中来回踱着，目光偶然落在了他的手枪上。

"把手枪借给我旅途中用用吧，"我说。

"好的，"他回答，"要是你不怕麻烦，肯自己装装药的话。它们挂在那儿只是pro forma① 罢了。"

---

① 拉丁文：形式上，做做样子。

我从墙上摘下一支枪，他这时继续说道：

“我自从粗心大意，出过一回岔子，就不愿再和这玩艺儿打交道了。”

我颇好奇，急想知道是怎么回事，他就又讲：

“大约三个月以前，我住在乡下一位朋友家里，房中有几支小手枪，尽管没装药，晚上我也睡得安安稳稳的。在一个下雨的午后，我坐着没事干，不知怎么竟想到我们可能遭到坏人袭击，可能需要用手枪，可能……这样的事你是知道的。我于是把枪交给一名下人，叫他去擦拭和装药。这小子却拿去和使女们闹着玩儿，吓唬她们，却不知扳机怎么一弄就滑了，而通条又还在枪膛里，结果一下子飞出来，射中了一名使女的右手，把她的大拇指戳得稀烂。这一来我不仅挨抱怨，而且还得付医药费，从此我所有的枪都不再装药了。好朋友，小心谨慎又有什么用？危险并非全都可以预料啊！虽然……”

你知道，我喜欢这个人，除去他的“虽然”。不错，任何常理都容许有例外。可是他却太四平八稳！一当觉得自己言辞过激、有失中庸或不够正确，他就会一个劲儿地对你进行修正、限定、补充和删除，弄得到头来什么意思也不剩。眼下阿尔伯特正是越讲话越长，临了儿我根本没有再听他讲些什么，而是产生了一些怪念头，举起手枪来用枪口对准自己右眼上方的太阳穴。

“呸！”阿尔伯特叫起来，夺去了我手中的枪，“你这是干吗呀？”

“没装药哩，”我回答。

“就算没装药也不该胡闹！”他不耐烦地说，“我真不能想象，一个人怎么会愚蠢到去自杀；单单这样想都令我反感。”

“你们这些人呵！”我提高嗓门道，“你们一谈什么都非得立

刻讲：这是愚蠢的！这是明智的！这是好的！这是坏的！——这一切又意味着什么呢？为此你们弄清了一个行为的内情吗？探究过它何以发生，以及为什么必然发生的种种原因吗？你们要这样做过，就不会匆匆忙忙地下断语了。”

“可你得承认，”阿尔伯特说，“某些行为无论如何都是罪过，不管它出于什么动机。”

我耸了耸肩，承认他有道理。

“可是，亲爱的，”我又说，“这儿也有一些例外。不错，偷盗是一种罪行；然而，一个人为使自己和自己的亲人不致眼睁睁饿死而偷盗，这个人是值得同情呢，还是该受惩罚呢？一位丈夫出于义愤，杀死了不贞的妻子和卑鄙的奸夫，谁还会第一个捡起石头来砸他①吗？还有那个在幽会的欢乐中一时控制不住自己而失身的姑娘，谁又会谴责她呢？我们的法学家们都是些冷血的老古板；可就连他们也会被感动，因而不给予惩罚的。”

“这完全是另一码事，”阿尔伯特反驳说，“因为一个受热情驱使而失去思考力的人，人家只当他是醉汉，是疯子罢了。”

“嗨，你们这些明智的人啊！”我微笑着叫道，“热情！迷醉！疯狂！你们如此冷眼旁观，无动于衷，你们真是些好样的道学先生！你们嘲骂酒徒，厌恶疯子，像那个祭师②一般从他们身边走过，像那个法利赛人③似地感谢上帝，感谢他不曾把你们造成一名酒徒，一个疯子。可我呢，却不只一次迷醉过，我的热情从来都是离疯狂不远的；但这两点都不使我后悔，因为我凭自己的经验认识到：一切杰出的人，一切能完成伟大的、看似不可能的事

① 古代中东有以石头投掷淫妇的习俗。此处意即谴责。

② 祭师指见死不救的假善人，典出《新约·路加福音》第十章。

③ 法利赛人指伪君子，典出《新约·路加福音》第十八章。

业的人，他们从来总是给世人骂成酒鬼和疯子的。

“甚至在日常生活中也一样，只要谁的言行自由一些，清高一些，超乎一般人的想象，你就会听见人家在他背后叫：‘这家伙喝多了！这家伙是个傻瓜！’——真叫人受不了。真可耻，你们这些清醒的人！真可耻，你们这些智者！”

“瞧你又胡思乱想开了，”阿尔伯特说，“你这人总是爱偏激，这回竟把我们谈的自杀扯到伟大事业上去，至少肯定是错了；因为自杀怎么也只能被看作软弱。与坚定地忍受充满痛苦的人生相比，死显然轻松得多喽。”

我已经打算中止谈话；要知道我讲的都是肺腑之言，他却用陈词滥调来进行反驳，真令我再生气不过。可是，这种话我听得多，气生得更多，所以仍能控制自己，兴致勃勃地反问他道：

“你称自杀为软弱？可我请你别让表面现象迷惑了啊。一个在暴君残酷压迫下呻吟的民族，他们终于奋起挣断枷锁，能说是软弱么？一个人面临自己的家被大火吞没的危险，鼓起劲来扛走他在冷静时根本搬不动的重物；一个人在受辱后的狂怒中，竟和六个人交起手来并且战胜了对方，这样的人能称为软弱么？还有，好朋友，既然奋发可以成为刚强，干吗亢奋就是它的反面呢？”

阿尔伯特凝视着我，说：

“你别见怪，你举的这些个例子，在我看来根本文不对题。”

“可能是吧，”我说，“人家也曾常常责备我，说我的联想和推理方式近乎古怪。好，那就让我们看能不能以另一种方式，想象一个决定抛弃人生的担子的人——这个担子在通常情况下应该是愉快的——他的心情会怎样。要知道只有我们有了同样的感受，我们才具备资格谈一件事情。

“人生来都有其局限，”我继续说，“他们能经受乐、苦、痛到一定的限度；一过这个限度，他们就完啦。这儿的问题不是刚强或者软弱；而是他们能否忍受痛苦超过一定的限度。尽管可能有精神上的痛苦和肉体上的痛苦之别，但是，正如我们不应该称一个患寒热病死去的人为胆小鬼一样，也很难称自杀者是懦夫。”

“荒唐，十分荒唐！”阿尔伯特嚷起来。

“才不像你想的那么荒唐哩，”我回答说。“你也该承认，当一种疾病严重损害我们的健康，使我们的精力一部分消耗掉了，一部分失去了作用，没有任何奇迹能再使我们恢复健康，重新进入日常生活的轨道，这样的疾病便被我们称为‘死症’。

“喏，亲爱的，让我们把这种推理用到精神方面，来瞧一瞧人的局限吧。一个人受到各种外界影响，便会产生固定的想法，到最后有增无已的狂热夺去了他冷静的思考力，以至于毁了他。

“一位清醒的明智的人可能对这个不幸者的处境一目了然，可能去劝他，但是白费力气。这正如一个站在病榻前的健康人，他丝毫不能把自己的生命力输送进病人的体内一样。”

阿尔伯特觉得这种说法仍太空泛。我便让他想想前不久从水塘中捞起来那个淹死了的少女，又对他讲了一遍她的故事。

“一个可爱的姑娘，生长在家庭的狭小圈子里，一礼拜接一礼拜地做着同样的家务，唯一的乐趣就是礼拜天用渐渐凑齐的一套好衣服穿戴打扮起来，和女伴一块儿出城去溜达溜达，逢年过节也许还跳跳舞，要不就再和某个邻居聊聊闲天，诸如谁跟谁为什么吵架啦，谁为什么又讲谁的坏话啦，如此等等，常常谈得专注而热烈，一谈就是几个钟头。可是后来，她火热的天性终于感到有了一些更深刻的需要，而一经男子们来献殷勤，这些需要

便更加热烈。从前的乐事已渐渐使她兴趣索然；临了儿，她到底碰着一个人，某种从未经历过的感情不可抗拒地把她吸引到了此人身边，使她将自己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以致忘记自己周围的一切，除了他，除了这唯一一个人，她什么也听不见，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感觉不到，她所思所想的就只有他，只有这唯一一个人。她不为朝三暮四地卖弄风情的虚假欢乐所迷惑，一心一意追求着自己的目标，执意要成为他的，在与他永结同心之中求得自己所缺少的幸福，享受自己所向往的全部欢乐。反复的许诺使她深信所有希望一定会实现，大胆的爱抚和亲吻增加了本已充满她心中的欲望。她模模糊糊地意识到了全部的欢乐，预感到了全部的欢乐，身子于是飘飘然起来，心情紧张到了极点。终于，她伸出双臂去准备拥抱自己所渴望的一切。——可她的爱人却抛弃了她！她四肢麻木，神智迷乱，站立在深渊边上；她周围是一片漆黑，没有了希望，没有了安慰，没有了预感！要知道，他抛弃了她，那个唯一使她感觉到自己的存在意义的人抛弃了她。她看不见眼前的广大世界，看不见那许许多多可以弥补她这个损失的人；她感到自己在世上孤孤单单，无依无靠。被内心的可怕痛苦逼得走投无路了，她唯有闭起眼来往下一跳，以便在死神的怀抱里窒息掉所有的痛苦。——你瞧，阿尔伯特，这就是不少人的遭遇！难道能说，这不也是一种疾病么？在这混乱的、相互矛盾的力的迷津中，大自然也找不到出路，人就唯有一死。

“罪过啊，那种冷眼旁观，并且称她为傻瓜的人！这种人可能讲什么：她应该等一等，让时间来治好她的创伤，日子一久绝望定会消失，定会有另一个男子来给她以安慰。——可是，这不正像谁说：‘傻瓜，竟死于寒热病！他应该等一等，一当力量恢复，

液体改善①，血液循环平稳下来，一切都好了，他就能活到今天！’”

阿尔伯特还是不觉得这个例子有说服力，又提出几点异议，其中一点是：我讲的只是个单纯的女孩子；可要是一个人眼光不这么狭隘，见多识广，头脑清楚，那他就不理解这个人怎么还能原谅。

“我的朋友，”我嚷起来，“人毕竟是人呵！一当他激情澎湃，受到了人类的局限的压迫，他所可能有的一点点理智便很难起作用，或者说根本不起作用。况且……以后再谈吧。”我说着，一边就抓起了自己的帽子。唉，我当时的心里真是充满了感慨！我和阿尔伯特分了手，但谁也没能理解谁。在这个世界上，人跟人真难于相互理解啊。

八月十五日

显然，在世界上，只有爱才能使一个人变得不可缺少。我从绿蒂的情况感觉出，她非常不愿失去我；孩子们心中更是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我明天一定还会去。今天我去为绿蒂的钢琴校音，但老动不了手，因为小家伙们一个劲儿地缠着我，要我给他们讲故事，而绿蒂自己也说，我应该满足他们的愿望。晚餐时，我给他们切面包，他们都高高兴兴地接过去吃起来，就像从绿蒂手中接过去的一样。然后，我给他们讲了那个得到一双神奇的手帮助的公主的故事，这是他们最爱听的。在讲的过程中，请你相信，我学到了许多东西。我感到惊讶，这个故事竟给他们留下了如

---

① 在近代医学发达以前，欧洲人认为生病的原因是身体中的液体变坏了。

此深刻的印象。因为每当我把一个细节忘记了，不得不自行编凑时，他们立刻就嚷起来：上次讲的可不是这样呵！弄得我现在只好反复练习，直至能一字不差地用唱歌的调子进行背诵。从这件事我得到一个教训：一位作家把书中的情节修改再版，即使艺术上出色得多了，都必然会给作品带来损害。我们总乐于接受第一个印象；人生来如此，即使最荒诞离奇的事，你都能叫他信以为真，并且一下子便记得牢牢的；而谁想去挖掉这个记忆，抹去这个记忆，谁就自讨苦吃！

八月十八日

能使人幸福的东西，同时又可以变成他痛苦的根源，难道就非得如此么？

对于生机勃勃的自然界，我心中曾有过强烈而炽热的感受，是它，曾使我欢欣雀跃，把我周围的世界变成了一个天国；可而今，它却残忍地折磨着我，成了一个四处追逐我的暴虐的鬼魅。想当初，我曾从高崖上眺望河对岸那些丘陵间的富庶峡谷，看见面前的一切都生意盎然，欣欣向荣。我曾看见群山从山脚到峰顶都长满高大茂密的树木，迂回曲折的峡谷都覆盖着可爱的绿荫，河水从发出絮语的芦苇间缓缓流去，轻柔的晚风吹动着天空中冉冉飘过的白云，白云向河水投下倒影；接着，群鸟在林间发出晚噪，亿万只小昆虫在火红的夕晖中纵情舞蹈，落日的最后一瞥解放了草丛里的蟋蟀，它们唱起了歌；我周围的嗡嗡嘈嘈声使我低下头去看着地上，注意到了从坚硬的岩石里摄取养料的苔藓以及由干燥的沙丘上蔓生垂挂下来的藤萝，它们向我揭示了大自然内在的、炽烈而神圣的生命之谜。这一切的一切，我全包

容在自己温暖的心里，感到自己像变成了神似地充实，辽阔无边的世界的种种美姿也活跃在我的心灵中，赋予一切以生机。环抱着我的是巍峨的群山，我脚边躺着道道幽谷，一挂挂瀑布飞泻而下，一条条小溪流水潺潺，树林和深山里百鸟声喧——这种种秘不可知的力量，我目睹它们在大地的怀抱中相互作用，相互影响；除此而外，在地球上，天空下，还一代一代繁衍着形形色色的生命。一切一切，应有尽有，千姿百态，最后还有人，他们为求安全而聚居在小小的房子里，却自以为能主宰这大千世界！可怜的傻瓜，你把一切都看得如此渺小，因为你自己就很渺小！——从高不可攀的群山，越过人迹未至的莽原，到世所不知的大洋的尽头，到处都有造物主的精神在空中流动，并为每一丁点能感知他的微末的生命而高兴。——唉，那时我是多么经常地渴望着，渴望借助从我头顶掠过的仙鹤的翅膀，飞向茫茫海洋的岸边，从那泡沫翻腾的无穷尽的酒杯中，啜饮令人心醉神迷的生之欢愉，竭尽自己的胸中有限的力量，感受一下那位在自己体内和通过自己创造出天地万汇的伟大存在的幸福，哪怕仅仅在一瞬间！

朋友，单单回忆起过去的这些时光，我心中便很快乐；甚至想重新唤起和说出这些无法言说的感情的努力，便净化了我的灵魂；但是，接下来，也使我倍加感到自己目前处境的可怕。

仿佛有一面帷幕从我面前拉开了，广大的世界变成了一座张开着大口的墓穴。你能说："这存在着"吗！唉，一切都在消失，一切都像闪电般一晃而逝，要么被洪流卷走、沉没，要么在礁石上撞得粉碎，很难真正耗尽各自的生命力。没有一个瞬间，不是在吞噬着你和你周围的亲人的生命；没有一个瞬间，你不是一个破坏者，不得不是一个破坏者：一次最无害的散步，将夺走千百个可怜的小虫子的生命；一投足，就会毁坏蚂蚁们辛辛苦苦营建

起来的巢穴，把一个小小的世界踏成一片坟墓。嗨！使我痛苦的，不是世界上那些巨大但不常有的灾难，不是冲毁你们村庄的洪水，不是吞没你们城市的地震；戕害我心灵的，是大自然内部潜藏着的破坏力，这种力量所造就的一切，无不在损害着与它相邻的事物，无不在损害着自身。想到此，我忧心如焚。环绕着我的是天和地以及它们创造生命的力量；但在我眼中，却只有一个永远不停地在吞噬和反刍的庞然大物而已。

八月二十一日

清晨，我从睡梦中醒来，伸出双臂去拥抱她，结果抱了一个空。夜里，我做了一场梦，梦见我与她肩靠肩坐在草地上，手握着手，千百次地亲吻；可这幸福而无邪的梦却欺骗了我，我在床上找她不着。唉，我在半醒半睡的迷糊状态中伸出手去四处摸索，摸着摸着终于完全清醒了，两股热泪就从紧迫的心中迸出，我面对着黑暗的未来，绝望地痛哭。

八月二十二日

多不幸啊，威廉，我浑身充满活力，却偏偏无所事事，闲得心烦，既不能什么不干，又什么都不能干。我不再有想象力，不再有对自然界的敏感，书籍也令我生厌。一当我们失去了自主，也便失去了一切。我向你发誓，我有时甚至希望当个短工，以便清晨一觉醒来，对未来的一天有个目标，有个追求，有个希望。我常常羡慕阿尔伯特，看见他成天埋头在公文堆中，心里就想，要是我能像他有多好啊！有几次我已动了念头，想给你和部长写信，

请他把公使馆的差事留给我。如你所说，他是不会拒绝我的，我也这么相信。部长多年来就喜欢我，总是劝我找个事情做做；有一阵子我也认真准备这么办。可是事后再一考虑，我便想起了那则马的寓言，说的是它自由自在得不耐烦了，便请人给它装好鞍子，套上缰绳，结果让人骑的累得半死。这一想，我又不知如何是好了。——好朋友，我这要求改变现状的热望，莫不就是到处追逼着我的内心的烦躁不安吧？

八月二十八日

真的，如果我的病还有希望治好的话，那就唯有他们来医治。今天是我的生日，一大早我便收到了阿尔伯特差人送来的一个包裹。打开包裹，一个粉红色的蝴蝶结儿立刻跃入我眼帘。这是我初见绿蒂时她曾佩戴在胸前，以后我又多次请求她送给我的那个蝴蝶结啊！此外，包里还有两本六十四开的小书，威特施坦袖珍版的《荷马选集》，也是我久已想买的本子，以免在散步时老驮着埃尔涅斯特版的大部头。瞧，他们总是不等我开口就满足了我的愿望，总是想方设法向我作出友谊的表示。对我说来，这些小小的礼品比那种灿烂夺目的礼物贵重一千倍，因为后者只表明赠予者的矜夸，却贬低了我们的人格。我无数次地吻着那个蝴蝶结，每吸一口气，都吸到了对那为数不多的、一去不复返的日子用来充溢我身心的幸福的回忆。威廉啊，生活就是这样；而我也不抱怨，生命之花只是过眼烟云而已！多少花朵凋零了，连一点痕迹也不曾留下！能结果的何其少，果实能成熟的就更少了！不过，尽管如此，世间仍存在足够的果实；难道，我的兄长，难道我们能轻视这些已成熟的果实，对它不闻不问，不去

享受它们，任它们白白腐烂掉么？

再见！此间的夏季很美，我常常坐在绿蒂家的园子里的果树上，手执摘果用的长杆，从树梢上钩梨子。她站在树下，摘掉我钩给她的果实。

八月三十日

不幸的人呵！你可不是傻子吗？你可不是自我欺骗吗？这无休止的热烈渴慕又有何益？除了对她，我再不向任何人祷告；除了她的倩影，再没有任何形象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我周围世界的一切，在我眼里全都与她有着关系。这样的错觉也曾使我幸福了一些时候，可到头来仍不得不与她分离！威廉呵，我的心时时渴望到她身边去！

我常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地坐在她身旁，欣赏着她优美的姿态举止，隽永的笑语言谈，所有的感官渐渐紧张到了极点，直至眼前发黑，耳朵任何声音都再听不见，喉头就像给谁扼住了似的难受，心儿狂跳着，渴望着使紧迫的感官松弛一下，结果反倒使它们更加迷乱。威廉啊，我这时常常不知道，我是否还在这个世界上活着！有时候，抑郁的心情占了上风，要不是绿蒂允许我伏在她手上痛哭一场以舒积郁，从而得到可怜的一点点安慰的话，我就一定得离开她，一定得跑出去！随后，我便在广阔的田野里徘徊，攀登上一座座陡峭的山峰，踯躅在没有路径的森林里，穿过满是荆棘的灌木丛，让它们刺破我的手脸，撕碎我的衣履！这样，我心中会好受一点儿！但也就是一点儿而已！有时，我又渴又累，倒卧途中；有时，在深夜寂静的林间，我头顶一轮满月，坐在一棵弯曲的树干上，让我磨伤了的脚掌得到些许休息，接

着，在黎明前的朦胧晦暝中，由困人的寂寥送入梦乡，沉沉睡去。威廉，修道士寂寞的斗室，赎罪者羊毛织成的粗衣和荆条编成的腰带，现在才是我灵魂渴求的甘露啊！再见了！我看这眼前的悲苦是无休无止，除非进入坟墓。

九 月 三 日

我必须走了！谢谢你，威廉，是你坚定了我的决心，使我不再犹豫。十四天来，我就在转着离开她的念头。我必须走了。眼下她又在城里照护她的女友。而阿尔伯特……还有……我必须走了！

九 月 十 日

那是怎样一个夜晚哟，威廉！现在我一切都可以克服了。我不会再见到她！此刻，我恨不得扑到你怀里，痛痛快快地哭一场，向你倾吐我激动的情怀，我的好友！我坐在这儿，为使自己平静下来而一口一口地吸着长气，同时期待着黎明快快来到；太阳一出，我的马匹就备好了。

唉，她会睡得很安稳，不会想到再也见不着我了。我终于坚强起来，离开了她，在两个小时的交谈中丝毫不曾泄露自己走的打算。上帝呵，那是怎样一次谈话啊！

阿尔伯特答应我，一吃完晚饭就和绿蒂一起到花园里来。我站在高高的栗子树下的土坡上，最后一次目送着夕阳西下，沉落到幽静的山谷和平缓的河流背后去。我曾多少次和她一起站在这儿，欣赏着同一幕壮丽的景色呵；然而现在……

我在那条十分熟悉的林荫道上来回踱着；早在认识绿蒂以前，这条路便对我产生了某种神秘的吸引力，使我经常在此驻足；后来，在我俩认识之初，我们便发现彼此对这个地方都有着相同的爱好，当时那欣喜之情简直难以言说。这条林荫道，的确是我见过的一件最富浪漫情调的艺术杰作。

你一直要走到栗子树间，眼前才会豁然开朗。——啊，我想起了，我已经对你描写过许多次，告诉你那些高耸的山毛榉树怎样像墙一般把人围在中间，那林荫道怎样被两旁的小丛林遮挡着，显得越发幽暗，直到最后成为一个与世隔绝的小天地，寂静凄清，令人悚然。我还清楚记得第一次在正午走进去时的奇异心情；我当时隐隐约约预感到，这将是一个既让人尝到许多幸福，又让人体验无数痛苦的所在。

我怀着令人销魂的离情别绪，在那儿沉思了约莫半个小时，便听见他们从土坡下走来了。我跑上前去，在拉住她的手时不由一怔，但还是吻了吻。我们再登上土坡去时，月亮也刚好从树影森森的山岗后面升了起来。我们谈着各种各样的事情，不觉已走到黑魆魆的凉亭前面。绿蒂跨进去坐下来，阿尔伯特坐在她身边，我也一样。然而，内心的不安叫我没法久坐，便站起身，走到她跟前，在那儿踱了一会儿，最后又重新坐下，那情形可真令人难受啊。这当儿，她让我们注意到美丽的月光，只见在我们面前的山毛榉树墙的尽头，整个土坡都被照得雪亮，加之是被包围在一片深邃的幽静中，那景象就更加鲜明悦目。我们全沉默无语，过了好一阵她才又开口道：

"每当在月光下散步，我总不免想起自己已故的亲人，对死和未来的恐惧就一定会来袭扰我。我们都一定会死啊！"她声音激动地继续说，"可是维特，你说我们死后还会不会再见呢？见

着了还能相互认识么？你的预感怎么样？你能说些什么？”

“绿蒂，”我说，同时把手伸给她，眼里噙满了泪水，“我们会再见的！在这儿和那儿都会再见！”

我讲不下去了。在我满怀离愁的时刻，威廉，难道她非这么问不可么！

“我们已故的亲人，”她继续问，“他们是否还记得我们呢？他们能不能感觉到，我们在幸福的时刻，总是怀着热爱想念他们呢？常常，在静静的夜晚，我坐在弟妹中间，像当年母亲坐在她的孩子们中间一样，孩子们围着我，像当年围着他们的母亲一样，这时候，我面前每每就会浮现出我母亲的形象。我呢，眼含渴慕的热泪，仰望空中，希望她能哪怕只看我一眼，看看我是如何信守在她临终时对她许下的诺言，代替她做孩子们的母亲的。我激动得几乎喊出声来：“原谅我吧，亲爱的妈妈，要是我没能像您那样无微不至地关怀他们。唉，我已经做了能做的一切，照顾他们穿衣，照顾他们饮食，更重要的，还保护他们，爱他们。亲爱的神圣的妈妈呀，你要能见到我们多么和睦就好了！你将怀着最热烈的感激之情赞美上帝，赞美你曾以临终的痛苦泪水，祈求他保佑你的孩子们的主……”

她这么讲啊讲啊，威廉！谁能够把她讲的都复述出来呢？这冷漠的、死的文字，怎能表达那灵智的精髓呵！

阿尔伯特温柔地打断了她：

“你太激动了，亲爱的绿蒂！我知道，你心里老惦着这件事，不过我求你……”

“呵，阿尔伯特，”她说，“我知道你不会忘记那些个晚上，当时爸爸出门去了，孩子们已被打发上了床，我俩一块儿坐在那张小小的圆桌旁边，你手头常常捏着一本书，但却很难得读一读；

要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比和这个美丽的灵魂进行交流更重要呢？她是位秀丽、温柔、快活而不知疲倦的妇女。上帝知道，我多么经常地流着热泪跪在自己床上，乞求他让我变成像她一样！”

“绿蒂！”我叫着，同时扑倒在她跟前，抓住她的手，眼泪簌簌滴到了她的手上，“绿蒂呵，上帝时刻保佑着你，还有你母亲在天之灵也保佑着你！”

“唉，你要是认识她就好了，”绿蒂紧握着我的手，说，“她值得你认识呐！”——听到这话，我自觉飘飘然起来；在此之前，我还从未受过更崇高、更可引以自豪的称赞哩。——她继续说：“可这样一位妇女，却不得不正当盛年就离开人世，那时候，她最小的儿子才六个月啊！她没有病多久，死的时候平静而安详，只有她的孩子们令她心疼，特别是最小的儿子。弥留之际，她对我讲：‘把他们给我领来吧。’我就把孩子们领进房去，小的几个还懵懵懂懂，大的几个也不知所措，全围着病榻站着。她举起手来为他们祝福，挨个儿吻了他们，然后便打发他们出去，一边却对我讲：‘你要做他们的母亲呵！’——我向她起了誓——‘你答应了像母亲似的关心他们，照料他们，这个担子可不轻呀，我的女儿！我自己经常从你感激的泪水看出，你已体会到作个母亲多么不易。对于你的弟妹，你要有母亲的慈爱；对于你的父亲，你要有妻子似的忠实与柔顺，并且成为他的安慰。’她问父亲在哪儿。父亲为了不让我们看见他难以忍受的悲痛，已一个人出去；这个男子汉也是肝肠寸断了啊。

“阿尔伯特，你当时也在房中。她见有人走动，便问是谁，并要求你走过去。她凝视着你和我，目光安详，流露出感到欣慰的神气，因为她知道我俩将在一起，幸福地在一起。”

阿尔伯特一把搂住绿蒂的脖子，吻她，吻了又嚷：

“我们现在是幸福的！将来也会幸福！”

冷静的阿尔伯特一时间竟失去了自制，我更完全忘乎所以。

“维特呵，”她又继续讲，“上帝却让这样一位夫人离开了人世！我有时想，当我们眼看自己生命中最亲爱的人被夺走时，没有谁的感受比孩子们更痛切的了。后来，我的弟妹很久很久还在对人诉说，是一些穿黑衣的男人把妈妈给抬走啦！”

她站起身来，我才恍如大梦初醒，同时深为震惊，因此仍呆坐在那儿，握着她的手。

“咱们走吧，”她说，“时候不早了。”她想缩回手去，我却握得更紧。

“我们会再见的，”我叫道，“我们会再相聚，不论将来变成什么样子，都能彼此认出来的。我要走了，心甘情愿地走了；”我继续说，“可要我说永远离开你们，我却无此毅力。保重吧，绿蒂！保重吧，阿尔伯特！我们会再见的！”

“我想就在明天吧，”她开玩笑说。

天啦！这个“明天”多够我受！可她在抽回手去时，还压根儿不知道哩……

他俩走出了林荫道；我仍呆呆立着，目送着他们在月光下的背影，随后却扑倒在地上，痛哭失声，一会儿又一跃而起，奔上土坡，从那儿，还看见她的白色衣裙，在高高的菩提树下的阴影里闪动，可等我再伸出手去时，她的倩影已消失在园门中。

第 二 编

一七七一年十月二十日

我们昨天抵达此地。公使觉着身体不舒服，要在家里休息几天。他要是脾气随和些，就一切都好了。我发现，一而再地发现，命运总是安排种种严峻的考验给我。可要鼓起勇气啊！心情一轻松，便什么都能忍受了。好个心情轻松，这话竟然出自我的笔下，简直令人好笑！唉，岂知我只须心情稍微轻松一点儿，就可以成为天底下最幸福的人。可不是么，别人有一点点能力，一点点才分，便到处夸夸其谈，沾沾自喜，我干吗还要悲观失望，怀疑自己的能力和天赋呢？仁慈的上帝，是你赐予了我这一切；可你为什么不少给我一半才能，多给我一丁点自信与自足哟！

别急！别急！情况会好起来的。告诉你，好朋友，你的意见完全对。自从我每天在人们中间忙忙碌碌，看见他们干什么和怎么干以来，我的心绪已经好多了。的确，我们生来就爱拿自己和其他人反反复复比较；所以，我们是幸福或是不幸，全取决于我们与之相比的是些什么人；所以，最大最大的危险，就莫过于孤身独处了。我们的脑子生就是朝上想的，加之受到诗里的幻境的激发，便常常臆造出一些地位无比优越于我们的人来，好像他们个个都比自己杰出，个个都比自己完美。而且这似乎理所当然。经常地，我们感到自己身上有这样那样的缺陷；在我

们看来，我们所欠缺的，别人偏偏都有。不仅如此，我们还把自己所有的品质全加在他的身上，外搭着某种心满意足。这样，一个幸福的人就完成了，只不过是我们自己的创造而已。

反之，如果我们不顾自己的衰弱和吃力，只管一个劲儿往前赶，我们常常便会发现，我们虽然步履踉跄，不断迷路，却仍比其他又张帆又划桨的人走得远——而且，一当你与其他人并驾齐驱，或者甚至超越了他们，你就会真正感觉到自身的价值。

十一月二十六日

我开始勉勉强强适应了此地的生活。使我最高兴的，是这儿有足够的事干；此外，还有许许多多的人，百态千姿，形形色色，恰似在对着我的灵魂演出一场热闹的趣剧。我已经结识了C伯爵，一位令我日益尊敬的博学而杰出的男子。他见多识广，所以对人就不冷漠；从他的待人接物，可以明显看出是很重感情和友谊的。我有一次奉命去他府上公干，他便表现对我有所好感，一经交谈，他便发现我们相互理解，发现他可以同我像同他的少数知心朋友似的倾谈。还有他对人态度之坦率，我怎么称赞也不为过。世间最纯粹、最暖人胸怀的乐事，恐怕莫过于看见一颗伟大的心灵对自己开诚相见吧。

十二月二十四日

公使给了我许多烦恼，这是我预料到的。像他似的吹毛求疵的傻瓜，世上找不出第二个。一板一眼，罗里罗嗦，活像个老太婆；他这人从来没有满意自己的时候，因此谁也甭想多会儿能

称他的心。我喜欢的可是干事爽快麻利，是怎样就怎样；他呢，却有本事把文稿退还给我，说什么“文章嘛写得倒挺好，不过您不妨再看看，每看一遍总可以找到一个更漂亮的句子，一个更适合的小品词。”——这真叫我气得要死。任何一个“和”，任何一个连词，你都甭想省去；我偶尔不经意用了几个倒装句，他都拼命反对；要是你竟把他那些长套句换了调调，他更会摆出一副完全摸不着头脑的样子。和这样一个人打交道，真叫受罪啊。

只有C伯爵的信任，才给我以安慰。最近他开诚布公地告诉我，他对我这位公使的拖沓与多疑也很不满。“这种人不仅自讨苦吃，也给人家添麻烦。不过，”他说，“我们必须听天由命。这就像旅行者不得不翻一座山，这座山要是不存在，路走起来自然舒坦得多，也短得多；可它既然已经存在，那你就必须翻过去！”

我那老头子心里明白，比起他来伯爵更器重我。他对此十分生气，一抓住机会就当着我的面讲伯爵的坏话；我呢，自然便要为伯爵辩护，这一来事情只会更糟。昨天我简直叫他惹火了，因为他下面的一席话，捎带着把我也给骂了进去。他说，伯爵处理起事务来还算在行，非常干练，笔头嘛也来得，可就是缺少渊深的学识，跟所有文人一样。讲这话时，他那副神气仿佛在问：“怎么样，刺痛你了吧？”我才不吃这一套哩；我鄙视一个像这样思想和行动的人，便与他针锋相对，毫不让步。我道，无论个性或是学识，伯爵都是位理应受到尊重的人。“在我所有相识者中，”我说，“没有谁像他那样心胸开阔，见多识广，同时又精于日常事务的。”——我这话在老头子无异于对牛弹琴；为了避免闲扯下去再找气怄，我就告辞了。

瞧，全都怪你们不是。是你们唠唠叨叨，劝我来戴上了这副重轭，成天价在我耳边念“要有作为呀”，“要有作为呀”。要有作

为！如果一个种出马铃薯来运进城去卖的农民，他不就已经比我更有作为的话，我也甘愿在眼下这条囚禁我的苦役船上再受十年罪。

还有那班麇集此间的小市民们的虚荣与无聊！他们是如此地斤斤计较等级，无时无刻不在瞅着抢到别人前头去一步的机会，以致这种最可悲、最低下的欲望，竟表现得赤裸裸的。比如有一个女人，她逢人便讲她的贵族血统和领地，使每个不谙内情者都只能当她是白痴，要不怎么会神经失常，把自己那点儿贵族的血液和世袭的领地竟看得如此了不起。——更糟糕的是，这个女的偏偏只是本地一名书记官的千金。——是啊，我真不明白这类人，他们怎么竟如此没有廉耻。

不过，好朋友，我一天比一天看得更加清楚，以自己去衡量别人是很愚蠢的。何况我本身有的是伤脑筋的事儿，我这颗心真叫不平静啊——唉，我真乐于让人家走人家的路，只要他们也让我走自己的路就成。

最令我恼火的是市民阶层的可悲处境。尽管我和任何人一样，也清楚了解等级差别是必要的，它甚至还给我本人带来了不少好处，可是，它却偏偏又妨碍着我，使我不能享受这世界上仅存的一点点欢乐，一星星幸福。最近，我在散步时认识了封·B小姐；她是一位在眼前的迂腐环境中仍不失其自然天性的可爱姑娘。我和她谈得十分投机，临别便请她允许我上她家去看她。她大大方方地答应了，使我更加急不可耐地等着约定的时间到来。她并非本地人，住的是一位姑母家里。老太太的长相我一见就不喜欢，但仍然对她十分敬重，多数时间都在和她周旋。可是不到半小时，我便摸清了她的底儿，而事后封·B小姐也向我承认了。原来亲爱的姑妈老来事事不如意，既无一笔符合身份

的产业，也无智慧和可依靠的人，有的只是一串祖先的名字和可资凭借的贵族地位，而她唯一的消遣，就是从她的楼上俯视脚下的市民的脑袋。据说她年轻时倒是很俊俏的，只是由于行事太诡，才毁了自己的一生：开始一意孤行，把不少倒霉的小青年折磨得够戗；后来上了几分年纪，就只好屈就一位软耳根的老军官啦。此人以这个代价和一笔勉强够用的生活费，和她一道度过了那些艰辛的岁月。随后他就一命呜呼，丢下了她孤零零一个人，眼下的日子同样艰辛。要不是她那外甥女如此可爱的话，谁还高兴来瞅她一瞅啊。

一七七二年一月八日

真不知这是些什么人，整个的心思都系挂在那种种繁文缛节上，成年累月盘算和希冀的只是怎样才能在宴席上把自己的座位往上挪一把椅子。并非他们除此别无事做；相反，事情多得成堆，恰恰是为忙那些无聊的琐事去了，才顾不上干重要的事。上星期，在乘雪橇出游时便发生了争吵，结果大为扫兴。

这班傻瓜哟，他们看不出位置先后本身毫无意义；看不出坐第一把交椅的，很少是第一号角色！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君王受自己宰相的支配，有多少宰相又为他秘书所驾驭！在这种情况下，谁是第一号人物呢？我认为是那个眼光超过常人、有足够的魄力和心计把别人的力量与热情全动员起来实现自己的计划的人。

一月二十日

亲爱的绿蒂，我刚才为避一场暴风雪逃进了一家乡村小客栈；只有到了这儿，我才能给你写信。多久我还困在D城那可悲的窠巢里，忙碌在那班对于我的心来说完全是陌生的人们中间，多久我的心就不会叫我写信给你。可眼下，在这所茅屋中是如此寂寞，如此湫隘，雪和冰雹正扑打着我的小窗，在这儿我的第一个思念却是你。我一踏进门，你的倩影便出现在我的眼前，唤起了我对你的回忆，绿蒂呵，那么神圣、那么温馨的回忆！仁慈的上帝，这是许久以来你赐予我的第一个幸福时刻啊！

亲爱的，你哪知道我已变得多么心神不定，知觉麻木！我的心没有一刻充实，没有一刻幸福！空虚呀！空虚呀！我好像站在一架西洋镜前，看见人儿马儿在我眼前转来转去，不禁经常问自己，这是不是光学把戏呢？其实，我自己也参加了玩这把戏，或者更正确地说，也像个木偶似的被人玩，偶尔触到旁边一个人的木手，便吓得战栗着缩了回来。晚上，我下决心要享受日出，到了早晨却起不来床；白天，我希望能欣赏月色，天黑了又呆在房中出不去。我闹不明白，我干吗起身，干吗就寝。

我的生活缺少了酵母；使我深夜仍精神饱满，一大早就跳下床来的兴奋剂已不知抛到了何处。

在此地我只结识了一个女子，一位名叫封·B的小姐；她就像你啊，亲爱的绿蒂，如果说谁还能像你的话。“哎，”你会说，“瞧这人才会献殷勤哩！”——此话倒也并非完全不对；一些时候以来，我的确变得有礼貌多了，机灵多了——不如此不行呵——，所以女士们讲：谁也不如我会说奉承话。“还有骗人的话，”你会

补充说。可是，不如此不行啊，你懂吗？——让我还是讲封·B小姐吧。她是一个重感情的姑娘，这从她那一双明亮的蓝眼睛里可以看出来。她的贵族身份只是她的负担，满足不了她的任何一个愿望。她渴望离开扰攘的人群，我不止一次陪着她幻想过田园生活的纯净的幸福，啊，还幻想过你！她是多么经常地不得不崇拜你啊。不，不是不得不，而是自愿；她非常愿意听我讲你的情况，并且爱你。

呵，我真愿能再坐在你脚边，坐在那间舒适可爱的小房间里，看着我们亲爱的孩子们在我的周围打闹嬉戏啊！要是你嫌他们吵得太厉害，我就可以让他们聚到我身边来，安安静静听我讲一个可怕的故事。

美丽的夕阳慢慢沉落在闪着雪光的原野上，暴风雪过去了，而我呢，又必须把自己关进我那笼子里去……

再见！阿尔伯特和你在一起吗？你究竟过得……？上帝饶恕我提这个问题！

二月八日

八天来天气坏得不能再坏，但对于我却太好啦。须知，自从我到此地以后，还没有一个天气好的日子不是让人破坏了或者搞得不痛快的。"哈，这会儿你尽管下雨、飞雪、降霜、结冰好了，"我想，"我反正呆在屋子里也不会比外面坏，或者恰恰相反，倒好一些。"每当早上太阳升起，预示着有一个好日子的时候，我便忍不住要嚷："今儿个上帝又降了一个恩惠，好让他们去你抢我夺啦！"他们互相抢夺着健康、荣誉、欢乐和休息，而且这样做多半是出于愚昧无知和心胸狭隘；可你要听他们讲起来，存心却像是

好得不能再好了。我有时真想跪下去求他们，别这么发疯似的大动肝火好不好呵。

二月十七日

我担心，我的公使与我共事不长了。这个人简直叫你受不了。他办公和处理问题的方式十分可笑，我常常禁不住要讲出自己的看法来，或者干脆按照自己的想法和方式行事，结果自然从来不能令他满意。最近他到宫里去告了我，部长也就给了我一个申斥，虽说相当和缓，但申斥毕竟是申斥。我已准备提出辞呈，这当口却收到了他的一封亲笔信*；这是一封怎样的信呵！在它所包含的崇高、高尚和英明的思想面前，我不能不五体投地。他责备我有失偏激。他说，我对办事效率、对影响他人、对于预政务等等问题的想法，固然表现了年轻人的朝气，值得尊重，但是却操之过急；因此，他并不准备叫我打消这些想法，而只希望使它们和缓一点，引导它们，让它们发挥好影响，产生积极切实的作用。真的，有八天之久，我感到深受鼓舞，心情格外舒畅。内心的平静确是一件珍宝，简直就是欢乐本身。亲爱的朋友，要是这珍宝能既贵重美丽，又不易破碎就好喽！

二月二十日

上帝保佑你们，亲爱的朋友！愿他把从我这儿夺去的好日

---

* 出于对这位杰出人物的尊敬，编者从书里抽去了这封信以及后文提到的另一封信；因为编者认为，不这样未免冒失，就算能得到读者的热诚感谢吧，也仍然是不可原谅的。（作者注）

子，统统赐予你们吧。

我感谢你，阿尔伯特，感谢你瞒着我。我一直等着你们结婚的消息；我已下定决心，一当这大喜的日子到来，就将郑重其事地从墙上把绿蒂那张剪影像取掉，藏到其它画片中间去。喏，眼下你们已经成为眷属，可她的像仍然挂在这里；是的，还要让它一直挂下去！为什么不呢？我知道，我也仍然存在于你们那儿，存在于绿蒂心中，但并未妨碍你，是的，我在她心中占据着第二个位置，并且希望和必须把这个位置保持下去。呵，要是她把我忘了，我就会发疯的……这个想法太可怕，阿尔伯特。再见，阿尔伯特！再见，绿蒂，我的天使！

三月十五日

我触了一个霉头，看起来是非离开此地不可啦。我咬牙切齿！见鬼！事情绝无补救，而要怨就只能怨你们。是你们鼓动我，催促我，折磨我，使我接受了这份与我心情不合的差事。这下我可好了！这下你们可好了！为了不让你讲什么又是我思想偏激才把一切弄糟了的，现在我请你，亲爱的先生，听听下面这段简短有趣的故事，它将是原原本本的纪实。

C伯爵喜欢我，器重我，这你知道，我已经对你讲过上百遍了。就在昨天，我在他府上吃饭，可没想到正巧碰着个当地的贵族男女晚上要来他家聚会的日子；再说我也从来没留心，像我们这样的小人物是不容插足他们的集会的。好啦。我在伯爵府上吃饭，饭后我们在大厅中踱起步来，我和伯爵谈话，和一位后来的上校谈话，不知不觉间聚会的时候就到了。天晓得，我却压根儿没想到呵。这当口，最最高贵的封·S太太率领着自己的丈

夫老爷以及她那只孵化得很好的小鹅——一位胸部扁平、纤腰迷人的千金走进来了，并且在经过我身边时高高扬着他们那世袭的贵族的眼睛和鼻孔。我打心眼儿里讨厌这号人，因此打算一等伯爵与他们寒暄完就去向他告辞，谁知这时我那B小姐又进来了。我每次一见她总感几分欣喜，便留下来，站在她的椅子背后，过了好一会儿才发现她和我交谈不如平时随便，样子也颇尴尬。我觉得奇怪。"原来她也跟那班家伙一样哩，"我暗想，不禁生起气来，准备马上走；可我仍留下了，因为我很希望是错怪了她，不相信她真会如此，希望能从她口里听见一句好话，并且……谁知还希望什么。这其间，聚会的人已经到齐：有穿戴着参加弗朗茨一世①加冕时的全套盛装的F男爵，有带着自己的聋子老婆、在这种场合被郑重地称为封·R大人的宫廷顾问R等等，此外，还不应忘记提到捉襟见肘的J，他在自己满是窟窿的老古董礼服上，打着许多时新的补丁。聚到一块儿的就是这种人物。我与其中几个我认识的攀谈，他们全都爱理不理。我想……我只留心着我的B小姐，没注意到女人们都凑到大厅的头上，在那儿叽叽咕咕地咬耳朵；没注意到，后来男人们也受了传染；没注意到，封·S夫人一个劲儿在对伯爵讲什么（这些情形全是事后B小姐告诉我的），直到伯爵终于向我走来，把我领到一扇窗户跟前。

"您了解我们的特殊处境，"他说，"我发现，参加聚会的各位对您在场感到不满。我本人可是说什么也不想……"

"阁下，"我抢过话头说，"千万请您原谅；我早该想到才是啊。不过我知道，您会恕我失礼的。我本早想告辞，却让一个恶

① 弗朗茨一世(Franz der Erste，1708—1765)，"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1745年加冕。

灵给留住了。”我微笑着补充道，同时鞠了一躬。

伯爵含意深长地紧紧握着我的手。我不声不响地出了一帮贵族聚会的大厅，到得门外，坐上一辆轻便马车，向着M地驶去。在那儿，我一边从山上观赏落日，一边读我的荷马，听他歌唱俄底修斯如何受着好客的牧猪人的款待。一切都是如此地美好啊。

傍晚回寓所吃饭，在客厅里已只剩几个人。他们挤在一个角落里掷骰子，把桌布都翻了起去。这当儿为人诚恳的阿德林走进来，脱下帽子，一见我就靠拢来低声说：

“你碰钉子了？”

“我？”我问。

“可不是，伯爵把你从集会里赶出来啦。”

“见他们的鬼去！”我说。“我倒宁肯出来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呐。”

“这样就好，你能不在乎。”他说，“可令我讨厌的是，眼下已经闹得满城风雨。”

到这时候，我才感觉不自在起来。所有来进餐的人都盯着我瞧，我想原因就在这里吧！这才叫恼人呵。

甚至在今天，我走到哪儿，那儿的人都对我表示同情；我还听见一些本来嫉恨我的人在洋洋得意地讲：“这下瞧见了，那种妄自尊大的家伙会有怎样的下场。他们凭着点儿小聪明就自以为了不起，把一切全不放在眼中……”诸如此类的混帐话还有的是。我真恨不得抓起刀来，刺进自己的心窝里去；要知道你们尽可以说什么自行其是，不予理睬，可我倒想看看，有谁能忍受占了上风的无赖们对自己说东道西。他们的话要是凭空捏造，唉，那也倒罢了。

三月十六日

所有的事情都叫我生气。今天我在大街上碰见B小姐，忍不住招呼了她。一当我们离开人群远了点，我就向她发泄对她最近那次态度的不满。

“呵，维特，”她语气亲切地说，“既然你了解我的心，怎么还能这样解释我当时的狼狈不安呢？从我跨进大厅的一刻起，我就多么为你难受啊！我已预见到后来发生的一切，话到舌头无数次，只差对你讲出来。我知道，封·S和封·T宁肯带着她们的男人退场，也绝不愿和你在一起。我知道，伯爵也不好得罪他们……眼下可热闹啦！”

“眼下怎样了，B小姐？”我问，同时掩饰着内心的恐惧；而前天阿德林给我讲的一切，此刻就像沸腾的开水似地在我血管里急速流动起来。

“你可害得我好苦呵！”说着说着，可爱的人儿眼里就噙满了泪水。

我再控制不住自己，已准备跪倒在她脚下。

“请你有话就说出来吧，”我嚷道。

泪珠顺着她的脸颊往下淌，我完全失去了自制。她擦着眼泪，一点没有掩饰的意思。

“你知道我姑妈，”她开始讲，“当时她也在场，并且以怎样的目光盯着你哟！维特，我昨天晚上好不容易才熬过来，今儿一天又为和你交往挨了一顿训。我还不得不听着她贬低你，辱骂你，一点不能为你辩解，不好为你辩解。”

B小姐说的每一句话，都像剑一样刺痛我的心。她体会不

到，如果不提这一切对我来说将是多么大的仁慈。现在她又告诉我，人家还有哪些流言蜚语，以及谁谁谁将因此洋洋得意。她说，那些早就指责我傲气和目中无人的家伙，眼下对于我受的报应真是心花怒放，乐不可支。听着她，威廉，听着她以怀着真诚同情的声调讲这些……我当时气得肺都炸了，眼下也仍然怒火中烧。我那会儿真希望有谁站出来指责我，这样我便可以一刀戳穿他；也许见了血，我的心中会好受些。呵，我曾上百次地抓起刀来，想要刺破自己的胸膛，以舒心中的闷气。人说有一种宝马，当骑手驱赶过急，它便会本能地咬破自己的血管，使呼吸变得舒畅一些。我的情形经常也就如此，真巴不得切开自己的一条动脉，以便获得永恒的自由。

三月二十四日

我已向宫里要求辞职，希望能得到批准；我没有事先征得你们同意，谅必你们不会怪罪我吧。我反正是非走不可了；而你们为劝我留下可能说的话，我也都知道……对了，请你把此事尽可能委婉地告诉我母亲，我自己已是无计可施，如果不能使她称心，那就只有求她原谅。自然，这必定会叫她难过：眼看自己儿子业已开始的做枢密顾问和公使的美好前程就此断送，前功尽弃！你们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好了，任随想出几多我可以留下和应该留下的前提，一句话，我反正得走。为了让你们知道我的去向，我就告诉你，这儿有一位侯爵，他很乐于和我结交。当他得知我辞职的打算以后，便邀我到他猎庄上去，和他共度明媚的春天。他答应到时候让我自便，加之我们在一起还相互有某种程度的理解，我就想碰碰运气，随他一块儿去。

补　　记

四月十九日

感谢你的两封来信。我迟迟未作回答，是因为我把这封信压下了，一直等到辞呈批下来；我担心母亲会去找部长，使我的打算难以实现。眼下可好了，辞呈已经摆在面前。我不想告诉你们，上边是多么不愿意批准它，以及部长在信中写了些什么话；否则，你们又该抱怨开来。亲王赠我二十五个杜卡盾，作为解职金，我感动得几乎掉下泪来。这就是说，我不需要母亲再寄给我最近信上要的那笔钱了。

五月五日

我明天就要离开这儿；因为我的故乡离途经的某地只有六英里，我于是打算再去看看它，回忆回忆那些业已逝去的充满幸福梦想的日子。想当年，父亲故去以后，母亲领着我离开可爱的家园，把自己关进了城里；如今我又要走进她曾领着我出来的同一道门里去。再见，威廉，我在途中会给你写信的。

五月九日

我怀着朝圣者的虔敬心情，完成了我的故乡之行；一些意想

不到的情感曾在我心中油然而生。在出城向S地走一刻钟处的那株大菩提树旁，我叫车夫停了下来。我下了车，打发邮车继续往前走，自已准备步行，以便随心所欲地唤起对往事的回忆，尽情地加以重温。瞧我又站在这株菩提树下啦！儿时，我曾无数次地以它为散步的终点和目的。世事无常！当初，无知而幸福的我多么渴望到那陌生的世界里去，为我的心寻找丰富的营养，无尽的享受，使我郁闷焦躁的胸怀得以舒畅，得到满足；如今，我从广大的世界上归来，我的朋友啊，可希望已一个个破灭，理想也尽皆消亡！

我看见那些山峰仍兀立眼前，我曾多少次希望去攀登它们啊！我曾几小时几小时地坐在这菩提树下，心儿却已飞过山去，尽情地神游在山后的森林与峡谷中；在我眼里，它们显得如此亲切，如此神秘。每当到了回家的时刻，我又多么恋恋不舍，不愿离开这可爱的所在啊！

离城渐渐近了。所有古老的、熟悉的花园小屋都得到了我的问候，而新建的却令我反感，一如其它所有由人们造成的变化。我穿过城门，一下子就感觉自已到了家。好朋友，我不想细谈；这些对我具有极大魅力的事物，讲出来却会十分单调乏味。我决定下榻在市集广场上，紧靠着我们家的老屋。我在散步时发现，我们被一位认真的老太太塞在里边度过了童年时代的教室，如今已变成一家杂货铺。我回味着在这间小屋里经历过的不安，悲伤，迷惘和恐惧。——几乎每跨一步，我都能遇上吸引我注意的事物；即使一个朝圣者到了圣城，也找不到如许多值得纪念的地方，他的心也很难充满如许多神圣的激情啊。——仅再举千百件经历中的一件为例。我沿河而下，走到了有一个农场的地方；从前我也常来这儿，我们男孩子们练习用扁平的石块在这

里的河面上打水飘儿。我还记忆犹新的是，我有时站在江边目送着江水，心中充满了奇妙的预感，脑子里想象着江水正要流去的不可思议的地域，但很快便发现自己的想象力到了尽头；尽管如此，我仍然努力想下去，直到终于忘情在一个看不见的远方。——你瞧，朋友，我们那些杰出的祖先尽管孤陋寡闻，却也非常幸福！他们的感情和诗是那么天真！当俄底修斯讲到无垠的大海和无边的大地时，他的话是那么真实、感人、诚挚、幼稚而又十分神秘。现在，我可以和每一个学童讲，地球是圆的，可这又对我有何用处呢？人只需要小小一块土地，便可以在上边安安乐乐；而为了得到安息，他所需的地方就更小了。

眼下我已住在侯爵的猎庄上。这位爵爷待人真诚随和，倒也十分好处。可在他周围，却有一些令我简直莫名其妙的人。他们似乎并非奸诈之徒，但又没有正派人的样子。有时候，我也觉得他们是诚实的，但仍不能予以信赖。最令我感觉不快的是，侯爵经常人云亦云，高谈阔论，讲一些听到和读到的东西。

再说，他之重视我的智慧和才气，也胜过重视我的心；殊不知我的心才是我唯一的骄傲，才是我的一切力量、一切幸福、一切痛苦以及一切一切的唯一源泉！唉，我知道的东西谁都可以知道；而我的心却为我所独有。

五月二十五日

我脑子里有过一个计划；但在它实现以前，我本不想告诉你。现在反正成不了功，说说也无妨。我曾经希望去从军！这个想法在我心中久已有之；我所以追随侯爵来到他庄上，主要目的也在于此，因为他是×××地方的现役将军。一次在散步时，

我把自己的打算透露给他；他劝我打消这个念头，说除非我真的有此热情，而不是一时胡思乱想，否则我就必须听从他的规劝。

六月十一日

随你讲什么吧，反正我是呆不下去了。你要我在这儿干吗呢？日子长得叫我难过。至于侯爵，他待我要说多好有多好，可我仍然感到不自在。归根到底，我们之间毫无共同之处。他是个有理解力的人，但也仅仅是平平庸庸的理解力罢了；与他交往带给我的愉快，不见得比读一本好书来得多。我打算再呆八天，然后又四处漂泊去。我在此间干的最有意义的事是作画。侯爵颇具艺术感受力；他要是不受讨厌的科学概念和流行术语的局限，对艺术的理解就会更深刻一些。有不少次，正当我兴致勃勃地领着他在自然与艺术之宫中畅游，他却突然自作聪明，从嘴里冒出一句艺术行话来，把我直恨得牙痒痒的。

六月十六日

唉，我不过是个漂泊者，是个在地球上来去匆匆的过客！难道你们就不是么？

六月十八日

我打算去哪儿？让我对你说实话吧。我不得不在此地再逗留十四天，然后准备考虑去参观×地的一些矿井；但参观矿井压根儿不算回事，目的还是想借此离绿蒂近一些，如此而已。我自

己也不禁笑起自己这颗心来；但笑尽管笑，却仍然迁就了它。

七月二十九日

不，这样很好！好得无以复加！……我……她的丈夫！呵，上帝，是你创造了我，要是你还给了我这个福分，那我这一生除了向你祈祷以外，便什么也不再做。我不想反抗命运，饶恕我的这些眼泪，饶恕我的这些痴心妄想吧！——她做我的妻子！要是我能拥抱这个天底下最可爱的人儿，那我就……

每当阿尔伯特搂住她纤腰的时候，呵，威廉，我的全身便会不寒而栗。

然而，我可以道出真情吗，威廉？为什么不可以？她和我在一起会比和他在一起幸福啊！他不是那个能满足她心中所有愿望的人。他这人缺乏敏感，缺乏某种……随你怎么理解吧，总之，在读到一本好书的某个片断时，他的心不会产生强烈的共鸣，像我的心和绿蒂的心那样；还有，经常地，当我们发表对另外某个人的行为的感想时，情况同样如此。亲爱的威廉！他虽说也专心一意地爱着她，但这样的爱尽可以获得任何别的报尝啊！

一个讨厌的来访者打断了我。我的泪水已经揩干，心也乱了。再见，好朋友！

八月四日

不只我一个人的处境是这样。所有的人都失望了，所有的人都遭到了命运的欺骗！我去看望住在菩提树下那位贤慧的妇

人。她的大儿子跑上来迎接我；听见他的欢叫声，母亲也走了出来，一副垂头丧气的模样。她第一句话就告诉我："先生，我的汉斯已经死了！"——汉斯是她最小的一个儿子。我无言以对。——"还有我的丈夫，"她继续说，"他也两手空空地从瑞士回家来，要不是遇着些好人，他不讨饭才怪哩。他在半道上得了寒热病。"——我不知对她说什么好，只送了一点儿钱给她的小孩；她请我收下几只苹果，我接过了，带着忧伤的回忆离开了那地方。

八月二十一日

一眨眼，我的境况完全变了。有几次，我眼前又闪现过生活的欢愉的光辉，但可惜转瞬即逝！——每当我堕入忘我的梦幻中，我便禁不住产生一个想法："要是阿尔伯特死了又将怎样呢？你会的！是的，她也会……"随后，我便跟着自己的胡思乱想追去，直至被领到悬崖边上，吓得浑身战栗着往后退。

我出得门来，循着当初去接绿蒂参加舞会的大路走啊走啊，可是光景全非了！一切已如过眼云烟！没有留下昔日世界的一丝痕迹，半缕情绪。我的心境恰似一个回到自己宫堡中来的幽灵：想当初，他身为显赫的王侯，建造了这座宫堡，对它极尽豪华装饰之能事，后来临终时又满怀希望地把它遗留给自己的爱子；看眼前，昔日的辉煌建筑已烧成一片废墟。

九月三日

我有时真不能理解，怎么还有另一个人能够爱她，可以爱她；要知道我爱她爱得如此专一，如此深沉，如此毫无保留，除她

以外，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了解，什么也没有了呵！

九 月 四 日

是的，就是这样，正如自然界已转入秋天，我的心中和我的周围也已一派秋意。我的树叶即将枯黄，而邻近我的那些树木却在落叶了。我上次刚到此地，不是对你讲过一个青年农民么？这次在瓦尔海姆我又打听他的情况，人家告诉我，他已被解雇了；此外就谁也不肯再讲什么。昨天，在通往邻村的路上，我碰见他，与他打招呼，他于是给我讲了他的故事。要是我现在再讲给你听，你将很容易理解，这个故事为何令我感动不已。可是，我干吗要讲这一切，干吗不把所有令我担忧、令我难受的事情藏在自己心中，而要让你和我一样不痛快呢？干吗我要给你一次一次机会，让你来怜悯我，骂我呢？随它去吧，这也许也是我命中注定了的！

经我问起，这青年农民才带着默默的哀愁——我看还有几分羞怯——讲起他自己的事。但一讲开，他就突然像重新认识了自己和我似的，态度变得坦率起来，向我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开始抱怨他的不幸。我的朋友，我现在请你来判断他的每一句话吧！

他承认，不，他是带着一种回忆往事的甜蜜和幸福的神情在追述，他对自己女东家的感情如何与日俱增，弄到后来六神无主，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该说什么。他吃不进，喝不下，睡不着，嗓子眼好似给堵住了一样。人家不让他做的事，他做了；人家吩咐他做的事，他又给忘了，恰像有个恶灵附了体。直到有一天，他知道她在阁楼上，便跟着追了去，或者更确切地说，被吸引

了去。由于她怎么也不听他的请求，他自己也不知怎么搞的，竟想对她动起蛮来；不过上帝作证，他对她的存心始终是正大光明的，别无其它欲念，只是想娶她做老婆，让她和他一起过日子而已。因为已经讲了相当久，他开始结巴起来，就像一个还有话讲但又不好出口的人似的。最后，他还是很难为情地向我坦白，她允许了他对自己作一些小小的亲热表示，让他成为她的知己。他曾两三次中断叙述，插进来反复申辩说，他讲这些不是想败坏她的名誉，并且表示，他仍像过去一样地爱她，尊重她，要不是为了叫我相信他并非完全是个头脑发昏的家伙，他才不会把这些事泄漏出来呐。

喏，好朋友，我又要重弹我永远弹不厌的老调了：要是我能让你想象出这当时站在我跟前、眼下也仍像站在我跟前的人是个啥样子，那该多好呵！要是我能正确地讲述一切，让你感觉出我是如何同情他的命运，不得不同情他的命运，那该多好呵！总之，由于你了解我的命运，也了解我本人，你就会十分清楚地知道，是什么使我的心向着一切不幸者，尤其是这个不幸的青年农民。

我在重读此信时，发现忘记了讲故事的结尾；而结尾如何是很容易猜想的。女东家没有同意他，她的兄弟也插了手。此人早就恨他，早就巴不得把他撵走，生怕自己姐姐一改嫁，他的孩子们就会失去财产继承权；她本身没有子女，所以他们眼下是大有望头的。这位舅老爷不久便赶走了年轻人，并且大肆张扬，闹得女东家本人即便再想找他回去也不可能了。眼下她已另雇了一个长工；而为着这个长工，据说她又和自己的弟弟吵翻了，人家断定她会嫁给他，可她弟弟却死活不答应。

我对你讲的一切绝无夸大，绝无涂脂抹粉；相反，倒可以说

讲得不好，不来劲，而且是用我们听惯了的无伤大雅的语言在讲，也就失去了原有的情致。

这样的爱情，这样的忠心，这样的热诚，才不是诗人杜撰得出来的哩！如此纯真的情感，只存在于那个被我们称为没教养的、粗鲁的阶级中。我们这些有教养的人，实际上是被教养成了一塌糊涂的人！毕恭毕敬地读读这个故事吧，我求你。今天我由于写下了它，心情格外平静；再说，你从我的字迹也看得出，我可不是像平时那样心慌意乱，信手涂鸦的呵。读吧，亲爱的威廉，并且在读的时候想着，这也是你的朋友的故事。可不是么，我过去的遭遇和他一样，将来也会一样；只是我不如这个穷苦的不幸者一半勇敢，一半坚决，我几乎没有拿自己与他相比的勇气。

九 月 五 日

她的丈夫在乡下办事，她写了一张便条给他，开头一句是：

“亲爱的，我的好人，你赶快回来吧，我怀着无比的喜悦期待着你。”

碰巧一位朋友带来消息，说他有些事务未了，不能马上回来。这样字条便一直摆在桌上，当晚落到了我的手里。我读着读着就微笑了。她问我笑什么。

“人的想象力真是神赐的礼物。”我脱口说出，“我有一会儿恍惚觉得，它就是写给我的哟。”

她听了不再言语，样子似乎不高兴；我也只好沉默下来。

九 月 六 日

我好不容易才下定决心，脱掉我第一次带绿蒂跳舞时穿的那件青色燕尾服；它式样简朴，穿到最后简直看不得了。我又让裁缝完全照样做了一件，同样的领子，同样的袖头，再配上一式的黄背心和黄裤子。

可新做的总不能完全称我的心。我不知道……我想，过段时间也许会好一点吧。

九 月 十 二 日

为了接阿尔伯特，她出门去了几天。今天我一跨进她房间，她便迎面走来，我于是高高兴兴地吻了她的手。

从镜台旁飞来一只金丝雀，落在她的肩上。

"一个新朋友，"她一边说，一边把雀儿逗到她手上，"是送给小家伙们的。你瞧多可爱！你瞧！每次我喂它面包，它都扑打双翅，小喙儿啄起来可真灵巧。它还和我接吻哩，你瞧！"

她说着便把嘴唇伸给金丝雀，这鸟儿也将自己的小喙子凑到她的芳唇上，仿佛确曾感受到了自己所享受的幸福似的。

"让它也吻吻你吧，"绿蒂道，同时把金丝雀递过来。

这鸟喙儿在她的嘴唇和我的嘴唇之间起了沟通作用，和它轻轻一接触，我仿佛就吸到了她的芳泽，心中顿时充满甜美无比的预感。

"它和你接吻并非毫无贪求，"我说，"它是在寻找食粮，光亲热一下会令它失望而去的。"

“它也从我嘴里吃东西，”她说。——她真就用嘴唇衔着几片面包屑递给它；在她那嘴唇上，洋溢着最天真无邪和愉快幸福的笑意。

我转开了脸。她真不该这样做啊！不该用如此天真无邪而又令人销魂的场面，来刺激我的想象力，把我这颗有时已被对生活的淡漠摇得入睡了的心重又唤醒！——为什么不该呢？——她是如此信赖我！她知道，我是多么爱她！

九月十五日

我真给气疯了，威廉，世上还有点价值的东西本已不多，可是人们仍不懂得爱护珍惜。你知道那两株美丽的胡桃树，那两株我和绿蒂去拜访一位善良的老牧师时曾在它们底下坐过的胡桃树！一想到这两株树，上帝知道，我心中便会充满最大的快乐！它们把牧师家的院子变得多么幽静，多么荫凉啊！它们的枝干是那样挺拔！看着这两株树，自然便会怀念许多年前栽种它们的那两位可敬的牧师。乡村学校的一个教员向我们多次提到他俩中一位的名字，这名字还是他从自己祖父口里听来的。人都讲，这位牧师是个很好的人；每当走到树下，你对他的怀念便会显得神圣起来。告诉你，威廉，当我们昨天谈到这两株树已给人砍了的时候，教员就已眼泪汪汪的。砍了！我气得几乎发疯，恨不能把那个砍第一斧头的狗东西给宰啦。说到我这个人，那真是只要看见自己院子里长的树中有一棵快老死了，心里也会难过得要命。可也有一件，亲爱的朋友，人们到底还是有感情的！全村老小都抱怨连天；我真希望牧师娘子能从奶油、鸡蛋以及其它东西上感觉出，她给村子造成了多大的伤害。因为这个

新牧师的老婆(我们的老牧师已经去世)，一个瘦削而多病的女人，她有一切理由不喜欢这个世界，世人中也没有一个喜欢她；而她正是砍树的罪魁。这个自命博学的蠢女人，她还混在研究《圣经》的行列里，起劲地要对基督教进行一次新式的、合乎道德的改革，对拉瓦特尔的狂热不以为然；她的健康状况糟透了，因此在人世上全无欢乐可言。也只有这样一个家伙，才可能干出砍树的勾当来。你瞧我这气真是平不了啦！试想一想，就因为树叶掉下来会弄脏弄臭她的院子，树顶会挡住她的阳光，还有胡桃熟了孩子们会扔石头去打等等；据说这些都有害于她的神经，妨碍她专心思考，妨碍她在肯尼柯特①、塞姆勒②和米夏厄里斯③之间进行比较权衡。我看见村民们特别是老人如此不满，便问："你们当时怎么竟任人家砍了呢？"

他们回答："在我们这地方，只要村长想干什么，你就毫无办法。"

可有一点倒也公平：牧师从自己老婆的怪癖中从未得到过甜头，这次竟想捞点好处，于是打算与村长平分卖树的钱；谁知镇公所知道了说，请把树送到这儿来吧！因为镇公所对长着这两棵树的牧师宅院从来拥有产权，便将它们卖给了出价最高的人。树反正砍倒啦！呵，可惜我不是侯爵！否则我真想把牧师娘子、村长和镇公所统统给……侯爵！……可我要真是侯爵，哪儿还会关心自己领地内的那些树啊？

---

① 肯尼柯特(Benjamin Kennikot，1718—1783)，英国神学家。

② 塞姆勒(Johann Salomo Semler，1725—1791)，德国新教神学家。

③ 米夏厄里斯(Johann David Michaelis，1717—1791)，德国神学家和东方学家。

十月十日

每当我看见她那双黑眼睛，我的心中便十分快乐！使我感到不安的是，阿尔伯特似乎并不那么幸福，不像他希望……，不如我自以为会……，要是我……

我本不爱用删节号，但在这儿没有其它办法表达自己的意思；即使如此，我想也说得够清楚了。

十月十二日

莪相已从我心中把荷马排挤出去。这位杰出的诗人领我走进了一个何等样的世界啊！我漂泊在荒野里，四周狂风呼啸，只见在朦胧的月光下，狂风吹开弥漫的浓雾，现出了先人的幽灵。我听见从山上送来的林涛声中，夹杂着洞穴里幽灵们的咽咽哭泣声，以及在她的爱人——那高贵的战死者长满青苔的坟茔上哭得死去活来的少女的泣诉。蓦然间，我瞅见了他，瞅见了在荒野里寻觅自己祖先的足迹的白发行吟诗人；可他找到的，唉，却只是他们的墓碑。随后，他叹息着仰望夜空中灿烂的金星，发现它正要沉入波涛汹涌的大海，而往昔的时光便活现在他英雄的心中；要知道这和蔼的星光也曾照临过勇士们的险途。这明月也曾辉耀过他们凯旋归来时扎着花环的战船啊。在白发诗人的额间，我发现了深深的苦闷；我看见这最后一位孤独的伟人，他正精疲力竭地向着自己的坟墓蹒跚行去，一边不断从已故亲人的虚幻无力的存在中吸取令人感到灼痛的欢乐，俯视着冰冷的土地和在狂风中摇曳不定的深草，一边口里呼道："有个漂泊者

将会到来，他曾见过我的美好青春；他将会问：‘那位歌手在哪里？芬戈①杰出的儿子在哪里？’他的脚步将踏过我的坟头，他将在大地上四处将我寻索，但却找不着我。”

啊，朋友！我真愿像一位忠诚的卫士拔出剑来，一下子结果我这位君王，以免除他慢慢死去的痉挛的痛苦，然后再让我的灵魂去追随这位获得解放的半神。

十月十九日

多么空虚啊！我的胸口这儿觉得可怕的空虚！——我常常想，哪怕你能把她拥抱在心口一次，仅仅一次，这整个的空虚就会填满了。

十月二十六日

是的，好朋友，我将会确信，越来越确信，一个人生命的价值是很少的，非常非常少！一个女朋友来看绿蒂，我便退到隔壁房间，拿起一本书来读，却读不进去，随后又取过一支笔想写点什么。这当儿，我听见她们在低声交谈，相互报告一些不足道的事，无外乎谁谁结了婚，谁谁生了病、病得很重之类的本地要闻。

“她现在老是干咳，脸上颧骨这么高，还常常晕倒，我看是活不长喽，”客人说。

“那个N·N的情况也一样糟，”绿蒂应着。

“他已经浮肿了，”客人又讲。

① 芬戈(Fingol)相传为三世纪时的苏格兰国王，据说莪相是他的儿子。

听她俩这么聊着，我在想象中已去到那两个可怜人的病榻前，看见他们如何苦苦挣扎，留恋生命，如何……

可是，威廉呵，我这两位女士却满不在乎地谈着他们，就像谈一个素不相识者快死了似的！我环顾四周，打量着我所在的房间，打量着放在这儿那儿的绿蒂的衣物，阿尔伯特的文书，以及这些我现在已经十分熟悉的家具，乃至这个墨水池，心里不禁就想："瞧，你现在对这个家庭有多么重要啊！太太重要了！你的朋友们敬重你。你常常带给他们快乐；而你的心里也觉得，似乎离了他们你就活不下去。可是——你要是这会儿走了，从他们的圈子里消失了，他们又将多久会感到失去你给他们的生活造成了缺陷呢？多久？唉，人生才叫无常啊！他甚至在对自己的存在最有把握的地方，在留下了他存在的唯一真实印记的地方，在他的亲爱者的记忆中，在他们的心坎里，也注定了要熄灭，要消失，而且如此的快！

十月二十七日

人对人竟如此地缺少价值，一想起来我常常恨不得撕破自己的胸膛，砸碎自己的脑袋。唉，要是我不带来爱情、欢乐、温暖和幸福，人家就不会白白给我；另一方面，就算我心里充满了幸福，也不能使一个冷冰冰地、有气无力地站在我面前的人幸福啊。

同日晚

我具有再多精力，也会被对她的热情吞噬掉；我具有再多天

赋，没有她一切都将化作乌有。

十月三十日

我已有上百次几乎就要拥抱她了！伟大的主知道，当一个人面前摆着那么可爱的东西而又不能伸出手去攫取时，他心头会多难受。攫取本是人类最自然的欲望。婴儿不总是伸出小手抓他们喜爱的一切么？——可我呢？

十一月三日

上帝知道，我在上床时常常怀着这样一种希冀，是的，有时甚至是渴望：不要再醒来了吧！——因此，第二天，当我早上睁开眼睛又见到太阳时，心里便异常难受。唉，要是我在心绪不佳时能怪天气，怪第三者，怪一件没做成功的事情，那也倒好，我身上的难受劲儿定会减少一半。多可悲啊，我的感觉千真万确，一切的过错全在我自己！——不，不是过错。总之，正如一度一切幸福的根源全存在于我本身，一切痛苦的根源也在我自己身上。当初，我满心欢喜地到处游逛，走到哪儿，哪儿就变成了天国，心胸开阔得可以容得下整个宇宙，难道这个我不是同一个人么？可如今，这颗心已经死去，从中再也涌流不出欣喜之情；我的眼睛枯涩了，再也不能以莹洁的泪水滋润我的感官；我的额头更是可怕地皱起来啦。我痛苦之极；我已失去了自己生命中唯一的欢乐，唯一神圣的、令我振奋的力量，我用它来创造自己周围的世界的力量，这力量业已消逝！

我眺望窗外远处的山岗，只见日光刺破岗上的浓雾，洒布在

下面静静的草地上；在已经落叶的柳丝间，一条蜿蜒曲折的小河缓缓向我流来……呵，要是这如此美好的景色已像一幅漆画似的在我眼前凝滞不动，不能再娱悦我心，使它产生出丝毫的幸福感觉，那我这整个人在上帝面前不就成了一口干涸的水井，一只破底儿的水桶么。我常常扑倒在地，泪流满面地祈求上苍，像一个头顶上是铁青色的天，四周是干裂的土地的农夫在祈雨一样。

但是，唉，我感觉到，上帝绝不会因为我们拚命哀求就赐给我们雨水和阳光！可那些我一回首就心里难过的过去的时光，它们为何又如此幸福呢？那时我是十分耐心地期待着他的精神来感召我，满怀感激地、专心一意地接受着他倾注到我身上的欢愉。

十一月八日

她责备我不知节制！啊，态度是如此温柔，亲切！说我不该每次一端起酒杯来就非喝一瓶不可。

“别这样，”她说，“想想你的绿蒂吧！”

“想！”我反驳道，“还用得着你叫我想吗？我在想啊！——不只是想！你时刻都在我的心中。今天，我就坐在你不久前从马车上下来的那个地方……”

她引开话题，不让我讲下去。好朋友，我算完了！她想怎样处置我，就可以怎样处置。

十一月十五日

我感谢你，威廉，感谢你对我真诚的同情，感谢你的忠告；我

请你放心。让我忍受下去吧，我尽管疲惫不堪，仍然有足够的力量支撑到底。我尊重宗教信仰，这你知道；我觉得，它是某些虚弱者的拐杖，奄奄一息者的振奋剂。不过，它难道能够对人人都起这个作用么？必须对人人都起这个作用么？要是你看一看这个广大的世界，你就会发现有成千上万的人，对于他们来说宗教信仰并非如此，而且将来也不会如此，无论是旧教还是新教。难道我就非有宗教帮助不可么？圣子耶稣自己不是说过，只有那些天父交给他的人，才能生活在他周围么？要是天父没有把我交给他怎么办？要是如我的心所告诉我，天父希望把我留给自己怎么办？——我请你别误解我，别把这些诚心诚意的话看成是讽刺。我是在对你披肝沥胆，否则我就宁可沉默；因为，对于这一切大家和我一样都不甚了然的事情，我是很不乐意开口的。人不是命中注定要受完他那份罪，喝完他那杯苦酒吗？既然天堂里的上帝呷了一口都觉得这酒太苦，我为什么就得充好汉，硬装作喝起来甜呢？此刻，我的整个生命都战栗于存在与虚无之间，过去像闪电似地照亮了未来的黑暗深渊，我周围的一切都在沉沦，世界也将随我走向毁灭；在这样可怕的时刻，我还有什么可害羞的呢？那个被人压迫、孤立无助、注定沦亡的可怜虫，他在最后一刻不也鼓足力气从内心深处发出呼喊："上帝啊，上帝！你干吗抛弃我？"① 那么，我为何就该羞于流露自己的情感，就该害怕这位把天空像手帕一样卷起的神之子尚且不免的一刻呢？

① 据基督教圣经载，这是耶稣被钉上十字架时讲的话。

十一月二十一日

她看不出，她感觉不到，她正在酿造一种将把我和她自己都毁掉的毒酒；而我呢，也满怀欣喜地接过她递过来置我于死地的酒杯，一饮而尽。为什么她要常常——常常吗？不，也不常常，而是有时候——，为什么有时候她要那么温柔地望着我，要欣然接受我下意识的情感流露，要在额头上表现出对我的痛苦的同情呢？

昨天，当我离开时，她握着我的手说：“再见，亲爱的维特！”

亲爱的维特！这是破天荒第一次她叫我做亲爱的，叫得我周身筋骨都酥软了。我把这句话重复了无数次，等到夜里要上床睡觉时，还自言自语叨咕了半天，最后竟冒出一句：“晚安，亲爱的维特！”说罢自己禁不住笑起自己来。

十一月二十二日

我不能向上帝祈祷：“让她成为我的吧！”尽管如此，我却常常觉得她就是我的。我不能祈祷：“把她给我吧！”因为她属于另外一个人。我常常拿理智来克制自己的痛苦；可是，一当我松懈下来，我就会没完没了地反驳自己的理智。

十一月二十四日

她感觉到了我是多么痛苦。今天她对我的一瞥，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当时我发现只有她一个人在；我沉默无语，她也久

久地望着我。如今，我在她身上已见不到动人的妩媚，见不到智慧的光辉；这一切在我眼前业已消失。她现在打动我的，是一种美好得多的目光，是一种饱含着无比亲切的同情、无比甜蜜的怜悯的目光。为什么我不可以跪倒在她脚下呢？为什么我不可以搂住她的脖子，以无数的亲吻来报答她呢？为了避开我的盯视，她坐到钢琴前，伴着琴声，用她那甜美、低婉的歌喉，轻轻唱起了一支和谐的歌。我从来还未看见她的嘴唇像如此迷人过；它们微微翕动着，恰似正在吸吮那像清泉般从钢琴中涌流出来的一串串妙音；同时，从她的玉口内，也发出来神奇的回响。——是的，要是我能用言语向你说清这情景就好了！——我再也忍不住，便弯下腰去发誓说：可爱的嘴唇啊，我永远也不会冒昧地亲吻你们，因为你们是天界神灵浮泛的所在啊！——然而……我希望……哈，你瞧，这就像立在我灵魂前面的一道高墙……为了幸福我得翻过墙去……然后下地狱补赎罪过！——罪过？

十一月二十六日

我有时对自己讲："你的命运反正就这样了；祝祷别人都幸福吧——还从来没谁像你这样受过苦哟。"随后，我便读一位古代诗人①的作品，读着读着，仿佛窥见了自己的心。我要受的罪真是太多了！唉，难道在我以前的人们都这样不幸过么？

十一月三十日

不，不，我注定振作不起来了！无论我走到哪里，都会碰见

① 指莪相。

叫我心神不定的事情。比如今天吧！呵，命运！呵，人类！

正午时分，我沿着河边散步，没有心思回去吃饭。四野一片荒凉，山前刮来阵阵湿冷的西风，灰色的雨云已经窜进峡谷里去。远远地，我瞅见一个穿着件破旧的绿色外套的人，在岩石间爬来爬去，像是正在采摘野花似的。我走到近旁，他听见脚步声便转过头来，模样十分怪异。脸上最主要的神情是难言的悲哀，但也透露着诚实与善良。黑色的头发用簪子在脑顶别成了两个卷儿，其余部分则编成一条大辫子拖在背后，看衣着是个地位低微的人。我想，他对我去过问他的事是不会见怪的，因此便与他搭起话来，问他找什么。

"找花呗，"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回答说，"可一朵也找不着。"

"眼下可不是找得到花的季节啊，"我说着微笑了。

"花倒是多得很，"他边讲边向我走下来。"在我家的园子里，长着玫瑰和两种忍冬花，其中一种是我爹送我的，长起来就跟野草一般快；我已经找了它两天，就是找不着。这外边也总开着花，黄的，蓝的，红的，还有那矢车菊的小花儿才叫美呢。不知怎的我竟一朵也找不到……"

我感到情况有些蹊跷，便绕个弯儿问："你要这些花干吗呢？"

他脸上一抽动，闪过一丝古怪的笑意。

"您可别讲出去啊，"说时他把食指搁在嘴唇上，"我答应了送给我那心上人儿一束花。"

"这很好嘛，"我说。

"唏，"他道，"她有好多好多别的东西，可富着呐。"

"尽管这样，她还是一定喜欢您这束花，"我应着。

“喃，”他接着讲，“她有许多宝石，还有一顶王冠。”

“她叫什么来着？”

“唉，要是联省共和国①雇了我，我就会是另一个人啦！”他说，“可不，有一阵子，我过得挺不错。现在不成了，现在我……”

他眼泪汪汪地抬起头来望着苍空，其它一切全明白了。

“这么说，您也曾经幸福过？”我问。

“唉，要能再像那时候一样就好喽！”他回答。“那时候，我舒服，愉快，自由自在，就跟水中的鱼儿似的！”

“亨利希！”这当儿一个老妇人喊着，循着大路走来。“亨利希，你在哪儿？我们到处找你，快回家吃饭吧！”

“他是您的儿子吗？”我走过去，问。

“可不，我的可怜的儿子！”她回答，“上帝罚我背了一个沉重的十字架啊。”

“他这样多久了？”我问。

“像这样安静才半年，”她说，“就这样还得感谢上帝。从前他一年到头都大吵大闹的，只好用链子锁在疯人院里。现在不招惹任何人了，只是还经常跟国王和皇帝们打交道。从前，他可是个又善良又沉静的人，能供养我，写得一手好字；后来突然沉思默想起来，接着便发高烧，高烧过后便疯了；现在便是您看见的这个样子。要是我把他的事讲给您听，先生……”

我打断她滔滔不绝的话，问：

“他说他曾经有一段时间很自在，很幸福，这指的是怎么一个时候呢？”

“这傻小子！”她怜悯地笑了笑，大声说，“他指的是他神志昏

① 联省共和国(die Generalstaaten)，即十六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成功后的尼德兰(今荷兰)，当时在德国人心目中是最富有的国家。

乱的那段时间，他常常夸耀它。当时，他关在疯人院里，神经完全失了常。”

这话于我犹如一声霹雳，我塞了一枚银币在老妇人手里，仓皇逃离了她的身边。

“你那时是幸福的呵！”我情不自已地喊着，快步奔回城去。“那时候，你自在得如水中的游鱼！——天堂里的上帝，难道你注定人的命运就是如此：他只有在具有理智以前，或者重新丧失理智以后，才能是幸福的么？——可怜的人！但我又是多么羡慕你的神经失常，知觉紊乱呵！你满怀着希望到野外来，为你的女王采摘鲜花，在冬天里！你为采不到鲜花而难过，不理解为什么竟采不到。而我呢，从家里跑出来时既无目的，也无希望，眼下回家去时依然如此。你幻想着，要是联省共和国雇用你，你就将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幸福啊，谁要能把自身的不幸归因于人世的障碍！你感觉不出，感觉不出，你的不幸原本存在于你破碎的心中，存在于你被搅乱了的头脑里；而这样的不幸，全世界所有的国王也帮你消除不了啊。”

谁要嘲笑一个病人到远方的圣水泉去求医，结果反倒加重自己的病痛，使余生变得更难忍受，谁就不得善终！谁要蔑视一个为摆脱良心的不安和灵魂的痛苦而去朝拜圣墓的人，谁同样不得善终！要知道这个朝圣者，他的脚掌在荆棘丛生的道路上踏下的每一步，对他充满恐惧的灵魂来说都是一滴镇痛剂；他每坚持着朝前走一天，晚上躺下时心里都要轻松得多。——难道你们能把这称作是妄想么，你们这些舒舒服服坐在软垫子上的清谈家？——妄想！上帝呵，你看见我的眼泪了吧！你把人已经造的够可怜了，难道还一定得再给他一些兄弟，让他们来把他仅有的一点点东西，仅有的一点点对于你这博爱者的信任，也统

统夺走么？要知道对于能治百病的仙草的信任，对于葡萄的眼泪①的信任，也就是对于你的信任，相信你能赋予我们周围的一切以治疗疾病和减轻痛苦的力量，而我无时无刻不需要这种力量。我所没有见过面的父亲呵，曾几何时，你使我的心灵那么充实，如今却又转过脸去不再理我！父亲呵，把我召唤到你身边去吧，别再沉默无语；你的沉默使我这颗焦渴的心再也受不了啦！难道一个人，一个父亲，在自己的儿子突然归来，搂住他的脖子喊叫"我回来了，父亲"的时候，他还能生气么？别生气，如果我中断了人生之旅程，没有如你所希望那样苦捱下去。举世无处不一个样：劳劳碌碌，辛辛苦苦，而后才是报酬和欢乐；可这于我有何意义？我只有在你所在之处才得安适，我愿意在你的面前来吃苦和享乐。——而你，仁慈的天父，难道会赶我走么？

十二月一日

威廉！我上次信中讲的那个人，那个幸福的不幸者，过去就是绿蒂的父亲的秘书。他对她起了恋慕之心，先是暗暗滋长着，隐藏着，后来终于表示出来，因此丢掉了差事，结果发了疯。这一段话尽管干巴巴的，但请你体会一下，这个故事是如何震动了我；我之所以写成像你读到的这个样子，因为阿尔伯特就是这样无动于衷地给我讲的。

十二月四日

我求求你……你听我说吧，我这个人完了，再也忍受不住

① 指酒。

了！今天我坐在她房里……我坐着，她弹着琴，弹了各式各样的曲子，可支支曲子全都触动了我的心事！全都！全都！……你看怎么办？……她的小妹妹在我怀里打扮布娃娃。热泪涌进我的眼眶。我低下头，目光落在她的结婚戒指上……我的泪水滚落下来……这当儿，她突然弹起那支熟悉而美妙的曲调，我的灵魂顿时感到极大的安慰，往事立刻一件件浮上心头，我回忆起了初次听见这支曲调的美好日子，想到了后来的暗淡时日，想起了最终的不快和失望，以及……我在房里来回急走。心儿紧迫得几至于窒息。

"看在上帝份上，"我嚷道，情绪激动地冲她跑去，"看在上帝份上，别弹啦！"

她停下来，怔怔地望着我。

"维特，"她笑吟吟地说，这笑一直刺进了我心里，"维特，你病得很厉害啊，连自己最喜爱的东西也讨厌起来了。回去吧，我求你安静安静！"

我一下从她身边跑开，并且……上帝呵，你看见了我的痛苦，请你快快结束它吧。

十二月六日

她的形象四处追逐着我！不论我醒着还是做梦，都充满我整个的心灵！现在，当我闭上双眼，在这儿，在聚集着我的内视力的额头中，便显现出她那双黑色的明眸来。就在这儿啊！我无法向你表达清楚。每当我一阖上眼，它们就出现在这里，在我面前，在我心中，静静地如一片海洋，一道深谷，填满了我额头里的所有感官。

人，这个受到赞美的半神，他究竟算个什么！他不是在正好需要力量的当儿，却缺少力量么？当他在欢乐中向上飞升，或在痛苦中向下沉沦时，他都渴望自己能融汇进无穷的宇宙中去，可偏偏在这一刹那，他不是又会受到羁縻，重行恢复迟钝的、冰冷的意识么？

编者致读者

从我们的朋友值得注意的最后几天中，我本来非常希望有足够多的第一手资料留下来，这样，我就没必要在他遗留下来的书信中间，再插进自己的叙述了。

我竭尽全力从了解他经历的人们口中搜集确切的事实；他的故事很简单，人们讲的全都大同小异，不一样的只是对当事者们思想性格的说法和评议。

剩下来由我们做的，只是把经过反复努力打听到的情况认真叙述出来，把死者留下的几封信插入其中，对找到的哪怕一张小纸片也不轻易放过；要知道事情是出在一些异乎寻常的人们中间，所以即使某个个别行为的真正动机，要想揭示出来也极不容易。

愤懑与忧郁在维特心中越来越深地扎下了根，两者紧紧缠绕在一起，久而久之就控制了他的整个存在。他精神的和谐完全被摧毁了，内心烦躁得如烈火焚烧，把他各种天赋的力量统统搅乱，最后落得个心力交瘁。为了摆脱这苦境，他拚命挣扎，使出了比过去和种种灾祸作斗争时更大的劲。内心的忧惧消耗了余下的精神力量，他不再生气勃勃，聪敏机灵，而变成了一个愁眉苦脸的客人，因此越发变得不幸，越不幸又变得越发任性起来。至少阿尔伯特的朋友们是这样讲的；他们认为，维特像个一天就把全部财产花光、晚上只好吃苦挨饿的人，他对终于获得渴

望已久的幸福的那个真诚稳重的丈夫，以及他力图在将来仍保持这个幸福的行为，都不能作出正确评价。他们说，阿尔伯特在这么短的一段时间里没有变，他仍然是维特一开始所认识、器重和尊敬的那样一个人。他爱绿蒂超过一切，他为她感到骄傲，希望别人都承认她是最最可爱的女性。他不希望自己和她之间出现任何猜疑的阴影，他不乐意和任何人哪怕以最无邪的方式，仅仅在一瞬间共同占有这个宝贝，难道因此就能责怪他不成？他们承认，当有维特在他妻子房中的时候，阿尔伯特常常就走开了；但他这样做不是出于对朋友的敌视和反感，而只是因为他感觉到，他在跟前维特总是显得局促不安。

绿蒂的父亲染了病，只能躺在家里；他给她派来一辆马车，她便坐着出城去了。那是个美丽的冬日，刚下过一场大雪，田野全给盖上了白被。

维特次日一早就跟了去，以便在阿尔伯特不来接绿蒂的情况下，自己陪她回来。

清朗的天气也很少改变他阴郁的情绪，他的心总感觉压抑难受，老有些可悲的景象萦绕在眼前，脑子里不断涌现出一个接一个的痛苦念头。

正如他始终对自己不满一样，别人的情况在他看来也就更加可虑，更加暧昧了。他确信，阿尔伯特夫妇之间的和谐关系已遭破坏，为此他不但自责，还暗暗地埋怨身为丈夫的阿尔伯特。

途中，他的思绪又回到了这个问题上。

“是啊，是啊，”他自言自语说，暗暗还在咬牙切齿，“这就叫亲切的、和蔼的、温柔的、富于同情心的态度！这就叫默默无言的、持久不变的忠诚！不，这是厌倦与冷漠！不是任何一件无聊的琐事，都比他忠实可爱的妻子更吸引他么？他知道珍惜自己

的幸福吗？他知道给予她应得的尊重吗？可是，她好歹已是他的人，她好歹……我知道这个，我还知道别的事情；我已经惯于这样想，他将使我发疯，他还要结果了我。——他把对我的友谊早已抛在脑后，不是吗？他不是已将我对绿蒂的眷恋视为对自己权利的侵犯么？将我对绿蒂的关心，视为对他的无声的谴责么？我清楚知道，我感觉得出来，他不乐意看见我，他希望我走，我在这儿已成了他的累赘。”

维特一次次放慢脚步，一次次停下来，站着发呆，看样子已打算往回走了。然而，他终究还是继续往前走去，边走边思索，边走边唠叨，最后像是很不情愿地走到了猎庄门前。

他跨进大门，打听老人和绿蒂在哪里，发现屋子里的人都有些激动。最大的一个男孩告诉他，瓦尔海姆那边出了事，一个农民给人打死了！——这个新闻没有给维特留下多少印象。他走进里屋，发现绿蒂正在极力劝自己的父亲，叫老人不要拖着有病的身子去现场调查那件惨案。凶手是谁尚不得而知。有人早上在门口发现了受害者的尸体，估计就是那位寡妇后来雇的长工；她先前雇的那个是在心怀不满的情况下离开的。

维特一听马上跳了起来。

“完全可能！”他叫道，“我得去看看，一秒钟也不能等。”

他匆匆忙忙向瓦尔海姆奔去；途中，一桩桩往事又历历在目。他一刻也不怀疑，肇祸者就是那个多次与他交谈、后来简直成了他知己的年轻人。

要走到停放尸体的那家小酒馆去，他必须从那几株菩提树下经过，一见这个曾经极为可爱的所在如今已面目全非，他心中不由一震。邻家孩子们常常坐在上面游戏的那道门槛，眼下是一片血污。爱情与忠诚这些人类最美好的情操，已经蜕变成暴

力和仇杀。高大的菩提树没有叶，覆着霜；以前在公墓的矮墙上形成一个穹顶的美丽树篱如今光秃秃的，盖着雪的墓碑便从空隙中突露出来。

正当他走拢全村人都聚在跟前的小酒店的时候，突然腾起一阵喧闹。人们看见远远走来一队武装汉子，便异口同声喊着："抓到啦！抓到啦！"——维特也朝那边望去，顿时便看得一清二楚：是他！是这个爱那位寡妇爱得发狂的青年长工；前不久，他带着一肚子气恼，垂头丧气地四处徘徊，维特还碰见过他。

"瞧你干的好事，不幸的人呵！"维特嚷叫着，向被捕者奔去。

这人呆呆地瞪着他，先不言语，临了儿却泰然自若地答道："谁也别想娶她，她也别打算嫁给任何人。"

犯人被押进了酒店，维特仓皇离去。

这个可怕的、残酷的经历，大大震动了他，使他的心完全乱了。霎时间，他像让人从自己悲哀、抑郁和冷漠的沉思中拖了出来，突然为一种不可抗拒的同情心所控制，因而产生了无论如何要挽救那个人的强烈欲望。他觉得他太不幸了，相信他即使成为罪人也仍然是无辜的。他把自己完全摆在他的地位上，确信能说服其他人同样相信他的无辜。他恨不能立刻为他辩护；他的脑子里已经装满有力的证词；他急匆匆向猎庄赶去，半道上就忍不住把准备向法官陈述的话低声讲了出来。

他一踏进房间，发现阿尔伯特也在场，情绪顿时就低落下来；但是他仍然打起精神，把自己的看法向法官讲了一遍，讲的时候情绪十分激昂。可法官却连连摇头；虽然维特把一个人替另一个人辩护所可能讲的全讲了，而且讲得如此情词恳切，娓娓动听，但结果显而易见，法官仍然无动于衷。他甚至不容我们的朋友把话讲完，就给以激烈的驳斥，责怪他不该袒护一个杀人

犯！法官教训他说，依了他一切法律都得取消，国家的安全就得彻底完蛋。最后，法官还补充：在这样的事情上，自己除去负起最崇高的职责，一切按部就班、照章行事以外，便什么都不能干。

维特还是不甘心，不过只是再恳求法官，希望他在有人出来帮助罪犯逃跑的情况下，能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个请求也遭到法官拒绝。这当儿，阿尔伯特终于插话了，他也站在老头子一边，叫维特再也开口不得。维特怀着难以忍受的痛苦走出房去；在此之前，法官一再告诉他："不，他没有救了！"

这句话给了他多么沉重的打击，我们可以从一张显然是他当天写的字条看出来。我们在他的文书中找到了这张字条，上面写道：

"你没有救了，不幸的朋友！我明白，咱们都没有救了！"

至于阿尔伯特最后当着法官所讲的关于罪犯的一席话，维特听了更是反感之极，甚至还以为发现了有几处影射自己的地方。因此，尽管他以自己的聪明，经过反复考虑，不至于看不出这两位的话可能有道理，他却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似乎对于他说来，一承认就意味着背弃自己的本性。

从他的文书中，我们还发现另一张字条，与这个问题有着关系，也许它能把维特对阿尔伯特的态度充分泄露给我们吧。

"有什么用呢，尽管我反反复复地告诉自己，对自己讲：他是个好人，正派人！可是，我心乱如麻，叫我怎么公正得了呵。"

* * *

在一个温和的傍晚，雪已经开始消融，绿蒂随阿尔伯特步行

回城去。途中，她东瞅瞅，西望望，像是少了维特的陪伴，心神不定似的。阿尔伯特开始谈他，在指责他的同时，仍不忘替他讲几句公道话。他谈到他那不幸的热情，希望能够想办法让他离开。

“为了我们自己，我也希望这样，”他说。“另外，我请求你，”他接着讲，“想法使他对你的态度改变一下，别让他这么老来看你。人家会注意的；再说据我了解，这儿那儿已有人在讲闲话啦。”

绿蒂默不作声；阿尔伯特似乎感到了她的沉默，至少从此再没对她提到过维特，甚至当她再提到维特时，他也立刻中止谈话，要不就把话题引到一边去。

*　　　*　　　*

维特为救那个不幸者所作的无望的努力，是一股行将熄灭的火苗儿的最后一次闪动；自此，他便更深地沉浸在痛苦与无为中。特别是当他听说，法庭也许会传他去当证人，证明那个如今矢口否认自己罪行的青年确实有罪的时候，他更是气得快要疯了。

他在实际生活中遭遇的种种不快，在公使馆里的难堪，以及一切的失败，一切的屈辱，这时都统统在他心里上上下下翻腾开来。这一切的一切，都使他觉得自己的无所作为就是应该。他发现自己毫无出路，连赖以平平庸庸地生活下去的本领也没有。结果，他便一任自己古怪的感情、思想以及无休止的渴慕的驱使，一个劲儿和那位温柔可爱的女子相周旋，毫无目的、毫无希望地耗费着自己的精力，既破坏了人家的安宁，又苦了自己，一天一天向着可悲的结局靠近。

下边我编进他遗留下来的几封信。他的迷惘，他的热情，他的无休止的向往与追求，以及他对人生的厌倦，统统将从这几封信得到有力的证明。

十二月十二日

亲爱的威廉，目前我处于一种坐卧不安的状态，就像人们说的那种被恶鬼驱赶着四处游荡的不幸者一样。有时，我心神不定；这既非恐惧，也非渴望，而是一种内心的莫名的狂躁，几乎像要撕裂我的胸脯，扼紧我的喉咙！难过哟，难过哟！于是，我只好奔出门来，在这严冬季节的可怕的夜里瞎跑一气。

昨天晚上，我又不得不出去。其时适逢突然的融雪天气，我听见河水在泛滥，一道道小溪在激涨，雪水从瓦尔海姆方向流来，窜进了我那可爱的峡谷里。夜里十一时我跑出家门。只见狂暴的山洪卷起漩涡，从悬崖顶上直冲下来，漫过田畴、草场、园篱和野地里的一切，把开阔的谷地变成了一片翻腾的海洋，狂风同时发出呼啸，那景象怕人极了！尤其是当月亮重新露出脸来，静静地枕在乌云上，我面前的激流在它可怖而迷人的清辉映照下，翻滚着，咆哮着，我更是不寒而栗，心中冷不防产生一个欲望！我面对深渊，张开双臂，心里想着：跳下去吧！跳下去吧！要是我能带着自己的不幸和痛苦，像奔腾的山洪似地冲下悬崖峭壁，这将是何等痛快哟！唉，我却抬不起腿来，没有把所有的苦难一举结束的勇气！——我的时辰还没有到，我觉着。威廉啊，我真恨不得跟狂风一块儿去驱散乌云，去遏止激流，哪怕为此得付出我的生命！唉，也许连这样的欢乐也不容一个遭受囚禁的人得到吧？

俯瞰着我有次散步时曾与绿蒂一起去过的小草坪，俯瞰着那株我俩曾在下边坐过的老柳树，我心里非常难过——草坪也被水淹了，老柳树也几乎认不出来了，威廉！“还有她家的那些草地，还有她家周围的整个地区！”我想，“我们的小亭子这会儿准让激流毁得面目全非了吧！”想到此，一线往昔的阳光射进了我的心田，宛如一个囚人梦见了羊群，梦见了草地，梦见了荣耀的升迁一般！——我站立着，不再骂自己没有死的勇气。我本该……

唉，我现在又坐在这儿，恰似个从篱笆上拾取烂柴和沿门告化的穷老婆子，苟延残喘，得过且过，毫无乐趣。

十二月十四日

怎么回事，好朋友？我竟自己害怕起自己来了！难道我对她的爱，不是最神圣、最纯洁、最真挚的爱么？难道什么时候我心中怀有过该受惩罚的欲念么？——我不想起誓……可现在这些梦！呵，那班相信鬼神能跟我们捣乱的人，他们是太正确了！这一夜——讲起来我的嘴唇还在哆嗦——这一夜我把她搂在怀里，紧紧贴在自己心口，用千百次的亲吻堵住她那说着绵绵情话的嘴；我的目光完全沉溺在她那醉意朦胧的媚眼中！主啊，我在回忆这令人销魂的梦境时，心中仍感到幸福，这难道也该受罚么？绿蒂呵，绿蒂呵！——我已经完了！我神志昏乱，八天来一直糊里糊涂，眼睛里满是泪水。我到哪儿都不自在，又到哪儿都感到自在。我无所希望，无所欲求。看起来，我真该去了。

*　　*　　*

这期间，在上述的情况下，辞世的决心在维特的脑子里越来越坚定。自从回到绿蒂身边，他就一直把这看作最后的出路和希望；不过他对自己讲，不应操之过急，不应草率行事，必须怀着美好的信念，怀着尽可能宁静的决心，去走这一步。

下面这张在他的文稿中发现的纸条，看来是一封准备写给威廉的信，刚开了头，还不曾落日期。从这则残简中，可以窥见他的动摇和矛盾心情：

“她的存在，她的命运以及她对我的命运的关切，从我业已干枯的眼里挤压出了最后的几滴泪水。

揭开帷幕，走到幕后去吧！一了百了，干吗还迟疑畏缩啊！因为不知道幕后是个什么情形么？因为这一去便回不来了么？也许还因为我们的灵智能预感到，那后边只有我们一无所知的黑暗和混沌吧。

维特终于和这个阴郁的念头一天天亲密起来，决心便更坚定、更不可改变了。下面这封他写给自己友人的意义双关的信，提供了一个证明。

十二月二十日

我感谢你的友情，威廉，感谢你对那句话作了这样的理解。是的，你说得对：我真该走了。只是你让我回到你们那儿来的建议，不完全合我的心意；无论如何我还想兜个圈子，尤其是天气还有希望冷一段时间，眼看路又会变得好走起来。你来接我我当然很感激；只是请你再推迟两个礼拜，等接到我的下一封信再

说吧。千万别果子没熟就摘啊。而两个礼拜左右可以干很多事情。请告诉我母亲，希望她替自己的儿子祈祷；为了我带给她的所有不快，我求她原谅。我命中注定了，要使那些我本该使他们快乐的人难过。别了，我的好朋友！愿老天多多降福于你！别了！

*　　　*　　　*

这段期间绿蒂的心绪如何，她对自己丈夫的感情怎样，对她不幸的朋友的感情怎样，我们都不便下断语；尽管凭着对她的个性的了解，我们很可以在私下作出评判，尤其是一颗美丽的女性的心，更可以设身处地，体会出她的感情。

肯定的只是，她已下了决心，要想一切办法打发维特离开。如果说她还有所迟疑的话，那也是出于对朋友的一片好意和爱护；她了解，这将使维特多么难受，是的，在他几乎就不可能。然而在此期间，情况更加逼迫她认真采取行动；她的丈夫压根儿不肯再提这事，就像她也一直保持着沉默一样，而唯其如此，她便更有必要通过行动向他证明，她并未辜负他的感情。

上面引的那封维特致友人的信，写于圣诞节前的礼拜日。当晚，他去找绿蒂，碰巧只有她一个人在房中。绿蒂正忙着整理准备在圣诞节分送给小弟妹们的玩具。维特说小家伙们在收到以后一定会高兴得什么似的，并回忆了自己突然站在房门口，看见一棵挂满蜡烛、糖果和苹果的漂亮圣诞树时的惊喜心情。

"你也会得到礼物的，"绿蒂说，同时嫣然一笑，借以掩饰自己的困窘，"你也会得到礼物，条件是你要很听话；比如得到一支圣诞树上的蜡烛什么的。"

"你说的听话是什么意思？"维特嚷起来，"你要我怎么样？

我能够怎么样？亲爱的绿蒂！”

“礼拜四晚上是圣诞夜，”她说，“到时候我的弟弟妹妹，我的父亲都要来这里，每人都会得到自己的礼品。你也来吧，可是在这之前别再来了。”

维特听了一怔。

“我求你，”她又说，“事已至此，我求你为了我的安宁，答应我吧；不能，再不能这样下去了啊。”

维特转过脸去不看她，自顾自地在房里来回疾走，透过牙齿缝喃喃道：“再不能这样下去了！再不能这样下去了！”

绿蒂感到自己的话把他推进了一个可怕的境界，便提出各式各样的问题来企图引开他的思路，但是不成功。

“不，绿蒂，”他嚷道，“我将再也不来见你了！”

“干吗呢？”她问。“维特，你可以来看我们，你必须来看我们，只是减少一些就行了。唉，你干吗非得生成这么个急性子，一喜欢什么就死心眼儿地迷下去！我求你，”她拉住维特的手继续说，“克制克制自己吧！你的天资，你的学识，你的才能，它们不是可以带给你各种各样的快乐么？拿出男子汉的气概来！别再苦苦恋着一个除去同情你就什么也不能做的女孩子。”

维特把牙齿咬得咯吱吱响，目光阴郁地瞪着她。绿蒂握着他的手，说：

“快冷静冷静吧，维特！你难道感觉不出，你是在自己欺骗自己，存心把自己毁掉么！干吗定要爱我呢，维特？我可已是另有所属啊！干吗偏偏这样？我担心，我害怕，仅仅是因为不可能实现，才使这个占有我的欲望对你如此有诱惑力的。”

维特把自己的手从她手里抽回来，目光定定地、愤怒地瞪着她。

“高明!”他喝道，“太高明了！没准儿是阿尔伯特这么讲的吧？外交家！了不起的外交家!”

“谁都可能这样讲,”绿蒂回答，“难道世间就没有一个姑娘合你心意了么？打起精神去找吧,我发誓,你一定能找到的；要知道一些时候来你自寻烦恼,已经早叫我为你和我们担心了啊。打起精神来！去旅行一下,这将会、一定会使你心胸开阔起来。去找吧,找一个值得你爱的人,然后再回来和我们团聚，共享真正的友谊的幸福。”

“你这一套可以印成教科书,推荐给所有的家庭教师哩,”维特冷笑一声说。“亲爱的绿蒂！你让我稍稍安静一下,然后一切都会好了。”

“只是,维特,圣诞节前你千万别来啊!”

他正要回答，阿尔伯特进屋来了。两人只冷冷地道了一声“晚上好”,便并排在房间里踱起步来,气氛十分尴尬。维特开始讲了几句无足轻重的话,但很快又没词儿了。阿尔伯特也一样；随后，他问自己的妻子，是否已经把这样那样交给她办的事办妥；一听绿蒂回答还不曾办妥,便冲她讲了几句在维特听来不止冷淡,简直称得上是粗暴的话。维特想走又不能走,迟迟捱捱地一直到了八点钟,心里越来越烦躁,越来越不快。人家已开始摆晚饭,他才拿起自己的帽子和手杖。阿尔伯特邀他留下,他只看作是客套敷衍,冷冷道过一声谢,便离开了。

他回到家中,从为他照路的年轻佣人手里接过蜡烛,走到了卧室里,一进门便放声大哭,过不多会儿又激动地自言自语，绕室狂奔,临了儿和衣倒在床上,直到深夜十一点，佣人蹑手蹑脚地摸进来问少爷要不要脱靴子，才惊动了他。他让佣人替他把靴子脱了,告诉佣人明天早上不叫不要进房里来。

礼拜一一大早，他给绿蒂写了一封信。他死后，人们在他的书桌上发现了这封信，已经用火漆封好，便送给了绿蒂。从行文本身看出，信是断断续续写成的，我也就依其本来面目，分段摘引于后。

已经决定了，绿蒂，我要去死。我在给你写这句话时，并没有怀着浪漫的激情，相反，倒是心平气和，在将要最后一次见到你的今天的早上。当你捧读此信的时候，亲爱的，冰冷的黄土已经盖住了我这个不安和不幸的人的僵硬的躯体。他在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刻所感到的快慰，就是能和你再谈一谈心。我熬过了一个多可怕的夜晚啊；可是，唉，这也是一个仁慈的夜晚！是它坚定了我的决心，使我最后决定去死！昨天，我忍痛离开你时，真是五内俱焚；往事一一涌上心头，一个冷酷的事实猛地摆在我面前：我生活在你身边是既无希望，也无欢乐啊……

我一回到自己房里，就疯了似地跪在地上！上帝呵，求你赐给我最后几滴苦涩的泪水，让我用它们来滋润一下自己的心田吧！在我脑海中翻腾着千百种计划，千百种前景，但最后剩下的只有一个念头，一个十分坚决、十分肯定的念头，这就是：我要去死！我躺下睡了，今儿一早醒来心情平静，可它却仍然在那里，这个存在于我心中的十分强烈的念头：我要去死！——这并非绝望；这是信念，我确信自己苦已受够，是该为你而牺牲自己的时候了。是的，绿蒂，我为什么应该保持缄默呢？我们三人中的确有一个必须离开，而我，就自愿做这一个人！呵，亲爱的，在我这破碎的心灵里，确曾隐隐约约出现过一个狂暴的想法——杀死你的丈夫！——杀死你！——杀死我自己！

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当你在一个美丽夏日的黄昏登上

山岗，你可别忘了我啊，别忘了我也常常喜欢上这儿来；然后，你要眺望那边公墓里的我的坟茔，看我坟头的茂草如何在落日的余晖中让风吹得摇曳不定……

我开始写此信时心情是平静的；可眼下，眼下一切都生动实在地出现在我面前，我又忍不住哭了，像个孩子似的哭了。

将近十点钟，维特叫来他的用人，一边穿外套一边对他讲，过几天他要出门去，让用人把他的衣服刷干净，打点好全部行装。此外，又命令佣人去各处结清账目，收回几册借给人家的书，把他本来按月施舍给一些穷人的钱提前一次给两个月。

他吩咐把早饭送到他房里去。吃完饭，他骑着马去法官家；法官不在，他便一边沉思，一边在花园中踱来踱去，像是在对以往的种种伤心事作最后一次总的重温。

可是，小家伙们却不让他长久地安静，他们追踪他，跳到他背上，告诉他：明天，明天的明天，喏，就是再过一天，他们就可以从绿蒂手里领到圣诞礼物了！他们向他描述自己的小脑瓜儿所能想象出来种种奇迹。

“明天！”维特喊出来，“明天的明天！再过一天！”——随后，他挨个儿吻了孩子们，打算要走；这当儿，最小的一个男孩却要给他说悄悄话。他向维特透露，哥哥们都写了许多张美丽的贺年片，挺大挺大的，一张给爸爸，一张给阿尔伯特和绿蒂，也有一张给维特先生；只不过要到新年早上才给他们。维特深为感动，给了每个孩子一点什么，然后才上马，让孩子们代他问候他们的父亲，说完便含着热泪驰去。

将近五点，他回到住所，吩咐女仆去给卧室中的壁炉添足柴，以便火能一直维持到深夜。他还让佣人把书籍和内衣装进

箱子，把外衣缝进护套。做完这些，他显然又写了给绿蒂的最后一封信的下面这个片断：

你想不到我会来吧！你以为我会听你的话，直到圣诞节晚上才来看你，是不是！呵，绿蒂！今日不见就永远不见了。到圣诞节晚上你手里捧着这封信，你的手将会颤抖，你莹洁的泪水将把信纸打湿。我愿意，我必须！我多快意呵，我决心已定！

绿蒂这段时间的心境也很特别。最后那次和维特谈话以后她就感到，要她和他分手会多么困难，而维特如果被迫离开了她，又会何等痛苦。

她像无意似地当着阿尔伯特讲了一句："维特圣诞夜之前不会来了。"阿尔伯特于是便骑马去找住在邻近的一位官员，和他了结一些公事，不得不就在他家中过夜。

绿蒂独坐房中，身边一个弟妹也没有，便不禁集中心思考虑起自己眼前的处境来。她看出自己已终身和丈夫结合在一起；丈夫对她的爱和忠诚她是了解的，因此也打心眼里倾慕他；他的稳重可靠仿佛天生来作为一种基础，好让一位贤淑的女子在上面建立起幸福的生活似的；她感到，他对她和她的弟妹真是永远不可缺少的靠山啊。可另一方面，维特之于她又如此可贵，从相识的第一瞬间起，他俩就意气相投；后来，长时间的交往以及种种共同的经历，都在她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她不管感到或想到什么有趣儿的事，都已习惯于把自己的快乐和他一块儿分享；他这一走，必然给她的整个一生造成永远无法弥补的空虚。呵，要是她能马上把他变成自己的哥哥就好了！这样她会多么幸福啊！——她真希望能把自己的一个女友许配给他，真

希望能恢复他和阿尔伯特的友好关系！

她把自己的女友挨个儿想了一遍，发现她们身上都有这样那样的缺点，觉得没有一个配得上维特的。

这么考虑来考虑去，她才深深感觉到自己衷心地暗中希望着一件事，虽然她不肯向自己明白承认，这就是把维特留给她自己。与此同时，她又对自己讲，这是不可能的，不允许的。此刻，她纯洁、美丽、素来总是那么轻松、那么无忧无虑的心，也变得忧伤而沉重起来，失去了对于未来幸福的希望。她的胸部感到压抑，眼睛也让乌云给蒙住了。

她这么一直坐到六点半；突然，她听见维特上楼来了。她一下子便听出是他的脚步声和他打听她的声音。她的心怦怦狂跳起来；可以说，她在他到来时像这个样子还是第一次。她很想让人对他讲自己不在；当他跨进房来时，她心慌意乱得冲他叫了一声：

"你食言了！"

"我可没许任何诺言，"维特回答。

"就算这样，你也该满足我的请求呀，"她反驳说，"我求过你让我们两人都安静安静。"

她不清楚自己说些什么，也不清楚自己做些什么，糊里糊涂地就派人去请她的几个女友来，以免自己单独和维特呆在一起。他呢，放下带来的几本书，又问起另外几本书。这时，绿蒂心里一会儿盼着她的女友快来，一会儿又希望她们可千万别来。使女进房回话，有两位不能来，请她原谅。

她想叫使女留在隔壁房里做针线活；但一转念又改变了主意。维特在房中踱着方步，她便坐到钢琴前，弹奏法国舞曲，但怎么也弹不流畅。维特已在他坐惯了的老式沙发上坐下；她定

了定神，也不慌不忙地坐在他对面。

“你没有什么书好念念吗？”她问。

他没有。

“那边，在我的抽屉里，放着你译的几首莪相的诗，”她又说，“我还没有念它们，一直希望听你自己来念，谁知又老找不到机会。”

维特微微一笑，走过去取那几首诗：可一当把它们拿在手中，身上便不觉打了个寒颤，低头看着稿纸，眼里已噙满泪花。他坐下，念道：

朦胧夜空中的孤星呵，你在西天发出美丽的闪光，从云朵深处昂起你明亮的头，庄严地步向你的丘岗。你在这荒原上寻觅什么呢？那狂暴的风已经安静，从远方传来了溪流的絮语，喧闹的惊涛拍击岩岸，夜蛾儿成群飞过旷野，嗡嗡嘈嘈。你在这荒原上寻觅什么哟，美丽的星？瞧你微笑着冉冉行进，欢乐的浪涛簇拥着你，洗濯着你的秀发。别了，安静的星。望你永照人间，你这莪相心灵中的光华！

在它的照耀下，我看见了逝去的友人，他们在罗拉平原聚会，像在过去的日子里一样。——芬戈来了，像一根潮湿的雾柱！瞧啊，在他周围是他的勇士，那些古代的歌人：白发苍苍的乌林；身躯伟岸的利诺！歌喉迷人的阿尔品！还有你，自怨自艾的弥诺娜！——我的朋友们呵，想当年，在塞尔玛山上，我们竞相歌唱，歌声如春风阵阵飘过山丘，窃窃私语的小草久久把头儿低昂；自那时以来，你们可真变了样！

这当儿，娇艳的弥诺娜低着头走出来，泪眼汪汪；从山岗那边不断刮来的风，吹得她浓密的头发轻飏。她放开了甜美的歌

喉，勇士们的心里更加忧伤；要知道他们已一次次张望过萨格尔的坟头，一次次张望过白衣女可尔玛幽暗的住房。可尔玛形影孤单，柔声儿在山岗上唱着歌；萨格尔答应来却没来，四周已是夜色迷茫。听啊，这就是可尔玛独坐在山岗上唱的歌：

可　尔　玛

夜已来临！——我坐在狂风呼啸的岗头，独自一人。山中风声凄厉。山洪咆哮着跃下岩顶。可怜我这被遗弃在风雨中的女子，没有茅舍供我避雨栖身。

月儿呵，从云端里走出来吧！星星呵，在夜空中闪耀吧！请照亮我的道路，领我去我的爱人打猎后休息的地方，他身旁摆着松了弦的弓弩，他周围躺着喘吁吁的狗群。可我只得独坐杂树丛生的河畔，激流和风暴喧啸不已，我却听不见爱人一丝儿声音。

我的萨格尔为何迟疑不归？莫非他已把自己的诺言忘记？这儿就是那岩石，那树，那湍急的河流！唉，你答应天一黑就来到这里！我的萨格尔呵，你可是迷失了归途？我愿随你一起逃走，离开高傲的父亲和兄弟！我们两个家族世代为仇，萨格尔呵，我俩却不是仇敌！

风啊，你静一静吧！激流啊，你也请别出声息！让我的声音越过山谷，传到我那漂泊者的耳际。萨格尔！是我在唤你哟，萨格尔！这儿是那树，这儿是那岩石，萨格尔，我的亲爱的！我在这儿等了又等，你为何迟迟不来？

瞧，月亮发出银辉，溪流在峡谷中闪亮，丘岗上灰色的岩石突兀立起；可丘顶却不见他的身影，也没有狗群报告他的来归。我只得孤零零坐在此地。

可躺在那下边荒野上的是谁啊，是我的爱人？是我的兄弟？——你们说话呀，我的朋友！呵，他们不回答，徒令我心增忧戚！——啊，他们死了！他们的剑上犹有斑斑血迹！我的兄弟呵，我的兄弟，你为何杀死了我的萨格尔？我的萨格尔呵，你为何杀死了我的兄弟？你们两个都是我的亲人哟！在丘岗旁安息着的万千战死者中，数你最最英俊！可是他在战斗里却可怕无敌。回答我，亲爱的人，你们可已听见我的呼唤！唉，他们永远沉默无言，胸膛已冰凉如泥！

亡灵们呵，你们从丘顶的巨岩上讲话吧！从暴风雨中的山巅讲话吧！我绝不会毛骨悚然！告诉我，你们将去哪儿安息？我要到群山中的哪道岩穴里才能找到你们啊！——狂风中，我听不见一些儿回音；暴雨里，我听不见微弱的叹息。

我坐在岗头大放悲声；我等待着黎明，泪雨淅沥。死者的友人们呵，你们掘好了坟墓，但在我到来之前，千万别把墓室关闭。我怎能留下呢，我的生命已消游如梦？我愿和我的亲人同住这岩石鸣响的溪畔；每当夜色爬上山岗，狂飙掠过旷野，我的灵魂都要立在风中，为我亲人的死哀泣。猎人在他的小屋中听见我的泣诉，既恐惧又欣喜；要知道我是在悼念自己亲爱的人，声音又怎能不甜蜜！

这就是你的歌呵，弥诺娜，托尔曼的红颜的闺女。我们的泪为可尔玛而流，我们的心为她忧戚。

乌林怀抱竖琴登场，为我们伴奏阿尔品的歌唱。——阿尔品嗓音悦耳，利诺有火一般的心肠。可眼下他们都已安息在陋室中，他们的歌声已在塞尔玛绝响。有一次乌林猎罢归来，还在英雄们未曾战死的时光。他听见他们在山上比赛唱歌，歌声悠扬，

但却忧伤。他们悲叹领袖群伦的英雄穆拉尔的殒落，说他的宝剑厉害如奥斯卡，他的灵魂高尚如芬戈。——但他仍然倒下了，他的父亲悲痛失声，他的姐姐泪流成河，英俊的穆拉尔的姐姐弥诺娜泪流成河。她在乌林唱歌以前便下去了，恰似西天的月亮预见到暴风雨来临，将美丽的脸儿向云里躲藏。我和乌林一同拨响琴弦，伴着利诺悲哀地歌唱。

利　诺

风雨已过，雾散云开，天气晴朗，匆匆去来的太阳又映照着山岗。溪流红光闪闪，穿过峡谷，淙淙潺潺，笑语欢畅。可我聆听着一个更动人的声音，那是阿尔品的声音，他在痛苦地把死者歌唱。他衰老的头颅低垂，他带泪的眼睛红肿。阿尔品，杰出的歌手，你为何独自来到这无声的山上？你为何悲声不断，像穿越山林的风，像拍击洋岸的浪？

阿　尔　品

利诺呵，我的泪为死者而流，我的歌为墓中人而唱。在荒野的儿子们中间，在岗头，你是何等英俊魁梧。但你也将像穆拉尔一样战死，你的坟上也会有人痛哭悲伤。这些山岗将把你忘记，你的弓弩将存在大厅，从此不把弦张。

穆拉尔呵，在这山岗上你曾飞奔如快鹿，狂暴如野火。你的愤怒如可怕的飓风，你的宝剑如荒野的闪电，你的声音如雨后的山洪，如远方山岗上的雷动！多少人曾被你愤怒的烈火吞噬，多少人曾死在你手中。可当你从战斗里归来，额头上又洋溢着宁

静！你的容颜如雨后的丽日，如静夜的月亮；你的胸膛呼吸轻匀，如风住浪息的海洋！

如今，你的居室湫隘、黑暗，你的墓穴长不过三步；而你当初却是多么伟大呵！四块顶上长满青草的石板砌成你唯一的纪念碑，还有无叶的树一株。一茎长草在风中低语，告诉猎人，这儿就是伟大的穆拉尔的归宿！没有母亲来为你哭泣，没有情人来为你一洒清泪。生育你的莫格兰的女儿，她已经先你亡故。

那扶杖走来的是谁呢，他的头发已经老得雪白，他的双眼已经哭得红肿？呵，那是你的父亲，穆拉尔，你是他唯一的儿子！他曾听见你在战斗中高声呐喊，他曾听见你打得敌人四处逃窜；他只听见你如雷的声名，唉，全不知你身已伤残！痛哭吧，穆拉尔的父亲！痛哭吧，尽管你儿子已听不见你的声音！死者酣睡沉沉，头枕尘埃，充耳不闻你的呼唤，永远不会复生。呵，墓穴中何时才会有黎明，才会召唤酣睡者：醒一醒！

别了，人中的最高贵者，沙场上无敌的勇士！从此战斗中再见不到你的英姿，幽林间再不会闪过你雪亮的兵刃！你没有子嗣继承伟业，但歌声将使你不朽，后世将听到你，听到战死沙场的穆拉尔的英名。

英雄们个个放声啼哭，阿明更是撕心裂肺地号啕。他悼念他的亡儿，痛惜他青春年华即已早夭。辽阔的格马尔的君王卡莫尔坐在老英雄身边，问："阿明呵，你为何在痛哭流涕？是什么叫你大放悲声？且听这声声弦歌，真个叫悦耳迷人！它好似湖上升起的薄雾，轻轻儿飘进幽谷，把盛开的花朵滋润；可一当烈日重新照临，这雾啊也就散尽。你为何悲恸伤心啊，阿明，你这岛国哥尔马的至尊？"

"悲恸伤心！可不是吗，我的悲痛真诉说不尽。卡莫尔呵，你没有失去儿子，没有失去如花的女儿；勇敢的哥尔格还健在，天下最美的姑娘安妮拉还侍奉着你。你的家族枝繁叶茂，卡莫尔；可我阿明家却断了后嗣。岛拉呵，你的床头如此昏暗，你已在发霉的墓穴中长眠。什么时候你才会唱着歌醒来呢，你的歌喉可还是那样美，那样甜？刮起来吧，秋风，刮过这黑暗的原野！怒吼吧，狂飙，在山项的橡树林中掀起巨澜！明月呵，请你从破碎的云絮后走出来，让我看一看你苍白的脸！你们都来帮我回忆吧，回忆我失去儿女的恐怖的夜晚；那一夜，强壮的阿林达尔死了，岛拉，我亲爱的女儿，她也未得生还。

岛拉，我的女儿，你曾多么美丽！你美丽如悬挂在弗拉山岗上的皓月，洁白如天空飘下来的雪花，甜蜜如芳馨的空气！阿林达尔，你的弓弩强劲，你的标枪快捷，你的眼光如浪尖上的迷雾，你的盾牌如暴雨里的彤云！

战争中遐迩闻名的阿玛尔来向岛拉求亲；岛拉没有能长久拒绝。朋友们已期待着那美好的时刻。

奥德戈的儿子埃拉德怒不可遏，他的弟弟曾死在阿玛尔剑下。他乔装成一名船夫，驾来一叶轻舟，他的鬈发已老得雪白，脸色也和悦敦厚。"最最美丽的姑娘啊，"他说，"阿明可爱的女儿！在离岸不远的海里，在鲜红的水果从树上向这儿窥视的山崖旁，阿玛尔在那里等待他的岛拉，我奉命来接他的爱人，带她越过波涛翻滚的海洋。"

岛拉跟着埃拉德上了船，口里不断呼唤阿玛尔；可她除去山崖的鸣响，就再听不见任何回答。"阿玛尔！我的爱人，我亲爱的！你干吗要这样把我恐吓？听一听呵，阿纳兹的儿子！听一听

呵，是我在唤你，我是你的岛拉！”

埃拉德这个骗子，他狂笑着逃上陆地。岛拉拚命地喊啊，喊她的父亲，喊她的兄长的名字：“阿林达尔！阿明！难道你们谁也不来救救他的岛拉？”

她的喊声从海上传来，阿林达尔，我的儿子立刻从山岗跃下。终日行猎使他性格剽悍，他身挎箭矢，手执强弓，五只黑灰色猎犬紧紧跟随身边。他在海岸上瞧见勇敢的埃拉德，一把捉住他，把他缚在橡树上，用绳子将他的腰身缠了又缠，缚得埃拉德在海风中叫苦连天。

阿林达尔驾着自己的船破浪前进，一心要救岛拉生还。阿玛尔气急败坏赶来，射出了他的灰翎利箭，只听嗖地一声响，阿林达尔呵，我的儿，射进了你的心田！你代替埃拉德丧了命。船一到岸边，他就倒下了。岛拉呵，你脚边淌着你兄长的鲜血，你真是悲痛难言！

这当儿巨浪击破了小船，阿玛尔奋身纵入大海，不知是为救他的岛拉，还是自寻短见。一霎时狂风大作，白浪滔天，阿玛尔沉入海底，一去不返。

只剩我一人在海浪冲击的悬崖上，听着女儿的哭诉。她呼天抢地，我身为她的父亲，却无法救她脱险。我彻夜伫立在岸边，在淡淡的月光里看见她，听着她的呼喊。风呼呼地吼，雨唰唰抽打山岩。不等黎明到来，她的喊声已经微弱；当夜色在草丛中消散，她已经气息奄奄。她在悲痛的重压下死去了，留下了我阿明孤苦一人！我的勇力已在战争里用光，我的骄傲已被姑娘们耗尽。

每当山头雷雨交加，北风掀起狂澜，我就坐在发出轰响的岸边，遥望那可怕的巨岩。在西沉的月影里，我常常看见我孩子们

的幽魂，时隐时现，飘飘渺渺，哀伤而和睦地携手同行……

两股热泪从绿蒂的眼中迸流出来，她心里感觉轻松了一些，维特却再也念不下去。他丢下诗稿，抓住绿蒂的手，失声痛哭。绿蒂的头俯在另一只手上，用手绢捂住了眼睛。他俩的情绪激动得真叫可怕。从那些高贵的人的遭遇中，他们都体会出了自身的不幸。这相同的感情和流在一处的泪水，使他俩靠得更紧了。维特灼热的嘴唇和眼睛，全靠在了绿蒂的手臂上。她猛然惊醒，心里想要站起来离开；可是，悲痛和怜悯却使她动弹不得，她的手跟脚如同铅块。她喘息着，哽咽着，请求他继续念下去；她这时的声音之动人，真只有天使可比！维特浑身哆嗦，心都要碎了。他拾起诗稿，断断续续地念道：

春风呵，你为何将我唤醒？你轻轻抚摩着我的身儿回答："我要滋润你以天上的甘霖！"可是啊，我的衰时近了，风暴即将袭来，吹打得我枝叶飘零！明天，有位旅人将要到来，他见过我的美好青春；他的眼儿将在旷野里四处寻觅，却不见我的踪影……

这几句诗的魔力，一下子攫住了不幸的青年。他完全绝望了，一头扑在绿蒂脚下，抓住她的双手，把它们先按在自己的眼睛上，再按在自己的额头上。绿蒂呢，心里也一下子闪过维特会做出什么可怕的事情来的预感，神志顿时昏乱起来，抓住他的双手，把它们捺在自己胸口上，激动而伤感地弯下身子，两人灼热的脸颊便偎在一起了。世界对于他们已不复存在。他用胳膊搂住她的身子，把她紧紧抱在怀中，同时狂吻起她颤抖的、嗫嚅的嘴唇来。"维特！"她声音窒息地喊道，极力把头扭开。"维特！"

她用软弱无力的手去推开他和她紧贴在一起的胸。"维特！"她再喊，声音克制而庄重。

维特不再反抗，从怀里放开她，疯了似地跪倒在她脚下。她站起来，对他既恼又爱，身子不住哆嗦，心里更惊慌迷乱，只说："这是最后一次，维特！你再别想见到我了！"说完，向这个可怜的人投了深情的一瞥，便逃进隔壁房中，把门锁上了。维特向她伸出手去，但却没敢抓她。随后他仰卧地上，头枕沙发，一动不动地呆了半个多小时，直到一些响声使他如梦初醒。是使女来摆晚饭了。他在房中来回踱着，等发现又只有他一个人，才走到通隔壁的房门前，轻声唤道：

"绿蒂！绿蒂！只再说一句话！一句告别的话！"

绿蒂不作声。他等待着，请求着，再等待着；最后才扭转身，同时喊出：

"别了，绿蒂！永别了！"

他来到城门口。守门人已经认熟了他，一句没问便放他出了城。野地里雨雪交加；直到夜里十一点，他才回家敲门。年轻的佣人发现，主人进屋时头上的帽子不见了。他一声没敢吭，只侍候维特脱下已经湿透的衣服。事后，在临着深谷的悬崖上，人家捡到了他的帽子。叫人难以想象的是，他怎能在漆黑的雨夜登上高崖，竟没有失足摔下去。

他上了床，睡了很久很久。翌日清晨，佣人听他一唤便送咖啡进去，发现他正在写信。他在致绿蒂的信上又添了下面一段。

最后一次了，最后一次我睁开这双眼睛。唉，它们就要再也见不到太阳，永远被一个暗淡无光、雾霭迷朦的长昼给遮挡住了！痛悼吧，自然！你的儿子，你的朋友，你的情人，他的生命就

要结束了。绿蒂呵，当一个人不得不对自己说："这是我的最后一个早晨!"时，他心中便会有一种无可比拟、然而却最最接近于朦胧的梦的感觉。最后一个！绿蒂呵，我真完全不理解这个什么"最后一个"！难道此刻，我不是还身强力壮地站在这儿；可明天就要倒卧尘埃，了无生气了啊。死！死意味着什么？你瞧，当我们谈到死时，我们就像在做梦。我曾目睹一些人怎样死；然而人类生来就有很大的局限，他们对自己生命的开始与结束，从来都是不能理解的。眼下还存在我的，你的！你的，呵，亲爱的！可再过片刻……分开，离别……说不定就是永别了啊！……不，绿蒂，不……我怎么能逝去呢？你怎么能逝去呢？我们不是存在着吗！……逝去……这又意味着什么？还不只是一个词儿！一个没有意义的声音！我才没心思管它哩……死，绿蒂，被埋在冰冷的黄土里，那么狭窄，那么黑暗！……我曾有一个女友，在我无以自立的少年时代，她乃是我的一切。她后来死了，我跟随她的遗体去到她的墓旁，亲眼看见人家把她的棺木放下坑去，抽出棺下的绳子并且扯上来，然后便开始填土。土块落在那可怕的匣子上，咚咚直响；响声越来越沉闷，到最后墓坑整个给填了起来！这当儿我忍不住一下子扑到墓前……心痛欲裂，号啕悲恸，震惊恐惧到了极点；尽管如此，却不明白究竟出了什么事，会出什么事……死亡！坟墓！这些词儿我真不理解啊！

呵，原谅我！原谅我！昨天的事！那会儿我真要死了才好哩。我的天使哟！第一次，破天荒第一次，在我内心深处确凿无疑地涌现了这个令我热血沸腾的幸福感觉：她爱我！她爱我！此刻，我的嘴唇上还燃烧着从你的嘴唇传过来的圣洁的烈火，使我心中不断生出新的温暖和喜悦。原谅我吧！原谅我！

唉，我早知道你是爱我的，从一开始你对我的几次热情顾盼

中，在我俩第一次握手时，我便知道你爱我；可后来，当我离开了你，当我在你身边看见阿尔伯特，我又产生了怀疑，因而感到焦灼和痛苦。

你还记得你给我的那些花么？在那次令人心烦的聚会中，你不能和我交谈，不能和我握手，便送了这些花给我；我在它们面前跪了半夜，它们使我确信了你对我的爱啊。可是，唉，这些印象不久便淡漠了，正如一个在领了实实在在的圣体以后内心无比幸福的基督徒，他那蒙受上帝恩赐的幸福感也渐渐会从心中消失一般。

一切都须臾即逝啊；唯有昨天我从你嘴唇上啜饮的生命之火，眼下我感觉它们在我体内燃烧，而且时光尽管流逝，它却永远不会熄灭。她爱我！这条胳膊曾经搂抱过她，这嘴唇曾在她的嘴唇上颤抖过，这口曾在她的口边低语过。她是我的！——你是我的！对，绿蒂，你永远永远是我的！

阿尔伯特是你丈夫，这又怎么样呢？哼，丈夫！难道我爱你，想把你从他的怀抱中夺到我的怀抱中来，对于这个世界就是罪孽么？罪孽！好，为此我情愿受罚；但我已尝到了这个罪孽的全部甘美滋味，已把生命的琼浆和力量吸进了我心里。从这一刻起你便是我的了！我的了，呵，绿蒂！我要先去啦，去见我的天父，你的天父！我将向他诉说我的不幸，他定会安慰我，直至你到来；那时，我将奔向你，拥抱你，将当着无所不在的上帝的面，永远永远和你拥抱在一起。

我不是在做梦，不是在说胡话！在即将进入坟墓之时，我心中更豁亮了。我们会，我们会再见的！我们将见到你的母亲！我们会见着她，找到她，呵，在她面前倾吐我的忠诚！因为你的母亲，她和你本是一个人呀！

将近十一时，维特问他的佣人，阿尔伯特是否已回来了。佣人回答是的，他已看见阿尔伯特骑着马跑过去。随后，维特便递给他一张没有用信封装的便条，内容是：

“我拟外出旅行，把你的手枪借我一用好吗？谨祝万事如意！”

*　　　*　　　*

可爱的绿蒂昨晚上迟迟未能入眠；她所害怕的事情终于证实了，以她不曾预料、不曾担心过的方式证实了。她那一向流得平匀轻快的血液，这时激荡沸腾开来，千百种情感交集着，把她的芳心给搅得乱糟糟的。这是维特在拥抱她时传到她胸中的情火的余焰呢，还是她为维特的放肆失礼而生气的怒火呢？还是她把自己眼前的处境，和过去无忧无虑、天真无邪、充满自信的日子相比较，因此心中深感不快呢？叫她怎么去见自己丈夫？叫她怎样向他说清楚那一幕啊？——她本来完全可以直言不讳地告诉他，可是到底没有勇气。他俩久久地相对无言；难道她应该首先打破沉默，向自己丈夫交待那一意外的事件，在这不是时候的时候？她担心，仅仅一提起维特来过，就会给丈夫造成不快，更何况那意想不到的灾难！她未必能希望，她丈夫会完全明智地看这件事，在态度中一点不带成见吧？她能希望，丈夫愿意明辨她的心迹吗？然而，另一方面，她又怎么可以对自己丈夫装模作样呢？要知道，在他面前，她从来都像水晶般纯洁透明，从来未曾隐讳——也不可能隐讳自己的任何感情。这样做，她有顾虑；那样做，也有顾虑，处境十分尴尬。与此同时，她的思想还一再回

到对于她说来已经失去了的维特身上：她丢不开他，又不得不丢开他；而维特没有了她，便没有了一切。

她当时还不完全清楚，那在她和阿尔伯特之间出现的隔膜，对她是个多么沉重的负担。两个本来都如此理智、如此善良的人，开始由于某些暗中存在的分歧而相对无言了，各人都在心头想着自己的是和对方的非，情况便会越弄越复杂，越弄越糟糕，以致到头来变成了一个压根儿再也解不开的死结。设若她俩能早一些讲清楚，设若他俩之间互爱互谅的关系能早一些恢复，心胸得以开阔起来，那么，在此千钧一发关头，我们的朋友也许还有救。

此外，还有一点特别值得提提。如我们从他的信中知道，维特是从来也不讳言自己渴望离开这个世界的。对这个问题，阿尔伯特常常和他争论，并在绿蒂夫妇之间也不时谈起。阿尔伯特对自杀行为一贯深恶痛绝，不止一次甚至一反常态地激烈表示，他很有理由怀疑维特的这个打算是当真的，并且以此开过他几回玩笑，也把自己的怀疑告诉过绿蒂。这既使绿蒂在想到那可能出现的悲剧时更加不安，又叫她难于启齿，向丈夫诉说眼下苦恼着她的忧虑。

阿尔伯特回到家，绿蒂急忙迎着，神色颇有些窘；他呢，事情没有办好，碰上邻近的那官员是个不通情理的小气鬼，心头也不痛快，加之道路很难走，更使他没有好气儿。

他问家中有没有什么事情；绿蒂慌慌张张地回答："维特昨晚上来啦！"他问有无信件，绿蒂说一封信和一个包裹已放在他房中。他走回自己房间，又剩下绿蒂一个人。她所爱的和尊敬的丈夫的归来，在她心中唤起一种新的情绪。回想到他的高尚、他的温柔和他的善良，绿蒂的心便平静多了。她感到有一股神

秘的吸引力，使她身不由己地要跟着他走去，于是便拿起针线，像往常一样跨进了他的房间。她发现阿尔伯特正忙着开包裹和读信；信的内容看来颇不令人愉快。她问了丈夫几句话，他回答却很简单，随即就坐在书桌前写起信来。

夫妇俩这么在一起呆了一个钟头，绿蒂的心中越来越阴郁。她这会儿才感到，她丈夫的情绪就算好极了，自己也很难把压在心上的事向他剖白啊。绿蒂堕入了深沉的悲哀之中。与此同时，她却力图将自己的悲哀隐藏起来，把眼泪吞回肚子里去，这更令她加倍难受。

维特的佣人一来，她简直狼狈到了极点。佣人把维特的便条交给阿尔伯特，他读了便漫不经心地转过头来对绿蒂道：

“把手枪给他。”随即对维特的仆人说，“我祝他旅途愉快。”

这话在绿蒂耳里犹如一声响雷。她摇摇晃晃站起来，不知自己在干什么。她一步一步挨到墙边，哆哆嗦嗦地取下枪，擦去枪上的灰尘，迟疑了半晌没有交出去；要不是阿尔伯特的询问的目光逼着她，她必定还会拖很久很久。她把那不祥之物递给仆人，一句话也讲不出来。佣人出门去了，她便收拾起自己的活计，返回自己房中，心里却七上八下，说不出有多么忧虑。她预感到种种可怕的事情。因此，一会儿，她决心去跪在丈夫脚下，向他承认一切，承认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承认她的过错以及她的预感；一会儿，她又觉得这样做不会有好结果，她能说服丈夫去维特那儿的希望微乎其微。这时，晚饭已经摆好；她的一个好朋友来问点什么事情，原打算马上走的，结果却留了下来，使席间的气氛变得轻松了一些。绿蒂控制住自己，大伙儿谈谈讲讲，不知不觉时间就过去了。

佣人拿着枪走进维特的房间；一听说枪是绿蒂亲手交给他

的，维特便怀着狂喜一把夺了过去。他吩咐给他送来了面包和酒，让他的佣人去吃饭，自己却坐下写起信来：

它们经过了你的手，你还擦去了上面的灰尘；我把它们吻了一遍又一遍，因为你曾接触过它们。绿蒂呵，我的天使，是你成全我实现自己的决心！是你，绿蒂，是你把枪交给了我；我曾经渴望从你手中接受死亡，如今我的心愿得以满足了！唔，我盘问过我那小伙子：当你递枪给他时，你的手在颤抖，你连一句“再见”也没有讲！——可悲，可悲！连一句“再见”也没有！难道为了那把我和你永远联结起来的一瞬，你就把我从心中放逐出去了么？绿蒂啊，哪怕再过一千年，也不会把我对那一瞬的印象磨灭！我感觉到，你是不可能恨一个如此热恋你的人的。

饭后，维特叫佣人把行李全部捆好，自己撕毁了许多信函，随后再出去清理了几桩债务。事毕回到家来，可过不多会儿又冒雨跑出门去，走进已故的伯爵的花园里，在这废园中转来转去，一直流连到了夜幕降临，才回家来写信：

威廉，我已最后一次去看了田野，看了森林，还有天空。你也多珍重吧！亲爱的母亲，请原谅我！威廉，为我安慰安慰她啊！愿上帝保佑你们！我的事情全都已料理好。别了！我们会再见的，到那时将比现在欢乐。

我对不起你，阿尔伯特，请原谅我吧。我破坏了你家庭的和睦，造成了你俩之间的猜忌。别了！我自愿结束这一切。呵，但愿我的死能带给你们幸福！阿尔伯特，阿尔伯特，使我们的天使

幸福吧！你要是做到了，上帝就会保佑你啊！

晚上他又在自己的文书中翻了很久，撕碎和烧毁了其中的许多。然后，他在几个写着威廉的地址的包裹上打好漆封。包内是些记载着他的零星杂感的短文，我过去也曾见过几篇。十点钟，他叫佣人给壁炉添了柴，送来一瓶酒，随即便打发小伙子去睡觉。佣人和房东的卧室都在离得很远的后院，小伙子一回去便和衣倒上床睡了，以便第二天一大早就去伺候主人；他的主人讲过，明天六点以前邮车就要到门口来。

夜里十一点过

周围万籁无声，我心里也同样宁静。我感谢你，上帝，感谢你赐给我最后的时刻以如此多的温暖和力量。

我走到窗前，仰望夜空。我亲爱的人呵，透过汹涌的、急飞过我头顶的乌云，我仍看见在茫茫的空际有一颗颗明星！不，你们不会殒落！永恒的主宰在他的心中托负着你们，托负着我。我看见了群星中最美丽的北斗星。每当我晚上离开了你，每当我跨出你家大门，它就总挂在我的头上。望着它，我常常真是如醉如痴啊！我常常向它举起双手，把它看成是我眼前幸福的神圣象征和吉兆！还有那……呵，绿蒂，什么东西不会叫我想起你呢？在我周围无处没有你！不是么，我不是像个小孩子似的，把你神圣的手指碰过的一切小玩艺儿，都贪得无厌地强占为己有么？

这张可爱的剪影画，我把它遗赠给你，绿蒂！请你珍惜它吧，我在它上面何止吻过千次。每逢出门或回家来，我都要向它挥

手告别或者致意。

我给你父亲留了一张字条，请他保护我的遗体。在公墓后面朝向田野的一角，长着两株菩提树，我希望安息在那里。你父亲能够，也必定会为他的朋友帮这个忙的。希望你也替我求他一下。我不想勉强虔诚的基督徒把自己的躯体摆在一个可怜的不幸者旁边①。唉，我希望你们把我葬在路旁，或者幽寂的山谷中，好让过往的祭师和辅祭能在我的墓碑前祝福，撒马利亚人②能洒下泪水几滴。

时候到了，绿蒂！我捏住这冰冷的、可怕的枪柄，心中毫无畏惧，恰似端起一个酒杯，从这杯中，我将把死亡的香醪痛饮！是你把它递给了我，我还有什么可犹豫。一切一切，我生活中的一切希望和梦想，都由此得到了满足！此刻，我就可以冷静地，无动于衷地，去敲死亡的铁门了。

绿蒂啊，只要能为你死，为你献身，我就是幸福的！我愿勇敢地死，高高兴兴地死，只要我的死能给你的生活重新带来宁静，带来快乐。可是，唉，人世间只有很少高尚的人肯为自己的亲眷抛洒热血，以自己的死在他们的友朋中鼓动起新的、百倍的生之勇气。

我希望就穿着身上这些衣服下葬，因为绿蒂你曾经接触过它们，使它们变得神圣了。就这一点，我也在信上请求了你父亲。我的灵魂将飘浮在灵柩上。别让人翻我的衣袋。这个淡红色的蝴蝶结儿，是我第一次在你弟妹中间见到你时，你戴在胸前的……呵，为我多多地吻孩子们，给他们讲讲他们不幸的朋友的故事。可爱的孩子们啊！他们眼下好像还围在我身边哩！唉，我

① 按基督教教规，自杀乃是叛教行为，自杀者不能葬入公墓。

② 撒马利亚人指救死扶伤者，典出《新约·路加福音》第十章。

是多么地依恋你呀！自从与你一见，我就再离不开你！……这个蝴蝶结儿，我希望把它和我葬在一起。还是在我过生日那天，你把它送给了我的哟！我真是如饥似渴地接受了你的一切！没想到，唉，我的结局竟是这样！……镇静一点！我求你，镇静点吧！……

子弹已经装好……钟正敲十二点！就这样吧！……绿蒂，绿蒂！别了啊，别了！

有位邻居看见火光闪了一下，接着听见一声枪响，但是随后一切复归于寂静，便没有再留意。

第二天早上六点，佣人端着灯走进房来，发现维特躺在地上，身旁是手枪和血。他唤他，扶他坐起来；维特一声不答，只是还在喘气。仆人跑去请大夫，通知阿尔伯特。绿蒂听见门铃响，浑身顿时战栗开了。她叫醒丈夫，两人一同起来；维特的年轻仆人哭喊着，结巴着，报告了凶信。绿蒂一听便昏倒在阿尔伯特跟前。

等大夫赶到出事地点，发现躺在地上的维特已经没救，脉搏倒还在跳，可四肢已经僵硬。维特对准右眼上方的额头开了一枪，脑浆都迸出来了。大夫不必要地割开他胳膊上的一条动脉，血流出来，可他仍在喘息。

从靠椅扶手上的血迹断定，他是坐在书桌前完成此举的，随后却摔到地上，痛得围着椅子打滚。最后，他仰卧着，面对窗户，再也没有动弹的力气。此刻，他仍穿的是那套他心爱的服装：长统皮靴，青色燕尾服，再配上黄色的背心。

房东一家、左邻右舍以及全城居民都惊动了。阿尔伯特走进房来，维特已被众人放到床上，额头扎着绷带，脸色已成死灰，

四肢一动不动。只有肺部还在可怕地喘哮着，一会儿轻，一会儿重，大伙儿都盼着他快点断气。

昨夜要的酒他只喝了一杯。书桌上摊开着一本《艾米莉亚·迦洛蒂》①。

关于阿尔伯特的震惊和绿蒂的悲恸，就不用我讲了。

老法官闻讯匆匆赶来，泪流满面地亲吻垂死的维特。他的几个大一点的儿子也接踵而至，一齐跪倒床前，放声大哭，吻了吻他的手，吻了吻他的嘴。尤其是平日最得维特喜欢的老大，更是一直吻着他，直至他断气，人家才把这孩子给强行拖开。维特断气的时间是正午十二点。由于法官亲临现场并作过布置，才防止了市民蜂拥而至。当晚十一点不到，他便吩咐大伙儿把维特葬在他自行选定的墓地里。老人领着儿子们走在维特的遗体后面；阿尔伯特没能来，绿蒂的生命叫他担忧。几名手工匠人抬着维特，没有任何教士来给他送葬。

---

① 《艾米莉亚·迦洛蒂》(1772)是德国伟大作家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1729—1831)的著名抗暴悲剧。女主人公的父亲是一位军官，他为了不让女儿被暴君玷污，亲手杀死了女儿。

亲 和 力

杨武能　朱雁冰 译

第 一 部

第 一 章

爱德华——我们这样称呼一位富有而正当盛年的男爵——为了把才得到的鲜嫩的枝条嫁接到一株株幼树上去，在自己的苗圃里消磨了四月一天午后的最美好时光。眼下他刚忙完，把用过的器械收捡进了盒子里，正喜滋滋地在那儿察看自己的工作，这时园丁也走了过来，欣赏他的主人亲手完成的劳绩。

“看见我妻子了吗？”爱德华问，已经准备离开的样子。

“在对面新辟的庭园里，”园丁回答，“她在府第对面岩壁前搭的那间庐舍，今儿个就竣工了；一切都挺美的，阁下您准喜欢。那儿风景太好啦：村子就在脚下；稍微靠右一点儿是教堂，你几乎可以从它的钟楼尖上望到远处；府第和一座座花园则在正对面。”

“一点不错，”爱德华应道，“从这儿往前走不几步，我已看得见人们在工作。”

“还有，”园丁继续说，“右边的峡谷很开阔，越过茂密的树林你可以眺望明朗的远方。登上岩壁去的小径敷设得舒适极了。夫人精通这个；在她手下干活儿非常愉快。”

“你到她那儿去，”爱德华说，“请她等着我。告诉她，我希望欣赏欣赏她的新杰作。”

园丁匆匆去了，爱德华也立刻跟上去。

他走下一级级台地，一边走一边观看身旁的花房和苗圃，一直走到溪边，然后跨过一道小桥，抵达通往新庭园的小路在此分为两条的那个所在。他撇下穿过墓地径直通到岩壁前的一条，走上了左边穿过小树林缓缓上升的更远些的另一条。走到两条路重新又汇合在一起的地方，他在那张放得恰到好处的长凳上小坐了片刻。随后，他才踏着真正是上山去的小径，攀登上各式各样的石阶和平台，循着狭窄的时而陡峻、时而平缓的道路，最后走到那间庐舍跟前。

夏绿蒂在门前迎接自己的丈夫，让他坐在一个适当的位置上，使他透过门窗望出去，就可以把那一幅幅像是加了画框似的美景尽收眼底。爱德华非常高兴，希望即将到来的春天将使一切更加充满蓬勃的生机。

“我只想提醒你一点，”他补充说，“这间小屋在我看来似乎窄了些。”

“对于咱俩可够宽的啦，”夏绿蒂回答。

“那自然，”爱德华说，“再有第三个人大概也还有地方。”

“可不是吗？”夏绿蒂应着。“即使有第四个人也不成问题。人多了，咱们可以另外准备地方。”

“好，现在我们单独在一起，没谁来打搅，心情宁静而愉快，”爱德华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能不向你承认，好些日子以来我就怀着一个心事，觉得必须对你讲也渴望对你讲，但就是找不到机会。”

“这我早看出来了，”夏绿蒂回答。

“只不过我想坦白告诉你，”爱德华继续说，“要不是明天早上有信使来催我回信，我们必须在今天做出决定的话，我也许会

沉默下去的。”

“到底是什么事呢?”夏绿蒂关切地问。

“事情关系着咱们的朋友，关系着那位上尉，”爱德华回答，“你了解他眼下的可悲处境;而他之堕入这样的处境，也如其他某些人一样并非由于自己有什么过错。要他这么个知识渊博、多才多艺的人无所事事地混日子，想必是非常痛苦的，因此——我不想再避而不提我希望为他做的事:我希望，咱们能请他来工作一些日子。”

“这个得好好考虑考虑，不能只看到事情的一个方面，”夏绿蒂回答。

“我准备谈谈我的看法，”爱德华针锋相对地说，“在他的最后一封信里，已暗暗流露出内心深藏着的烦闷;倒不是因为缺少什么必需的东西，他这个人知道节制，而我已让人为他准备了必不可少的一切;也并非他对接受我的周济有什么过意不去，我们俩一生中相互欠的情太多了，简直算不清楚谁应该报答谁——他真正的苦恼在于无事可做。他唯一的乐趣，是的，甚至唯一的热情，就是每日每时地用他自己所学的那许许多多东西，去为他人谋利益。现在倒好，要他游手好闲，或者在那么多旧本领都无从施展的情况下再去学习新的——够了，亲爱的，这处境十分难受，而他又那么孤独，所以一定会感到两倍、三倍的痛苦。”

“可我想，”夏绿蒂说，“他从其他许多地方也会得到聘请。我本人就为他向好些有能耐的朋友写过信，而且据我所知，也不是没有效果。”

“完全正确，”爱德华回答，“但正是这各式各样的机会，正是这各式各样的提议带给了他新的苦恼、新的不安。没有一处的情况是适合他的。人家不是要他去工作，而是要他去牺牲，牺牲他

的时间、他的种种思想以及他立身行事的方式；而这，在他却不可能办到。我越是考虑、越是体察这个情况，想要在咱们家里见到他的愿望就越迫切。”

“你如此关心自己的朋友，设身处地为他着想，这在你是太好了，实在令人钦佩，”夏绿蒂接过话头说，“可是，请允许我要求你也替自己想想，也替咱们想想。”

“我已经想过了，”爱德华应道，“他在身边只会带给我们好处和愉快。至于他来我们家的花费，对于我无论如何都将是很少很少的，所以我也不想谈它，特别是我还考虑到，他在这儿绝不会引起我们哪怕是一丁点儿的不便。他可以住在府第的右厢房里，其他一切都是现成的。这样就帮了他的大忙，而与他接近又会使我们获得许多乐趣，是的，甚至许多好处啊！我早已希望丈量一下田产和领地，这件事便可以由他去办理和主持。在目前的佃户们的租佃期满了以后，你也有意将来自行管理田产。可这件事情是多么地伤脑筋啊！而他不是可以帮助我们获得许多必备的知识吗！放走了这样一个人，我觉得太可惜了。乡下人虽然也有地道的知识，但讲的话杂乱无章，还不诚实。从城里和学府里来的那些读书人倒是头脑清楚而有条理，却缺乏对事情的直接了解。咱们的朋友则是兼备二者之长，由此将产生上百种其他我乐于想象、与你的打算也有关系的情况；我预见到，它们会带来许许多多的好处。喏，谢谢你友好地听我讲完了自己的话；现在请你也无所拘束地谈一谈，把要说的话全部详详细细地告诉我；我保证不打断你。”

“这很好，”夏绿蒂回答，“这样，我就想先谈点一般的看法。你们男人们考虑的多半是个别的事情，眼前的事情，这也不无道理，因为你们生来就是为了行动，进行实干的。相反，我们女人

则更多的注意生活中的联系，这同样有道理，因为我们的命运和我们的家庭的命运都与此相联系，都紧密相关，生活所要求于我们的也正好是注意这个联系。好，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我们眼前的生活以及过去的生活；这样你就会承认，请上尉来家里对于我们的打算、我们的计划和我们的安排都是不大合适的。

“我多么乐于回忆我们最初的关系啊！你我当时年纪轻轻，倾心相爱；后来我俩被分开了，你是因为你父亲贪得无厌，硬让你娶个有钱的老妇人，我却由于没有任何特别的指望，不得已答应了一位自己虽不爱、却敬重的富有的男子的求婚。我们又自由了，你早一点，因为你那老太婆给你留下一笔钜产自己去了；我迟一些，也就是当你出外周游归来的时候。这样，我俩又得重逢。我们常常喜欢回忆过去，我们珍爱自己对过去的回忆，我们可以不受干扰地生活在一起。你催着要我和你结合，我没有马上同意；要知道咱俩年龄差不多，我作为一个女人大概已经快老了，你作为男子则不然。可临了儿我也不愿令你失望，给了你似乎被你视作自己唯一幸福的东西。你长期在宫廷里、在军中、在旅途上过着动荡不安的生活，现在希望到我身边来彻底休息休息，静静地作一些思考，享受享受人生；但也只单独和我在一起。我把自己的独生女儿送进了寄宿学校，她在那儿自然会受到比住在乡下更全面的教育。而且不只是她，还有我亲爱的侄女奥蒂莉，我也把她送到那儿去了；本来在我的指导下，她是很可能成长为一个管家的好帮手的。做这一切都得到了你的同意，目的仅仅在于使我俩能单独生活在一起，能享受咱们早年真诚渴望、现在终于获得的幸福，不受任何人的干扰。因此我们才住到乡下来。我承担家里的事，你承担外边的和关系全局的事。我已下了决心，在一切方面都将就你，仅仅为了你一个人而活着；让

咱们至少尝试一段时间，看咱们这样子在一起能坚持多久吧。"

"既然你说注意联系乃是你们女人的天性，"爱德华答道，"那我就不应该听你一个劲儿讲下去，或者横一横心说你是对的，尽管在今天以前你所讲的话都不错。迄今我们为我俩的生活所作的安排，的确非常好；可难道因此就不应再增加任何东西么？不应再有任何发展么？我在苗圃中做的一切，你在庭园中做的一切，难道只供两个隐士享受么？"

"问得好！"夏绿蒂回答，"很好！只不过不应该让任何有妨碍的陌生的东西掺合进来！你得考虑，我们的种种打算，包括与娱乐消遣有关的在内，在一定程度上统统都只是着眼于我们双方的共同生活。你曾经想首先把自己的旅行日记依次念给我听，借此机会清理一些有关的文书，并且在我的参与和协助下，将这些极为珍贵、但却凌乱不堪的册页汇编起来，使其成为一部对于我俩和其他人都有意思的完整的文献。我也答应过帮你誊写。我们设想好了，我们将舒舒服服地，借助着回忆，一道去周游那个我们未能一同见到的世界。是的，我们已经开始这样做。到了晚上，你又吹起你的长笛，伴着我弹钢琴；再说，我们也不缺少与邻人之间的相互访问。所有这一切，至少对于我是构成了我一生中第一个所希望享受的真正欢乐的夏天。"

"瞧你讲得多么动人，多么聪明，"爱德华摸一摸额头说，"可听着你的话，我总想到，有上尉在旁边一点不碍事，甚至反倒会使一切进行得更迅速，获得新的活力。他也参加过我的一部分游历，也以不同的方式做过某些记载，我们要能共同利用这些笔记，那才会整理出一部漂亮而完整的东西来啊。"

"既然如此，就让我坦白告诉你，"夏绿蒂已有几分不耐烦，说道，"你这个打算和我的情感相抵触，有一种预感告诉我，它不

会带给我们任何好处。”

“这么一讲你们女人就真叫人奈何不得了呵，”爱德华说，“首先是聪明，叫人无法辩驳；然后是殷勤，叫人乐于从命；然后是多情善感，叫人不愿伤你的心；最后是充满预感，叫人战战兢兢。”

“可我并不迷信，”夏绿蒂道，“对于这些隐隐约约的感触也不当一回事儿，如果它们只是些预感的话；然而，在多数情况下，它们却是一些无意间产生的回忆，我们回忆起了从自己或别人的行动中所经历过的某些幸与不幸的后果。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什么比第三者的插足更可虑的了。我见过一些朋友、姊妹、恋人、夫妻，他们的关系往往由于另外一个人偶然或有意的介入而一反往常，遭到彻底破坏。”

“这诚然可能，”爱德华反驳说，“但只发生在那班糊里糊涂地过日子的人们中间；在富有经验而理智清醒的人们则不可能，他们更加自觉。”

“所谓自觉，亲爱的，”夏绿蒂应道，“这并非足够有效的武器，是的，对于使用这武器的人来说，它有时甚至是危险的；而从上面讲的这一切中，至少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我们不应该操之过急。再给我几天考虑时间吧，别现在就作决定！”

“照这个情况，”爱德华回答，“咱们再过多少天也仍旧是操之过急。赞成和反对的理由咱俩都相互摆出来了，目前的问题就在于作决定；依我看，真正最好的办法就是抓阄儿。”

“我了解，”夏绿蒂说，“你碰上疑难问题总喜欢打赌或者掷骰子；可对于眼下这件如此严肃的事，我认为那样做是罪过。”

“可是，叫我怎么给上尉写信呢？”爱德华高声说，“我得马上坐下来复信了。”

“你就冷静而理智地写一封安慰他的信吧，”夏绿蒂说。

“这还不等于压根儿没写，”爱德华回答。

“可是，在某些情况下这却是必要的和友好的，”夏绿蒂道，“即使内容泛泛，也比不写要好。”

第 二 章

爱德华独自待在房间里。适才从夏绿蒂口里听到的那些话，她对于他的遭遇的回忆，她对于他俩目前的处境和打算的生动描述，的确使他那敏感的心觉得欣慰。在她身边，与她在一起，他感到自己非常幸福，因此也真的构思好了一封给上尉的信，一封既亲切又充满同情心，但却冷静和没有任何意义的信。然而，当他走到写字台旁，拿起他朋友的信来准备再读一遍的时候，他眼前马上又出现了那位杰出的男子的可悲景况。这些天来一直折磨着他的种种感情重新苏醒了，他说什么也不能置自己的朋友于如此可怕的境地而不顾。

爱德华是不习惯于违背自己的意愿的。作为一对有钱的夫妻的独生子，他从小就娇生惯养。后来，父母亲说服他成就了与一位年纪比他大得多的女人的稀罕而极其有利的婚事，他的妻子也千方百计地宠着他，企图以最大的慷慨来报答他对她的好处。不久妻子死了，他又成了个自由自在的人，在旅途中无所拘束，过惯了丰富多采、变化多端的生活，虽说并没有想入非非，却希望得到很多很多。他心胸开阔，乐于助人，机敏能干，甚至必要时也勇敢无畏——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能违抗他的意愿呢！

到目前为止，他万事如意；以他那一往情深的、甚至是富于浪漫精神的忠诚，他也终于达到了占有夏绿蒂的目的。可是现在，他感觉自己第一次遭到了反抗，遇到了阻碍，而且偏偏在他想把自己青年时代的朋友接到身边来的时候，在他想使自己的整个存在变得完满充实的时候。他烦躁、困恼，几次抓起笔来又放了下去，拿不定主意该写些什么。他既不愿违背自己妻子的意志，又无法满足她的要求。他的内心是如此不平静，却要他来写一封冷静的信；这在他是完全不可能的。最自然的解决办法就是设法拖一拖。他用三言两语请求朋友原谅，原谅他近些日子没有给他写信，原谅他今天仍然不能写得很详细，答应很快再写一封更有意义的能使他安心的信给他。

第二天，夏绿蒂利用又去昨天那地方散步的机会，重新提起了是否请上尉来家的问题。她也许坚信，要打消一个念头，最可靠的办法莫过于把它反复讲透。

爱德华呢，却巴不得重提此事。以其惯有的作风，他的话讲得亲切委婉。因为他尽管敏感而易激动，欲达到目的之心异常迫切，脾气也固执急躁，但是为了完全不伤害对方的感情，他还是把自己所有的措词大大地缓和了，使人仍然不能不觉得他是殷勤可爱的，虽然很难对付。

那天早上，爱德华就这么先使夏绿蒂变得兴高采烈，然后再巧妙地把话题一转，使她完全不知所措，临了儿只能喊道：

“我明白啦，你这是要我把拒绝给丈夫的东西，答应给予一位情人。”

“亲爱的，”她继续说，“你至少看见了，你的愿望，以及你表达自己这些愿望的殷勤而热烈的方式，它们并非没有打动我，我并非无动于衷。它们逼着我向你承认：我至今也向你隐瞒着点什

么。也就是说，我有着与你相似的处境，并已竭力克制着自己的感情，正如我现在要求你克制自己那样。”

“这我倒很愿意听听，”爱德华说，“我发现，夫妻之间有必要经常争论争论，这样可以相互了解。”

“现在就让你了解好啦，”夏绿蒂说，“我和奥蒂莉的情况，就跟你和上尉的情况一个样。我极不乐意让这可爱的孩子呆在寄宿学校里，那儿的环境令她感到压抑。如果说我的女儿露娴妮生来就是为了走向世界，因此也为了世界而在那儿接受教育。如果说她学起语言、历史以及其他各门功课来也轻松愉快，就像她弹奏钢琴练习曲和变奏曲那样；如果说她生性活泼，记忆力绝佳，可以很快忘记一切，也可以在转瞬间把一切都重新回忆起来；如果说她仪态端庄，舞姿优雅，谈吐大方，事事出众，在小伙伴中是一位天生的女王，被寄宿学校的女校长奉若神明，在她的调教下才得到茁壮成长，为她增加了光采，博得了世人的信赖，因而将使其他女孩子纷纷来入学；如果说校长的头儿封信以及每月的情况简报已充满对这个杰出的姑娘的颂歌——我自然知道将这些颂歌译成自己的散文——那么，奥蒂莉的情形刚好相反，校长提到她时永远只是抱歉了再抱歉。这个本来出落得不错的孩子不知怎的就是不开窍，毫无任何天赋和才能的表现。除此而外，校长所补充的为数不多的情况对我同样不是一个谜；因为在这个可爱的女孩子身上，我发现了她的母亲——我最亲密的女友的全部个性。我的女友是在我身边长大的，她的女儿要是由我来培养管教，我一定会把她教育成一个出色的女子。

“可是这与咱们的计划有抵触。而且一个人在生活中也不应追求太多，老是找一些新的麻烦，所以我就宁可承受或者说努力克服内心的苦闷，特别是当我的女儿深知可怜的奥蒂莉乃完

全寄人篱下，于是对她放肆地利用自己的优越地位，把咱们做的好事几乎完全破坏了的时候。

“然而谁又那么有修养，不会偶尔地也以残忍的方式对别人显示一下自己地位的优越呢！谁又那么清高，在这样的压力下不偶尔地也感到痛苦呢？通过这些考验，奥蒂莉的价值更其增加了。可是，自从我看清楚她那尴尬的处境，我就努力设法把她安顿到其他什么地方去。我随时可能得到回音，到那时决不犹豫。我的情况就如此，亲爱的。你瞧，咱们两人都有着一颗为朋友着想的忠诚的心，心中都怀着同样的隐忧。那就让咱俩来共同承受它们吧，因为它们相互并不矛盾！”

“我们真是一些奇怪的人，”爱德华笑了笑，说。“只要能把引起我们忧虑的东西打发到其他地方去，我们就以为万事大吉了。整个儿地讲，我们可以作出许多牺牲；但要我们一点一点地舍出来，却很难经受得住。从前我母亲也是这样。在我还生活在她身边的整个青少年时期，她是无时无刻都少不了为我担心。我骑马出去回来晚了点，那必定就是发生了什么不幸；我要淋了一场雨，那就准发高烧无疑。后来我走了，远远离开了她，这下子倒仿佛她完全没有过我这个儿子似的。

“认真观察起来，”他接着说，“咱俩的行事都既愚蠢又不负责任，竟让两个与咱们如此心性相通的高贵的人去受苦，去受压迫，仅只为了自己不担风险。要是这不叫做自私，还能叫它什么呢！你去接奥蒂莉，上尉也由我自己来处理；以上帝的名义，就让咱们试一试吧！”

“如果单单是考虑咱们俩，那也不妨冒一冒险，”夏绿蒂忧心忡忡地说，“可你真的认为，让上尉和奥蒂莉生活在一幢房舍里是合适的么？男的一个和你年龄相仿，也就是正处在——这种讨

人欢心的话我只私下告诉你——一个男子才真正懂得爱也值得别人爱的年纪，女的一个呢，又正好是奥蒂莉这么一位非凡的姑娘！”

“我可是不明白，”爱德华回答，“你怎么把奥蒂莉看得这么高！我唯一能对自己作的解释是，她把你对她母亲的好感也继承下来了。她挺美，不错。我还记得，当我和上尉一年前周游归来在你姨母家碰见她和你的时候，上尉曾经提醒我注意过她。她是挺美，特别是有一双漂亮的眼睛。不过我却不知道她给我留下过哪怕一丁点儿印象。”

“你这一点是值得称赞的，”夏绿蒂说，“因为我当时也在场。尽管她比我年轻得多，但旧日的女友对于你是如此地富于吸引力，以致使你忽视了她那含苞待放般的美貌。这也是你为人的一个特点，正因此，我才如此乐意与你共同生活。”

夏绿蒂尽管看上去讲得那么诚恳，实际上却隐瞒了一点儿真情。也就是说，她当初有意识地把奥蒂莉引荐给刚刚周游归来的爱德华，为的是替这位自己钟爱的养女找一门好亲事；要知道，她本人对爱德华已不再存什么希望了。就连上尉也是受人之托，才提醒爱德华注意奥蒂莉的美貌的。可这一位呢，心里仍旧忘不了对于他的夏绿蒂的旧情，真个叫做无暇他顾。他感到自己那梦寐以求的好事，那让种种变故搞得几乎永远没希望的好事终于可能成就了，便幸福得忘记了一切。

夫妻俩正准备离开新辟的庭园，回到下边的府第里去，这时一个用人急匆匆地爬上来，老远就笑着冲他们喊道：

“请老爷夫人赶快下来！米特勒老爷骑着马冲进了咱们家。他把我们全体吆喝到一起，要我们到处找你们二位，问二位，是否真有必要。‘是否真有必要，听见了吗？’他冲着我们的脊背喊，

‘可是得快，快！’”

“这个滑稽可笑的人！”爱德华叫道，“他来得不正是时候吗，夏绿蒂？——快回去！”他命令用人，“告诉他，有必要，很有必要！请他下马。替他把马照看好，领他到大厅里去，给他送一份早点！我们马上就来。”

“咱们抄近道吧！”他对妻子说，然后踏上了那条他通常总避免走的穿过墓地的小径。可是当他发现，夏绿蒂在这儿也细心地照顾人们的感情时，真是惊讶极了。在尽可能不损伤那些古老墓碑的情况下，她对整个墓地进行平整清理，使它变成了一个优雅的所在，能够长久地悦人眼目，引人遐思。

对于那些最古老的石碑，她也给予了应有的重视。按照年代的早晚，它们或者在墙边竖立了起来，或者嵌在了墙里，或者以其他方式各得其所。这样，教堂本身高高的台基也显出了变化，增加了装饰。在穿过小门跨进墓地的一刹那，爱德华一下子特别激动起来；他握住夏绿蒂的手，眼里噙着热泪。

然而那位怪客立刻惊扰了他俩。他在府里一刻也安静不下来，骑在马上穿过村子，一直走到公墓的大门边，停在那儿冲他的朋友们高声喊叫：

“你们不会是拿我开心吧？真有必要，我就留在这儿吃午饭。别耽搁我！我今天要做的事情还多着呐。”

“既然劳驾您跑了这么远，”爱德华也大声对他道，“您就干脆进来好了；让咱们在这个庄严的所在聚一聚。您瞧，夏绿蒂把这块悲凉的土地装扮得多么美！”

“这个地方，”骑手大声嚷着，“不管是骑马，还是坐车，还是步行，咱都不进来。那儿安息着的人们和和睦睦，咱跟他们没任何交道可打。至于将来嘛，我就只好任随人家把我脚朝前地拖

进去。喏喏，事情真的严重么？”

“是的，”夏绿蒂回答，“很严重！这是咱们新婚夫妻第一次碰到的困难和无法自己摆脱的纠葛。”

“看你们的样子却不像是这样，”米特勒说，“不过我愿意相信你们。你们要骗了我，将来我就不再理你们了。快跟我回去！我的马真需要休息休息了。”

不一会儿，三人已坐在大厅里。饮食端上来了，仲裁人开始讲自己今天打算做的这样那样的事。这位怪人从前是一位牧师，在孜孜不倦地履行自己神圣的职责时，表现了一种出众的才能，即善于调解各式各样的纠纷，不管是家庭中的也好，邻里间的也好。一开始，他还只限于调解这个那个居民间的冲突，后来却发展到了仲裁整个地区和整个地区以及许多地主之间的纷争。在他任上，教区中没有一对夫妻离婚，没有人去上边起诉，去搞得议员们不得安宁。他及时地认识到法律知识对他是多么必要，于是潜心学习，很快就有了与最精明的律师较量的自信。他的活动范围惊人地扩大了；人家已打算把他延请到宫廷里去，以便让他从上边来完成自己在下边开始了的事业。谁知这时他却中了一笔很可观的彩，用它购置了一片不大不小的地产，把地租佃出去，于是管理地产便成为他的活动中心。他打定主意，或者说主要是按照自己的老习惯和老脾气，无事绝不登任何人的门，除非有纠纷要他排解，有困难要他帮助。那些对姓名的含义存着迷信的人们硬是讲，他的米特勒① 这个名字就注定他一定得担起这个在所有职司中最不寻常的职司。

饭后的甜品已经端上桌子。这时客人又严肃地提醒两位主

① 米特勒（Mittler） 与德文中的“仲裁人”写法完全一样。

人，有话快讲，别再拖延，他喝完咖啡马上就得离开。夫妻二人于是一五一十地道出了事情的原委；可他还未听出个究竟，已经不耐烦地从桌边跳起来，几步奔到窗口，吩咐底下人为他备马。

"要么你们是不认识我，不了解我，要么你们是心肠太坏，"他大声嚷着，"这也叫纠纷？这也用得着调解？要不就是你们相信，我活在世界上单单是为了给人出主意的吧？这可是一个人能够干的最愚蠢的事呵。谁都可以给自己出主意，做他自己忍不住要做的事。成功了呢，为自己的精明和幸运而沾沾自喜；失败了呢，就来找我帮助。一个想摆脱某种祸患的人，他总知道自己希望的是什么；一个想得到比自己所有的更好的东西的人，却完全茫然无知——是的，是的！你们只管笑好了——就像在玩瞎子摸鱼，没准儿也能抓着；但是是什么呢？你们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好啦：反正一个样！把你们的朋友接来也好，让他们走也好；反正一个样！我曾见过最合理的事情遭到失败，最荒唐的事情获得成功。别举棋不定，想破脑袋；就算出了这样那样的纰漏，也别伤脑筋！派个人来找我，我总会帮助你们的。容你们的仆人我告辞了吧！"

这样，还没等到喝咖啡，米特勒老爷便跃上马背走了。

"这下瞧见了，"夏绿蒂说，"两个关系亲密的人之间出了问题，第三者很少帮得了什么忙。眼下咱俩恐怕是更加晕头转向，更加比先前茫然得多了吧。"

设若这时不是送来上尉对爱德华最近一封信的回信，夫妻俩大概还会摇摆一阵子的。上尉在信中说，他已决定接受人家给他的一桩差使，虽然这差使是压根儿不适合他的。他的使命是去与那些有钱的贵人们分享无聊，因为人家信赖他，以为他能

把他们的无聊驱赶跑。

爱德华对整个情况一目了然，因此作了十分刺目的描绘，最后提高嗓门道：

"我们甘愿自己的朋友落到这般田地么？你不可能如此狠心吧，夏绿蒂？"

"我们的米特勒，那位怪人到底说得对，"夏绿蒂回答，"所有这类事全都是冒险。其结果如何，谁也无法预见。这样的新情况可能产生巨大的后果。幸也罢，不幸也罢，都容不得我们清楚地给自己分出功过是非。我感到，我再没有足够的力量来继续反抗你。让咱们试一试吧！我唯一要求你的，就是只试一个短时期。在此期间，允许我更加努力地为他想法，尽量利用我的影响和各种关系，替他谋一个可能适合他的口味并令他感到几分满意的差使。"

爱德华极其温柔地向妻子表示了自己的感谢，然后就兴冲冲地赶去给他朋友写回信，向他提出建议。他坚持要夏绿蒂亲手附上几句，以表示支持丈夫的建议，在他的邀请之后再一次对上尉发出友好邀请。她的书法流利，措词得体，只是显出一种从未有过的慌张，结果竟在纸上滴了一团墨水。这在她是很难有的事情，因此她非常恼火。她想擦掉墨水，结果反使污迹变得更大。

爱德华取笑了她。因为还有空白，他又加了第二条附言：他的朋友从这块污迹可以看出，他们是如何急切地期待着他；他也应该像他们迫不及待地写这封信一样，火速做好动身的准备。

信使被打发走了。爱德华呢，这时却一次再次地坚持要求夏绿蒂立刻差人去寄宿学校把奥蒂莉接回来。他相信，这是表示对她感激的最有说服力的方式。

夏绿蒂请求缓一缓。她想好了今天晚上要启发一下爱德华对于音乐的兴趣。夏绿蒂弹得一手好钢琴；爱德华的长笛吹得却不怎么样，尽管他早年也下过一番工夫，可是缺乏培养音乐才能所必须的耐心和坚持精神。因此他的笛子和钢琴总是很不一致，一些地方好，也许仅仅只快了一点儿；另一些地方又时常停顿，因为曲子不熟。换上另外任何一个人，都很难与他配完一支二重奏曲子。然而夏绿蒂有本领适应他。她自己也时常停下来，让他重新带着自己前进。也就是说，她身兼二职，既是一位杰出的乐队指挥，又是一位聪明的妻子，这位妻子懂得如何把握好全局，即便不能使所有的片断总是符合节拍。

第 三 章

上尉来了。行前他寄来一封十分通情达理的信，令夏绿蒂完全放了心。他如此地有自知之明，对于自身的处境和朋友夫妇的处境如此了解，使他和他们在一块儿生活的前景显得光明而愉快。

像久别重逢的朋友之间经常发生的那样，他们头几个小时的谈话如此热烈，几乎想把整个的心都掏出来似的。傍晚，夏绿蒂提议去新庭园散散步。上尉很喜欢这个地方，他注意到了由于新敷设的道路才呈现在人们面前和供人们享受的所有美景。他的眼睛是训练有素的，但也是知足的。他尽管很了解还有哪些地方值得改进，可却不提出条件不允许的要求，或者甚至讲自己曾在别处见过更完美的布置什么的，结果像经常发生的那样，

闹得领客人参观的主人很不开心。

他们走到了庐舍前，发现小屋极为有趣地装饰起来了：虽然主要用的是些纸花和冬天里有的那几种绿枝，其间却也点缀着用真正的麦穗和其他蔬菜瓜果扎成的美丽的把子，充分显示出布置这一切的女主人的艺术鉴赏力。

“尽管我丈夫不喜欢人家庆祝他的生日或命名日，今儿个他却不会生我的气，因为我把这为数不多的花环献给一个三重意义上的节日。”

“三重意义上的节日?”爱德华失声道。

“一点不错!”夏绿蒂回答，“咱们朋友的光临完全可以当成一个节日。还有，你们俩大概都没想到今天是你们的命名日吧。难道你们一个不和另一个一样，都叫做奥托么?”

两位朋友从小桌子上向对方伸过手去，然后紧紧相握在一起。

“你使我回忆起了青年时代的那个友谊的表示，”爱德华说，“我们俩小时候都叫奥托。可后来一同生活在寄宿学校里，就闹了不少误会，我于是心甘情愿地把这个漂亮而简单明瞭的名字让给了他。”

“当时你可并不如此大方呵，”上尉说，“我还清楚地记得，你更喜欢爱德华这个名字，因为一当它由一些美丽的嘴里唤出来，那声音是尤其动听的啊。”

这样，朋友三人就围坐在那同一张小桌子旁边。也就是在这儿，夏绿蒂不久前还慷慨陈词，反对过邀请上尉来哩。如今爱德华已遂了心愿，本不想叫妻子想起先前的事，可到底还是忍不住说：

“这里边完全还坐得下第四个人哩。”

正说着，从府第的方向突然传来阵阵号角声，好像在对相聚一室的朋友们的美好思想和愿望表示响应和赞同似的。三个人都默默地听着，各自想着各自的心事，对于眼下这一巧妙遇合倍感幸福。

爱德华首先打破沉默，站起来一边往庐舍外走，一边对夏绿蒂说：

“马上把咱们的朋友领到山顶上去吧，不然他会以为，咱们继承的产业和住地就仅仅是这道狭隘的山谷。上面视野更加开阔，更加令人心旷神怡。”

“不过这次咱们还得爬那条艰难一些的老路，”夏绿蒂回答，“但愿我那些台阶很快就能一直通到顶上，让你们走起来舒服一些。”

这样，一行人翻过山岩，穿过树丛，到了峰顶。那儿虽然并不开阔平坦，却是一道连绵不断的草木繁生的山梁。底下的村庄和府第已经看不见了。展现在眼前的是一片片小湖。湖泊旁边是一座座绿色的山丘，再往前是一些陡峻的岩壁直插在最后一片明镜般的湖水中，把湖泊与陆地截然分开，同时在水中投下自己巨大的倒影。在一条奔腾的溪流注入湖泊的峡口里，隐隐约约露出一座磨房。磨房的环境如此幽静，显然是一个十分宜人的憩息处。放眼望去，峰壑起伏，林莽错落，千姿百态。时下树林虽然还仅呈一片新绿，却已预示着即将到来的繁茂景象。有少数地段的树丛已开始吸引人的注意。特别是他们脚底下紧邻着中间一片湖泊的岸边上，长着许多白杨和梧桐，更加得天独厚，超群出众。它们茁壮地生长着，新鲜，健康，挺拔，努力将自己的枝干向四周伸展开去。

爱德华特别要他的朋友注意这些树。

“瞧，”他高声说，“它们是我年轻的时候亲手栽的。有一年夏天，父亲为了给府第的大花园增加一些新的设施，想把这些幼树砍伐掉，是我救了它们。今年无疑它们也会茁壮生长，以报答我的救命之恩。”

三人满意而快活地回到了家中。客人被领进府第右厢房里一间舒适而宽敞的卧室。他在那儿很快就把书籍、纸张、文具摆得规规矩矩，以便继续做自己习以为常的工作。不过，爱德华在头几天却不让他安静。他拖着他东走西走，一会儿骑马，一会儿步行，让他见识了他的领地和田庄。在此过程中，他也把长期以来藏在心里那想要更好地了解和利用他的产业的愿望，告诉了自己的朋友。

“咱们要做的头一件事是我用磁针把你的领地测一测，”奥托上尉说，“这件事做起来轻松愉快，虽然达不到最大的准确性，仍旧有用处，对于开始来说，结果将会是喜人的。即使没有多少人帮助也可以进行，也知道准能完成。你如果将来想作更精确的丈量，那还有其他办法。”

奥托上尉于磁针测量一道是训练有素的。他随身带来了必需的器械，马上就开始工作起来。他对爱德华以及几名准备当他助手的猎人和农民，作了必要的讲解。天气非常有利，傍晚和清晨他都用来绘图和描线。很快所有的图就描出来了，并且着好了色。爱德华眼看着自己的产业如同经历一次新的创世过程一样，慢慢在纸上清清楚楚地呈现了出来。他觉得现在才真正认识它们，它们也似乎现在才真正属于他所有。

偶尔，朋友俩也谈到在这样了解了全貌以后，可以如何去改进整个领地的设施和园林布置。他们觉得，这样做一定比根据偶然的印象零敲碎打，东试一下，西试一下，来得好得多。

"咱们必须让我妻子明瞭这个道理，"爱德华说。

"千万别这样！"奥托上尉回答。他不乐意用自己的想法去否定别人的想法。经验告诉他，人的想法千奇百怪，即便你讲得再有道理，也绝不可能统一到一点上。"千万别这样！"他大声说，"她容易产生误解。跟所有只是出于爱好干干这类事的人一样，对于她来说更重要的是干，而不在乎究竟干出了怎样的结果。他们喜欢接触自然，对这块或那块地方有着偏爱；他们不敢冒险清除这个或那个障碍，没有足够的勇气牺牲些什么；他们无法预先想象会产生怎样的结果；他们总是在尝试，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他们不断进行改变，也许改变了本该保留的东西，保留了本该改变的东西；这样到头来总是留下一点成绩，令他们高兴和兴奋，但却并不满意。"

"坦白告诉我，你对她布置的这些东西不满意吧？"爱德华问。

"如果那原本是很好的设想能完全实现，倒没有什么好说的。她为了敷设那翻过岩壁通向山顶的路，自找苦吃，费了好大的劲儿，现在又让每一个你愿意让她领上山去的人跟着吃苦。人们既不能并肩前进，又不能鱼贯而行，稀稀拉拉，行进的节奏随时都可能被打断。问题真是要说有多少就有多少！"

"有简单的办法进行补救吗？"爱德华问。

"办法太简单了，"上尉回答，"她只须把那处由小块岩石组成因而并不显眼的岩壁转角打掉，就有了一个美妙的向上的回旋，同时又可以用打下来的石头去铺垫那些本来狭窄不平的山路。不过，这只是咱俩私下讲讲。否则，她会误解和不高兴的；再说，已经做成的东西，就该让它存在。你要是愿意继续花金钱和力气，从那庐舍往上以及在峰顶都还有的是事情好干，而且可

以取得许多可喜的成绩。”

朋友二人如此地完成着一些眼前的工作，同时也没少在一起对往事进行生动而愉快的回忆。后一种场合，夏绿蒂往往都参加了。他们还作出决定，一当眼前的急务完成了，就着手整理旅行笔记，重温那旧日的情谊。

再说，爱德华现在与夏绿蒂单独在一起可以谈的话已经少了，特别是在他听了奥托上尉指摘她的庭园设计以后。他觉得，上尉的话非常正确，因此总是不能忘怀，却长时间保持着缄默。但是后来，他发现妻子又在忙着从庐舍往上吃力地砌她的小台阶，铺她的小路，就再也忍不住了。在东拉西扯地绕了一阵弯子以后，他终于把自己新的看法告诉了她。

夏绿蒂愕然地站住了。她是足够聪明的，很快就看出人家的意见正确。可是事已至此，不能再改变。她认为自己仍然做得对，已经做了的仍然值得，就连那受到指摘的每一点，在她看来也挺可贵。她抗拒着丈夫对她的说服；她捍卫着自己小小的创造；她斥骂好高骛远的男人们，竟把一桩闹着玩儿的消遣搞成一项大工程，不想想计划一扩充将会带来多少花费。她激动，委屈，气恼。她既不能抛弃旧的，又不能完全拒绝新的。不过以她性格的果断，她倒立即停止了工作，以便有时间好好考虑考虑，使自己的想法成熟起来。

这样，夏绿蒂便失去了自己唯一的消遣活动；而男人们呢，却越来越高兴在一起干他们的事情，特别是积极地经营那些花园和暖房，间或也从事一下骑士们通常必须的练习，诸如打猎、买马、换马、驯马、驾车等等，结果夏绿蒂便一天比一天更加感到寂寞。自从奥托上尉来了以后，她对外的通信更加频繁，然而仍然有不少感到孤寂的时候。于是乎，那些来自寄宿学校的信，就

更加为她珍视，更加使她高兴。

校长又寄来了一封长信。在一如往常地以愉快的语调报告她女儿的进步以后，信中加了一小段附言，并且夹着一张出自女校长的一位男助理之手的便条，我们把这两样东西都抄在后面。

女校长的附言

关于奥蒂莉，夫人，我原本只能重复我在先前的信中已经讲过的那些话。我无法责备她，但又不能对她满意。对待他人，她仍旧是那么谦逊、和蔼；然而这样的隐忍退让，这样的克己待人，却不是我所喜欢的。您最近寄给她钱和各种衣服。钱她压根儿没动，衣服也仍然放在那儿，没有穿。她自己的东西自然是理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看起来她就是为了这个缘故，才把身上的衣服换一换。还有在饮食方面，我也不能赞赏她那样地节制。在我们的餐桌上，并非东西多得吃不掉；能看见孩子们把那些营养丰富的可口食物吃光，个个吃得饱饱的，我心里比什么都高兴。至于那些经过特别的考虑才分配给每个人的东西，更应该吃完才是。然而奥蒂莉我却从来没办法叫她做到这一点。可不是吗，她经常总是代替那些疏忽大意的女用人干这干那，就为了躲开，不吃某一道菜或者最后的甜食。这些都不说，最值得注意的是——这我后来才发现——她经常还叫左边脑袋疼；虽说一会儿就过去了，但也可能挺难受并且后果严重。关于这个在其他方面是既可爱又漂亮的孩子，就写这么多。

男助理的便条

我们杰出的校长向学生家长报告他们的孩子在学校里情况的信，我通常都是经她允许读了的。特别是那些写给夫人您的信，我读起来倍加注意，倍感兴趣。须知，如果说为了您有一个兼备着所有足以使她在世界上出人头地的优异品质的女儿，我们应该祝贺您的话，那么，我们至少必须为了您的养女而同样祝贺您；因为这孩子好似生来就会带给他人以幸福和满足，而且多半自己也会幸福。奥蒂莉差不多是唯一一个我与我们尊敬的校长看法不一致的学生。这位苦干实干的夫人，她希望自己辛劳的果实有外在的表现，好让人一目了然；我丝毫没有责怪她的意思。不过，还有一些隐蔽起来的果实，它们才真正是壮硕的，迟早会焕发出美丽的光辉。您的养女显然是这一类果实。我在教她的整个期间，发现她总以同样的步子往前进，慢慢地、慢慢地前进，从不后退。要是有哪个孩子学习必须按部就班，循序渐进，那么肯定就是她。一切与先前的课程不衔接的东西，她都理解不了。一个问题哪怕再容易，只要对她说来与原有的任何知识都不相关，她站在面前就会一筹莫展，木头木脑。反之，你如果能把各个环节找出来，对她解释清楚，再困难的问题她也可以理解。

如此慢慢地前进，她与那些一个劲儿往前赶的同学比起来就落后了。她的同学有着完全不同的天赋，能够轻易地理解和记住一切，即便是不相关联的东西，并且得心应手地加以应用。以她那样的学习情况，课一讲快了自然什么也学不到；有几门课的情况就这样，虽然老师是很不错的，但却教得快了点，急了点。大伙儿抱怨她书法蹩脚，记不住语法规则。我作了进一步调查。

不错，要说嘛她书写是缓慢，是生硬，但却并不东倒西歪，怪模怪样。我曾经按部就班教过她法语，虽然这并不是我的本科，她也很容易理解。说来自然会叫人奇怪：她懂得的东西那么多，那么好；只是当你问起来，她却又像什么都不知道似的。

如果允许我最后下个总的结论，我就想说：她不是作为一个受教育者在学习，而是作为一个愿意教育他人的人在学习；不是作为学生，而是作为未来的教师。在夫人您也许会觉得奇怪，我本身作为教育者和教师，相信自己对于其他人的最大称赞，莫过于承认他乃是我的同行。以夫人您的卓越洞察力，以您对于人和世界的深刻认识，一定能很好地理解我这有限的几句善意的话。您一定会相信，就从奥蒂莉这个姑娘身上，您也可指望得到许多快乐的。谨致敬意并伏乞允许我，一当我觉得有什么重要的和令人愉快的事情的时候，再给您写信。

这张便条使夏绿蒂挺高兴，它的内容与她对奥蒂莉的看法十分接近。想到男教员对于奥蒂莉的关心，似乎已亲切得超出通常注意学生品性的范围，她禁不住微微笑了。由于她思考问题的方法是冷静而无偏见的，也能像容忍许多其他关系一样容忍这样的关系。她珍视那位明达的男子对奥蒂莉的同情。生活已经教她充分地认识到，在这个人与人之间原本已充满冷漠和反感的世界上，每一点真正的倾慕之情是多么可宝贵。

第 四 章

以线条和色彩清楚明瞭地标示出庄园及其周围环境的地貌

图，很快画出来了。奥托上尉按照相当大的比例尺，用三角的方法多次反复测量，保证了图形的准确。这位勤奋的男子，没有谁需要的睡眠比他更少的了；他不但白天一刻不停的忙着，晚上也总是干点什么。

“现在让咱们着手进行剩下的工作吧，”他对他的朋友说，“要把田产的情况写清楚，必须做充分的准备工作，然后就能据此拟出租佃条约等等。只是有一点咱们应该肯定下来和安排好：把一切工作上的事与生活分开！工作要求认真严肃，一丝不苟，生活则可以随便一些；工作必须循序渐进，按部就班，生活则必须富于变化，是的，富于变化才为人喜欢，令人愉快。你只有在工作中踏踏实实，在生活中才更加自由；否则，两者搅在一起，踏实的工作就会被自由的生活破坏和取代。”

爱德华在这些建议中，隐隐感觉出对自己的批评。他虽说不是生性不爱整饰，却从来很少有把自己的文书一格一格地清理好的时候。什么是要与别人合办的事，什么是只跟他自己有关的事，在他没有截然的界线，就像他把职责、工作跟娱乐、消遣也分得不够清楚一样。现在他倒轻松了，有朋友来替他代劳，有第二个“我”来进行那第一个“我”并非总是乐意分心去干的区分整理工作。

在奥托上尉住的右厢房里，设置了一个有关当前事务的文件架，一个历史档案柜；所有的契约、文书、函件都从不同的贮藏室、房间、柜子、箱子中搬了过去。很快地，这乱七八糟的一大堆便被清理得有条不紊，分门别类地放在贴上了标签的格子里。想找什么，立刻就能得到比你希望的还要多。在做这件事时，一位老秘书成了他们很好的帮手。他整天不离写字台，甚至还要熬夜；但对这样一个人，爱德华从前却一直是不满意的。

“我简直不认识他了，”爱德华对他的朋友说，“没想到这人如此能干、有用。”

“是啊，”奥托上尉道，“只要在他从从容容地做完旧的工作之前，我们不加新的任务给他。这样，你看见了，他就可以大有作为；一当我们去打扰他，他就会一事无成。”

朋友俩就这么一起打发着白天的光阴，到晚上也没忘记经常去陪陪夏绿蒂。要是没有邻近庄园里的人来作客——这种情况是常有的——他们三人便一块儿聊天或读书。题目呢，多半是如何增进市民社会的福利、权益和快乐等等。

夏绿蒂原本是个习惯于正视现实的女人，看见丈夫满意，自己也就感到心满意足了。她长期希望但却未能办到的各项家庭设施，通过奥托上尉的努力都变成了现实。从前只有很少几种药品的家庭药箱，现在药品变得丰富了。通过读书和交谈，夏绿蒂获得了比过去更经常和更有效地发展自己好动而乐于助人的天性的可能。

他们也考虑到了时常发生、尽管如此却总使人手忙脚乱的灭顶之灾，弄来了为救一个溺水者所必需的一切东西，特别是因为附近有那么多池塘和水库，常常不出这种事，就出那种事。奥托上尉为此准备的器材格外齐全。爱德华忍不住指出，在他朋友的生活中，这样一个事件曾经奇妙地起过划时代的作用。可是奥托上尉一言不发，像是想回避一段可悲的回忆；爱德华只好住口。夏绿蒂呢，对那段往事同样有所了解，也就把话题引到了其他方面。

“我们赞赏这一切防患于未然的措施，”一天晚上，奥托上尉开了口，“可是，眼下咱们还缺少最必需的条件，即一个懂得使用所有设备的能干人。为此，我可以推荐一位我很了解的外科医

生，一位精通自己业务的男子，眼下只需花很少的代价就能雇到他。在治疗一些内科急性病方面，他也常常比某些著名医生更使我满意；而及时的抢救，往往是乡下最缺少的东西。”

那位外科医生便马上被聘来了。爱德华夫妇非常高兴：那些本来是供他们随便花掉的余钱，现在都派了最急需的用场。

同样，夏绿蒂也按自己的意愿利用奥托上尉的知识和能耐，开始对他的存在完全满意了，不再担心会引起任何不利的后果。她常常准备好了问题去问他。她由于热爱生活，便力图把身边一切有害的、会带来死亡的东西都清除掉。陶器上的铅釉，铜器上的铜绿，早已使她感到忧虑。现在她以这方面的问题去请教奥托上尉，他和她自然必须谈到物理和化学的一些基本知识。

进行这类交谈的一个偶然但始终受欢迎的契机，是爱德华热衷于替大伙儿念书。他的嗓音低沉而悦耳，从前就以热情洋溢地朗诵诗歌和演说享有名声。如今他关心的是另一些事情，念的是另一些书籍。特别是近些时候以来，他最爱念物理、化学和技术著作。

他有一个也许是不少朗诵者所共有的特点，即在朗诵的过程中，极受不了有谁往他的书里瞅。这是很自然的，因为从前在朗诵诗歌、戏剧和小说的时候，朗诵者也好，诗人、演员或讲故事的人也好，都急欲以出其不意的停顿来引起听众的好奇和期待，而这时如果一个第三者用眼睛去预先探知下面要讲的情节，自然就破坏了预期的效果。因此，爱德华从前在朗诵时，总要坐在背后没有任何人的位置上。眼下仅仅三个人，没有必要那么小心。再说并不存在激发感情和活跃想象力的问题，他自己在念的时候也没想到要特别留意。

只有一天晚上，在他漫不经心地随便坐下来以后，突然发觉

夏绿蒂在看他念的书。他的老脾气又犯了，变得不耐烦起来，相当粗暴地申斥她道：

“这样一些令人讨厌的坏习惯要彻底改掉才好！如果我给谁朗诵，那不就是我用口把什么告诉他吗？纸上写着的和书上印着的东西，就代替了我的思想，代替了我的心。倘使我的额头上或胸口上开着一个小窗户，那个我原打算一点一点把自己的思想感情传递给他的人早已看清一切，知道我最终能拿出来的都是些什么，我还有必要花力气给他讲吗？只要有谁偷看我的书，我就觉得自己的身体被撕成了两块一样。”

不论大小场合，夏绿蒂都证明自己是一个聪明伶俐的女子，特别善于消除任何不愉快的、激烈的、或者甚至仅仅是急躁的意见，使拖得太长的谈话停止下来，使中断了的交谈继续进行下去。这一次她也没有忘记发挥自己的长处。她说：

“如果我向你说清楚我当时是怎么回事，你肯定会原谅我的错误。我听见你念‘亲和力’这个词，便立刻联想到我的几位亲戚，联想到眼下正令我头痛的几位表兄弟。可我的注意力回到你的朗诵上来，一听讲的却原是些完全没有生命的东西，想要重新理清思路，才看了看你的书。”

“那使你迷惑不解的词儿只是一个比喻，”爱德华说，“这儿讲的自然只是些土壤和岩石中的矿物质，而人呢却是个真正的纳尔齐斯①，他喜欢到处都照见自己的影子，他把整个世界都敷上水银，使它变成一面明镜。”

“说得对！”奥托上尉接过话头，“人的确是这么对待他身外的一切，把自己的智慧和愚蠢、意志和妄念，统统都加到了动物、

① 纳尔齐斯　希腊神话中之美少年，因恋慕自身的倒影憔悴而死，变成了永远在水边顾影自怜的水仙花。

植物、矿物乃至神祇们的身上。”

“我不愿使你们离开眼下的有趣话题太远，”夏绿蒂说，“你们能否简单地给我解释一下，这儿讲的‘亲和力’究竟是什么意思？”

“这我很乐意，”奥托上尉回答正转过脸来望着他的夏绿蒂说，“自然只能尽力而为，把我十年前在学校学的，以及后来从书本上读到的，尽可能告诉你。至于目前科学界是否还这么认为，这是否符合新近的学说，我就说不准啦。”

“真糟糕，”爱德华嚷起来，“如今没什么东西咱们学了能够管一辈子。咱们的祖先可以老是坚信自己青年时代在学校获得的知识；咱们可得每过五年就重新学习一次，否则会完全跟不上时代。”

“我们妇女没这么认真，”夏绿蒂说，“坦白讲，我感兴趣的仅仅是对于词儿的理解。要知道，在社交场中，最可笑不过的就是用错了一个陌生的词，一个新造的词。因此我只想知道，这个词用在这些事物上表示什么具体意思。至于与此相关的科学含义，我想让学者们自己去研究；他们，据我观察到的情况看，也很难有看法一致的时候哩。”

“可从哪儿谈起，才能最快地进入本题？”爱德华过了一会儿问奥托上尉。奥托上尉稍一沉吟，立刻回答说：

“如果允许我扯得似乎远一些，我就很快会说清楚。”

“请放心，我保证洗耳恭听，”说着，夏绿蒂放下了手中的活计。

奥托上尉于是开始讲道：

“在我们所见到的所有自然物身上，我们首先都发现它们对自身有一种吸引力。这话听来无疑有点奇怪，因为它是一个不

讲自明的事实。不过，咱们只有在对已知的事物取得完全一致的理解以后，才能共同朝着未知的事物前进。”

“我想，”爱德华插进来道，“咱们举些例子，事情对于她和我们就变简单了。你只须想一想水、油和水银，那你便会发现它们的各部分之间，都存在一种聚合力，都存在一种联系。除非受了强力和其他影响，它们是不会丧失这种聚合力的。一当强力和外来影响消失，它们立刻又跑到了一起。”

“那还用说，”夏绿蒂表示同意道，“雨滴都喜欢汇聚成水流。在我们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我们玩水银便惊讶地发现，那些被分成一个一个小珠珠的水银会迅速重新跑到一起。”

“讲到这里请允许我顺便指出一点重要的情况，”奥托上尉补充说，“这种单纯的由其本身的液体状态所产生的聚合力，有一个绝对和始终存在的特点，即形状都像个小圆球。往下掉的水滴是圆的；您自己刚才已谈到圆圆的水银珠；是的，一滴往下掉的熔化了的铅如果来得及凝固的话，它落到地上时也会呈圆球状。”

“您让我先猜一猜，”夏绿蒂说，“看我能否先讲出您的结论。正如每一种东西都对自身有吸引力一样，那么，它与其他东西必定也有某种关系。”

“而这又因自然物的不同而不同，”爱德华抢先往下讲，“它们有的像老朋友和老熟人一样，一碰上就很快聚在一起，不分彼此，但又不改变对方的任何特性，比如酒和水混在一起就是如此。反之，另外一些物质碰在一块儿却形同陌路，不肯亲近，即便你用机械力使它搅混、摩擦，它们都绝不结合在一起，例如被摇得混合起来了的油和水转瞬间又会分开。”

“这些现象虽然简单，”夏绿蒂说，“却差不多反映出了我们

所熟悉的人类的情况，尤其是令我想到人们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不过，与这些无生命的物质最相象的却是那些在世界上对立着的芸芸众生，等级不同，职业各异，贵族和平民，军人和老百姓。”

“可不是吗！”爱德华道，“就像人们由风俗和法律结合在一起似的，在我们的化学世界也有一些成员，它们可以使那些原本相互排斥的物质聚合在一起。”

“例如，”奥托上尉插进来讲，“我们用碱性盐，就能使油和水结合。”

“请别往前赶得太快！”夏绿蒂说，“先让我谈一谈，以便你们知道我是否跟得上。在这里我们不是已经接触到那个‘亲和力’了吗？”

“完全正确，”奥托上尉回答，“而且我们会了解它的全部能耐和特性。那些一碰着就迅速相互吸引、彼此影响的自然物，我们称之为是有‘亲和力’的。拿碱和酸来说，尽管它们的性质相反，或许就正好因为性质相反，所以才相互寻找和强烈吸引，彼此改变着原有的特性，共同构成一种新的物质；在它们身上，‘亲和力’表现得十分明显的。咱们只想想石灰吧，它对所有酸类所表现的结合的欲望是何等地强烈呵！一当我们的化学实验室布置起来，我们就让您看各式各样的实验。它们将非常有意思，将比所有词儿、名称和生造的术语都能更好地帮助您理解什么是‘亲和力’。”

“请容我坦白告诉您，”夏绿蒂说，“当您称您这些奇妙的物质为亲属的时候，它们在我想来并非那种血统的亲属，而是在精神和心灵方面的亲属。在我们人与人之间所能产生的真正的友谊，也同样是这样；要知道相反的秉性，往往使亲密的结合成为

可能。现在我愿意耐心等待，等着您把这些神秘的关系实验给我看。——我不愿继续妨碍你朗诵，"她转过脸去望着爱德华，"在受到这一番教益以后，我愿更专心一意地听你念。"

"那不行。你既然引起了我们的兴趣，"爱德华回答，"就别想这么轻易地溜掉；要晓得，正是复杂的情况才最有意思。通过它们，你可以认识不同程度的'亲和力'，近的，强的，远的，弱的；只有当它们同时引起离异的时候，这种'亲和力'才更使人感觉有趣。"

"离异！"夏绿蒂失声叫了出来，"这个很遗憾我们在当今世界上经常听到的可悲的词儿，难道在自然科学中也存在么？"

"当然存在！"爱德华回答，"化学家们甚至有过一个雅号，被唤做制造离异的艺术家。"

"如此说来，现在已不再这么称呼他们了，"夏绿蒂说，"很好。结合是一种更伟大的艺术，更伟大的功绩。一位促成结合的艺术家，在全世界的任何领域中都会受到欢迎的。——喏，你们既然已经谈开了，就给我举几个例子吧！"

"咱们马上接着谈上边已提出和讲过的现象，"奥托上尉回答，"例如我们所谓的石灰石，乃是一种或多或少是纯净的含石灰质的泥土，与我们熟知为气态的柔酸融合在了一起。要是把这样一块石灰石放进稀释的硫酸中，硫酸立刻就会抓住石灰质，与它一起变成石膏；而同时气态的柔酸便逃逸了出来。这里产生了一次分离和一次新的聚合；人们甚至觉得有理由使用'选择亲和力'这个词儿，因为看上去的的确确像是在两种关系中有所弃取，有所选择。"

"请原谅我，就像我原谅化学家们一样，"夏绿蒂说，"可是，在这儿，我永远看不见什么选择，而只能看见一种自然的必须，

就这种情况也几乎看不见；因为归根结蒂，它也许甚至只是个机会问题。机会制造了关系，正如机会制造了小偷①。至于说到您的那些自然物质，在我看来其选择能力完全掌握在把它们弄到一起的化学家手中。一旦它们已经到了一起，那就上帝保佑！在眼前的例子里，使我同情的唯有可怜的柔酸；它还原成了气态，又只得在漫无边际的空中四处飘流喽。”

“问题只在它自己，”奥托上尉说，“它只要与水结合，就能变成矿泉水，使健康人和病人饮了都神清气爽。”

“听听‘石膏’讲得多轻松，”夏绿蒂说，“它如今没问题了，变成了固体，有了依靠，不像被赶出去的那一位，在重新找到归宿之前还可能经受许多痛苦。”

“我想必是大错特错了，”爱德华说，“要不，在你的话里，就确实隐藏着一点儿怨恨。老老实实地讲出来吧！在你的眼里，我到头来竟成了石灰质，让奥托这硫酸抓住，离开了你温柔的身边，变为一块冷酷无情的石膏啦。”

“如果良知使你产生这样一些想法，”夏绿蒂回答，“那我就可以放心了。这样一些充满比喻的谈话挺好，挺有意思；谁不喜欢玩玩以物拟人的游戏呢！不过，人比那些元素要高级一些：当他在这儿大大方方地使用选择和‘亲和力’这些美好的词儿的时候，他要是反躬自省，借此机会认真思考思考这些词的分量，那就对了。遗憾的是我却知道很多例子：两个看上去是亲密无间、难舍难分的人，由于第三者的偶然介入，他们的结合往往就遭到破坏；从那美满的一对儿中，便有一个被驱赶出来，在茫茫人海中漂泊。”

---

① “机会制造小偷” 是德语中的俗语，与汉语中的“漫藏诲盗”意思相近。

"化学家们倒是殷勤有礼得多，"爱德华说，"他们会再加一个成员进去，使得谁都不落空。"

"对极了！"奥托上尉应道，"这类情况恰恰最有意思，最值得注意，其中的吸引、亲近、分离、结合等等现象，简直可以说是在交叉进行；那迄今结合为两对的四个成员一经碰在一起，就放弃了原有的结合，重新进行组合。在这一放开和抓住、逃逸和寻找中，人们相信的确能看到一种比较高级的本能，因此承认那些物质有类似于愿望和选择的特性，认为新造的'亲和力'这个词是完全有道理的。"

"请您给我详细地讲一讲！"夏绿蒂说。

"这样的现象光讲是讲不清楚的，"奥托上尉回答，"我已经说过，一当我能给您做实验，一切都会清清楚楚、一目了然啦。现在呢，我不得不用一些可怕的术语来应付您；可它们无论怎样也是没法使您明白的。那些看样子好似没有生命而内里却始终准备着要活动的物质，你只有亲眼目睹它们处于活动中，留心观察它们如何相互寻找、吸引、抓牢、破坏、聚合、吞并，临了儿从最亲密的结合中以新的意想不到的形态产生出另外的物质来：只有到这时，你才相信它们具有永恒的生命，是的，甚至相信它们具有意识和理性，因为我们的感官几乎不足以很好地观察它们，我们的理智几乎不能完全将它们把握理解。"

"我不否认，"爱德华说，"对于一个没有通过感官认识、通过实际接触与它们取得谅解的人，那些生造的怪词儿必定是难以接受的，甚至是可笑的。不过，我们用一些字母，却容易把这儿讲的那种关系说清楚。"

"要是您不觉得学究气的话，"奥托上尉应道，"我就可以用几个符号把话讲得很简单。您设想有一个A，它和一个B是亲密

地结合在一起的，亲密得人们想方设法和采用强力都不能使它俩分开。您再想象有一个C，这个C与一个D的亲密情况也全然一样。现在您让这两对儿发生了接触，A突然奔向D，B突然奔向C，叫您简直说不清楚究竟是哪个首先抛弃哪个，哪个首先和另一个重新结合了起来。”

“好啦！”爱德华抢过话头，“在亲眼看到这一切以前，咱们就把这个公式看成一种比喻，从中得出一点能立刻加以运用的教训吧。你好比那个A，夏绿蒂；我呢，就是你的B。因为我与你原本是那样地相依相亲，如影随形，恰似A和B，那C显然就是咱们上尉，他使我很快地疏远了你。为了不让你冷在一旁，没了依傍，现在合理的做法就是为你找个D。这D呢毫无疑问该可爱的奥蒂莉小姐来当，你会情不自禁地跟她靠拢的。”

“好！”夏绿蒂回答，“尽管在我看来这个例子不完全适合咱们的情况，我仍庆幸咱们三人今天完全走到了一起，通过这一席关于自然和‘亲和力’的谈话，加速了相互之间思想的交流了解。现在我只承认，从今天下午起我已下定把奥蒂莉召回来的决心。因为我眼下的那位忠心耿耿的女管家要走了，她准备结婚。这是从我这方面和为了我的利益而作的考虑；至于是什么促使我为了奥蒂莉这样做，就得由你来念给我们听。我保证不再偷看你念的东西；诚然，它的内容我已经知道了。可是念吧，念吧！”说着，她掏出一叠信来，递给了爱德华。

第五章

女校长的信

夫人，请原谅我今天只能给您写一封非常短的信。公开考试刚刚结束，对我们过去一年教育学生的成果作了检验，我必须向全体家长和上峰们汇报情况。再说，我能够用几句话告诉您许多事情，信也就可以写短一点。您的千金无论在哪方面都是第一名。附上的文凭、奖状，以及她本人说明她何以获奖并对自己的优异成绩表示出欣喜的信，将使您得到宽慰，得到快乐。不过，我感到的快乐却少一些。我预见到，我们将很快就不再有理由把一个这样杰出的女孩子继续留在我们的学校里了。暂时写到这儿；容我下次再谈谈自己的想法，谈谈对她来讲怎样最有利。奥蒂莉的情况由我好心的助理奉告。

男助理的信

我们尊敬的校长叫我写信谈谈奥蒂莉的情况。一来因为按照她的思想方法，她觉得由她来报告眼下需要报告的这件事是挺难堪的；二来因为她自己有必要表示一下歉意，但又觉得表示歉意的话由我口里说出来更好。

我十分了解奥蒂莉，知道这善良的姑娘多么缺少表述自己的感受和知识的能力，因此在举行公开考试前就有几分担心，特

别是这样的考试根本不可能预先准备。就算按照通常的方式有这种可能，看样子仍然是无法使奥蒂莉作好应付的准备的。结果证明我的担心太对了：她没有获得任何奖励，而且还是领不到文凭的学生中的一个。有什么好多说的呢？在书法方面，其他人的字体很少有她那么好看，但却可能流畅得多。在计算方面，所有的人都比她快；她虽说善于解决困难的问题，但在考试中无用武之地。她的法语口语比好多人都差。她在考历史时一些人名和年代又一下子想不起来。她的地理答卷则忽视了行政区划。在弹奏那几支简单的曲子时，她显得慌张而不冷静。她的图画本来是肯定可以得奖的，构图明朗，笔法细腻，只可惜选取的题材太大，结果未能完成。

女学生们退了场，监考们坐到一起进行评议，我们教师至少也可讲讲话了。这时我很快就发现，大家对奥蒂莉几乎只字不提，即便偶尔提到一下，那也是很冷淡的，如果还不是表示反感的话。我于是希望直截了当地提出她的情况来谈一谈，以便唤起对她的几分好感，便大胆热情的这么做了。一则因为我可以本着自己的信念讲话，再则我自己年轻的时候，也曾有过与她同样可悲的处境。大伙儿很留神地听着我。我讲完后，主考虽然和气，但却简单明了地告诉我："天赋是有的，但必须变成本领。此乃一切教育的目的；此乃家长们和上峰明明白白地提出来的要求，也是孩子们本身没有讲出来和尚未完全意识到的要求。而考试要检验的就是这个，受检验的不只是学生，同时还有教师。从您刚才讲的话中，我们得到了对于那个孩子的未来的美好希望。您十分留心观察学生们的秉赋，更值得嘉许。要是您能在一年后将她的天赋变成能力，到那时对于您和您格外关心的这个学生都不会缺少赞扬的。"

接下来的一切我已经认了，但却没料到很快又发生了一件更糟糕的事。我们善良的校长就像个好牧人，她既不愿意她的羔羊中的任何一只掉队，也不喜欢看见它像在这儿似的出丑。所以监考先生们一走，她的不快便马上表现了出来：别的学生都高高兴兴地在看自己获得的奖品，只有奥蒂莉静悄悄地站在窗前，这时校长冲她嚷道："可您告诉我，我的上帝！怎么本来并不蠢，一下子就变得这么木头木脑的？"——奥蒂莉心平气和地回答："请原谅，亲爱的妈妈，我今天头又痛起来了，而且挺厉害。"——"这个鬼才知道！"平素那么慈爱的校长不耐烦地转过身去说。

事实的确如此：确实谁也无法知道，因为奥蒂莉脸上始终表情如一，我甚至一次也不曾看见她抬起手去摸一摸太阳穴。

然而还没有完。您的女儿，夫人，她平常是一位那么活泼爽直的小姐，今天让胜利给陶醉了，竟变得放肆和傲慢起来。她举着自己的奖品和文凭从一间教室奔到另一间教室，还拿它们在奥蒂莉脸面前晃来晃去。"你今儿个真丢人！"她大叫道。奥蒂莉还是心平气和地回答："今天还不是考试的最后一天。"——"可你将永远是最后一名！"令嫒一边叫着，一边蹦蹦跳跳地走了。

在任何旁的人看来，奥蒂莉似乎仍然十分冷静，只有我知道并非如此。她正竭力克制内心的不快和激动，这从她脸色的不同看得出来。她左边脸颊刷地红了，右边脸颊却变得异常苍白。我看见这样子，再也压不下对她的同情。我把校长拽到一边，很严肃地跟她谈奥蒂莉的事。杰出的妇人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我们讨论和商量了很久。为了不把信拖得太长，我愿意这就把我们的决定和请求告诉夫人您：把奥蒂莉接回去住一些时候吧。理由不讲您也会很清楚。一当您定下来，我再详细跟您谈如何

帮助这个好孩子的问题。根据目前的情况推测，您的小姐很快会离开我们这儿；到那时，我们又会高高兴兴看着奥蒂莉回来。

还有一点我几乎忘记了：我从未看见过奥蒂莉要求过什么，甚或急切地恳求过什么；相反却出现过她竭力拒绝别人对她的要求的情况，虽说不多。她这时使用一种姿态，凡理解这种姿态的含义的人，都会感到它无法抗拒。奥蒂莉把举到空中的两只手掌攥在一起，然后垂下来扪在心口上，身子微微前倾，那么目不转睛地望着向她提出要求的人，使得这人只好心甘情愿地放弃自己的一切要求或者愿望。夫人，您在什么时候要是看见她这种姿态——在您帮助她的过程中不大可能——请您想想我说的话，对奥蒂莉多多爱惜。

爱德华念完了这两封信。在念的过程中，他不时地笑一笑，摇摇头，也没少对信中提到的人和事情发表评论。

“行了！”他最后嚷道，“她要回来已经肯定！你这下好喽，亲爱的，而我们也可以提出进一步的建议。目前极有必要让我搬到上尉的右厢房去住。早晨和傍晚，才是我俩一块儿工作的好时光。你呢，却可以和奥蒂莉住在你那边最漂亮的房间里。”

夏绿蒂乐于从命，爱德华于是开始描绘他们未来的生活方式。他特别高声地说：

“咱们的养女常闹左边脑袋痛，这在她实在是盛情可感；因为我有时右边脑袋也痛。碰巧了，咱们俩面对面坐在一块儿，我用右胳臂支着桌子，她用左胳臂支着桌子，脑袋朝着不同的方向托在手上，如此对称的一对儿肯定好看哩。”

奥托上尉认为这样很危险。爱德华却大叫起来：

“您自个儿才该当心，好朋友，当心那位D！在B的C被抢走

以后，叫B怎么办呢？”

“喏，我想，”夏绿蒂说，“他该干什么，再清楚不过了。”

“自然，自然，”爱德华提高嗓门儿回答，“他将回到他的A身边去，回到他的A和O ① 身边去！”他边嚷边跳起来，把夏绿蒂紧紧搂在怀中。

第 六 章

一辆载着奥蒂莉的马车，驶到了大门前。夏绿蒂迎着她走去。可爱的姑娘急步奔过来，一头扑在她脚下，抱住了她的双膝。

“干吗这么谦卑！”夏绿蒂相当窘，一边说，一边想要扶奥蒂莉起来。

“不是什么谦卑，”奥蒂莉回答，仍然保持着先前的姿势。“我这样只是希望能回忆起过去；那时我还不到您膝盖高，却已确切无疑地知道了您是爱我的。”

她站起身，夏绿蒂亲切地拥抱了她。她被介绍给了两位男子，像是客人一样受到异常的尊重。美貌无处不受人青睐。她看样子挺留心他们的谈话，自己却未插嘴。

第二天早上，爱德华对夏绿蒂说：

“倒是个讨人喜欢的挺有意思的姑娘。”

“挺有意思？”夏绿蒂笑了笑，回答道，“她不是还没开口吗？”

---

① 在希腊文的字母表中，A是开头，O是结尾；A和O，在德文中作为一个习用语整体，表示最重要的和最本质的东西。

“是吗？”爱德华应着，像是陷入了沉思，“这可就怪了！”

关于如何操持家务，夏绿蒂只给了新来的女孩很少的指点。奥蒂莉迅速地看清了全部规矩，是的，更多地是感觉出了全部规矩。她轻易地理解到为大家该做些什么，特别是为每一个人该做些什么。一切都及时地做了。她懂得吩咐用人工作，但又不显出是在发号施令。有谁耽误了什么，她自己立刻为你代劳。

一当她发现自己还富余多少时间，就请求夏绿蒂允许她自行安排，并且严格监督她按计划利用时间。交给她任务，她完成的方式果真如夏绿蒂从校长助理信中了解到的一样。夏绿蒂也随她去，只是不时地企图给她一些启发。为了使她把字写得流利一点，夏绿蒂常常把用钝了的鹅毛笔悄悄搁到她桌上；谁知这些笔很快又被削尖了。

两位女士私下约定单独在一起时只讲法语；夏绿蒂尤其坚持要这样做，因为奥蒂莉在操起人家规定她练习的外语来时，反而健谈一些。这时候她讲的话往往比似乎想讲的更多。有一次偶然谈到寄宿学校的情况，她把一切都描绘得虽然那么细致，但却非常动人，使夏绿蒂特别高兴。奥蒂莉已经成为她亲密的伙伴：她却希望有朝一日，还能把这个善良的姑娘变成自己的挚友。

这期间夏绿蒂又将那些关于奥蒂莉的旧信翻出来，以便重温一下校长和助理对于这个孩子所作的判断，并拿它们与她本人进行比较。须知夏绿蒂认为，对一个自己与之相处的人的个性，是不可能很快了解的；而无此了解，就不知道可以指望他们什么，在他们身上可以培养出什么品性，或者什么品性是他们永远也丢不掉的，必须容忍和原谅。

在目前的观察中，夏绿蒂虽然没有任何新发现，却察觉到某

些已经知道的情况更加严重，更加引人注意。比如奥蒂莉在饮食方面的节制，的的确确使她感到忧虑。

接下来叫两位女士操心的便是穿。夏绿蒂要求奥蒂莉在人前衣着华贵一些，考究一些。勤劳的姑娘立刻把以前送给她的料子找出来亲手进行剪裁，在其他人帮忙不多的情况下，很快缝出了一些极漂亮合身的衣服。这些时髦的新衣服使她的身材显得越发修长了。因为一个人的体态美，也要通过她的裹身之物得到发挥；她每换一身新衣服，别人就会对她有一种新认识，更美好的认识。

于是，像一开始那样，奥蒂莉越来越使两位男人觉得是——我们只好实话实讲——真正地大饱眼福了。如果说绿宝石以自己美丽的色彩悦人眼目，甚至对这高贵的感官有某些医疗效果的话，那么，人的美色对于内外意识的影响力还要大得多。谁看到它，谁都不会产生任何恶感，谁都将感到自己与自己、自己与世界是和谐融洽的了。

因此，奥蒂莉的归来，给这个小集体带来了某些好处。两位朋友更加严格地遵守聚会的时刻，甚至严格到了几分钟也挺重视的程度。吃饭也好，喝茶也好，散步也好，他们都不再让人久等。吃完饭，特别是晚上，他们已不再匆匆忙忙地离去。夏绿蒂发现了这一情况，没少观察他们两个。她力图弄清楚，两人中谁是始作俑者，然而未能看出任何差别。朋友俩整个儿看去都变得殷勤起来。在交谈过程中，他们似乎一直在考虑有什么可能激起奥蒂莉的同感，有什么适合于她的观点和知识水平。在念书和讲故事时，他们经常停住，直等到出去了的奥蒂莉走回来。他们比以往更加和蔼，更加爱讲话了。

作为回报，奥蒂莉也一天一天更加克尽职守。她越了解这

个家庭，越了解这些人，越了解这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干得也越欢，对他们的每一种眼色、每一个动作乃至片言只语和一点点声音的理解也越是迅速。她总是那么不声不响地关注着一切，那么不慌不忙地做这做那。这样，她的坐、立、去、来、取、送和再坐下，都丝毫不表露出慌张不安的痕迹，永远地不断变化，永远地优美活动。再有，谁也听不到她走路的声音：她的脚步是那样的轻盈。

奥蒂莉的勤谨使夏绿蒂非常高兴。她唯一感到不妥的一点，也没有对奥蒂莉隐瞒。有一天早上，她对她说：

“如果有谁手里的东西掉了，我们赶紧去替他拾起来，这是一种值得称赞的殷勤有礼的表现。这样做，我们就相当于告诉他，我们是乐于替他效劳的。只不过，在人比较多的场合，我们就得考虑考虑，自己是对谁这样表示殷勤。对于女人们，我不想给你规定任何禁条。你很年轻。对于地位高和年纪大的太太们，这样做是你的责任；对于和你同样的女孩子，这样做表示你懂礼貌；对于小姑娘和地位低于你的女人，这样做显得你富于人情味和善良。可是，以这种方式向男人们表示谦卑和殷勤，对一个女人来讲就不怎么得体了。”

“我将努力改掉这个坏习惯，”奥蒂莉回答，“而且，您会原谅我，要是我告诉您这是怎么养成了的。在学校里我们上过历史课，我并未记住应该记住的那么多东西，因为不知道它们有什么用。只有一些个别事件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比如下边这个：

“英王查理一世① 站在审判他的那些所谓法官面前，他握在手中的短杖的金头突然掉了。在这种场合，他习惯了人人都赶

① 查理一世（1600—1649） 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被废黜和斩首。

紧去为他效劳，眼下似乎也在东张西望，等着这次也有谁去向他献那小小的殷勤。然而谁也没有动，他只好弯下腰去，自己拾地上的杖头。这使我非常难过，不知道对不对，但从此不论看见谁手里东西掉了，都忍不住要弯下腰去替他拾起来。不过，既然这样做并不总是得体的，而我呢，"她嫣然一笑，继续说，"也不可能每次都给人讲我的故事，因此愿意以后更克制自己一些。"

这其间，两个朋友自觉承担的改善地方环境的工作得到了不断的进展。没有哪一天，他们不发现有新的问题值得考虑，有新的事情需要办理。

一次，他俩肩并肩穿过村子，发现村里的秩序和整洁跟那些游览地区比起来，实在差得太远了，因此很不痛快。

"你还记得，"奥托上尉说，"我们在瑞士旅行时曾许下一个心愿，要把我们乡村的庭园布置大大地美化一下，办法是在适当的地方建立一座同样的村庄，村舍的样式不仿照瑞士，但却学习瑞士的井然有序和整齐清洁，这些都能促进实用。"

"比如可以从这儿着手，"爱德华回答。"府第坐落在陡峻的山上，对面村庄呈规则的半圆形，其间流过一条小溪。为了防止溪水的泛滥，这个在家门前垒起石块，那个在家门前打上木桩，另一个插上栅栏，再一个竖起板垣，可谁也不给谁以帮助，相反倒以邻为壑，既相互损害，又损害自己。村里的道路时高时低，一会儿跨越溪水，一会儿穿过石砾，走起来很不舒服。要是大伙儿肯动手，不用多少花费就能在这里筑起一道半圆形的墙垣，墙里的道路也可提到与村舍一般高，整个地区便会极其美丽，紊乱便会让位于整洁，一次巨大的努力便会一劳永逸地免除所有小的无穷无尽的忧虑。"

"那咱们就试试吧！"奥托上尉用眼睛在村里扫视了一遍，很

快地作出判断说。

“我不喜欢跟市民和农民打交道，除非我能对他们发号施令，”爱德华回答。

“你这样做不是没有道理，”奥托上尉又说，“要知道，我一辈子从这类事情中得到的烦恼已经够多啦。为了获得利益就必须作出牺牲，想要达到目的就必须重视手段，对这个道理，人们很难有正确的考虑！许多人甚至混淆手段和目的，对手段津津乐道，眼里却没有了目的。任何的弊病一经出现就应当立即医治，可人们往往不关心它的真正根源在哪儿，它的影响是从何处产生的。因此要商讨对策就很困难，特别是和民众在一起；他们对于日常事务头脑极其清楚，但很少能看到明天以后的事。加之在建造公益设施时难免一个人会得到好处，另一个人会有所损失，仅靠权衡利弊是什么也办不成的。一切真正的公益事业，都必须由不受限制的至高无上的权威来推动。”

两人站在那儿谈着，这时一个人凑上来向他们乞讨，那模样与其说是贫穷，倒不如说是无耻。爱德华不高兴受到这突如其来的打扰，先还比较温和地叫他走开，可几次三翻地都不生效，最后便骂了他。那家伙一边慢慢往前走，一边嘀嘀咕咕，甚而至于还回骂起来，硬说乞丐也有乞丐的权利，你尽可以拒绝向他施舍，却不该侮辱他的人格，因为他也和其他所有人一样，受着上帝和皇上的保护，这更叫爱德华大为恼火。

奥托上尉先安慰了一下他，然后说：

“让咱们从这件事中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有必要在此地也把乡村警察建立起来！施舍自然必须给，但最好是别自己给，尤其在家里。干什么都是适度而且一例相待，即便是做好事。大手大脚只会招引来乞丐，而不会把他们打发走。反之，在旅途上，

在匆匆经过之时，你倒不妨对路边上的穷人大扔一把，使他在喜出望外之余把你看成偶然出现在他面前的幸福之神。以我们的村子和府第的地形，这件事办起来很容易；前些时候我已考虑过。

“在村子的一头是一家酒店，另一头住着一对善良的老夫妇；你可以在这两处各留下一点钱。乞丐不是进村时得到施舍，而是在出村去的时候；因为这两所房子都在通往上边府第的路口上，任何人想上去全得打它们跟前经过。”

“走，”爱德华说，“咱们马上去办；详细做法反正以后可以再考虑。”

他们去找了酒店老板和那对老夫妇，事情也就办妥了。

“我知道得很清楚，”两人在一块儿重新登上府第所在的山岗时，爱德华说，“世间的一切都取决于一个聪明的想法和一个坚定的决心。比如对我妻子的庭园布置，你作了很正确的评价，还指点我一个补救办法。这个办法，我不想否认，我立刻就告诉她了。”

“这我猜想到了，”奥托上尉回答，“但并不赞成。你搅乱了她的思想；她完全停了下来，在这件事情上和咱们斗气。须知她避而不提它，也不再邀请咱俩上她那庐舍去，而与奥蒂莉在休息时却上去过。”

“可咱们绝不能因此给吓住了啊，”爱德华说，“我这人只要确信什么事是好的，可以做，能够做，那么就非看见它做成了才能安心。在其他时候咱们可是挺聪明，挺有办法啊。我看今晚闲聊时，咱们可以把附有铜版插图的英国庭园布置指南拿出来看，然后再看你绘的地貌图！先得装出不以为然的样子，只像随便翻着玩儿似的；接下去自然而然会严肃起来。”

按照约定，庭园指南果真一本一本地翻开了。里边每次首先呈现出来的都是一个地区的平面图以及该地区最初的原始地貌，然后，在其他页上，才画着经过人工整理布置后面貌一新、原有的全部优点都得到了发挥和提高的庭园图。由此开始，话题很容易地转到了自己的产业，自己的环境，以及对这样的环境可以作怎样的改造等等。

现在，以奥托上尉绘的图作基础的提议已被欣然接受；问题只是还不能完全抛弃夏绿蒂开始进行工作时的最初设想。不过，上山去的路到底被设计得好走一些了。他们打算在斜坡顶上一片幽静的小树林前，建一座别墅；别墅应与府第发生联系，从府里的窗户望出去能看见它，站在它上边也能俯瞰府第和一座座花园。

奥托上尉对一切都作了深思熟虑和精确测算，然后又提出村子里的道路、小溪边的墙垣和山上的庭园等问题来谈：

“在我修一条更舒适的上山去的路时，”他道，“就刚好可以得到足够的石头，去把溪水边的墙垣砌起来。这两项工程一当衔接上，花费便会少得多，进展便会快得多。”

“这可就是我的事喽，”夏绿蒂说，“必须先拨一笔款子出来。要能知道实施这样一项计划究竟需要多少钱，就可以预先分配一下；虽不能计算得精确到每周花多少，也应月月有预算。财务问题由我决定；出纳是我，记帐也是我。”

“你看样子对我们不怎么信赖哩，”爱德华说。

“对随心所欲的搞法是不怎么信赖，”夏绿蒂回答，“我们妇女比你们更善于控制随心所欲。”

准备就绪了，工程迅速进行起来，奥托上尉时常亲临现场。现在夏绿蒂几乎每天都目睹着他严肃果断的精神和个性。他呢，

也进一步了解了她。两人在一起工作和办什么事情便感到轻松愉快了。

共事也跟跳舞差不多：两个步伐一致的人必然觉得彼此不可缺少，必然由此而相互产生好感。夏绿蒂自从进一步了解奥托上尉以后，的确就对他好起来了。一个可靠的证据是：她从前精心挑选和装饰起来的一处憩息所在，由于现在妨碍了奥托上尉的计划的执行，她便一点不动声色地让他将其拆毁，而且这样做时丝毫未感到不痛快。

第七章

如今，夏绿蒂和奥托上尉找到了共同的事做，其结果是爱德华就更多地去陪伴奥蒂莉。本来，在这以前，他心中已对她暗暗产生了好感。她对任何人都那样殷勤，那样体贴，而对他尤以为最；他的自尊心使他确信是这样。毫无疑问：他喜欢吃什么菜，喜欢这些菜到了什么程度，她都记得一清二楚；他喝茶时一般放多少糖，以及诸如此类的小事，统统都逃不过她的注意。她特别小心在意地不让房子里任何地方有穿堂风。他对穿堂风敏感得出奇，因而常常和嫌室内空气不足的妻子产生矛盾。同样，她对园子里的花啊树啊也了如指掌。他希望发生的事，她总竭力促成；使他厌烦的事，她就设法阻止。这样，没过多久，她几乎就成了他不可缺少的保护神似的，她要不在眼前，他已感到难受。还有，每当他俩单独碰在一起，她立刻显得更健谈，更开朗。

爱德华尽管上了年纪，却仍然保持着一些孩子气；这尤其合

正当青春年华的奥蒂莉的意。他们常常喜欢回忆从前一次次见面时的情景，这样的回忆一直可以追溯到爱德华对夏绿蒂产生倾慕的初期。奥蒂莉说她还记得他俩当时是宫中最漂亮的一对儿。当爱德华表示不相信她能记起儿时的事情，她便坚持说，特别是有一件事她还感到如在眼前：一次，在他进屋来时，她赶紧藏在了夏绿蒂怀里，不是出于恐惧，而是出于孩子气的惊讶。她本可以坐在他们旁边；他给她留下的是一个非常愉快的印象，她当时是挺喜欢他的。

情况既然发生了这样的变化，两位朋友前些时在一块儿干的事在某种程度上就停顿下来了，以致他俩都感到有必要再全面检查一下工作，草拟几篇文章，写几封信。两人相约来到书房，发现那位老书记呆在里边无所事事。他们开始工作，立刻给老书记布置了任务，却没发现他们把从前通常都是亲自动手干的事也加在了他身上。第一篇文章就叫奥托上尉作难，就像爱德华的第一封信已经写不下去一样。他们起草，誊清，折腾来，折腾去，终于，进展最缓慢的爱德华忍不住问起时间来。

这下子才发现，奥托上尉竟多年来第一次忘记了给他那新式三针怀表上弦。尽管还不明确，他们似乎已朦胧地感觉到，时间对于他们已开始变得无足轻重了。

在男人们的工作如此松懈下来的同时，妇女们的活动量反而增加了。通常，一个家庭由其现有成员和特定环境所形成的习惯生活方式，都像一个罐子似的。它能够把正在酝酿着的新的热情贮存起来。可能要过相当长时间，装进罐子里的新东西才会发酵，才会像酒一般泡沫翻涌地溢出罐口。

在我们的朋友们家里，现存的相互倾慕产生了极美好的作用。心扉都敞开了，从特别对某一个人的好意中滋长出了对大

家的好意。每个人都感到幸福，同时赐给另一个人幸福。

这种状况开阔了心胸，因而也就提高了精神境界；人们的所作所为，全都向着无限延伸。这样，朋友们在宅子里再也呆不住了，便大大地扩展了自己散步的范围。爱德华领着奥蒂莉每次都赶在前面探路、开道，奥托上尉和夏绿蒂则不慌不忙地随后跟来，一边严肃地谈着话，对那些新发现的场地和那些意想不到的美丽景色发出赞叹。

一天，他们出了府第右翼的大门，向着山下的酒馆走去，过桥后来到湖边，沿着湖滨一直往前走，直到临了儿陷入长满灌木的丘陵和稍远处无数巉岩的包围之中无路可走才停下。

然而爱德华过去经常游猎，熟悉这个地区。他带着奥蒂莉，在一条杂草丛生的小径上继续往前闯。他心中有数，晓得那座藏在巉岩峭壁间的老磨房就在附近。可是，眼前这人迹罕至的小径一会儿也不见了，他们在一片密林中迷失了方向；密林四周则是一些爬满青苔的巨石。不过没多久，不远处已传来的磨轮的喧闹声，告诉他们马上就会找到他们想找的那个地方了。

踏上前边的一座凸崖，他们在面前的谷底里看见了那所奇异的黑色老木屋被峭岩和巨树包裹在浓荫之中。他俩当即决定由爱德华打头，从那爬满苔藓的岩坡上翻下去。现在，每当他回首仰望，看见奥蒂莉毫无畏惧地尾随着他，从一块石头跨向另一块石头，脚步是那样敏捷，体态是那样轻盈，他简直就以为看见一位天使在他头顶上翩翩飞行。还有，偶尔在一个不安全的地方她抓住他伸过去的手，甚或把自己的身子靠在他的肩上，这时他就不能不向自己承认，她是他所接触到的最温柔的女性。他真巴望着她会绊一下，滑一跤，好让他把她抱起来，紧紧搂在自己怀里。可是，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愿这样做；原因不只一端：他

怕委屈她，使她受到伤害。

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马上就会知道。

现在，他俩已经下了山，面对面地坐在那些巨树底下的一张粗木桌前。爱德华请殷勤的磨坊主太太去取牛奶，打发好客的磨坊主本人去迎接夏绿蒂和奥托上尉。等二人走了以后，他才吞吞吐吐地开了口：

"我对您有个请求，亲爱的奥蒂莉；即使您不答应我，也希望您别见怪！您并未把它当作秘密，也不需要把它当作秘密，就是您在自己的衣服底下，在自己的胸口上，戴着一帧袖珍画像。这是您父亲的像，一位杰出的男子的像，您几乎没见过他，但他无论从哪方面讲都配在您心中赢得一席之地。可是请原谅：这像太大了，那金属块，那玻璃，都使我一百个不放心。您要是抱抱孩子，搬搬东西，或者马车晃荡一下，或者像我们刚才那样钻过丛林，翻下山崖，我就非常害怕，怕这么不当心地一撞、一跌、一碰，您就可能受到伤害，发生不幸。看在我的份上，把那像取掉吧；但不是从您的记忆中，不是从您的房间里。是的，您尽可以把您卧室中最美好、最神圣的地方腾给它，只是千万请您从自己胸前拿开。看见它，也许是出于过度的胆怯吧，我就觉得眼前存在巨大的危险！"

奥蒂莉默不作声，在他讲话的长时间里两眼凝视前方。随后，她把目光转过来，与其说是望着爱德华，不如说是冲着天空，不紧不慢地解开脖子上的项链，将那小像从胸前拽了出来，把它紧紧贴在额头上，最后才递给朋友，说：

"请您替我保存好，回家以后再给我。我没有更好的方式向您证明，我多么珍惜您对我的亲切关怀。"

爱德华不敢把像放在自己嘴上吻，但却握住了她的手，把

它放在自己的眼睛上。这也许是曾经相握在一起的两只最美的手。他仿佛觉得心上的一块石头掉下了地；在他和奥蒂莉之间，隔膜已经消除。

由磨坊主人带领着，夏绿蒂和奥托上尉从一条较为平坦的小路走下山来。大伙儿彼此问候，随即一起说笑，一起休息。回家时，他们不愿意走老路，爱德华便提议走小溪对岸的一条山径，这样虽然吃力一点，却可以看到湖。于是，大伙儿穿过一片片不同的树林，朝平原方向望去，看见一处处村镇、农庄以及周围富饶的绿色田野。近在眼前的是一个小农场，它夹在山顶上的树林中间，环境十分幽静。前前后后，整个地区的富庶都呈现了出来，真叫美不胜收。从一道缓坡走下去，进入一座可爱的小树林；穿出树林，就已站在府第正对面的山顶上了。

当一行人出其不意地到达那里的时候，他们是何等地高兴啊！他们完成了一次小小的环球旅行。他们正好站在准备修那座新别墅的地方，又能看见对面自己卧室的窗户了。

他们来到用苔藓盖成的小庐前，破天荒第一次四个人坐在里边。再自然不过的是，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出了自己的愿望：今天这条他们走得既慢又吃力的路，应该好好儿修一修，整一整，以便他们将来能够结伴同行，优哉游哉地、舒舒服服地在上面走。人人都提出了建议。计算结果表明，待将来平整好以后，走这条他们今天花了几个小时的路，肯定在一个钟头内就能回到家了。他们想象着在磨坊下边，于小溪注入湖泊的地方，如何架起一道桥来，既减少了弯路，又点缀了风景。真可谓浮想联翩，越想越美，谁知这时夏绿蒂却出来泼冷水，叫他们考虑考虑完成这样一件工程需要多少费用。

“这也有办法，”爱德华回答，“树林中那个小农场，它的地

势看上去非常美，可带来的收益却如此少，咱们尽可以把它卖出去，用卖得的钱架桥和铺路。这样，将来徜徉在这条妙不可言的路上，咱们就高高兴兴地享受到了一笔使用得当的资产所带来的好处，不用像现在每次年终结算时似的，再为它收入的微薄而生气了。”

夏绿蒂作为一位好管家，对此也提不出多少反对意见；卖农场的事从前早已谈过。奥托上尉于是主张制订一个计划，把那片地产打烂了零卖给住在林子里的农民们。爱德华却希望干脆利落一点：目前的那个佃户已经提出过把农场买过去，不如就卖给他，让他分期付款算啦。同样，他们的路也可以按计划地一段一段分期修。

如此一个明智而有节制的设想，不会不获得一致的喝彩。眼前，大伙儿仿佛已经看见一条条蜿蜒曲折的新路；在这些路上及其附近，还可望发现许许多多更加幽静美好的憩息地和观景处。

为了把所有细节谈得更加具体，当晚在家里立刻把新绘的地图拿了出来。大伙儿把白天走过的路通观了一遍，看是否有的地方还可以画得更加合理。原有的所有设想又一一加以讨论，并补充了不少新的想法。府第正对面那座别墅的位置再次得到确认，那儿将成为一条条盘旋而上的道路的聚合点。

奥蒂莉对这一切始终保持着沉默。临了儿，爱德华把一张摊在夏绿蒂面前的地图推给她，请她也谈谈自己的意见，在她犹豫不决时又极其温柔地鼓励她说：就讲一讲嘛，一切反正都还没定下来，一切都还在拟议中。

“要我说，”奥蒂莉把指头按在山顶的至高处，道，“别墅最好建在这儿。府第尽管看不见了，叫小树林挡住了，可咱们却完全

置身于另一个新的世界中，因为村子和农舍也已同样从眼前消失。放眼望去，湖泊、磨坊、峰峦、群山、平野，真是美得不能再美；刚才在经过时我已经注意到了。”

“说得对！”爱德华嚷起来。“我们怎么会想不到呢？是这样的，对吗，奥蒂莉？”说着，他抓起一支铅笔，在峰顶上粗粗地，重重地，几下画出个长方形。

奥托上尉的心都揪紧了。一张绘制得这么认真仔细的干干净净的平面图，如此地给糟踏掉，叫他看着很不高兴。不过他只低声地表示了一下不满，就控制住自己的情感，同意了奥蒂莉的想法。

“奥蒂莉是对的，”他说，“人们到远方去旅行，还不是为了喝一杯咖啡，吃一条鲜鱼，因为这些东西在家里已经不那么对自己胃口了吗？我们都是渴望变换花样和陌生事物的。祖先们把府第建到这儿来很明智，它既避开了风的袭扰，又可就近得到种种日常必需的东西。而相反别墅却是用来消闲，不是用来居住，因此修到山顶上去正合适。在温和的季节里，我们将在那儿度过许多极为美好的时光。”

大伙儿越往下谈，就越觉得新方案有利；爱德华得意洋洋，喜形于色，因为这方案是奥蒂莉想出来的。他是如此地骄傲，仿佛那发明权属于他自己。

第　八　章

第二天一大早，奥托上尉就去作了实地勘察，画了一张草

图。等大伙儿到现场进一步作出决定以后，他又绘了详图，并且附上预算以及其他一切必要的说明。准备工作该做的全做了。出让小农场的事也在抓紧进行。两个男人又有了重新一块儿干事的机会。

奥托上尉提醒爱德华，夏绿蒂的生日快到了，用给别墅工程奠基来表示庆祝，不只是得体的，而且简直就是他的义务。他没费多少口舌，就说服了一贯对这类庆典抱有反感的爱德华。要晓得，爱德华脑袋一转，很快就想到将来奥蒂莉的生日，同样也要好好庆祝一下。

在夏绿蒂眼里，那些新工程以及有关措施是影响重大甚至相当可虑的，因此也私下忙着在重新审查预算以及时间和资金的分配。白天大家见面的机会少了，晚上就更渴望能聚一聚。

这其间，奥蒂莉已经完全成了全家的总管。以她举止的沉静、稳重，这也是必然的事。再说，她的整个性情都宜于呆在家中，操持家务，而不喜欢到世界上去，在野外东走西走。爱德华也很快发现，她只是出于礼貌才跟大伙儿一块儿出去郊游，傍晚之所以还能在外边呆得比较久，纯属尽自己的社交义务罢了，因此她大概才常常找一些家务方面的借口，以便溜回家去。不久，他就设法对集体散步作了安排，使大伙儿都能在太阳落山前回到家里，并且重新开始已经中断了好久的诗歌朗诵。他尤其喜欢朗诵的，是那些表达一种纯真而热烈的爱情的作品。

晚上，他们通常都围着一张小桌子坐着，各人有各人的老位子：夏绿蒂坐在沙发上，奥蒂莉坐的是她对面的一把圈椅，男人们则居另外两方。奥蒂莉在爱德华的右首，他每次念的时候总把灯推到她面前。这时，奥蒂莉也多半凑得近一点，以便能瞅见书里。要知道，她同样是相信自己的眼睛胜于相信别人的嘴唇。

爱德华呢，也往她那边动一动，想方设法使她看起来舒服一些，甚至常常还不必要地作长时间的停顿，以便她看完最后一行才翻下面一页。

这个情形夏绿蒂和奥托上尉都看得清清楚楚，经常因此相视而笑。然而，他俩却对另一个迹象大感意外，因为它不期然地流露出了奥蒂莉深藏心中的对于爱德华的倾慕。

一天晚上，由于一伙讨厌的客人迟迟才离去，朋友们的聚会已经有些迟了。爱德华提议大家仍然在一块儿呆一呆，并且兴致勃勃地把他那很久未见吹过的长笛取了出来。夏绿蒂开始找她俩通常在一起演奏的奏鸣曲，但找来找去都找不到。这时奥蒂莉在迟疑片刻后才承认，乐谱是她拿到寝室里去了。

“这么说，您能用钢琴给我伴奏，愿意给我伴奏喽？”爱德华叫了起来，眼睛乐得闪闪发光。

“我想大概行的，”奥蒂莉回答。

她取来乐谱，坐到钢琴旁边。另外两位听得出了神，没想到奥蒂莉已经完全把曲子背得滚瓜烂熟，更没想到她能那么好地适应爱德华的演奏习惯。岂止“适应”而已！如果说，夏绿蒂出于机敏和自愿，在演奏中也能照顾自己时而拖拖沓沓、时而拼命猛赶的丈夫，在这儿停一停，在那儿跟一跟的话，那么，奥蒂莉曾经听他们演奏过几次，她现在所弹出来的这几支曲子，似乎完完全全就是按照爱德华的理解练的。她把他的缺点也接受了过去，从而便产生出一个新的富有活力的整体，虽然与原曲节奏不合，可听起来却极为悦耳，极为和谐。要是作曲家本人听见自己的作品被这么可爱地篡改了，他也会感到高兴吧。

对于这一奇特而出乎意外的现象，奥托上尉和夏绿蒂同样没有吭声。他们的心情就像你我经常在看到一些孩子的行动时

一样，既因其可虑的后果而不赞成，却又不好加以申斥，是的，也许甚至不能不感到羡慕。须知他俩之间的感情也在急剧增长，和那两个差不多，只是可能还更加危险，因为两人的个性都更严肃，更有自知之明，更能控制自己的情感。

奥托上尉已经开始感到，有一种不可抗拒的习惯使得他总想呆在夏绿蒂身边。他于是强迫自己，在夏绿蒂通常上工地去的时间避免也上那儿去，办法是一清早就起来作好种种安排，然后便躲进自己的房里干自己的事。头几天夏绿蒂还当这是偶然现象，到一切有可能找到他的地方寻找他；后来她觉得明白了他的苦心，对他反倒越加敬重。

如今奥托上尉是避免单独和夏绿蒂在一起了，可与此同时却更加卖力地工作起来，以推进和加快工程的进展，好对即将来临的夏绿蒂的生日表示热烈庆祝。他在村子背后从下往上敷设一条舒适的道路的同时，又让人从山顶往下修，说什么为了开采石料，其实是把一切都安排和计算好了，要让两段路在生日的前夜汇合。在上边建造新别墅的地方，地窖是从石头上凿出来的，而不是在泥土上挖成的。奠基石也刻好了，有花格子，有盖板儿，非常漂亮。

表面的繁忙，密藏在心底里的这些小小的友好意愿，或多或少被压抑的情感，这些都使他们聚在一起时不再那么愉快热闹了，以致使爱德华感觉到缺少了什么似的。有一天晚上，他便忍不住叫奥托上尉把自己的小提琴取出来，替坐在钢琴旁的夏绿蒂伴奏伴奏。奥托上尉经不住大伙儿的请求，两人便合奏了一支非常难的曲子，奏得是那么富于感情，那么轻松自如，他们自己和听的一对儿都得到了最大的愉快。大伙儿于是约定要更经常在一块这么合奏。

“他俩比咱们合奏的好，奥蒂莉！”爱德华说，“咱们尽管佩服他俩，可自己合奏的时候却挺高兴。”

第 九 章

生日到来了，一切都已就绪：那道把村里的大路与溪水隔开并升高了的围墙已全部砌好；那条新路也在经过教堂时顺着夏绿蒂早先铺的小径走了一段，到达苔藓小庐脚下便往右转，然后再掉过头来绕到小庐的顶上，如此蜿蜒曲折地、徐缓平坦地登上岩坡，到达峰顶。

这一天的活动多极了。大伙儿上教堂去，碰见全区的教友都身穿节日盛装在那儿做弥撒。弥撒完后，按规矩由小男孩、年轻人和男子汉打头往山上走，接下来便是宾客和仆从们簇拥着的男爵一家，最后才由小姑娘、大闺女和妇女们煞尾。

在山道的转弯处，垒了一个高高的石台子。奥托上尉请夏绿蒂在那儿停下来歇歇脚。站在台上，可将整个山道以及已经爬上山顶的男人们和还掉在后面的妇女们全部一览无余。在朗朗晴空下，眼前的风景真是美妙极了。夏绿蒂喜出望外，感动得紧紧握住了奥托上尉的手。

大伙儿赶上缓缓前进的人群。不一会儿，众人已经围着那未来的别墅的房基，站成了一个圆圈。主人一家和贵宾们都应邀下到坑里，奠基石的一侧被支撑着立在那儿，等待着人们掩埋。一位衣冠整洁的泥瓦匠，一手拿着灰镘，一手握着锄头，开始致词。他措词优美而押韵，我们用散文只能传达个差不多而

已。

"有三件事，"他开口道，"在建一所房子时必须注意：一是地点适当，二是地基牢实，三是施工完美。第一件该主人家自己操心，因为如在城里房子建在哪儿完全由侯爵和市政府决定，那么在乡下就只有地主才有权说，我的住宅得建在这儿，而不建在任何别的地方。"

在听见这些话时，爱德华和奥蒂莉连相互看上一眼都不敢，虽然两人面对面站得很近。

"第三件事即施工，要靠各行各业的手艺人来完成；是的，只有很少几个行业能不参与其事。至于第二件即打地基，则只是泥瓦匠的工作，而我们可以斗胆地说，也是整个工程最重要的部分。这件工作如此严肃、重要，我们因此郑重邀请各位光临，须知仪式得在地底下进行啊。此地，在这个从石头中开出来的小坑里，诸位能成为我们神秘的手艺的目击者，令我辈深感荣幸。我们马上就要把这块雕刻精致的石碑埋下去，经各位女士先生赏光的这个石坑也将填起来，没人再能进入了。

"这块奠基石，它的棱角象征着新屋的拐角，它的方正象征着新屋的规范严谨，它的水平和垂直位置象征着所有墙壁都垂直平整。没得说的，可以马上埋下去了，让它自自然然地平躺着更舒服一些。不过还不应缺少泥灰，泥灰能起黏合作用；就像我们人，尽管天生有相互接近的倾向，但如有法律作为泥灰，那就会使我们更好地结合在一起；石头也一样，它们的形状尽管相互契合，但经泥灰一黏就更紧密。眼下，在干活儿的人们中间既然不便袖手旁观，诸位大概不会不屑于也一块儿干干吧。"

说着，他递给夏绿蒂一把泥刀，夏绿蒂用泥刀扔了一些泥灰到奠基石下面。不少人也如法炮制，奠基石很快就放下去了。随

后，夏绿蒂和其他人又接过锹头，用锹头在石碑上敲了三下，以祝福奠基石与石坑牢牢结合在一起。

“泥瓦匠的工作虽然现在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并非总是看不见的，但却终将成为看不见的，”致词人继续说，“且不讲这个开得四方平整的坑即将填起来，就连那些我们在大白天砌成的墙，完工后也很少再能让人想到咱们。石匠和雕刻师的劳绩更容易为人重视；我们甚至也只好赞成粉刷匠把我们工作的痕迹完全掩盖起来，给我们的劳动成果涂灰、抹光、上色，从而将它据为己有。

“有谁比泥瓦匠干起活儿来更一丝不苟，更富有责任感呢？有谁比泥瓦匠更富于自我意识？尽管房子落成了，地板铺好了，墙上盖满了各种装饰，他仍能透过外壳看进去，说出那些规则细致的接缝；这可是整幢房子赖以存在和稳固的依靠呵。

“就像每个干了坏事的人不管怎么掩盖，有朝一日都会真相毕露一样，任何暗中行善的人即使不愿意，也会尽人皆知。因此，我们的奠基石同时就是一座纪念碑。在这坑中不同深浅的地方，我们将埋下不同的东西，以作为留给后世的纪念。这些焊死了的筒子里装着书信；这些铁板上镂刻着种种有趣的花纹；这些精美的玻璃瓶装着陈年葡萄美酒，并且标出了酿造的年代；此外也不缺少今年铸造的各式各样的钱币——所有这一切，全是慷慨大方的主人家所赠。眼下还有一些空位置，看看来宾和观众中还有哪位愿意留点什么给后世。”

致词人停下来，环顾四周。就像这种场合经常发生的那样，谁都没有预先作准备，谁都感到突然，直到最后，才有一个年轻军官开了口：

“如果要我贡献一点这宝坑中眼下还没有的东西，那就只能

是从我制服上割下来的几颗钮扣了。它们想必也值得留给后世。”

说到做到！这一来，其他人也有了类似的念头。妇女们急忙把头上的压发梳丢下去。花露水瓶子和其他饰物也不足为惜。只有奥蒂莉犹豫不决，直到爱德华温柔地对她说了点什么，才使只顾看着人家丢这丢那的她省悟过来。她从脖子上摘下挂着她父亲遗像的金项链，轻轻地把它放到其它许多首饰上边。爱德华马上忙不迭地让工人们把大小正好合缝的石板盖上去，用泥灰敷起来。

刚才泥瓦匠忙得不可开交，这时又恢复演说家的面目，接着说：

“我们奠定了一块牢固的永恒的基石，保证这所房子现在和将来的主人都能长久地受用。可是，我们同时在这儿埋下一宗宝藏，这意味着我们工作尽管再认真踏实不过，却没有忘记世事无常，万物都有终结；我们想到可能有一天，这块黏牢了的石板盖会揭开来，那就必然意味着，我们现在尚未建起来的一切又已经遭到了破坏。

“可是为了建起这一切，还是让我们从未来收回自己的思想，回到眼前的现实中吧！让我们在今天的奠基礼后加劲儿工作，别叫那些等着在我们打的地基上接着干的手艺人闲着无事可做。让新屋早日升上去，早日落成，以便我们的主人全家和宾客们能凭着现在还没有的窗户，眺望山野！最后，让我们为主人全家及在场各位的健康，干杯！”

说罢，他擎起手里的磨花高脚杯，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然后把空杯扔到了空中；因为将喜庆中用过的杯子摔碎，意味着欢乐无穷、吉祥如意。然而，这次情况却不然：杯子并未掉回到地

上来，虽然没有出现奇迹。

原来，为了加快工程进度，工人们已把对面犄角上的地基砌出地面，并开始往上砌墙。脚手架正搭得跟将来的屋脊一样高。

今天，为了不碍下面工作的泥瓦匠们的事，便在脚手架上搭了许多板子，把一些看热闹的人赶了上去。适才酒杯正好飞到脚手架上，被一个好事者接住了，他认为这偶然的事儿将给他带来幸运。他把杯子紧紧捏着，向周围的人炫耀。只见酒杯上精巧地刻着一个E字和一个O字①；它是爱德华年轻时家里人为他订制的酒杯之一。

脚手架上的人全下来了。这时客人中身体轻巧的几位就爬了上去，眺望四野，对美丽的景色赞不绝口。须知一个人哪怕仅仅只是多上了一层楼，他们见到的东西也会多得多！向内地望去，眼前出现了许多新村镇，银带似的河流历历在目；是的，有人甚至声称看见了省城的一座座钟楼。背面，在树木葱茏的山丘后边，耸峙着一带远山的青色峰尖。面前的整个地区更是一览无余。

“喏，要是三个小湖能联成一个大湖，那整个风景就再美不过了！”有谁大声感叹道。

“这个好办，”奥托上尉应着，“因为从前它们本来就是山里的一片大湖。”

“只是请你别伤害我那些梧桐和白杨，”爱德华说。“它们生长在中间一片湖的边上，美极啦。您瞧，”他把奥蒂莉领着朝前走了几步，手指着山下，对她说，“这些树是我亲手栽的。”

“它们长在那儿多长时间了呢？”奥蒂莉问。

---

① E是爱德华(Eduard)的头一个字母；O 是奥托(Otto)的头一个字母，碰巧奥蒂莉(Ottilie)这个名字也是以O开头。

“大约跟你在这个世界上的时间差不多，”爱德华回答，“可不，亲爱的孩子，当你还躺在摇篮里时，我已经种下了它们。”

一行人回到了府里。晚饭以后，客人们应邀去村里散步，参观那儿的新设施。经奥托上尉安排，村民们都聚在自己的房子前面，但不是排成队，而是一家一户地自然站在一起，一则因为傍晚时分他们丢不开家务，二则也可以坐在新的长凳上休息。对于村民们来说，至少每逢节假日打扫卫生，整理环境，已成为一项愉快的义务。

像今天这么大规模的聚会，只会破坏我们的朋友们之间存在着的那种亲密而恬静的气氛。当大厅里重新只剩下他们四个人时，谁都满意地舒了一口气。然而用人这时却突然给爱德华送来一封信，宣告明天又有新的客人到来，他们的宁静心境便有些给搅乱了。

“正如咱们猜想的，”爱德华对夏绿蒂大声说，“伯爵不会缺席，他明天就到。”

“这就是说，男爵夫人也离此不远喽，”夏绿蒂应道。

“那还用讲，”爱德华回答，“她明天也动身从另一个方向来这里。他们请求借宿一夜，第二天一块儿动身。”

“那么咱们必须及时作好准备，奥蒂莉！”夏绿蒂说。

“您的吩咐是……？”奥蒂莉问。

夏绿蒂一般地讲了讲，奥蒂莉就走了。

奥托上尉打听那两个人的关系，他对他们只有泛泛的了解。他俩老早就热烈相爱，虽然各自都另外结了婚。这种双重婚姻关系不会不使人侧目，是很讨厌的，他们因此考虑离婚。对男爵夫人来讲已经有可能，但是伯爵却不成。他们于是只好表面上断绝关系，其实是藕断丝连。要是冬天在邸宅中他俩没机会在

一起，夏天就一块儿旅行，或者上温泉疗养地去，以补偿自己的损失。他俩的年龄比爱德华和夏绿蒂稍长一点，同样是他们以前的家庭的老朋友。爱德华和夏绿蒂与他俩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虽然对这两位朋友的行为并不完全赞成。只是这一次的来访令夏绿蒂感到几分尴尬，详究其原因，则纯粹为了奥蒂莉的缘故。这个善良而纯洁的姑娘，不应该让她早早地看见这样的榜样。

“他们要再晚来几天，”爱德华在奥蒂莉刚好跨进门时说，“等咱们把出让小农场的事也办妥了就好啦。契约已经拟定，我这儿已有一份誊清了的，但还缺一份，咱们的老文书病倒啦。”

奥托上尉提出自己来抄，夏绿蒂也自告奋勇，但却遭到了反对。

“给我好了！”奥蒂莉急忙说。

“你不行的，”夏绿蒂道。

“自然我必须后天一早就要，而且那么长，”爱德华说。

“我会抄好的，”奥蒂莉大声回答，说着已把契约夺到手中。

第二天早上，朋友们在楼上凭窗眺望，以便及时去迎接客人，爱德华突然嚷道：

“是谁慢吞吞地骑着马来啦，那边大路上？”

奥托上尉细细地描绘骑手的模样。

“原来是他，”爱德华说，“你把细节看得很清楚，跟我所看出的轮廓刚好合得起来。是他，米特勒。他怎么会骑着马走得那么慢吞吞的呢？”

骑手越走越近，果真是米特勒。当他慢慢登上台阶时，受到了主人的热情接待。

“您为什么昨天没来？”爱德华问道。

“我不喜欢赶热闹，”客人回答，“可我今天来啦，和你们一道安安静静地在事后庆祝一下我的女朋友的生日。”

“您怎么也抽得出这么多时间来呢？”爱德华打趣地问。

“我的造访，如果它对你们有几分价值的话，你们得为它感谢我昨天产生的一个想法。昨儿个我很高兴地过了半天，在一个我曾带给它和睦的家庭里。然后，我得知这儿在庆祝生日。‘归根结蒂这也叫做自私吧，’我心里嘀咕，‘你只高兴跟这些听了你的规劝重归于好的人们在一起。为什么你就不能跟那些一直和和美美地共同生活的朋友在一块儿快乐快乐呢？’说了就做！于是，我心一横，就到府上来了。”

“可昨天您会见到许多宾客，今天却只有很少，”夏绿蒂说，“今天您将见到伯爵和男爵夫人，他们也是曾经跟您打过交道的。”

一听这话，被四位主人围在当中的受欢迎的稀客立即冲出来，气急败坏地取自己的帽子和马鞭去了：

“我这个人真叫倒霉哟！”他说，“每次想休息休息，享受享受，头顶上总会出现凶星！可我干吗改变自己的老习惯呢？我压根儿不该来，现在给撵走了不是！须知跟这号人我才不愿意呆在一座房顶下哩！你们小心着点，他们带来的只会是祸害！他们好比一团老面，会让别的面也跟着发酵的。”

大伙儿极力挽留他，可是没有用。

“谁攻击婚姻关系，”他大声嚷着，“谁想通过言语，甚至通过行动，给我把整个道德社会的这一基础破坏掉，谁就得跟我打交道。或者说，我要是不能说服他，我也就不会再理睬他。婚姻是一切文明的起点和顶峰。它使野蛮人变得文明起来；除非通过婚姻，不然最有教养的人也无法证明自己是文明的。婚姻必须

牢不可破，因为它将带来如许多的幸福；一切小的不幸加在一起，与之相比都是微不足道的。说什么不幸呵，那不过是常常袭扰人的烦躁，一烦躁他就会想：我真不幸呐。坚持一会儿吧，马上你又会赞美自己的幸福，因为一种存在了那么久的关系仍然继续存在。没有任何理由足以证明非离婚不可。人生的苦乐何其多，哪能算清楚夫妻之间到底谁该感激谁。这是一宗偿不清的债，只有永远互相偿还下去。有时也可能不舒服，这我信；但就得如此。难道我们不是和自己的良心也结下了不解之缘，难道我们不是常常也想摆脱它，因为它有时比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更叫我们讨厌吗？”

米特勒讲得如此来劲儿，看样子还会滔滔不绝地继续讲下去，如果不是这时传来了驿车的号角声，宣告伯爵与男爵夫人已经到了的话。他俩像经过精确计算似的，在同一时刻从两个不同的方向，坐着车驶进了府第的院子。当主人们赶上去迎接时，米特勒急忙藏了起来，让用人把他的马牵到酒馆去，随后在那儿骑上马气冲冲地走了。

第十章

来客受到了热情欢迎。他们为自己又能踏进这所宅子、这些房间而感到高兴。从前，他们曾经在这儿度过一些美好的时日，只是已经很久没有再来了。朋友们也为他俩的到来极为高兴。伯爵和男爵夫人都属于那种身材高大的美人，到了中年反显得比年轻时更加风姿绰约。因为，尽管他们已失去一部分青

春的艳丽光彩，可是却能以对人的体贴引起你的绝对的信赖感。而处在眼前的环境中，这一对儿也感到极其舒服自在。他们行事的自由不羁，他们谈吐的自由爽快，立刻又感染了其他人。他们的整个风度，都在高雅、端庄的范围内，然而并不显出有任何的拘束、勉强。

此刻大伙儿聚在一起的感觉就是这样。客人刚从外边来，甚至在他们的衣着、用品以及种种身外之物方面，都与我们的朋友，都与他们蛰居乡间和感情藏而不露的状态，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不过，随着旧日的回忆和当前的寒暄的交替进行，谈话迅速变得热烈起来，隔膜也就消失了。

没过多久，大伙儿便分成两组。妇女们退到了自己的厢房里，开始观赏各种衣服和帽子等等的剪裁样式，已熟悉的和最时新的，从而得到了无穷的乐趣。男人们则围着旅行马车和马匹打转，开始进行谈判和交易。

晚饭时大伙儿才重新聚在一堂。人人都换了衣服，在这点上同样是新来的一对儿更胜一筹。他俩的所有穿戴都是最新颖的，为此间见所未见，然而又显得大方自如，舒适合身。

谈话热烈活泼，话题丰富多变，仿佛和这些人在一块儿，什么都令人感兴趣又什么都不令人感兴趣似的。为避免在旁边侍候的用人听懂，大伙儿操着法语，尽情地谈论着上流社会和中等阶层里的人情事态。仅只在夏绿蒂打听自己一位青年时代的女友时，她听说此人新近刚离了婚，感到十分惊讶。就在这唯一的一件事情上，谈话停留得不必要地久了一些。

“真叫人不高兴，”夏绿蒂说，“自己的一些不在身边的朋友，你相信他们早已生活得安安稳稳的，一位自己所钟爱的女友，你相信她的生活一定有了保证，谁料突然之间，你就不得不听到坏

消息：她的命运又处于动摇不定之中，她又被迫踏上了新的、也许是毫无把握的人生之路。”

“可是亲爱的，”伯爵接着说，“我们如此大惊小怪，归根结蒂还得怪我们自己。我们总喜欢把尘世上的事情，尤其是把夫妻的结合，想象成持久不变的。而涉及到婚姻问题，我们之所以产生一些与世态人情大相径庭的想法，就是受了那些我们经常看的喜剧的蛊惑之故。在喜剧中，我们看见在克服了前几幕中出现的障碍后主人公如愿以偿，终于结成眷属，这当口大幕也便落了下来。而暂时的满足感，会在我们心里久久地发出回响。世界上的情况却不一样，戏将在幕后继续演下去；而一当大幕再次升起时，那演出就将是我们一点也不乐意再去看和再去听的了。”

“情况想必还不至于如此糟糕吧，”夏绿蒂微笑着说，“咱们不也看见有那么些人，他们从舞台上退下来后又心甘情愿地演起新的角色来了吗？”

“这话一点不错，”伯爵回答，“人们是乐意扮演一个新的角色的。而且你只要了解这个世界，你就会发现：即使在婚姻关系中，不恰当的也仅仅是要求在这充满变换和动荡的世界上，实现绝对的、永久的稳定。我有一个朋友，他的心绪一好往往便会提出一些制定新的法律的建议。他认为：每缔结一次婚姻只应生效五年。他称五是一个美好的、神圣的奇数，说五年这段时间刚好够夫妻俩相互了解，生儿育女，然后分道扬镳；而最美好不过的，是又彼此和解。他通常都禁不住喊道：头一段时间将过得何等幸福啊！至少有两三年将生活得高高兴兴。随后，某一方也许希望把关系维持下去，态度于是变得更加殷勤起来，而越接近解除婚约的日期越加如此。本来无所谓的一方，甚至是不满意的一方，也会被这样的态度所安慰，所打动。正像在良朋相聚时常

常忘记了时间一样，光阴也在夫妻俩不知不觉间流逝过去了，等他们事后发现婚期已经默不作声地得到延长时，他们便会不胜惊喜。”

这一席话听起来是得体而又风趣；夏绿蒂清楚地感到，在伯爵的戏言中包含着深刻的伦理意义。但尽管如此，它们却使她不高兴，特别是为了奥蒂莉的缘故。她很了解，这样过分自由的谈话，把一种犯罪的，或者说接近犯罪的行为讲得如此稀松平常，轻松愉快，甚至加以赞赏，是最危险不过了；而一切触犯婚姻道德的言论，显然也在此列。因此，夏绿蒂企图像她往常似的巧妙地引开话题；可是不成功。而与此同时奥蒂莉又已把一切安排得妥妥帖帖，没必要再起身去张罗什么，使夏绿蒂深感遗憾。安详而专注的姑娘跟家里的管事只须递个眼色，打打手势，一切便会顺顺当当，毫无问题；虽说穿着礼服在一旁侍候的是几个新来的用人，还笨手笨脚的。

伯爵没有察觉夏绿蒂的意图，仍一个劲儿地大讲特讲。往常，他在与人交谈时一点也不罗嗦讨厌；眼下实在是他心里太压抑太难受了，与妻子离异的困难使他对跟婚姻有关的一切都深恶痛绝，尽管他自己与此同时又急欲和男爵夫人结为夫妇。

“那位朋友还提了另一个制订法律的建议，”他继续说，“就是一项婚约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是不可解除的：要么夫妇双方，要么至少一方，已经结婚三次。因为一个人既然这样做，就等于无可辩驳地承认，婚姻在他看来是不可缺少的东西。再说也已经弄清楚，他在以前的结合中表现怎么样，是否有某些特殊的性格，由于这些性格，人通常更容易提出离婚。也就是说，夫妻双方事先需要相互打听清楚对方的情况，对于曾经结过婚的人和从未结过婚的人同样应该注意，因为你不知道将来的情况会怎

么样。"

"这一来社会的关注无疑会大大增加，"爱德华说，"须知在目前，当我们已经结了婚，事实上就不再有任何人来过问我们的德行如何，以及有什么缺点了。"

"按照这样的规定，"男爵夫人笑吟吟地插进来说，"我们亲爱的主人已经幸福地进入了第二阶段，可以准备向第三阶段过渡了。"

"你们真幸运，"伯爵又道，"死神自愿来帮忙，做了宗教法庭通常是很不乐意做的事情。"

"咱们别去搅扰死者吧，"夏绿蒂目光颇为严肃地说。

"为什么？"伯爵追问，"咱们这样不是可以对他们表示敬意吗？他们真算得谦逊知足，在度过自己不多的有生之年后给后来者留下了如许多的好处。"

"只是千万别让人家把最宝贵的年华牺牲掉才好啊！"男爵夫人忍不住叹了一口气说。

"是的，"伯爵应道，"世人必定会感到绝望，如果不是这小小的牺牲还能带来预期的结果的话。儿童所作的许诺是不算数的，青年人说话也很少兑现；而当他们想说话算话时，世界却又不肯对他们实践自己的诺言了。"

夏绿蒂发现话题转了，非常高兴，马上兴冲冲地接过话头：

"喏！我们本来就该很快地习惯一点一点地享受自己的幸福。"

"是啊，"伯爵应道，"你俩曾经享有过一些非常美好的时光。我还回忆得起，当时您和爱德华在宫廷里是最漂亮的一对儿。现在再也不是那么光辉的时代，再也没有那么漂亮的人物了。当

时，你俩在一起跳舞，所有人的视线都被吸引到了你们身上。你俩真叫情投意合，一个就像在另一个身上看见了自己的影子！”

“可现在情况已经大大变了样，”夏绿蒂说，“对于那么多美好的往事，我们大概也能带着平静的心情来听你回忆了。”

“然而我却常常在暗中责备爱德华，”伯爵说，“怪他不够坚决，须知到头来他那对古怪的双亲是可能让步的。能赢得十年的青春绝不是小事。”

“我倒得替他辩护一下，”男爵夫人插进来说，“夏绿蒂并非完全没有责任，并非一点不曾犹豫观望；尽管她内心爱着爱德华，暗暗地也决定了嫁给他。可是，我也是一个目击者，见过她常常给他以难以忍受的折磨，逼得他轻率地作出那个不幸的抉择，去旅行，离开她，慢慢习惯了在自己的生活中没有她。”

爱德华对男爵夫人点点头，像是感激她为他说了话。

“接下来我得补充一点，”她接着讲，“替夏绿蒂辩护：当时那个追求她的男子，他早已是所有最倾慕夏绿蒂的人中最突出的一个，谁要是对他了解得深一些，谁就准知道他是比你们所想象的更加可亲的。”

“亲爱的朋友，”伯爵兴致勃勃地指出，“让咱们干脆承认，他在您心中也并非无足轻重，所以夏绿蒂比怕任何其他女人都更加怕您。而我呢，却认为这是你们女士们身上的一个十分可爱的特点，你们把对某个男子的眷爱一直保持下来，甚至不让任何的分离去破坏它，甚或将它消除。”

“这一好品质你们男人身上也许更突出，”男爵夫人回敬道，“至少在您身上，亲爱的伯爵，我发现是如此。比起一个您曾经倾心于她的女子，世界上再没有谁能对您有更大的操纵力。我曾经目睹您不遗余力地为这样一位女士辩护，以便达到某种目

的；而您眼下的女友，也许就不能有此荣幸喽。”

“这一指责我似乎可以接受，”伯爵回答，“不过说到夏绿蒂的前夫，我却不能原谅他，因为他拆散了如此美好的一对儿，真正是天生的一对儿。这一对儿一当结合起来，就既不会嫌五年的光阴太漫长，也不会指望还有第二次或者第三次的结合。”

“我们愿意作出努力，”夏绿蒂说，“把耽误了的重新弥补上。”

“你们必须努力，”伯爵道。“你们前一次的婚姻，”他语气颇为激烈地继续说，“究其实质真正令人讨厌。而遗憾的是，婚姻本身——请原谅我用一个比较生动的词儿——就带有某些愚蠢的性质；是它破坏了那些最温柔的关系，目的仅仅在于取得那个空虚的安全感，使夫妇双方中至少一方感到有所凭借。一切都不言而喻；人们之结为夫妇，好像就为了从此就各走各的路似的。”

这当儿，夏绿蒂大胆地扭转了话题，以便彻底结束这样的讨论。她成功了。谈话变得随便起来，夏绿蒂夫妇和奥托上尉已能搭上腔，连奥蒂莉也有机会发表发表意见。大伙儿兴致勃勃地享用了饭后的甜品。在一些精致的小筐中，盛着各种时鲜水果。美丽的篮子里点缀着五颜六色的花卉，十分引人注目。

也谈到了饭后就要去观赏的新庭园。奥蒂莉托词有家务要料理，退出去了，实际上却坐在房里誊写文书。伯爵由奥托上尉陪着聊天，随后夏绿蒂也参加了进去。三人走到山顶以后，奥托上尉自愿跑下山去取庭园布置的平面图。这时伯爵又对夏绿蒂道：

“我非常喜欢上尉这个人。他很有教养，学识渊博。干起事来也似乎挺认真，挺有条理。要是处在上层，他的才干一定能得

到更好的发挥。”

这些对于上尉的赞语，夏绿蒂听得打心眼儿里乐滋滋的。可她不露声色，而是冷静而明确地对伯爵的意见表示同意。然而，伯爵接下来讲的话，却使她惊诧不已，大感意外。

“我与他相识得正是时候，”伯爵说，“我知道有一个职位，对他是再适合不过了。我可以推荐他去，使他从此走运，这样便牢固地赢得了这位高贵的男子的友谊。”

这段话真象落在夏绿蒂头上的一声霹雳。伯爵却丝毫没有察觉。须知女士们都惯于克制自己的感情，即使在最不寻常的情况下，也总能保持某种表面的平静。不过，伯爵接着说的话，她已经再也听不见了。伯爵说：

“一当有了坚定的信念，便会很快下决心。我已经在脑子里草拟好一封信，巴不得马上把它写出来。您给派个骑马的信差，今天晚上我就打发他把信送走。”

夏绿蒂心里乱糟糟的。她对这些推荐、对自己内心的反应感到意外，一时吐不出一个字来。幸好这时伯爵又继续谈起他为上尉安排的计划。它的好处夏绿蒂一眼就看出来了。这时，上尉走上来，在伯爵面前摊开他绘制的规划图。她是用一双多么异样的目光注视着她即将失去的朋友啊！她欠了欠身表示告退，转过身，急步向苔藓小庐走去。她还在半路上，热泪就不禁夺眶而出；一冲进那狭小的隐者斗室，她更加无法控制自己，一任自己的痛苦、情感、绝望宣泄出来。这是她在一刹那之前根本没有料想到的。

另一方面，爱德华领着男爵夫人走到池塘边上。这个喜欢打听一切的乖觉女人，经过一场试探性的交谈很快就察觉到，爱德华在不厌其烦地夸奖奥蒂莉。于是她便巧妙地因势利导，让

他慢慢吐露真情。最后她确信无疑：他对奥蒂莉的恋慕并非在朦胧的中途，而是已变成现实的存在。

已婚的女人，尽管她们之间并不相爱，但总是心照不宣地站在一起，尤其在对付未婚少女这一点上。男爵夫人这个老于世故的女人很快就意识到了这种倾慕的后果。而且，就在今天早晨，她还同夏绿蒂谈到过奥蒂莉，对于让这个孩子——尤其是像她这样一个秉性文静的孩子——居留乡下表示了异议。她建议把奥蒂莉送到城里她的一位女友那儿。后者非常重视对自己独生女儿的教育，正在为她物色一个懂规矩的女伴；这个女伴可以充当她的第二个女儿，分享作为女儿所应享受的全部好处。夏绿蒂答应对这个建议加以考虑。

但现在，鉴于爱德华的情绪，这项建议在男爵夫人心中正在变成为坚定的信念。而且，这个变化过程进行得越快，她表面上就越是迎合着爱德华的口味儿讲话。没有谁比这个女人更沉得住气的了。而且，这种在特殊情况下产生的自我克制能力会使我们逐渐养成一种习惯，甚至在处理一般情况时也不由得故作姿态。它还会使我们内心产生一种倾向，即在努力克制自己的同时进而控制他人，通过我们外部所赢得的东西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我们心灵上的欠缺。

一旦我们具有这种思想，便往往容易产生幸灾乐祸的心理，暗自为他人受蒙蔽、为他人进入圈套儿却不自知而洋洋得意。我们不仅为眼前的得手而高兴，同时也期待着将来出其不意地羞辱他人。于是，男爵夫人别有用心地邀请爱德华和夏绿蒂在葡萄收获季节到她的庄园作客。对于爱德华提出的他们可否带奥蒂莉同行的问题，她回答得很巧妙，爱德华完全可以从对自己有利的角度去理解。

爱德华已经在眉飞色舞地谈论起那儿的绮丽风光：那巨大的河流、丘陵、山岩和葡萄园，那一座座古老的宫殿，那水中泛舟以及采摘葡萄和酿酒的兴高采烈场面等等。同时，他怀着毫无猜忌的心理，也为这同样的景象将对奥蒂莉那颗天真无邪的心所产生的影响而喜形于色。这当儿，他们看到，奥蒂莉正朝他们走来。男爵夫人匆匆告诉爱德华，不要提及这次拟议中的秋日旅行；假如人们过早地为一件令人神往的事而高兴，它往往是会落空的。爱德华答应了她的要求，却催促她快点朝奥蒂莉走去。他自己则抢先几步奔向了那可爱的孩子。内心的喜悦使他全身变得轻盈起来，他俯身亲吻她的手，塞给她一束他在途中采集的野花。男爵夫人看见这情景，心里感到很不是味儿。如果说她不赞成这种恋慕应受到惩罚的成份，那么她就更加不愿意将其所带来的欢乐和满足，赐于这个为她所不齿的情场新手。

当大家坐在一起进晚餐的时候，席面上的气氛完全变了。伯爵饭前已写好信并打发听差送走。这时他同上尉侃侃而谈，整个晚上都把他拉在自己身边，态度谦和地向他打听这、探询那，问个没完没了。坐在伯爵右侧的男爵夫人一直寡言少语，跟爱德华也没有多少话讲。他正狂饮不已，开始是由于口渴，现在是兴致来了，并且把奥蒂莉拉近自己，兴致勃勃地跟她说天道地。在另一边紧靠上尉落座的夏绿蒂也说话不多；这时她很难、甚至再也无法掩饰住她内心的激荡了。

男爵夫人有足够的时间进行观察，她看出了夏绿蒂的不快。联想到爱德华跟奥蒂莉的关系，她很容易断定夏绿蒂也对此产生了疑心，因而对丈夫的行为不满。于是，男爵夫人仔细考虑着达到她目的的最便捷的途径。

饭后，大家依然各想各的。伯爵想仔细了解上尉的心思。

但对这样一个沉静、不图虚名、不苟言笑的人，他须得委婉其辞才能弄清楚他内心的愿望。他们两人肩并肩地在大厅的一侧踱来踱去。爱德华多喝了几杯，也因为心里怀有希望，所以非常兴奋；他同奥蒂莉站在一面窗子前说说笑笑。夏绿蒂和男爵夫人在大厅的另一侧缓缓地来回走着。她们俩都不开口，百无聊赖地一会儿这儿站站，一会儿那儿停停。这情绪最后也感染了其他人，气氛便凝滞下来。女人们凑到一起走了。接着，男人们也回到自己的厢房中。这一天就这么结束了。

第十一章

爱德华送伯爵到了他下榻的房间；两人一拾起话头便高兴地谈起来，爱德华也愿意跟他一起再待上一会儿。伯爵不禁又回到以往的岁月中去了，夏绿蒂楚楚动人的容貌历历如在眼前。他作为一个行家，对她的美别有一番充满火热感情的描绘："一双秀美的脚是大自然丰厚的恩赐，这种美永远都不会消失。今天，我从她的步态中注意到了。时至今日，人们仍然很想亲吻她的鞋，重复萨尔马顿人①那种虽说有点野蛮，但却十分真挚的表示敬意的礼节；他们认为最好的祝愿，莫过于用一个自己所爱戴和尊敬的人的鞋为他的健康祝酒了。"

两个知己男人赞美的主体不单单是脚尖。他们由此出发，又重温了许多往事和种种历险；也谈到了当时人们为阻挠这两

① 萨尔马顿人　古代生活于黑海北岸一带的游牧民族。

个相爱者互相接近而设置的重重障碍。那时他们单单为了能够互相向对方吐露他们各自埋在心里的爱，花费了多少力气，绞煞了多少脑汁啊。

“你还记得吗？”伯爵接着说，“当我们这些最显赫的人拜访她的叔父，在他宽敞的府第相聚的时候，我作为一个朋友曾经无私地帮助你渡过多少险境啊！白天大家身着礼服在严肃、庄重的气氛中过去了；夜晚至少应该有一部分时间自由自在地说说知心话呵。”

“你仔细查探出了去宫女下榻处的路，”爱德华说，“我们顺利地找到了我的情人。”

“她，”伯爵附和着说，“那时没有考虑如何让我也称心如意，考虑更多的是礼教，所以把一个丑陋的卫道婆留下来了。当你们眉来眼去亲密交谈着的时候，我的处境是非常难堪的。”

“昨天，”爱德华说，“当收到你们到达的通知时，我正在跟我的妻子回忆那段往事，特别是当时我们回寓所时的情景。我们走错了路，误入卫队住地的前厅。由于我们自认为前一段路并不难找，所以相信这儿也会顺利绕过岗哨走出去的。可是我们一打开门就给吓呆了！路给地铺挡死了，上面直挺挺地睡着一排排大兵。那唯一醒着的正在值岗，瞥见我们时大吃一惊。不过，我们年轻胆大、血气方刚，从容不迫地跨过一条条伸直的靴筒，那些呼呼大睡的亚纳人的后裔① 竟没有一个被惊醒。”

“那时我非常想绊倒，”伯爵说，“那当会有一场喧嚷；我们会看到一个众生复活的奇异场面！”

这时，府第的钟敲了十二下。

---

① 亚纳人　据《旧约》中的《申命记》称，亚纳人身材高大，粗壮，这儿用亚纳人的后裔比喻那些高大、结实的士兵。

“午夜时分，”伯爵微笑着说，“时候到了。亲爱的朋友，我只好求您帮个忙。今天请您给我带路，正像我当年为您带路那样。我已经答应男爵夫人，今天还要到她那儿去一次。我们整整一天都没有机会单独谈话，我们很久没有见面了，大家渴望亲近一会儿，怕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吧。请指给我去的路，我自己会找到回来的路，至少不会被靴子绊倒的。”

“我很乐于为您这位客人效劳，”爱德华说，“只是三位女士都住在那边厢房里。很难说我们到那儿时她们不在一起。如若三人在一起的话，就会引起诸多麻烦，就会耸动视听的。”

“您大可不必担心！”伯爵说，“男爵夫人在等着我。这会儿她一定独自一人待在自己房间里。”

“其实，这很方便，”爱德华说着拿过一支蜡烛给伯爵照路。他们沿着一道暗梯走下去，接着又通过一条长长的过道。在过道尽头，爱德华打开一扇小门；他们进门登上一道盘旋而上的阶梯。在上面一间狭小的休息厅里，爱德华把蜡烛递给伯爵，向他指着右边的一道跟墙壁用同样材料裱糊的门。他稍稍一推，门便立即开启把伯爵接纳进去，而将爱德华留在了外面的黑暗当中。

左边一道门通夏绿蒂的卧室。他听到有人在讲话，于是侧耳细听。夏绿蒂问侍女：“奥蒂莉睡了吗？”——“没有，”侍女回答，“她还坐在下边写字哩。”——“你把床头灯点上，”夏绿蒂说，“然后就去吧，天晚了。我可以自己熄灯，自己上床就寝。”

爱德华无比欣喜地听到，奥蒂莉还在抄写。“她在为我而忙呀！”他心里得意地想道。在黑暗之中，他完全忘乎所以：他看到她正在坐着、写着；他恍惚觉得自己走到了她身旁，看见她朝他转过身来；他感到内心有一股不可遏制的欲望，想真的到她那儿

去。但是从这儿没有路到她所住的中间一层。现在他正站在妻子房门前。说来真是怪事，在他心灵里他把两人搞混了。他摸到门把手，旋了旋，可发现门是锁着的，便轻轻叩门，然而夏绿蒂没有听见。

她正在隔壁大房间里不停地走来走去。她再次考虑着自从伯爵提出那项意外的建议以来反复考虑过的同一件事。上尉仿佛正站在她面前，他还占据着这房舍；周围还活跃着散步的气氛。可他要是离开了，所有一切都将化为乌有！她自言自语地诉说着一个人可以对自己说出的一切，是的，像人们通常所习惯的那样。她无可奈何地宽慰自己：即使这样的痛苦，也将受到时间流水的冲洗，逐渐化为乌有的。她诅咒那为减轻这些痛苦所需要的时间，诅咒这幽灵般的时间。

最后，宣泄闷在胸中的怨气的最好办法莫过于痛哭一场了；这在她是很少发生的。她一头栽倒在沙发上，完全沉浸在悲伤之中。爱德华却不忍就此走开；他再次叩门，第三次叩门，叩得一次比一次重。在万籁俱寂的深夜中，夏绿蒂完全听清楚了，吓得一骨碌爬了起来。她第一个闪念就是，这可能是，这一定是上尉。而第二个闪念则认为，不可能。她想这大概是幻觉吧。但她的确听见有人叩门。她既希望又害怕听到这叩门声。她回到卧室，轻手轻脚地走近上了闩的门旁。她骂自己胆怯。“很可能是伯爵夫人有什么事情！”她自言自语地说，然后镇静地、一字一顿地大声问道：“有人敲门吗？”一个低沉的声音答道：“是我。”——“谁？”夏绿蒂又问，她没有听出是谁的嗓音。她眼前浮现出上尉的形象。接着传来一个更加响亮的声音：“爱德华！”她打开门，丈夫站在她眼前。他俏皮地打着招呼；这使她并不感到意外，他会用这种口吻继续说下去的。他对这令人费解的、谜一般的来访，给以

令人费解的、谜一般的说明。“究竟我为什么来这儿，”他最后说，“我一定对你说老实话。我曾发誓，今天晚上要来吻你的鞋。”

“你很长时间都没有这类怪念头了，”夏绿蒂说。“那真糟，”爱德华说，“也更好！”

她在一张单人沙发上坐下来，以便让她裹着单薄睡衣的躯体避开他的视线。他扑倒在她的脚前。她无力制止他吻她的鞋，无可奈何地任他把她的鞋拿在一只手里，另一只手抓住她的脚轻柔地抱在胸前。

夏绿蒂是那些生来就能够在婚后自然和不费力气地继续保持着恋人举止的女子之一。她从不作媚态挑逗丈夫，难得有一次主动迎合他的欲求。然而她并不冷漠，也没有惹人生厌的古板面孔。她一直像一个令人爱怜的新娘子，内心里即便对那种许可范围之内的事也依然感到羞怯。今天晚上，爱德华的到来有双重含义。她多么渴望她丈夫快点离开呀，因为男友的幻影仿佛正向她投来谴责的目光。可是，她越想使爱德华离开，反倒更加强烈地吸引着他。看得出，她心里有事。她哭过。如果说那些软弱的人大都因此而失去诱人的魅力，那么，我们通常称之为刚强和沉着的人，反倒会因哭泣而赢得无限的爱怜。何况爱德华又是那么随和，那么友善，那么恳切呢。他请求她允许他留下。他不是提出硬性要求，而是想方设法地说服她，时而郑重地请求，时而俏皮地纠缠。他并没有想到这是他的权利；当然，最后他还是有点执拗地把蜡烛熄灭了。

在朦胧的灯光下，埋在心底的爱胜过了实在的爱，幻想超越了现实：爱德华只觉得抱在怀里的是奥蒂莉，而夏绿蒂脑海里则浮动着上尉的影子，时远时近，于是——真够奇怪的呀！——远处的和身边的乱糟糟地交织在一起，那么撩拨人，那么令人心

醉。

然而，现实毕竟不容剥夺它无比巨大的威力。这个夜晚，他们俩有段时间是在喁喁私语和戏谑调笑之中度过的。谈话海阔天空、无拘无束，只可惜两人都心不在焉。当爱德华第二天早晨伏在妻子的胸脯上醒来时，太阳正对他投来疑惑的光芒，似乎在揭发他犯下的一桩罪行。他悄悄从她身边溜开了，当她醒来时发现自己独自一人躺在床上——可真够让她纳罕的。

第十二章

当大家在早餐桌上重新相聚的时候，细心的观察者可能会从每个人的举止上，发现他们内心思想活动和情感的差异。伯爵和男爵夫人相见时满面春风，这正是捱过分离时日的情侣再次确认互相倾慕之情以后所特有的表情。相反，夏绿蒂和爱德华迎面走近上尉和奥蒂莉时，好像满脸羞惭和悔恨。本来爱的本质就是，它自认为只有它才是合理的，所有其他道理都因它的存在而消失。奥蒂莉开朗中带点稚气，从她那副神态判断，说得上是襟怀坦白。上尉的神情很严肃，伯爵在他心里重新唤醒了已经静止和沉睡一些时日的东西。他在跟伯爵的交谈中十分清楚地感觉到，他在这儿毕竟达不到自己的目的，归根到底只不过是混日子的半个闲人罢了。两位客人前脚走，新的来访者后脚就跟来了。这正中夏绿蒂的下怀，她想借此排遣一下，摆脱自己内心的烦恼。这却不合爱德华的口味儿，他这时感到有双倍的兴致，同奥蒂莉一起厮磨。奥蒂莉同样也不欢迎新的访客，因为她

还没有誊清明天清早必须完成的抄件。所以，当来访者耽搁了很久以后一离开，她便立刻回到自己的房间。

黄昏时分，爱德华、夏绿蒂和上尉陪着客人步行了一段路，然后送他们上了车。三人一致决定，到池塘边散散步。爱德华出高价从远方买的船已经运到，他们想试试它好不好驾驶，运转是否灵活。

船系在正中央那个池塘的岸边，离那几株将成为未来设施中心的老橡树不远。这儿计划修一个停泊处，树下建一座大厅供休息用；这些橡树将为越湖行驶的船只指示方向。

"对岸停泊处修在哪儿最合适呢？"爱德华问。"我想修在我那些梧桐树旁边。"

"那些树的位置有点儿偏右了，"上尉说，"假如停泊处再往下移一点，离府第就更近了。当然，这得斟酌斟酌。"

上尉已经站在船的后半部，操起了一只桨。夏绿蒂上了船，接着爱德华也登上船，抓起另一只桨。然而，当他刚刚准备将船撑离岸边时，想起了奥蒂莉。他暗自思忖，这次荡舟将持续很长时间，天晓得什么时候才能回去。他当即打定主意，一跃跳到岸上，把船桨递给上尉，匆匆忙忙地一边表示歉意，一边急步赶回家去了。

他一到家就听说，奥蒂莉一直把自己锁在房间里抄写文件。一方面，他因她在为自己忙碌而感到高兴，另一方面他又为不能立刻见到她而懊丧不已。他越等越不耐烦，急得在大厅里团团转。他东摘摘西摸摸，可是没有什么东西能吸引住他的注意力。他急切地要看到她，在夏绿蒂和上尉回来之前单独看到她。夜幕降临，蜡烛已经点燃。

她终于来了，神采奕奕，笑容可掬。为朋友完成一件急事后

的欣慰感，使她整个情绪超脱了自我。她将原件和抄本放到爱德华面前的桌子上。“让我们校对一下，好吗？”她笑吟吟地说。爱德华不知如何回答才好。他注视着她，又仔细看看抄件。头几张写得非常细心，是出自一只纤细的女人的手。接下来笔画似乎变了，变得流畅、奔放了。当他扫视着最后几页的时候，不由大吃一惊。“天哪！”他失声大叫，“这是怎么回事？这完全是我的笔迹呀！”他看看奥蒂莉，又看看抄件，尤其结尾部分完完全全像他亲笔抄写的似的。奥蒂莉一声儿不吭，得意地注视着他眼神的变化。爱德华举起双臂高呼：“你爱我！奥蒂莉，你爱我啊！”他们互相拥抱着。是谁首先伸臂抱住对方，这就很难说清楚了。

从这一瞬间起，在爱德华眼里，整个世界变了，他不再是原来的他，世界也不复为旧的世界了。他们面对面站着，他握住她的双手，两人都注视着对方的眼睛，正准备再次互相拥抱——

夏绿蒂和上尉一起走进门，为自己迟迟归来表示歉意；爱德华暗自感到好笑。“噢，你们这么早就回来了啊！”他心里想。

他们坐下来进晚餐。席面上，对今天来访的客人作了评价。爱德华表现得大度容人，为每个人说好话，总是袒护他们，甚至不乏赞赏之辞。夏绿蒂不完全同意他的意见。她注意到了他情绪上的变化，于是不无嘲弄意味地说，他这个以往对离去的客人总是进行严厉抨击的人，今天竟如此温厚和宽容。

爱德华怀着火热的激情和真诚的信念大声说：“只要一个人真正从内心深处爱一个人，那么他便觉得所有其余的人全都可爱！”奥蒂莉垂下眼帘，夏绿蒂凝眸出神。

上尉接过话头说：“还有崇敬、尊重这类情感也差不多。一个人只有得到机会在一个对象上实践一下他的这些情感，他才能够认识到世界的可贵价值。”

过了一会儿，夏绿蒂借故回自己卧室去了。她想细细回忆一下今天晚上在她和上尉之间所发生的一切。

当爱德华跳上岸将船推离岸边，一任妻子和朋友在船里随波荡漾的时候，夏绿蒂注视着她暗自为之伤神的男人在暮霭之中跟她相对而坐。他划动双桨使船继续前行，但并没有确定的目标。她内心不由产生一种深深的、罕有的伤感。船在旋转，桨叶起处水声汩汩，轻风吹过，水面波光粼粼，芦苇瑟瑟作响，迟归的鸟儿掠空而去，早早升起的星星互相眨巴着眼睛，像在对话似的：在这一片沉寂之中，所有一切都令人感到阴森可怖。她恍惚觉得，男友在把她带到远处，然后撇下她独自一人不管了。她内心莫名其妙地激荡不已，想哭却又哭不出来。

这当儿，上尉向她描绘他计划中的未来设施的面貌。他对小船的良好性能赞不绝口。他说，一个人划动双桨可以轻便自如地驾驶和操纵它。他认为，她自己也该学学划船；一个人偶尔独自荡舟湖面，既是自己的摆渡人又当自己的舵手，真是件赏心乐事。

听到这些话，那即将来临的离别又在揪着夏绿蒂的心。“他是有意说这些话吗？”她暗自思忖，“他已经知道实情了吗？他已有预感？或者只是巧合，只是无意识地预告我未来的命运？”一阵凄楚袭上她的心头，她再也忍耐不住了。她请求他尽快靠岸，带她返回府第。

今天是上尉第一次在湖上划船；尽管他测量过一般水深，但个别地方的深浅他并不清楚。天色渐晚。他操着双桨，划向估计便于登岸而又距离通往府第的小路不远的地方。但是，船偏离了目标；这时夏绿蒂再次表示想尽快登岸的愿望，嗓音里已经带有几分害怕的意味。他用力划向岸边，可是在离岸还相当

远的地方，他感到船给绊住了。真糟糕！船搁浅了，他竭尽全力试图划出浅滩，但都没有成功。怎么办？唯一的办法是，他跳下船抱着女友涉水上岸，反正水很浅。还算他走运，他抱着这可爱的重负顺利走在水中；他有足够的力气，一点儿也不摇摆或者让她担惊受怕。尽管如此，她依然胆怯地用双臂紧紧搂住他的脖子。他抱得很紧，把她死死地搂在怀里，一直到草坡上才把她放下来，内心不无激动和怅惘。这时她仍然吊在他的脖子上。他重新把她搂到怀里，热烈地吻了一下她的嘴唇，接着倒在她脚下，使劲儿吻了吻她的手，然后大声说："夏绿蒂，您会原谅我吗？"

朋友冒失地给予她而她差不多也回报了的那一吻，使她回过神来。她握住他的手，但并没有把它举起来。她向他俯下身去，同时将自己的一只手搭在他肩上大声说："这一时刻在我们一生中将是个新的起点，不可避免。但它对于我们是否有价值，却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您必须离开，亲爱的朋友，您将会离开的。伯爵在着手改变您的命运；这使我高兴，也使我痛苦。本来在事情没有眉目之前，我不想提它。然而，在这关键时刻，我不得不向您吐露这个秘密。只有我们有勇气改变我们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处境，改变我们的观念，我才能宽恕您，也才能宽恕我自己。"她把他拉起来，抓牢他的胳膊，依偎着他，一起默默地走向府第。

现在，她站在自己的卧室里。在这儿，她不得不感到自己是并也把自己看成是爱德华的妻子。在这种矛盾的处境中，她那练达的、饱经风霜的性格帮了她的忙。她以往已经习惯于保持清醒的自我意识，习惯于控制自己，所以现在对她来说正视现实，尽可能在心理上达到应有的平衡，也并非难事。现在，她想到那次奇怪的夜访便禁不住笑自己。然而，很快她心里又产生

一种莫名其妙的预感，感到全身在战栗。这是一种可怕而杂有欢快感的战栗；它慢慢地在消失，在化为虔诚的祝福和希望。她激动地跪倒在地，口中重复着她在圣坛前向爱德华发的誓言。友谊、倾慕、牺牲变成一幅生动的图画，从她眼前掠过。她感到自己内心已趋于平静。不一会儿，一阵恬适的倦意向她袭来，她安然堕入了梦乡。

第十三章

爱德华的心情却完全不同。他没有多少心思睡觉，所以连衣服也忘了脱。他千百次地亲吻那文件的抄本，即奥蒂莉用她童稚般畏怯的手抄写的文件开头部分；他不大敢吻那结尾部分，因为他自认为那是他自己的手笔。“唔，它要是另一种文件该多好呀？”他心里对自己说。然而即便如此，这对他来说已经是一个再好不过的保证，他的最大愿望实现了。它的的确确保存在他手里呀！将来他不是可以经常把它贴在心上吗？哪怕它因第三者签字而遭到玷污！

下弦月升上树梢。温馨的夜晚非常迷人。他走到户外，信步游荡着；此时此刻他是尘世间所有人当中的最激动和最幸福者。他穿过园林，它对他已嫌过分狭小。他急步走向田野，它对他又嫌过分空旷。他不由自主地回到府第，来到奥蒂莉的窗下。他在通平台的阶梯上坐下来。“一道道墙和一个个门闩，”他自言自语地说，“把我们隔开，可我们的心是分不开的。只要她站在我面前，她一定会投进我的怀抱，我也会投进她的怀抱。现在只

需要有这种信念，其他都无关紧要啦！”周围一片寂静，连一丝儿风都没有，静得他可以听见那些不分白天和黑夜都忙个不停的小虫子在地下爬动的声音。他完全沉浸到幸福的梦幻中去了，最后终于入睡。当他醒来时，太阳已高高升起，正闪着它和煦的目光，驱散那缭绕的晨雾。

现在，他发现自己是府第里第一个醒来的人。他觉得工人们来得太晚。他们来了；但到的太少，每天规定的工作量太低，远远没有达到他所希望的进度。他需要更多的工人。人们答应为他寻找并且当天就找到了。不过，即使增加了这些人，他仍然觉得不够；他希望尽快完工。工作对于他不再是欢乐，他要求现在一切全都竣工。为谁？道路应铺好，让奥蒂莉走着舒舒服服；座椅应安置在计划的地方，使奥蒂莉能够随时小憩。他对新房子的修建催得也很急，要求它在奥蒂莉生日那天落成。在爱德华的思想和行动中已经失去节度，爱和被爱的意识把他推入漫无边际的境地。在他的心目中，所有房间和周围环境的面貌全变了！他觉得他住的不再是他自己的居室。奥蒂莉的存在吞没了他的一切，他完全沉沦到她的存在中去了。他的眼睛看不见别的景物，他的耳朵听不到心灵的呼唤；他本能中曾被驯服的一切全都冲决出来；他的全部身心流向了奥蒂莉。

上尉注意到这种受感情支配的活动，希望能避免可悲的后果。所有设施现在在一种片面欲望的督促之下，正以超过常规的速度紧张修建着，而他筹划它们时的着眼点，却是让人们过一种安静、和睦的共同生活。小农场出让一事已经由他经手办成，第一笔款子也收到了。按照约言，夏绿蒂把它收进了自己的小金库。但是就在第一个星期，她便不得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艰苦地实践和遵守认真、耐心和注意条理这些美德了。因为

假如鲁莽从事，拿出的钱是用不了多久的。

头绪多，事情也多。上尉怎么会让夏绿蒂处在这种困难境地呢！经过讨论决定，他们宁可自己加速计划工程，自己借贷，然后用卖小农场可望收的款项分期偿还债款。这样或许可以避免转让产权造成的损失，而事情又能够顺利办成。他们活动的余地更大，出一次钱可以作更多的事，因为一切都运转自如，又有足够的工人。这样，他们便会既快而又有把握地达到目的。爱德华非常赞成这个办法，因为跟他的意图完全一致。

夏绿蒂在内心深处仍然坚持她自己考虑和设想过的东西。在男人方面，她的朋友也有同感，站在她一边。恰恰由于这个缘故，他们的关系更加亲密了。他们互相交换对于爱德华急于求成的心理的看法，并商量对策。夏绿蒂把奥蒂莉抓得更紧，看得更严了。而且，她对自己的心看得越清楚，对姑娘的心就观察得越透彻。她认识到，除了让这个女孩子远离此地，别无其他挽救办法。

现在，她觉得有个天赐良机，即女儿露娴妮在寄宿学校得到如此优秀的评语，姨奶奶听说以后愿意把她接去，让她永远留在自己身边，让她见见世面。这样，奥蒂莉可以回寄宿学校去，上尉则离开这儿去就那个好职位，一切又会恢复几个月以前的老样子，甚至比那时更好。夏绿蒂希望自己跟爱德华的关系也很快修好。她如此冷静地将一切都安排得有条理，因此头脑中那不切实际的幻想就更牢固：他们可以回到以往那种孤陋状态，强行挣脱了羁绊的东西将被重新关进牢笼。

爱德华感到人们给他设置的障碍重重叠叠，难以逾越。他发现，有人故意把他和奥蒂莉隔离开来，使他难以单独同她讲话，甚至难以接近她，除非当着许多人的面。他对此很恼火，所

以对其他事也没有好气儿。假如他得到机会跟奥蒂莉匆匆说上几句话，那就不仅仅会对她表示忠贞不渝的爱，而且还抱怨自己的妻子，抱怨上尉。他没觉察到，他自己那样一味蛮干正在使财源慢慢枯竭。他用尖刻的语言指责夏绿蒂和上尉，说他们行事违背了最初商定的约言。尽管如此，他还是同意了第二次的约言，其实这原本就是他自己促成并决定下来的。

恨是一种鲜明的倾向性，爱更是如此。奥蒂莉也渐渐疏远夏绿蒂和上尉。当有一天，爱德华向奥蒂莉责怪上尉，说他作为朋友在目前这种情况下行为欠真诚时，奥蒂莉不假思索地补充说："我早就对他不满了，他对您不大诚恳。有一次我听见他对夏绿蒂说：'但愿爱德华再不要用他那蹩脚的笛声折磨我们！这方面他是搞不出什么名堂来的，让听的人感到腻烦。'您可以想一想，这些话使我感到多么难受，因为我很喜欢为您伴奏。"

她刚一讲完就感到失言，说了不该说的话；可是话已经出了口。爱德华的脸色顿时大变。没有什么比这更使他气愤的了：有人在攻击他最喜爱的东西；他深知这是他的一项童心十足的活动，哪怕半点儿非非之念也未曾有过。做一件使自己高兴、使自己快乐的事理应照顾到朋友；他竟然未曾想到，对于一个第三者来说，让一个缺乏天才的人折磨自己的耳朵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他受到了侮辱，他感到愤怒，他不能原谅。他觉得他不应再承担任何义务。

他感到越来越需要跟奥蒂莉在一起，看看她，悄悄对她说几句话，向她倾吐心曲。他决定写信给她，请求她同意互相通信。他把简洁地写明这层意思的纸条放在了写字台上。当贴身仆人开门进来为他卷发时，字条给穿堂风吹到了地上。通常为了试一试卷发钳的热度，仆人总是俯身在地板上找张纸条。这次他

顺手拾起那张字条用卷发钳一夹，字条给烧焦了。爱德华发现他拿错了，便一把从他手里将字条夺过去。过了一会儿，他坐下来重新写了一张。第二次写出来的东西就不完全一样了。他觉得有些顾忌、有些忧虑已经被克服。他一见到奥蒂莉，便瞅准瞬间的机会把纸片塞到了她的手里。

奥蒂莉没有拖延，立即给他写了回信。他没来得及阅读，就把字条放进背心口袋。这件背心是流行式样，做得很短，不易保存东西。字条滑出来落在地上，可他并没有察觉。夏绿蒂看见这情景，拾起字条递给他，同时匆匆往纸上瞟了一眼。"这是你写的东西，"她说，"你大概不愿意丢失的吧。"

他不由一惊。"莫非她佯装不知？"他心里想，"她看见了字条的内容呢，还是因为笔迹相近弄错了？"他希望、也认为是后者。这对他是个警告，是个双倍的警告。但是这些奇怪的、偶然性的信号，这些好似一个超凡的生命借以同我们对话的信号，是他这位陷于激情的当事者所无法理解的。相反，他在感情的激流中滑得愈远，便愈加感到人们用以约束他的行动的限制难以忍受。朋友们的聚会逐渐稀少下来。他的心扉闭锁上了。即使他不得已跟朋友和妻子在一起，也无法在内心激起以往对他们所怀有的倾慕之情。他不禁暗自责备自己，他感到别扭，于是便设法说点儿诙谐话为自己打圆场。可见，由于这种谐谑缺少爱，所以也失去了它以往的魅力。

夏绿蒂内在的感情帮助她度过了这种种考验。她心里在认真地思考，打定主意要放弃这美好、高尚的爱。

她多么愿意帮助那两个人呵！她深深感到，单靠隔离远远不能医治好这种病痛。她准备就此跟那善良的孩子摊牌；可她做不到。因为她想，她自己还在摇摆不定，这本身就是个障碍。

她试图一般地就这个问题谈谈自己的意见，但泛泛地谈恰好又切中她个人的情况，这是她羞于讲出口的。她想传给奥蒂莉的每一个暗示都反过来指向她自己的心。她打算发出警告，但立即感到，她自己也需要警告一下。

于是，她默默地依旧隔离开这相爱着的一对，但情况并未因此好转。她不时发出的轻微的暗示，对奥蒂莉丝毫不起作用；因为爱德华已向后者指出，夏绿蒂本人在爱着上尉。他还让她确信，夏绿蒂自己希望离婚，他现在正考虑如何以某种体面的方式和她分手。

奥蒂莉，这个怀着纯洁无邪的情感走在获取自己所希望得到的最大幸福的道路上的姑娘，只为爱德华而活着。对他的爱使她坚定了她所有的优良品德，使她更加乐于为他而劳作，使她对其他人更加坦率；她觉得，她已置身于人间的天堂里。

于是，所有的人都有心或无心地以各自的方式继续生活在一起。表面上看，每个人都按自己的老习惯过日子，即使在千钧一发的非常情况下也是如此，仿佛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似的。

第十四章

这时候，从伯爵那儿发来一封信，是写给上尉的。信封里装着两封信，其一描绘未来的美好前景；其二则是已经定下来了的关于目前工作的建议，说在宫廷和公务机构中有一个重要职务，级别为少校，薪水丰厚并享受其他优惠，考虑到由此可能引起的种种情况暂时还应保密。上尉对他的朋友们也只是谈谈未来的

希望，对眼下的建议则秘而不宣。

在此期间，他一边紧张地继续做好当前的工作，一边悄悄安排着一切，以便在他离开以后工程能够顺利进行。他自己主动给某些项目规定下时限，为了奥蒂莉的生日加快某些项目的进度。现在，两个朋友尽管缺乏良好默契，双方却乐于合作。爱德华相当满意，由于得到预支款项，财力已大大增强。整个工程在以最快的速度进行。

上尉本来很想劝告他们，不要把三个池塘改造成一个湖。下面的堤坝必须加固，中间的应予拆除。从好几个方面看，整个项目都不可忽视，都值得考虑。但是，这两个互相影响的工程业已开始。这时，来了一个年轻的建筑师。他是上尉的学生，来得非常及时。他一方面雇用得力的工匠，一方面把某些可以独立进行的工作承包出去。这大大加快了工程进度，并且使工程能稳定、持续地进行。同时，上尉本人也暗自感到高兴；他想，这下人们不致再感觉到他离开后所留下的缺口。因为他有一个行事准则，即他在看到他于一项未完成的工程中所担任的工作还没有得力的人接替时，绝不抽身一走了之。他鄙视那些为了表明自己的不可或缺而在留下的人群中制造混乱的人，这种没有教养的自私自利的人总想有机会破坏他不再继续干的事情。

人们就这样努力工作着，作为向奥蒂莉生日的献礼；但谁也不说明此意，谁也不坦白承认。夏绿蒂心里尽管未怀妒意，但并不认为这是一个确定的节日。奥蒂莉的年龄，她所处的地位，她同这个家庭的关系，都不允许她在生日那天像女王一样出现在人们面前。爱德华不想谈这个题目，一切都应自然地发生，都应出人意料，当然也要给人带来欢乐。

因此，大家一致默认，在这一天——不谈深一层的理由——

别墅应当竣工。借此机会，也可以向本村居民和朋友们宣布庆祝生日。

爱德华的爱是永无止境的。正像他急欲把奥蒂莉据为己有那样，他也为她献身，给她的赠礼和许诺是毫无保留的。对于他准备在那一天赠送给奥蒂莉的礼物，夏绿蒂提出的东西太寒碜了。他跟专门为他操办服饰、一直跟商人和时装店保持联系的贴身仆人进行了磋商。此人不仅熟悉最受人喜爱的赠礼，也懂得奉献礼品的最得体的方式。他立即在城里订购一只精美的箱子：红色压花细纹皮面，钢钉包角，里面装着与这一外壳相匹配的礼品。

他还向爱德华提出一个建议。府第里存有一种小型烟火器，一直没有机会燃放，而又是很容易装填和发射的。爱德华接受了他的提议。贴身仆人也答应负责燃放。不过此事暂时还得保密。

那一天愈益临近了。上尉采取了一些安全措施，他认为在一大群人被召集或被引诱来的时候，这是必要的。他甚至对乞丐和其他有碍节日庄重气氛的令人难堪的事，也预先安排好了防范办法。

相反，爱德华和他的心腹却一直忙着摆弄那个烟火器，决定到时候在中间的池塘岸边那几株大橡树前面燃放。人们将集中在池塘对面的梧桐树下，安全、舒适地在适当的距离之外观看礼花和水里的反光，观看水面燃烧的浮游物。

为此，爱德华找了个借口派人去整理梧桐树下的场地，清除灌木丛、杂草和苔藓。在这整洁的地面上，那些树显得格外壮观，树干高大挺拔，树冠宽广茂密。爱德华感到由衷的高兴。“差不多正是在这个季节，我栽了这些树。有多少年了啊？”他自言

自语。他一回到家，就查看那些他父亲——尤其在乡居期间——记得非常详细的旧日记本。日记里尽管没有提到植树的事，但爱德华还依稀记得同一天在家中发生的另一重要事件，必定有所记载。他一本本地翻阅着，终于找到了。爱德华真是又惊又喜，世间竟有如此奇妙的巧合！那一次植树的年月日，正是奥蒂莉出生的年月日。

第十五章

令人神往的那一天的曙光，终于照亮爱德华的面颊。客人们也陆续到来了。他让人把请帖一直发到周围邻近的广大地区。那些未能参加被传为佳话的奠基礼的人，更加不愿错过这第二次庆典。

庆宴前，木匠们奏着音乐来到府第的庭院里，抬着他们用许许多多枝叶和花朵重叠交错地编成的大花环。他们说着祝愿之辞，按照传统，请姑娘和夫人们献出丝织的绸巾和绦带装饰那花环。在主客进餐时，他们列队离去，继续他们那喧喧嚷嚷的游行。他们在村子里兜了一圈，同样向姑娘太太们要了一些绦带，然后在人群的簇拥下，去新别墅坐落的高地。那儿已经有一大群人等着。

庆宴结束后，夏绿蒂请客人们滞留了一会儿。她不愿让大家排成庄重呆板的节日队伍，因此人们稀稀拉拉，三五成群，不分尊卑和长幼，安闲地来到现场。夏绿蒂故意把奥蒂莉留在后面，但这并没有能够扭转形势。相反，由于奥蒂莉真正是最后一

个走上来的，所以看上去仿佛鼓乐专门在等她，仿佛庆典必须在她到达时才正式开始似的。

为了遮住新房的粗陋外观，人们用翠绿的树枝和鲜花对它进行了如上尉所说的建筑艺术性的装饰。但爱德华却背着上尉，让建筑师在突出于墙面的横线脚上，用花朵排出年、月、日。这倒还说得过去。只是上尉及时赶到进行干预，使奥蒂莉的名字未能赫然凸现在山墙上。他委婉地劝阻了已经开始的工作，把制作成的字母搁到了一边。

花环被高高架起，周围很远的地方都看得见。五颜六色的绸巾和丝带在空中飘舞，本来就很简短的致词大部分都给风吹走了。庆典结束，人们开始在屋前平整的、用枝叶圈起来的场地上跳舞。一个英俊的木工伙计把一个灵秀的农家姑娘领到爱德华面前，自己却邀请了站在旁边的奥蒂莉。他们两对翩然起舞，其他人也跟着参加了进来。爱德华很快就换了舞伴，一把抓住奥蒂莉，带着她绕场旋转。年轻人喜气洋洋地跳着，上年纪的人则站在一边观看。

当客人们准备分散开去附近漫步的时候，他们得到通知，夕阳西下时请在梧桐树下重新集合。爱德华第一个赶到，将一切安排就绪，然后又跟贴身仆人商量了一番。后者跟烟火师一起在池塘对岸负责燃放烟火。

上尉注意到为此所作的种种准备，没有表示多大兴致。他正想跟爱德华商谈一下如何对付预料中的拥挤人群时，爱德华却有点急不可待地请他不要过问此事，他愿意自己单独主持庆典的这个项目。

人群已经挤上铲去草皮后裸露出泥土的堤坝。那儿地面松软，凸凹不平。夕阳西下，暮色朦胧。人们在梧桐树下喝着，吃

着，等待着夜幕降临。人们发现这个地方非常理想，暗自憧憬着将来从这儿眺望一片开阔的、堤岸蜿蜒曲折的湖水。

这是一个宁静的夜晚，一丝风儿都没有；这更有利于夜晚的庆祝活动。突然，一声凄厉的叫喊打破沉寂，巨大的泥块剥离堤坝，许多人随之落水。在越聚越多的人群的拥挤和践踏下，堤坝松动了。每个人都想占个好地方，最后搞得大家都欲进不可，欲退不能。

在旁的人都急忙赶过去，但多数是观望而不采取行动。当然，他们力不从心，爱莫能助。除了几个见义勇为者，上尉也急忙赶来，立即把堤坝上的人群驱赶到岸上去，以便给那些正在援救落水者的人让出地方。所有落水的人经过一番挣扎，也靠着救援者的努力，全都上了岸。只有一个男孩仍在挣扎着，由于过分慌乱非但没有接近堤坝，反而离岸越来越远。看样子他已经气力不支，只有一只手和脚有时露出水面。不幸的是那小船又装满烟火停在另一边，人们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将船腾出来，因而中断了救援活动。上尉果断地脱下上衣，大家的眼睛都盯着他。他那矫健有力的身躯，使每个目击者都产生了信任感。可是，当他一跃跳进水里去的时候，人群里仍传出一阵惊叫，一双双眼睛追踪着他，见他敏捷地游过去，抱住他认为已经死去的孩子，送上堤坝。

这时，小船划过来了，上尉登上船，仔细询问着在场的人，是否所有落水者确实全已被救起。医生来了，接过被认为已经死去的孩子。夏绿蒂走过来，请上尉千万注意自己的身体，回府第换换衣服。他踌躇着，一直等到几个老成持重、离现场很近并参加了救援活动的人向他保证，所有的人都已得救。

夏绿蒂目送着上尉走回家去，心里想，家中的酒、茶和其他

必需的东西都锁起来了。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做事往往会失去头脑。她匆匆穿过仍然站在梧桐树下的稀稀拉拉的人群。爱德华正在说服大家留下来；他想等一会儿就发信号，让烟火照常燃放。夏绿蒂走上前，请求他推迟这项娱乐活动，说现在搞它很不合适。而且照眼下的情形，谁还有心思观赏呢？她提醒他，他有责任关心那些救人者和被救者。“医生会尽自己的职责的，”爱德华回答说，“他那儿应有尽有，我们插进去只会碍事儿。”

夏绿蒂坚持她的意见，并给奥蒂莉递眼色，奥蒂莉也准备离开了。爱德华抓住她的手高声嚷着：“我们不愿在战地医院里结束这一天！她太善良了，当不好悲天悯人的护士。没有我们，那些假死的照样会苏醒，活着的照样会擦干身子。”

夏绿蒂默默地离开了。有几个人随着她走去，其他人也陆续跟上，最后没有人愿意殿尾，于是乎大家全都走了。爱德华和奥蒂莉孤零零地留在梧桐树下。不管她如何恳切、如何担心地请求他跟她一起回府第去，他仍然坚持要留下来。“不回去，奥蒂莉！”他大声说，“非同寻常的事都不是顺顺当当、按照常规办成的。今天晚上发生的意外使我们更快地走到了一起。你属于我！我曾经多次对你说过，对你起过誓。让我们不要再说，不要再起誓，现在，这应该成为现实。”

小船从对岸划过来。船上是爱德华的贴身仆人，他尴尬地问，那些烟火该怎么处理。“放！”爱德华冲着他的脸喊道。“这是单独为你准备的，奥蒂莉，现在你理应单独观看！请允许我坐在你身边一起观赏。”说着，他温情脉脉地坐到她的身边，但没有接触到她。

火箭呼哨一声冲天而起，鞭炮轰鸣，光球升腾，焰火蜿蜒如火蛇，然后爆炸开来，车轮形的火团毕毕剥剥，开始是单个的，接

着是一对对、一双双，然后是一簇簇、一串串，越来越猛烈，一簇接着一簇，一串接着一串，最后密集成一大片。爱德华的胸中像燃着一团火，他闪动着得意的目光注视着这一幅幅火和光的画面。对于性情温良而此时又陷于激情之中的奥蒂莉来说，这种发着呼哨声的雷电般地闪现和消失的景象，与其说令人感到赏心悦目，倒不如说叫人害怕。她胆怯地偎依在爱德华身上。而这种依偎，这种信赖，使他充分感觉到，她完全属于他了。

夜似乎还没有真正成为主宰，月亮已经高高升起，照亮两个夜归者的路。一个人手里拿着帽子，当路拦住他们，请求他们施舍，因为他没有赶上白天的庆典。月亮照着他的脸，爱德华认出了那个咄咄逼人的乞丐的面孔。不过，他今天心情格外好，动不起气来，也不可能想到今天这个日子有人乞讨是特别犯忌的。他在衣袋里摸索着，掏出一个金币给了他。此时此刻，他愿意让每个人都高高兴兴，因为他觉得，他的幸福是无限的。

此时在家，一切都已经办好。医生的工作、应急物品的准备、夏绿蒂的帮助，这一切都非常协调，那男孩子也已苏醒过来。客人们渐渐分散离去，有的为了从远处观赏一下烟火，有的在经历了那混乱的一幕以后想清静清静。

上尉很快换了身衣服，积极参加必要的抢救工作。人们全都安息下来，最后只剩下他和夏绿蒂两人了。他亲切和蔼地告诉她，他的行期在即。她在今天晚上经历的事太多，朋友的表白在她心里并没掀起多大的波澜。她看到了他的献身精神，看到了他救别人和救自己的一幕幕情景。这一桩桩奇迹般的事件，仿佛在向她预告一个有意义但并非不幸的未来。

带着奥蒂莉走进门来的爱德华同样得知，上尉的行期临近了。他心里顿起疑心，认为夏绿蒂早就知道底细。不过，这时他

心里有事，老在想着自己的打算，所以也并没有介意。

相反，他注意地，同时也高兴地听到上尉将有一个良好而体面的处境。他深埋在心底的愿望已经冲出来，飞到了眼前事件的前面。他已经看到，上尉跟夏绿蒂，他自己跟奥蒂莉已结合在了一起。今天这个日子能送给他的最珍贵的礼物，怕也莫过于此了吧。

当奥蒂莉走进自己的房间，看见放在她桌上的那个珍贵的小箱子时，她感到多么惊异呀！她立刻打开了箱子。所有的东西都包扎得那么精致，放得那么井然有序，她真不忍心拆散它，甚至哪怕稍微揭开一点儿。麦斯林薄纱、亚麻细布、丝绸、披巾和花边等等，一件比一件精美，一件比一件纤细，一件比一件珍贵。还有首饰也没被忘记。她深知，这是想使她能从头到脚都打扮起来，而且不止一次。但是，所有这些东西都这么珍贵、这么陌生，她不敢相信这真是属于她的。

第 十 六 章

第二天早晨，上尉不见了，他留给朋友们一封充满感激之情的信。他和夏绿蒂在头一天晚上就已经预先简短话别。她觉得这是一次永别，只好听从命运的安排。因为在上尉最后告诉她的伯爵的第二次来信中，向他提起了一桩对他很有利的婚事。虽说他对这一点并没有强调，但在夏绿蒂看来已经成为定局，因此对他也就完完全全断了念。

现在，她认为也可以要求别人具有与她同样的自我克制力

量了。她曾经做到过的，其他人也应该能够做到。她怀着这种想法跟丈夫开始一次非常坦诚和充满信心的谈话，因为她觉得必须一劳永逸地了结这件事。

“我们的朋友离开了我们，”她说，“我们现在又跟以前一样终日相对而坐了。我们要不要恢复到原来的老样子，这全看我们自己。”

爱德华现在只听得进投合自己感情的话。他误认为夏绿蒂是指他们从前的寡居生活，虽说没有挑明，但她希望的是离婚。因此，他面带微笑地说：“有何不可呢？问题是大家要互相谅解。”

所以，一听夏绿蒂接下去说的话，他便觉得自己受了骗。她说：“奥蒂莉也应该换个环境，目前只是我们为她进行选择的问题。现在有两个机会，可以为她提供对她可谓求之不得的环境。一是她可以回寄宿学校去，因为我的女儿已经搬到姨奶奶家去了；二是她也可以被一个有名望的体面家庭接纳，同一个独生女一起享受同样的、跟门第相称的教育。”

“现在，”爱德华相当冷静地答道，“奥蒂莉在我们朋友圈子里已经给娇惯了，换一个环境怕她很难适应吧。”

“我们大家全都给娇惯了，“夏绿蒂说，“你也不例外。现在该是我们深刻反省的时候了，该是认真提醒自己为我们小圈子的所有成员考虑最好的归宿，必要时甚至作出牺牲的时候了。”

“至少我认为，”爱德华说，“牺牲奥蒂莉是极不公道的。如果眼下我们把她推给外人不管，这可真正是牺牲。上尉在我们这儿交了好运，我们可以心安理得地，甚至可以说是高高兴兴地让他离开我们。天晓得等待奥蒂莉的是什么。干吗我们要这么着急呢？”

“我们面临的事实很清楚，”夏绿蒂的语气已带几分激动，因为她想干脆一次讲清楚，于是接下去说：“你爱奥蒂莉，你离不开她。她那方面也产生了爱慕的感情，而且还在发展着。为什么我们不应该用话点穿每时每刻内心都承认的东西呢？难道我们不该扪心自问，这事结果会怎样？”

“虽然对这个问题不能立刻给予答复，“爱德华克制住自己，回答说，“但是我可以奉劝一句，在吃不准一件事情的结局的时候，最好首先下定决心观察一下未来的发展趋势。”

“预见这件事的结局，”夏绿蒂说，“并不需要多么高的智慧。至少马上可以明确地说，我们两人都不年轻了，我们不可以再盲目地走自己不愿意或者不应该走的路。不会有人再来为我们操心的；我们必须互相友爱，洁身自好。谁都不希望我们走上极端，谁都不愿意我们成为受到指责、甚至嘲笑的人。”

“难道我心里惦念着奥蒂莉的幸福，”爱德华无法直接辩驳妻子坦率而明确的陈述，便反问道，“你就可以抱怨我，你就可以咒骂我吗？而且，这幸福根本不是未来的、不可捉摸的，而是眼下她正享受着的。你应真诚地想一想，不要自欺欺人：你这是把奥蒂莉从我们身边拖走，让她作别人的奴仆——无论如何我觉得我没有这么狠毒的心肠，强使她经受这样一场变故。”

夏绿蒂在丈夫的闪烁其词背后，看透了他内心的坚定信念。这时，她才感觉到他离开她已经非常遥远。她颇有点按捺不住地叫道：“假如奥蒂莉把我们拆散，假如她夺去我的丈夫，夺去孩子们的父亲，难道她就能幸福了吗？”

“我们的孩子嘛，我想是会得到照顾的，”爱德华冷笑着说。不过，接着他又用比较和缓的语气补充了一句：“是谁立即便想到走极端！”

“头脑发热的人最容易走极端，”夏绿蒂说，“只要时间还来得及，就不要拒绝忠告，不要拒绝我为我们提出的挽救办法。在大家浑浑噩噩的情况下，只有靠头脑最清醒的人挺身而出。这一次我是最清醒者。亲爱的，最亲爱的爱德华，听我的话！难道你想强迫我这么轻易放弃我几经奋斗才得到的幸福，放弃我最神圣的权利，放弃你？”

“谁这么说过呢？”爱德华有点难为情地说。

“你自己，”夏绿蒂说，“你想把奥蒂莉留在身边，不就承认了由此所必然产生的一切？我不愿逼你；不过，假如你不能克制自己，至少不要再老是自己欺骗自己。”

爱德华觉得她的话有道理。一句话说出口，道出了内心早已认可的事实，那是非常可怕的。为了摆脱眼前的窘境，爱德华说：“我根本不明白你究竟是什么打算？”

“我打算，”夏绿蒂说，“跟你一起考虑一下那两个建议。两个建议都有许多优点。按照我看到的孩子的目前情况，寄宿学校对她是最合适的。假如考虑到她将来的前途，另一个比较优越的处境当然更为有利。”接着她向丈夫详细说明两方面的情况，最后道：“谈到我个人的意见，我更加倾向于那位女士的家庭。理由很多，特别是因为我不愿意看到，奥蒂莉在寄宿学校更多地赢得那位年轻的校长助理的倾慕，不，甚至已是爱情。”

爱德华显出好像要支持她的意见的样子，但这只不过是拖延的手段而已。一心要采取断然措施的夏绿蒂，在爱德华还没有来得及直接表示反对的时候，立即抓住机会决定了奥蒂莉就在近几天内动身。其实，她为此早就暗自作好了准备。

爱德华不寒而栗，他觉得自己受骗了。他认为妻子娓娓动听的话语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假的，是有预定目的的。那就是

让他永远失去自己的幸福。他表面上作出一副把这件事完全交给她处理的姿态，内心却打定了主意。为了缓一口气，为了避免眼下奥蒂莉离家远走这后果不可估量的灾难，他决定自己离家出走。虽说夏绿蒂事前对此并非一点儿没意识到，不过他巧妙地找个借口让她相信了，他不愿眼看着奥蒂莉动身的场面，是的，甚至从现在起他就不想再见到她。夏绿蒂认为自己赢了，便随他去。于是，他吩咐为他备好马，给贴身仆人作了必要的交待，让他为他打点行装并随他一起登程。在即将上马的时刻，他坐下来写了一封信。

爱德华致夏绿蒂的信

亲爱的，我们所染上的病痛不论能否医治，我感觉到的只是：如果让我在此一时刻不致绝望，我就不得不为我自己，为我们大家找个缓解办法。我现在既已作出牺牲，我也就可以提出要求了。我离开我的家，将来只有在看到更为有利、更为稳妥的前景时方才回来。现在由你来占有这家产，但是要和奥蒂莉一起。我愿意让她留在你身边，别让她寄人篱下。你要照管好她，待她像过去一样，像今天以前一样，而且要更加宽厚，更加和善，更加体贴。我保证绝不暗地里跟奥蒂莉来往。最好让我在一段时间里对她的生活状况完全一无所知，我愿意作最好的设想。你们对我也这么设想吧。只是我请求，我最恳切、最强烈地请求，千万不要把奥蒂莉送到其他地方去！千万不要让她去适应新的环境！假如让她离开府第，走出你管理的园林的范围，假如你把她托付给外人，她便属于我，我将去占有她。不过，倘若你尊重我的爱，我的愿望，我的痛苦，倘若你体谅我的侈想，我的希望，

那么一旦有机会解除这病痛，我也不会拒绝的。

这最后一句话是信笔写下的，并非出自他的内心。是的，他甚至一看见写在纸上的这句话，就伤心得失声痛哭。因为这要求他以某种方式放弃由爱奥蒂莉而得到的幸福，唉，抑或说不幸啊！现在他意识到了他该做的事。他要走，尽管不知道由此可能产生的后果。他至少不应该在这个时候再见到她。他会碰上她吗？他怎么敢担保呢？现在，信已写就，马已站在门外，他时时刻刻担心在某个地方瞥见奥蒂莉的影子，同时也看到他的决心遭到瓦解。他定了定神；他想，他任何时候都可以回来，远远离开恰恰使他更加接近他的愿望。反之，他想象了一下奥蒂莉的处境，如果他留下来，她便会被赶出家门。于是，他封好信，冲下楼梯，跃身上马走了。

他骑马经过小饭馆，看到他昨天曾慷慨给予施舍的那个乞丐坐在凉棚下。他正在津津有味地进午餐，这时却站起来，恭恭敬敬地，也可以说虔诚地，向爱德华行礼。就是这个人，在他昨天牵着奥蒂莉的手漫步回家的时候，出现在他的面前。眼下此人使他伤心地回忆起了他一生中那最幸福的时刻，他内心的伤痛更加剧烈了。他意识到他抛下了什么，简直悲痛欲绝。他又看了看那乞丐，说："你这让人羡慕的人哟！"他失声叫道，"你还可以享受昨天的施舍，而我却不能重温昨天的幸福！"

第十七章

奥蒂莉听到有人骑马外出，便走到窗前张望，刚好还看得见爱德华的背影。她顿觉事情有些蹊跷：爱德华离家出门，事先竟没有来看她一下，也没有向她道一声早安。她心里忐忑不安，这时，夏绿蒂拉着她到远处散步，路上谈这说那却仿佛故意不提自己的丈夫，她心里更加犯嘀咕了。散步回来以后，她发现桌上只摆着两副餐具，心头便又多了一层疑云。

一些看来微不足道的引以为常的事情，开始我们只是不太愿意放弃，然而到了关键时刻，我们方才感觉出失去它们的痛苦。爱德华和上尉不在了，夏绿蒂长时间以来第一次亲自安排餐事，在奥蒂莉看来自己好像是被废黜了似的。两个女人相对而坐；夏绿蒂漫不经心地谈论着上尉的新职务，说很少有希望马上再看见他。此时此刻，唯一能够使奥蒂莉感到安慰的是，她可以相信，爱德华为了送朋友一程正在骑马追上去。

但是，当她们起身离开餐桌以后，她们发现爱德华的马车正停在窗下。夏绿蒂没好气儿地问，是谁把车子赶到这儿来的，有人回答说，是爱德华的贴身仆人叫来的，他说他还有几件行李要装车。奥蒂莉强打起精神，掩饰着内心的惊诧和痛苦。

仆人走进来又要了几件东西：老爷的漱口杯、几只银餐匙和一些别的用具，这似乎在暗示奥蒂莉，这是一次遥远的旅行，是一次长久的分离。夏绿蒂冷冷地拒绝了他的要求，说她不明白他这是想干什么；他完全可以自行决定老爷需要带哪些东西。机

灵的仆人本意在跟奥蒂莉说话，想找个借口把她从房间里引出去；现在，他向女主人表示歉意，但仍然坚持他的要求，奥蒂莉很想答应他的要求，可是夏绿蒂拒绝了。那仆人只好退下，马车辘辘地走了。

这对于奥蒂莉真是一个可怕的时刻。她不明白、不理解事情的原委；但爱德华是从她身边被夺走的，而且将在外面待很长时间，这一点她是感觉到了。夏绿蒂体会得到她的心情，便走开了，留下她一个人。我们不忍心描绘她的痛苦、她的泪水。她伤心到了极点。她只请求上帝保佑她度过这一天。她熬过了一天一夜，当她们重又相逢时，夏绿蒂觉得她面前的奥蒂莉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她没有平静下来，也没有屈从于命运，在经历了如此重大的损失以后却仍然挺着，准备承受更大的打击。她的意识完全清醒过来以后，首先担心的是，在两个男人之后，也可能要求她离开。她根本不知道爱德华为使她安然留在夏绿蒂身边对后者发出的威胁；不过，夏绿蒂的态度倒也使她感到放心。夏绿蒂想方设法使这善良的孩子不致感到孤寂，很少而且也很不乐意让她离开自己；虽然她很明白，人们用语言是很难影响坚贞不渝的感情的，但她深知审慎的思想的潜移默化的威力，因此有时便找个话题与奥蒂莉展开讨论。

这对奥蒂莉而言是个莫大的安慰，尤其当夏绿蒂经过深思熟虑提出某种聪明见解的时候。“那些，”有一次夏绿蒂说，“那些在我们冷静的帮助下摆脱开感情困境的人，将会多么深切地感激我们呵！让我们振奋起来，愉快地接过男人们留下的未完成的工作吧；我们将用我们稳重的双手维护和发展他们那莽撞、急躁的性格可能毁坏的东西，这样，我们便为他们的回归创造了

最好的前景。”

“谈到稳重，亲爱的姨妈，”奥蒂莉说，“我不能不说一下，我忽然想起男人们那股毫无节制的狂劲儿，尤其是在喝酒的时候。每逢我看到那清醒的理智、聪慧的头脑、对他人的体慰之心、温文尔雅和笑容可掬的举止在长达好几个小时的时间里不复存在的时候，看到他们不去创造和奉献一个优秀男子有能力完成的种种美好的东西，而是几乎酿成祸害和带来混乱的时候，我感到多么悲伤和担心呀！由此而引起多少暴烈行为呀！”

夏绿蒂同意她的说法，但没有把谈话继续下去；她心里非常清楚，奥蒂莉说这些话时心里想的只有爱德华一个人，因为他尽管不是天天如此，但却经常过量饮酒来为他的娱乐、谈话和工作助兴。

如果说奥蒂莉在听到夏绿蒂前面说的那些话时只是想到了男人，尤其想到了爱德华，那么，现在当她注意到夏绿蒂谈论上尉即将办婚事时的口吻时，她想的就更加多了，因为夏绿蒂像在谈论某一件人所共知和确定无疑的事情似的；这样一来，所有一切完全变成了另一个样子，不再是奥蒂莉按照爱德华以前的判断所设想的情况了。从此，奥蒂莉对夏绿蒂的一言一行，对她的任何暗示、任何态度都更加注意了。奥蒂莉变得聪明、机智，然而也多疑了，只是她自己并没有察觉。

夏绿蒂审视着周围的一切，哪怕一件具体的事也逃不过她犀利的目光，她处理事情干练明达，而且每次都一定让奥蒂莉参加。她毫无畏惧地削减用度；是的，她全面地观察了这一切，认为这次感情上的变故可以说是一个幸运的转折。假如沿着以前的老路走下去，他们很容易失去节制，在人们还没有来得及思索事情的原委的时候，一种大手大脚的生活和急躁冒进的行动便

动摇了这笔巨大的、维护良好的家产的根基，如果说还不至于把它完全葬送的话。

正在修建中的园林设施并不违背她的设想，相反她仍旧继续完善为未来发展所必须的基础工程；不过也仅此而已。她丈夫回来后将会发现还有足够令人开心的事情有待他来完成。

在进行这些工程和实现这些规划时，她对建筑师的工作方法赞不绝口。短时间内，一片大湖展现在她的眼前，新修成的湖岸上栽了花木，铺了草坪，装点得花团锦簇、千姿百态。新房子的内外粗重工作全部告竣，必要的保养措施也已落实，她的工作就此告一段落。这为人们开始下一阶段的工作打好了基础。在这期间，她心情平静而开朗。奥蒂莉却只是表面上如此；因为她在观察这一切现象时感兴趣的无非是那样一些征兆，一些说明爱德华短时间内能否回家来的征兆。除了进行这种观察，她对其他一切全都漠然置之。

所以，一支由农家男童组成的专门保养已经变得很广阔的园林的队伍很投合她的心意，因为爱德华很早就有这个打算。人们为男孩们定做了一种款式活泼的制服，让他们在黄昏时分洗漱干净以后穿上。全部制服放在府第内，托付给一个最懂事、最细心的孩子负责保管。建筑师领导整个工作。渐渐地，在不知不觉之中，所有孩子都学会了一门手艺。人们发现，对这些孩子必须进行一种驯兽式的有趣训练，因为他们做事有时免不了要滑头。当然，当他们一些人手持刮板、长柄刀、钉耙、小铁锹、小锄头和拂尘式的扫帚列队行进的时候，当另一些人拿着箩筐跟在后面运走杂草和石块的时候，当还有一些人拉着巨大的铁滚子随后跟来的时候，那是一幅多么美丽、多么动人的景象呵。建筑师认为这是修饰一幢花园楼房所必需的一系列有秩序的活

动；奥蒂莉则不然，她把这看成是欢迎即将回来的主人的仪仗队。

这给了她勇气，使她产生了一种愿望，要以类似的形式迎接爱德华的归来。很久以前，人们就已试图鼓励本村的姑娘们做缝纫、编结、纺纱和其他女红活儿。自从开始整修和美化庄园的活动以后，这些做女红的美德更得到了发扬。奥蒂莉一直都参加了的，虽然大都是偶尔为之，视机会和兴致而定。现在，她打算使这些活动更完善、更有计划性。但是，跟男孩子们的情况不同，一群姑娘是不容易组成一支"合唱队"的。虽然自己尚不尽清楚从何着手，但她还是听从自己善良心声的呼唤，想尽办法让每个姑娘都能够产生对于家庭、对于父母和对于姐妹的爱。

她在许多人身上都取得了成功。只有一个活泼的小姑娘总是令人感到不满，人们埋怨她没有一技之长，在家里从不愿做事情。奥蒂莉对这女孩却恨不起来，因为她觉得这孩子对她特别友善。她来找奥蒂莉，只要奥蒂莉答应，她就跟着她走这儿去那儿。这时，她乐于做事，而且兴致勃勃、不知疲倦。看来，亲近、依附一个美丽的女主人对这孩子来说成了一种内心要求。开始，奥蒂莉耐着性子让这孩子跟着自己，接着她自己也对她产生了感情，最后两人到了难舍难分的程度，女主人走到哪儿，南妮就跟到哪儿。

奥蒂莉爱去花园观赏欣欣向荣的花卉。草莓和樱桃的收获季节已近尾声，但晚熟的果实南妮尤其喜欢尝一尝。其余那些秋天可望有一场大丰收的水果，花匠打算跟男主人一起收获；过去从没有哪一次不请他来参加的。奥蒂莉非常喜欢听这善良的老人的谈话。他精通自己那一行，而且，一对她讲起爱德华来就说个没完。

当奥蒂莉喜形于色地谈到今年春天嫁接的枝条长势都很好的时候，花匠若有所思地说："我只希望善良的男主人从中得到极大的快乐。假如他今年秋天回来，他将会看到有一些珍贵的树种还是他父亲大人在旧府第花园里留下来的。现在的几位果木园丁先生不如以前那些隐居的卡尔特①僧人老实可靠。在登记册上记载着那些正直忠厚的人的大名。现在人们嫁接、培植，最后当果树结果时，就无需花费力气，任其在园中生长就行了。"

这忠厚的老仆人每逢看到奥蒂莉，几乎总要打听主人的归期和他的行止。如果奥蒂莉无可奉告，这善良的人便不无忧虑地流露出一种困惑神色，认为是她不信任他；于是，在她心头便产生一种被人欺瞒的感情，使她非常难堪。然而，她又离不开路边的那一条条花木丛和一个个花坛、苗圃。他们一起播种、栽植的那些树木花卉眼下已长得枝繁叶茂；现在几乎无需照管，只有南妮还在随时给它们浇水。奥蒂莉怀着多么复杂的心情观赏着这一株株迟开的花卉呵！它们的光华和花朵将在爱德华生日那天怒放，代她表达她的爱慕和感激之情，这是她曾许下的心愿呀。但是她对于看到这个喜庆日子的希望时强时弱，怀疑和焦虑一直萦绕在这善良姑娘的脑际。

跟夏绿蒂再也不可能恢复原来那种坦诚、和谐的关系了；因为自不待言，两个女人的情况大不相同。即便一切照旧，即便她们回到生活的寻常轨道，夏绿蒂在享受眼前幸福方面仍占优势，她的未来前景也是诱人的；相反，奥蒂莉则失去了一切或者近乎失去一切，因为她首先是在爱德华身上得到生活的价值和欢乐

① 一〇八四年在法国格朗卡尔特山区成立的一个隐居僧教团。

的。在当前情况下，她感到无限空虚，这是她以前很少料想到的。须知，一颗探求着的心对于它所缺少的东西感觉最深切；而一颗失去过什么的心最清楚自己的需要。向往变为失意和烦躁，那习惯于期待和观望的女性的心，现在准备冲出它原来的圈子。它想开始行动，想有所作为，想争取自己的幸福。

奥蒂莉并没有对爱德华断念。这怎么可能呢！尽管夏绿蒂聪明过人，自欺欺人地以为事情已经清楚，已经解决，并且认定她丈夫和奥蒂莉之间有可能只维持一种不会出乱子的友谊关系。她不知道在夜晚，当奥蒂莉独自关在自己屋里的时候有多少次跪在那打开的小箱子前面，凝视着那些生日礼物呀。这些东西她还从未使用、从未裁剪、从未缝制过呢。这痴情的姑娘有多少次在夕阳西下的时刻离开她以往获得她全部幸福的房舍，匆匆走到野外，走到以往从未引起她注意的地方呀。甚至在岸上她也不愿多待；她跳上小船，划向湖心，然后掏出一本游记读起来，让小船随波漂流。此时，她的神魂离体而去，飞向远方；她每次都在那儿跟情人重逢。她仍旧紧贴着他的心，他依然长留在她的心里。

第十八章

我们已经认识的那个行为古怪的人，即那位米特勒，在获知朋友当中发生的不幸以后，虽然没有任何一方向他告急，但他在这种情况下乐于证明、实践他的一片友好情谊，要表现一下他的才干，这原是情理中的事。不过，他觉得最好还是再捱一段时间；

因为他深知，调解那些受过教育的人中间所发生的伦理方面的纠纷，要比对付那些没受过教育的人难得多。所以，有一段时间他静观事情的发展；但是最后他忍不住了，于是急急忙忙赶去拜访他早已打听到下落的爱德华。

他来到一个景色宜人的山谷，一道常年水流不断的小溪有时缓缓蜿蜒于芳草如茵、树木葱茏的谷底，有时奔腾而下汩汩作声。平缓的山丘上伸展着肥沃的田野，长着枝叶繁茂的果树。一个个村庄散落其间，山谷上下呈现出一派安谧、宁静的景象，有些地方虽然不能入画，但在其间生活可以说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一所井然有序的小农庄终于映入他的眼帘，中间是一幢洁净、简朴的住屋，四周是花园。他估计这就是爱德华眼下的住处。他没有猜错。

关于这位孤独的朋友，我们可以奉告的是，他暗自完全沉浸于他感情的涡流之中了，他心里有些打算，也怀有某一些希望。他无法否认他希望在这儿见到奥蒂莉，他希望把她领到这儿来，把她引诱到这儿来，他也并非没有想某些许可和不许可的事。于是，他的想像力便纵横驰骋，他反复考虑着各种可能。假如他不可能在这儿占有她，不能合法地占有她，他就要把这片土地房产赠送给她，让她在这儿独自一人生活，不依附于任何人；她应得到幸福，假如让他那自我折磨的想象力继续奔驰下去的话，她也许应该从另一个男子那儿得到幸福。

他的日子就是这样在希望和痛苦，眼泪和欢笑，计划、准备和绝望之间不停的搏斗中捱过去的。米特勒的出现并不使他感到意外。他早就料到他会来，所以他的到达有一半是受欢迎的。假定他认为他此行是受夏绿蒂之托，那么他早已准备好各种各样的请求原谅和敷衍的话，然后便提出更加具有决定意义的建

议；假定米特勒像他所希望的那样能够告诉他一点儿有关奥蒂莉的消息，那么他在爱德华心目中便俨然成为一个可爱的天使了。

因此，当他听说米特勒并非从她们那儿来，此行完全是个人行动时，他顿时泄了气，情绪也低落了下来。他紧锁心扉，开始时根本没心思讲话。然而，米特勒十分清楚，一个人陷入情网时迫切需要剖白自己的心迹，对一个朋友倾诉衷肠；所以他极力耐着性子，经过几问几答他从自己的角色里走了出来，从仲裁人一变而成为一个知心朋友。

紧接着，当他善意地责备爱德华不该过这种孤独生活时，后者回答说："唔，我真不知道还能怎样更加舒心地打发我的时光了！我一直在为她忙碌着，一直在她身边。我有无比优越的条件，使我可以想象奥蒂莉的起居、行止、作息。我看见她正在我眼前，像平时一样活动着，劳作着，当然是在做最投合我心意的事。而且还不仅如此；因为远离她我怎么会幸福呢！于是，我的幻想力设计着奥蒂莉能够跟我接近的种种手段。我写出一封又一封甜蜜、亲切的信，是用她的口吻写给我自己的信，然后我又给她写回信，这一叠叠信件我全收在一起保存着。我保证，绝不采取任何违背她的意愿的步骤，对此我将信守不渝。但是究竟什么东西捆住了她的手脚，使她不理睬我呢？莫非夏绿蒂残暴地让她许诺和起誓不给我写信，不告知我消息？这是自然的，这是可能的，但我认为这是骇人听闻的，是无法容忍的。既然她像我所相信、所知道的那样真正爱我，为什么她不下定决心，为什么她不敢逃出来投入我的怀抱？有时我想，她应该这么做，也是可能这么做的。所以，每逢前厅有什么动静，我就瞅一下门。她倒是进来呀！我心里这么想，这么希望着。啊，既然可能的变成了不可能，

我便幻想着，一定要让不可能的变成为可能！夜晚，每逢我醒来，看见燃着的灯投来一束摇曳不定的光亮穿过卧室时，我就想，她的倩影、她的魂灵、她传出的一丝气息该飘来呀，该走过来抓住我，哪怕只是一刹那的功夫，这也会使我确信：她在惦念我，她是我的。

“对我来说只剩下唯一一个欢乐了。过去我在她身边时，我从没有梦到过她；现在我身居异地，我们却经常在梦境中相见，说来真够离奇的：自从我在这左近一带认识一些可爱的人物以后，她的形象便经常出现在我的梦中，她似乎想告诉我：‘你到处看看吧！怎么样？你找不到比我更美、更可爱的人了吧。’她的影子混进我每一个梦，梦里的种种景象互相重叠、交错。有时我们签订婚约；她的手和我的手，她的名字和我的名字，两者互相交替出现，互相缠绕成一团。这欺骗性的充满欢乐的幻想也并非一点儿痛苦没有。有时，她的行为玷污了她在我心目中的圣洁形象；这时我才真正感觉到，我的极度恐惧心理证明，我是多么爱她。有时，她一反常态地奚落我，折磨我；但是很快她的样子变了，她那美丽的、圆圆的小脸蛋儿变长了：原来这是另一个人。然而我却给折磨够了，我没有得到满足，情绪一落千丈。

“您不要笑，亲爱的朋友，或者您尽管笑您的吧！我并不为这种缠绵悱恻的情感而害羞，假如您愿意，您可以说这是一种傻乎乎的、癫狂的爱。我从没有过爱情，现在我才体验到了什么是爱情。以前，在我认识她以前，在我爱她以前，在我全心全意爱她以前，我一生中所经历的一切仅仅是序幕，仅仅是等待，仅仅是荒废光阴，仅仅是葬送时光。人们尽管没有当着我的面，但背后却指责我，说我笨手笨脚，干的大多数事情都是马马虎虎，敷

衍塞责。也许如此；但那时只是没有碰上我可以大显身手的事情。今天我倒想看看谁能在爱的才能方面超过我。

“虽然这种才能是令人悲伤的，是充满痛苦和饱含泪水的，但我发现它是天赋予我的，是我固有的，恐怕我永远都难以摒弃它。”

通过这热烈的、出自心曲的诉说，爱德华的沉重心情大为减轻；不过这样一来也使他一下子看清楚了他眼前的奇特处境的每一个细节，以至已经陷于痛苦的内心冲突而不能自拔的他突然痛哭失声。他越哭越伤感，他的心因倾吐一空而完全软了下来。

米特勒看到爱德华内心痛苦的突然宣泄打乱了他此行的计划，但他并未因此而失去他那办事果断的性格、他那冷静的理智，他诚恳而又不留情面的表示了他的反对意见。爱德华——他说——应自己警醒自己，应时时意识到自己男子汉的尊严，不应该忘记，一个在不幸中能自持的人，一个克制地、不失体面地忍受痛苦的人是最高尚的，他将受到人们的高度赞赏和尊敬，被人奉为楷模。

对于一个像爱德华这样激动、这样愁肠百结的人来说，这些话完全是迂阔之论，完全是一文不值的。“幸运儿、事事顺遂的人说得轻松，”爱德华冒火了：“假如他明白不幸者受不了他这一套，他应该感到无地自容的。说什么无限忍耐，那头脑僵化的旁观者是不承认有无限痛苦的。在有些情况下，或者说在许多情况下，任何一种安慰都是卑劣的，而绝望则是义务。一个高尚的希腊人尽管长于描写英雄人物，但绝对不会认为让他笔下的人物在悲痛之中放声大哭是可耻的事。他们甚至有句格言说：‘眼泪多的男子是善良的’，那些心肠冷酷、眼睛清冷者请离我远

点儿！我诅咒那些把不幸者当成他们制造轰轰烈烈的戏剧场面的资料的幸运儿。他们要求不幸者处在肉体和心灵的双重痛苦的悲惨境地仍应作出高贵姿态，以便得到他们喝彩的掌声。他们为了在不幸者死亡时还有机会喝彩，便让他像古代的斗剑骑士那样在他们眼前倒在血泊之中。亲爱的朋友，我感激您来看我；不过，如果您能到花园和附近走走看看，将对我是个莫大的爱护。我们等会儿再见，我想安静一下，让我们俩的情绪更接近些。”

米特勒也想转转话题，不愿就此中断这场很不容易才实现的谈话。爱德华何尝不想继续谈谈呢，本来这跟他追求的目标也是一致的。

“诚然，”爱德华说，“这种反复思索、这种反复絮叨是无济于事的；但在这种絮絮叨叨之中我意识到了自我，我感到我有了决断，知道我应该打定的主意，知道我打定的是什么主意。我看到了我当前的、未来的生活；我只有在苦难和享受之间选择。您这最善良的人，请您设法让我们离婚，这是必然结局，而且这已经成为事实。请您设法取得夏绿蒂的同意！我相信，她是会同意的，我不愿详细说明其中的原委。亲爱的朋友，去吧，让我们大家都平静下来，让我们大家都能幸福！”

米特勒呆呆地说不出话来，爱德华继续说：“我和奥蒂莉的命运是不可分的，我们不会沉沦。您看看这杯子！上面刻着我们姓名的花押字①。一个雀跃欢呼的人把它扔到了空中；谁也休想再用它喝酒了，它将在花岗石地面上摔得粉碎；然而它却被接住了。我出高价把它买了回来，现在我每天用它喝酒，以便使我

① 姓名的起首字母相互交织所组成的图案。

每天坚定我的信念：命运所决定的全部关系是牢不可破的。”

“啊，真叫我作难呵！”米特勒叫道，“对朋友还要我怎样耐心呢！现在又让我碰上迷信这种我所最憎恨的玩意儿，它是所有侵蚀人的头脑的东西中之最有害的。我们在玩弄占卜和梦幻这类把戏，用它们来给我们的日常生活涂上一层神秘色彩。但是，假如我们的生活本身已经有点神秘莫测的意味，假如我们周围的一切正在动荡着，正在酝酿着变故，那么这风风雨雨岂不给那恶魔的把戏弄得更加叫人害怕吗？”

“在这交织着希望和恐惧的捉摸不定的生活中，”爱德华叫道，“您至少应该给这颗怅惘的心留下一个如指路星似的东西，即便这颗心无法接近它，但总可以看到它呀。”

“哪怕有希望得到一点儿结果，”米特勒说，“我也就够满意的了；不过我总是发现：没有人重视那些危险的征兆，人们注意的只是那些悦人耳目和给人希望的东西，只相信投合自己的东西。”

现在，由于米特勒看到自己已经被引进狭路，他在这条路上走得越远便越感到不舒服，所以他倒宁愿答应满足爱德华要他去见夏绿蒂的迫切愿望。事已至此，他还能对爱德华有什么别的办法呢？即便按照他自己的设想，现在他唯一能够办到的也是争取时间看看那边的女人们，了解一下她们的情况。

他匆匆地赶到夏绿蒂那儿，发现她像从前一样，心情平静，眉宇舒展。她乐于告诉他所发生的一切的细节；而从爱德华的叙述里，他所能知道的只是事情的影响而已。他从自己方面小心翼翼地接近谈话题目，却不忍心说出、哪怕是旁敲侧击地点出离婚这个词儿来。夏绿蒂在讲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以后说：“我不能不相信，我不能不希望一切都将恢复如初，爱德华将会回

来。怎么可能是别的结局呢？因为您也会注意到，我有喜了。”听到这话，他开始时感到奇怪、吃惊，回过神来以后心里便高兴了起来。

“我没有听错您的话吧？”米特勒打断她的话说。“一点儿不错，”夏绿蒂答道。“这真是天大的喜讯呵！”他拍着双手大叫起来。“我明白这一条理由对于一个男人的力量。我曾看到许许多多婚姻因此而被促成、得到巩固和破镜重圆！这样一件喜事胜过千言万语，它真正是我们所能希望的最大的喜事。然而，”他话锋一转说，“就我而言，我也许有充分理由不高兴。我很清楚，这种情况有违我的初衷，因为我的奔波不可能在你们身上得到报赏了。朋友，我觉得我自己像一个医生，上帝保佑他对穷人所施的所有医疗都能奏效，但却很少能够解除愿意付给丰厚报酬的富人的病痛。值得庆幸的是，在我的努力、我的劝说看来毫无收效的时候，事情本身已经有了转机。”

夏绿蒂要求他把这消息带给爱德华，为她捎一封信去，并且看看还应做些什么，还可以挽回些什么。他表示难于从命。“该做的都做了，”他大声说，“您写信吧！任何一个信使都跟我一样能够完成任务。而且我必须照顾一下更需要我的地方。到该我祝福的时候我再来；我来参加洗礼。”

像往常一样，夏绿蒂这次对米特勒也不满意。他这种急性子办过一些好事，但也造成不少失误。没有谁比他更加容易受一时的偏见的支配了。

夏绿蒂的信使来见爱德华。爱德华惶惑地接待了他。这封信既可能是答应，也可能是拒绝。他踌躇良久不敢启封。他读完来信以后呆住了，尤其当他读到结尾的那一段时简直变成了一尊石像：

回忆一下你像偷情者似的溜进你妻子身边的那个夜晚吧。你不容抗拒地把她拉到怀里，把她像情人、像新娘似的拥抱着。让我们感谢上天的这一个奇异的偶然安排吧。它在我们此生的幸福面临崩溃和消失的危急关头，为我们的关系结上了一条新的纽带。

从这一瞬间开始，爱德华心灵里发生了什么动荡，这是难以描述的。在这样的困境之中，最后他原有的老习惯、老嗜好又复发了。他借它们消磨时日，填补他空虚的生活。狩猎和战争，这就是一些越来越广泛地为达官贵人们所采用的逃避危机的手段。爱德华向往着外患，以便抵销他个人的内忧。他向往着灭亡，因为存在对他已经不堪忍受；他想到他将不复存在，他想到他能够以此使他所眷爱的人们、他的朋友得到幸福，心头便感到欣慰。没有人设置障碍阻止他实现自己的意愿，因为他没有把决心做的事告诉任何人。他郑重其事地正式立下了遗嘱；能够把财产遗留给奥蒂莉，这使他感到多么甜蜜呀！遗嘱里也考虑到了夏绿蒂、没出生的孩子、上尉和仆人们。重新燃起的战火给了他实现自己计划的机会。在他的青年时代，他那种对于军事的一知半解就曾给他添了很多麻烦，因此他退役了。现在，他怀着一种壮烈的情感跟着一个统帅出征了。关于这个上司他可以对自己说：在他的统帅之下，死亡是可能的，胜利是有把握的。

奥蒂莉在知道夏绿蒂的秘密以后跟爱德华一样大吃一惊，其程度甚至超过了他，她堕入了深沉的反省之中。她不可能产生希望，也没有理由祝福。下文我们准备从中摘录的她的日记将让我们窥见她内心深处的一角。

第二部

第一章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往往遇到我们一般在英雄史诗中誉之为诗人技巧的那种东西，即当主要人物远离、隐遁、完全停止一切活动的时候，立刻便有第二个、第三个迄今几乎未被注意的人物占据空出的位置，展开他的活动，在我们看来，他们同样值得注意、值得关心，甚至令人赞赏和褒扬。

上尉和爱德华离开以后，很快那位建筑师便日益显示出他的重要性，一些工程的安排和实施现在全仰仗他了。此人心细、有头脑而又踏实肯干，也乐于以某种方式帮助两位女士；而且，在寂寞无聊的时刻，他又善于为她们消闲解闷儿。单单他那副仪表就令人喜爱，使人觉得可以信赖。他算得上是一个真正的俊美青年，身材匀称、修长，或者说略嫌高大，谦逊而又不畏怯，亲切而又不过分迎合。他愉快地承担任何令人操心和费力气的事。由于他善于运算，不久他便对整个家务了如指掌，他的良好影响扩散到了各个角落。人们一般总是让他去接待陌生的来访者，他非常善于应付那些不速之客，要么代为辞谢，要么让女主人至少有所准备，不致由此产生难堪的局面。

例如，有一天一个年轻的法学家给他添了很多麻烦。此人是邻近一家贵族派来交涉事情的，事情本身并不特别重要，但却

在夏绿蒂心里引起波动。我们必须记述一下这件事，因为它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把种种本来也许长期搁置下的事翻腾了出来。

我们还记得夏绿蒂进行的改造教堂墓地的方案。全部墓碑都从原来的地方取出，镶嵌在围墙和教堂基础里面。空出来的地方加以平整，除了那条通往教堂并从教堂通往另一侧小门的宽阔的路以外，其余的地方全都种上了各种各样的苜蓿，现在它们长得已是郁郁葱葱、花繁似锦了。按照一定的顺序，新的墓穴将从庭院尽头开始安排，然而所占的地方将随时填平并且同样种上花草。大家都承认，这块地方在星期天和节日举行礼拜的时候，呈现出一派庄严而又充满生机的景象。就连那位因循守旧的老牧师也只是开始时不太满意，现在当他站在古老的菩提树下，像跟巴乌希斯一起站在后门外的菲力门①一样，看到面前不再是高低不平的墓地而是一片五颜六色的、美丽平坦的花圃时，也不由得喜上眉梢；何况，这还会给他带来一笔收入呢。因为夏绿蒂答应，教区可以得到这块地方的收益。

但是尽管如此，一些本乡居民以前就曾对此表示反对。他们说，人家取消了他们先人安息处的标志，从而也就消除了他们对于先人的纪念；保存完好的墓碑虽然可以说明被安葬者为何人，但却指不出他葬在何处。许多人认为重要的本来就是安葬的地方。

邻近一家人就持这种看法。他们在几年前给了教堂一小笔赠款，条件是教堂在公墓里为他家保留一块地方。现在，年轻的

---

① 菲力门和巴乌希斯　希腊神话中一对贫寒的夫妻。他们殷勤款待了微服巡访的宙斯和赫耳墨斯，因此受到神的赏赐，神把他们的小茅屋变成了宫殿。

法学家被派来宣布收回赠款，声明将不再继续付款，因为以前付款的条件被单方面取消了，虽经多次提醒和交涉也未受到尊重。夏绿蒂作为这个改造工程的发起人，想亲自跟那位年轻人面谈。他陈述他和他主人的理由时尽管有些激动，但并不强词夺理，总给人留有一点儿考虑的余地。

“您看，”他在一个简短的开场白里振振有词地解释了他的强烈要求以后说，“您看，不论是高贵者还是卑贱者，都很看重安葬家人遗骨的地点标志。哪怕对于一个埋葬下自己孩子的一贫如洗的农夫来说，如能在墓前立一个小小的木十字架，放上一个花圈，也不啻是一种安慰，至少在悲痛没有消失以前是寄托哀思的所在，虽说这种标志像悲痛本身一样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的。有钱人家把十字架铸成铁的，并且不断设法加固它，保护它，以便保存若干年之久。但是，这种十字架最终也会损毁而不可辨认，于是富有的人家索性立一个石碑，它可以保存几代人，后代人还可以不断修整和更换。然而，吸引我们的不是这种石碑，而是保存在它下面、保存在近旁泥土中的遗骨。因此，我们讨论的对象不仅是一件纪念品，而且还是一个人，不是过去的往事，而是当前的现实。我更加愿意在坟丘里而不是在墓碑上亲近一个去世的受爱戴的人，因为碑本身是微不足道的。但尽管如此，妻子过世之后，丈夫、亲朋友好却肃立在墓碑周围，因为这墓碑像一方界石，它使活着的丈夫有权让外人和不怀好意者从他安息着的亲人身边走开。

“所以，我认为我的当事人收回赠款是完全正当的；这么处理也够便宜的了，因为他们一家人所蒙受的损失根本是无法补偿的。他们因失去能够祭奠亲人的那种悲喜交织的感情，因失去将来安息在亲人身边的令人宽慰的希望而感伤不已。”

“这是件区区小事，”夏绿蒂说，“我们大家不值得因此通过诉讼手段伤了和气。我并不为我所做的事失悔，我愿意赔偿教堂由此所受到的损失。只是我一定要真诚地向您说明：您的论据是欠说服力的。我觉得，最终，至少在死后实现普遍平等这样一种纯洁的感情比那种使我们的人格、好恶和生活环境延续下去的固执僵化的作法更加令人感到宽慰。——您说对吗？”她问建筑师。

“在这样一件事上，”他说，“我既不想参加争论，也不想判定孰是孰非。请允许我就跟我的技艺、跟我的思想方式密切相关的问题发表一点儿粗浅的看法。很久以来，我们便不能再拥抱我们保存在骨灰坛中的亲人遗骨了，我们既不够富有，也没有多大的兴致把它们完整无损地安放在精雕细刻、装饰豪华的巨大石棺中，甚至在教堂中也找不到我们和我们家人的未来安息之处。我们只能在蓝天之下安息，所以我们有充分理由赞成您，仁慈的夫人，所采取的处理方式和办法。如果一个地方的居民一行行地并列而卧，那么他们也就等于安息在亲人旁边，安息在家人之中了；大地有朝一日将接纳我们，我觉得最自然、最干净的作法，莫过于一开始就铲平那些偶然产生并听任时光消蚀而最后倾圮的坟丘，大家共同承受这大地的覆盖，这样每一个人的负担也就更轻了。”

“难道不留任何纪念的标识，不留任何令人产生怀念的东西，所有一切就这么转瞬而逝？”奥蒂莉问道。

“当然不是！”建筑师接着说，“我放弃的是那一方之地，而不是怀念。建筑师、雕刻家最关心的是，人类靠他们、靠他们的艺术、靠他们的双手实现永恒的存在；因此我乐于看到，构思完美、作工精细的墓碑不是零零乱乱、毫无计划地散落在各处，而是被

安置在可永久保存的地方。既然连虔诚的教徒和显贵都放弃了在教堂内安息的特权，那么我们至少应该在教堂或者墓地周围的美丽厅堂里竖立纪念碑和铭文。纪念碑的形式成千上万，装饰它们的办法也是成千上万。”

“既然艺术家是这么有办法，”夏绿蒂说，“那么请您告诉我：人们怎么总是跳不出小里小气的碑碣、粗笨的圆柱和骨灰罐这种单调的形式呢？我看到的不是您所称道的千万种创造，而是千万次的重复。”

“这大概是我们这儿的情况，”建筑师回答她说，“但并非到处都如此。总的看来，创造和恰当的应用形式是一件专门的本领。在这种情况下，要活泼地表现一个严肃的主题，要在表现令人不愉快的主题时而又不至造成不愉快，这是特别困难的。有关各种碑碣的图稿我搜集了许多，有机会时我将请诸位观赏：但是最美的纪念碑永远是一个人自己的画像。它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能表现一个人，它是解释或多或少的特征的最优美的文字；只是这幅画像必须在一个人处在最好的年华时制作出来，然而时机却大都给错过了。谁也想不到应把活的形象保留下来，当想起来去做时，却为时已晚。人们迅速地为死者拓下一个脸模，将它放到一个基座上，这个东西便被称之为半身塑像。艺术家要赋予这么一个东西以生命是多么难呵！”

“您把这次谈话，”夏绿蒂说，“完全转到对我有利的方向上来了。大概您没有察觉到，这也并非您的本意。不过，一个人的画像是独立的，不论它立在什么地方，它都是一个独立的存在，我们并不要求它标志原有的坟墓。让我向您说出我内心的一种奇特的感受，好吗？即便对人像我也怀有一种反感情绪。我觉得它仿佛总是在默默地谴责我；它代表着远离我们的、已经流逝

的过去；它提醒我，公正地尊重眼前现实是多么困难。如果想一想我们见过和认识的那许许多多人，如果坦白承认，过去我们对于他们正如他们之对于我们一样是多么无所谓，我们心里将是一种什么滋味儿呵！现在，我们面对他们中的智力过人者却不可能跟他交谈，面对学者却不可能向他求教，面对游历者却不可能向他问讯，面对亲人却不可能向他表示好感。

"遗憾的是，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离开我们的人们身上。社会和家庭对它们最亲爱的成员，城市对它最有威望的市民，人民对他们最卓越的王侯，国家对它最优秀的人物，也莫不如此。

"我曾听人问道，为什么人们总是不加考虑地说死者的好话，而谈到活人时却吞吞吐吐呢。回答是：因为我们对前者不再存任何戒心，而后者却说不定在什么地方会跟我们狭路相逢。请看，为纪念他人而操心，其动机竟是如此的不纯；即便人们当真郑重其事地试图使死者跟在世者的关系永远存在和维持下去，那么，在多数情况下，这也仅仅是一种自私的玩笑而已。"

第二章

受到这个事件及其所引起的讨论的鼓动，人们第二天便奔赴墓地。为了美化它和给它增添欢乐的气氛，建筑师提了一些很得人心的建议。然而，他所关心的范围一直延伸到了教堂，这个建筑物从一开始就引起了他的注意。

这座教堂已经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了。它是一座具有德国艺术风格的建筑，大小适中，装饰得体。人们会发现，当年承建附

近一家修道院的建筑师在这座小小的建筑物上也表现出了他的才智和风格，尽管内部按照新教作圣事的要求而增添的新设施使它失去了一些肃穆和威严的气派，但它仍然给观赏者一种庄重和静穆的印象。

建筑师不费力气地向夏绿蒂申请到一笔足敷应用的款项，着手恢复教堂内外古色古香的风格，使之同教堂前面那一派生意盎然的景象相协调。他自己多才多艺，大家也乐于将几个参加过修建别墅工程的工人留下来，让他们一直干到这个神圣的工程结束。

现在，人们对教堂及其周围环境和附属建筑进行了仔细检查。使建筑师感到无比惊异和高兴的是，他发现了过去很少受人注意的侧翼的一间小礼拜堂，它结构之合理和精巧，装饰之美丽悦目和独具匠心完全出乎人的意料之外。它还保存着古老礼拜仪式所使用的一些雕刻和绘画；当时人们惯于在不同的节日使用不同的图画和器具，庆祝每个节日都有其独特的方式。

建筑师毫不犹豫地立即把礼拜堂纳入他的计划之内。他尤其要恢复这个狭小殿堂的原有风貌，把它作为表现以前时代及其艺术风格的纪念性建筑。他已经考虑按照自己的艺术设想把这空荡荡的小室装饰起来。他为得到这次施展他绘画天才的机会而喜不自胜；不过，关于这件事他暂时对府第的人保密。

首先，他根据自己的诺言向女士们展示了各种各样的古老的墓碑、盛器和类似物件的临摹画和草图。当他们在谈话中提到北欧民族比较简朴的坟丘时，他拿出了他收藏的从北欧坟墓中发掘出的一些器具和武器给她们观赏。他把所有这些东西都干干净净地保存在抽屉和匣子里，放在一块块嵌在里面和面上衬着布的木板上，很便于取放；如此一来，这些单调的老古董便

颇有点儿华贵的风采了。人们津津有味地看着，像观赏时装贩子的样品箱似的。既然他开了个头，而且人们在寂寞之中也需要解解闷儿，他从此便每天晚上都出示一部分他收藏中的财宝。它们大都来源于德国：中古薄型铸币、厚型铸币、印章以及其他类似的玩意儿。所有这些东西都把人的想象力引向遥远的古代。由于他最后又拿出了早期印刷品、木刻和最古老的铜器，而且每天按照前面他提出的原则装饰教堂，试图使教堂在色彩和其他装饰上完全恢复以往的古老面貌，所以人们不禁产生怀疑：他们是否实实在在地生活在新时代里，这该不是一场梦吧，怎么他们周围完全是另一种风俗、另一种习惯、另一种生活方式和观念呢？

人们有了这样的思想准备，他最后展示的大皮夹子就达到了最佳效果。那里面装的尽管大多数不过是勾勒的草图，但因为它们是从真品上描摹下来的，所以完全保持着古雅的风格，使观赏者惊叹不已！所有形象都反映了纯真的现实存在；这些形象虽然说不上多么高贵，但无疑都是善良的。凝神专注，对于一个在我们之上的高贵者出自内心的赞赏，无言的爱慕和默默的期待——这种种感情在所有形象的面部、手势和身段上都表现得惟妙惟肖。秃顶的老翁、满头鬈发的男童、乐呵呵的小伙子、严肃的中年男子、容光焕发的圣徒、飞舞的天使，所有这些人物看起来都为得到纯真的满足而喜悦，都在虔诚地期待着。哪怕画面上表现的最一般的东西都闪烁着天国的光辉，敬神祈福看来完全是每个人的内心需要呵。

面对着这样一幅幅画面，大多数人仿佛看到了已经消亡的黄金时代，看到了失去的天堂。此时此刻也许只有奥蒂莉如身历其境，感受最为真切。

建筑师自告奋勇，愿意根据这些古老图画的启示在小礼拜堂尖拱之间的墙面上作画，以便把他的思念之情留在让他度过如此美好时光的地方，对此谁会表示反对呢？他谈到这儿颇带几分伤感；因为他根据目前情况看得很清楚，他不可能长时期跟这么一些完美的人待在一起。他说不定很快就得离开了。

此外，这几天虽说没有出多少事情，但却有一个又一个的机会促使人们进行认真的谈话。所以，我们在这儿抄录几段奥蒂莉在日记里就这些谈话所写的感想。在阅读她那些动人的日记时，我们不由得想起一个比喻；我们觉得，这个比喻给我们指出了一条理解她的日记的再便捷不过的途径。

我们听说英国舰队有一条特殊的规定：皇家舰队的所有缆绳，从最粗的到最细的，在制作时都夹进一根红线，使之贯串其中。不论人们用什么办法都取不出来，除非把缆绳的每一股都拆散；哪怕最细的缆绳都由此可以证明它是属于皇家的。

同样，在奥蒂莉的日记里也有一根贯串始终的线，这是一根爱慕和忠诚之线，它联系着一切，标志着整体。它使所有的见解、观点、援引的格言以及其他可能出现的东西都具有作者本人的特点，而且只对于她才有意义。我们在这儿选出和抄录的每一个段落都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奥蒂莉日记摘抄

有朝一日在自己所爱的人身边长眠，是一个人在想到此生以后的未来时所能有的最感快慰的憧憬。“跟亲人聚会”是一句多么亲切的话呀！

有各种各样使我们接近远离我们者和辞世者的纪念物和标

志。但是没有哪一种能与画像所包含的意义相比。同一幅画像交谈，哪怕同一幅并不逼真的画像交谈自有其乐趣，正像有时同朋友争论也自有其乐趣一样。你会感到高兴，觉得自己有朋友作伴，你和他们是隔不开的。

有时我们同一个现实存在的人谈话就像同一幅画像谈话一样。此人无需说话，也不必看着我们，更用不着研究我们的话的涵义；我们看着他，便感觉得到跟他的联系。甚至这种联系还会不断增强，用不着他为此尽力，用不着让他感觉到他跟我们的关系就像一幅画像一样。

人们对自己所熟悉的人物的肖像总是不会满意的。因此我一直同情那些肖像画家。人们很少要求人做他所做不到的事情，但恰恰向画家提出这种要求。人们要求他们不管画谁，都得把他跟其他人的关系和他的好恶统统描上画布；他们不仅应该画出他们对一个人的理解，而且还要表现出其他一切人对这个人可能有的理解。因此，久而久之这些画家便变得冷漠、固执、倔强。在我看来这不足为怪。只要人们不执意要求他们逼真地为自己所爱戴和尊重的人画像，肖像画创作中也会有令人满意的作品出现的。

事实上，建筑师收藏的那些随人体一起深埋于高高的坟丘和岩石之下的武器和古老器具向我们证明，一个人为在死后保持自己的人格所费的苦心是多么没有意义。而我们却是如此固执己见！建筑师承认自己曾发掘过祖先的这类坟丘，然而他却仍然考虑着竖立供后人奠祭的纪念碑。

为什么人们对这类事如此郑重其事？难道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将永世长存？我们不是清晨打扮晚间还要卸妆吗？我们远出旅行不是还要回归故里吗？为什么我们不该希望长眠于亲人

身边？哪怕只有一百年又何妨？

即便一个人今天瞥见许许多多倒塌的、由于进教堂礼拜者的践踏而残缺不全的墓碑，瞥见一座座倾圮于墓碑之上的教堂，他仍然可以认为，他死后的生命是他的第二次生命；他的生命在画像、铭文中延续着，比他原来的尘世生命还要长久。当然，这画像、这第二次生命或早或迟也将泯灭。不管是对于人还是对于纪念物，时间都不会放弃它的主宰权。

第 三 章

从事某种半通不通的行当，是一种令人感到满足的快事，决不会有谁责骂一个半瓶子醋干他没学过的技艺，也不会有人指责一个艺术家超出他的本行在相近的领域施展一下自己的才智的。

我们应抱着同样公允的态度来看待建筑师描绘小礼拜堂的准备工作。颜料已经齐备，尺寸业已量过，纸版上的画稿也描好了。他放弃一切大胆创作的机会，严格按照他的画稿描绘，使他费神的只是把静坐和飞舞的形象分布均匀，以便使整个空间显得和谐、完美。

脚手架搭起来了，工作在进行着。当引人注目的几幅画已经完成的时候，建筑师自然没有理由谢绝夏绿蒂带着奥蒂莉来参观了。蔚蓝色的天幕上的天使们的笑脸，那仿佛随风飘拂的衣衫，令人看了心旷神怡。同时，那沉静、虔诚的气质令人凝神思考，使激荡的情绪顿时平复了下来。

女士们登上脚手架，来到建筑师身边。奥蒂莉发现一切进行得如此轻巧、顺手；在她内心里，以往课堂上所接受的那些东西好像一股脑儿涌了出来似的，她不禁抓起画笔和颜料，按照建筑师的指点描绘起繁缛的衣纹来。她动作熟练，笔触精细。

夏绿蒂很高兴看到奥蒂莉有事可做，精神有所寄托，便听任他们两人画下去，自己却离开教堂，想自己的心事去了。她有些想法和忧虑是无法告诉别人的，只能让它们闷在自己心里。

如果说普通人由于艰苦生活的折磨养成了畏畏缩缩的举止习惯，因而迫使我们投以怜悯的微笑的话，那么，我们却是怀着无限敬畏面对着这样一个女人的，她腹中已给播下伟大命运的种子，不得不等待胚胎的成长，由此产生的婴儿既非善亦非恶，既非幸福亦非祸端，她自己不可以也不能够加速他的成长。

爱德华让夏绿蒂派到他孤寂住所去的信使带回了他的复信，信写得温和、关切，但冷静、严肃多于亲切、爱抚。此后不久，爱德华便消失得无踪无影，他的妻子再也打听不到他的任何信息。后来，她偶然在报纸上发现了他的名字。据报载，他跟一些在一场重大战役中作战勇敢的人一起受了奖。现在她才明白他选择的是一条怎样的道路。她听人说，他逃脱了一次次巨大危险；但她相信，他将寻找更加巨大的危险。她非常清楚，无论如何都难以阻止他走极端的道路。她独自在心里怀着这种种焦虑，反复思忖着，然而不论她一时抱什么看法，内心总是平静不下来。

奥蒂莉对所有情况一无所知，她眼下对那项工作产生了巨大兴趣，当然也很轻易地取得夏绿蒂的允许，继续干下去。目前，工作进行得很快；没过多久，蔚蓝色的天幕上就挤满了尊贵的神灵们。经过持续不断的练习，奥蒂莉和建筑师在描绘最后

几幅画时更加得心应手；它们比早先画的有了明显提高。由建筑师单独负责画的面部渐渐地表现出一种独有的特征：它们全都开始接近奥蒂莉的面容。这位美丽少女在场，想必给事先既没有真实容貌作模特儿也没有创作的容貌可资借鉴的青年男子的心灵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以致由眼看到手动，他渐渐把所看到的全都用于描上了壁板，最后，眼和手两者完全协调一致地工作起来。所以，当最后一张面孔画成时，仿佛是奥蒂莉本人从天空往下探视似的。

拱顶上的工作结束了。人们计划让四壁保持朴素色调，只刷上一层淡淡的棕色涂料；精致的立柱和雕塑饰物则着上深色，显得更加醒目。然而处理这类事情时，总是做了一件又想起另一件：他们决定在墙壁上画上花卉和成串的果实，似乎要让它们将天和地联结在一起。在这一方面，奥蒂莉完全是个行家。花园提供了最美的图案。虽然一簇簇花束得细加描绘，但很快就完成了，快得出乎人们的意料。

不过，整个看起来都还有些紊乱和粗陋。脚手架给乱七八糟地扔在一旁，木板重重叠叠地堆放着，凹凸不平的地面上有几处给打倒了的颜料染得斑斑驳驳，一片狼藉景象。建筑师请求女士们留给他八天时间，在此期间不要去小礼拜堂。最后，在一个美丽的黄昏，他恭请她们前往，但却说不愿作陪，说着便告退了。

“不论他想怎样让我们出乎意料地高兴一番，我现在也没有兴致去看，”他离开以后，夏绿蒂说，“你一个人去看看，然后讲给我听听好了。他肯定完成了一件很得意的作品。我准备首先听听你的描述，然后再实地观赏一番。”

奥蒂莉很清楚，夏绿蒂必须多加小心，避免情绪过分激动，

尤其不宜受到意外刺激；于是，她立即独自一人走了，途中不由自主地向周围张望，寻找建筑师的影子，可是他没有出现，想必是躲起来了。她走进开着大门的教堂。教堂早已修缮完毕和粉饰一新，已经正式启用。她走到小礼拜堂门前，那沉重的、表面钉着铜皮的门扇轻巧地敞开了，眼前是她所熟悉的空间，景象却焕然一新，大大出乎她的想象。

透过那唯一一面高大的窗户射进耀眼的、五颜六色的光线，这是由于窗户上装着拚成美丽图案的彩色玻璃的缘故。这给整个礼拜堂涂上了一层奇异的色彩，制造出一种独特的气氛。拱顶和四壁的美丽画面跟地板上用造型特别的薄砖拼成的美丽花纹相得益彰，薄砖的接合部是浇铸而成的石膏板块。这些东西和彩色窗玻璃是建筑师悄悄让人准备好的，所以他可以在短时间内把它们拼装起来。他还考虑到了休息的地方。在教堂的那些古董当中有几把雕刻精美的圣坛上用的椅子，现在他让人把它们安放在墙边，真可以说再合适不过。

奥蒂莉为呈现在她眼前的这些熟悉而从整体看又是陌生的东西感到异常兴奋。她一会儿站着，一会儿走来走去。她看着、观赏着；最后，她在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时而仰视拱顶，时而环顾四周，仿佛觉得自身存在而又不存在，仿佛意识到而又没有意识到自我，这一切仿佛行将在她面前消失，而她又仿佛行将在自我面前消失。当太阳的耀眼光芒离开窗户的时候，奥蒂莉才清醒过来，匆匆赶回府第。

她毫不隐瞒自己的心事，她知道这一令人喜出望外的事件发生在一个多么特殊的日子。这一天正是爱德华生日的前夜，当然对这个日子她曾经希望用完全不同的方式来纪念的。在这个喜庆日子该有多少东西好装饰呵！然而现在，整个秋天的丰

富多采的鲜花无人采摘。向日葵依然仰脸朝天，紫菀花仍旧沉静、谦恭地凝视着地面，这些至少可以编成花环的东西却被描成图案，去装饰这样一个地方，它——如果不让它们仅仅充当艺术家一时心血来潮产生的怪念头的证明，而是还派个用场的话——似乎只适于用作公共墓地。

这时，她不禁回忆起爱德华庆祝她生日时那一派喧喧嚷嚷的忙乱景象；她不禁想起那一幢新落成的房子，在里面他们曾互相交换了那么多令人神往的许诺。还有那烟火重又在她眼前飞舞，在她耳边呼啸；她越是孤独，幻想的东西就越多，反过来她也就感到越加孤独。她再也不能依偎在他的臂膀上，再也不可能指望有朝一日在他身上找到依靠了。

奥蒂莉日记摘抄

我当牢记年轻艺术家的一段话："艺术家像手工匠人一样，人们从他们身上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一个人很难占有本来属于他自己的东西。他的作品将离开他，就像鸟儿离开孵化出它的巢一样。"

在这一点上建筑艺术家的命运是再奇特不过的了。他往往竭尽他的全部心智、他的全部爱，可是一旦新屋建成，他却不得不将自己关在门外！皇宫的厅堂经他的手才变得金碧辉煌，可他却无缘共享。在圣殿中他在自己和圣者之间划一条界线，他不可再踏上他为举行振奋人心的庆典所铺设的台阶，宛如那金银匠只能从远处跪拜他用珐琅和宝石制成的圣体匣一样。建筑师把华丽府第的钥匙交给富豪，随之也就把舒适和甜美全部奉献给了他，建筑师本人却是一点儿也分享不到。难道艺术像一

个成熟的孩子不再反馈于父亲那样，注定要立即离开艺术家吗？艺术是多么需要推进自身呵！因为它注定要孤军作战，单独地表现与公众和包括艺术家本人在内的大家所相关的一切呀！

古代人民有一种想象是严肃的，甚至可能令人感到恐惧。他们设想自己的祖先在巨大的洞穴中高坐在王位之上，围成一圈进行默默的交谈。他们对进来的新客，假如他是德高望重者，便起立、鞠躬表示欢迎。昨天，我坐在小礼拜堂里，当我看到我坐着的雕花椅对面还四处摆着好几把椅子的时候，脑海中便浮现了那个想法，觉得它非常亲切、美妙。“为什么你不可以坐着不动呢？”我暗自想，“安静地、沉浸在自我之中坐着，长久、长久地坐着，一直到最后朋友们来了你才站起来，亲切地向他们躬身致意，向他们指示他们该坐的位子。”彩色的窗玻璃使白天也具有清晨和黄昏时分那种威严的朦胧气氛；人们应该捐赠一盏长明灯，这样夜晚也不至于十分昏暗。

一个人尽可以装成这样或那样，总想着自己是看得见的。我认为人之所以做梦，就是为了不停地看。说不定有朝一日我们内心的光亮会射出来，这样我们便无需别的光亮了。

今岁已近尾声。风吹过残留着禾根的田野，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吹起波浪来了；只有那些躯干修长的树上的红红果实似乎想使我们回忆起往日欢乐的存在；同样，还有那有节奏的连枷敲击声，它使我们想到，在收割下来的谷穗里有孕育着生命和养育生命的东西。

第 四 章

奥蒂莉在经历了这样一些事件，悟出了人生苦短转瞬即逝的道理以后，终于听到——不可能对她长期隐瞒的——爱德华正在战场上瞎碰运气的消息。这在她内心引起多么强烈的震动呀。她从没有错过机会进行她有充分理由进行的种种观察、思考。好在人对于不幸的忍耐力有一定的限度；不幸一旦超过这个限度，便会置人于死地或者使人变得麻木不仁。在有些情况下，希望和恐惧会合二而一，相互抵消，变成一种朦胧的麻木状态。否则，我们怎么会明明知道远在异乡的情人时刻处于危险之中，自己却能够安之若素地过日子呢。

看来，仿佛有一位善良的神在护佑着奥蒂莉。正当她因孤寂和无所事事行将沉沦的时候，突然一支狂烈的大军闯进她一潭死水似的生活；这不仅从外部加给了她足够的事情去处理，使她从自我中走出来，而且同时使她在内心里感觉到了自己的力量。

夏绿蒂的女儿露娴妮刚一离开寄宿学校进入社会，刚一在姨奶奶家那一个又一个的社交场合露面，她想博得人们好感的意愿便立即真的博得了人们的好感。一个富有的年轻人很快对她产生深切的爱慕，进而想占有她。他的万贯家财给了他可以把一切最美好的东西据为己有的权利，他觉得自己应有尽有，只缺一个完美的妻子，她的美貌应当像他的其他财产那样，让世人产生羡慕之心。

这一桩家庭大事使夏绿蒂忙得不可开交，她的全部思想都放在这上面了。她的通信除了进一步打听爱德华的消息，其余也全都跟此事有关；因此在最近一段时间，奥蒂莉比以往更加孤独。她尽管知道露娴妮要来，为此也作了最必要的准备，却没有想到她来得如此之快。人们事前还没来得及写信商量，进一步确定日期，一阵旋风已经刮到府第上空，刮到奥蒂莉头上来了。

此刻，众多的婢女和男仆，装载箱笼和枕垫什物的车辆已经到达。他们满以为会有两三个主人在家；可首先露面的却是客人自己：姨奶奶带着露娴妮和几位女宾，未婚夫同样也不会没有人作陪。前厅里堆满行囊、大衣袋和其他行李箱。人们费尽周折，把这许多大大小小的箱笼一一分开；扛呀、抬呀，简直没完没了。天不作美，这时大雨滂沱，造成诸多不便。奥蒂莉沉着地应付着这一场混乱，她的开朗性情和聪明伶俐这时闪出了异彩，在短时间内就把一切安排得井井有条。每个人都有了住处，都感到舒适、方便，都认为得到很好的招待，因为大家都可以自由地自己关照自己。

现在，大家都想在一次令人疲惫不堪的旅行以后休息一番；未婚夫乐于趁此机会亲近一下岳母，让她确信他的爱和他的善良意愿；可是露娴妮却安静不下来。她现在终于有幸可以骑马了。未婚夫拥有几匹良马，她执意要人立即备马。风、雨、雷、电全不在她的考虑之列；人们的生活似乎就是淋湿再晾干。假如她一时兴起要步行外出，那她是不会问自己该着什么衣服、穿哪双鞋的。她一定要参观一下她曾听到许多传言的园林设施。不能骑马的地方她就步行。很快，该看的她都看了，并且作出了自己的评价。像她这种性情急躁的人很难容许别人提出反对意见。大家感到她有点儿不好将就，但最苦的是那些侍女了，她们终日

洗、熨、拆、缝，忙个没完。

她刚一看完府第和庄园就感到有义务访问一下周围地区。她或骑马，或乘车，非常便当，所以访问的地方也就相当多。回访府第的人泛滥成灾；后来，为了让主客不致错过，便分别确定了具体日期。

夏绿蒂同她的姨妈和未婚女婿的总管尽心尽力地操持着内务，奥蒂莉率领着她手下的一帮人巧妙地应付着，免得在这人多事杂的情况下出什么差错。猎人和花匠、渔夫和商贩全都被赶上了场，所以这时的露娴妮宛如那燃烧着的彗星，后面总是拖着一个长长的尾巴。不久，通常的客套寒暄使她感到厌倦了。于是，她让那些老态龙钟者在牌桌上消闲，而那些手脚还能动的——谁在她那种娇滴滴而又执拗的要求下敢不动起来呢？——必须跟着她，不能跳舞就作押宝、打赌和猜谜的游戏。虽然所有这些，比如事后的对彩领奖，都算在她本人的名下，但客方却没有哪一位一文不舍地扬长而去，尤其男人更是要摆一下自己的阔气。这样她便成功地博得了几个年高德劭的人物的青睐，她打听出他们恰好到来的生日和命名日，一一向他们表示祝贺。她在应酬客人方面真有独到的一手，她能让所有的人都觉得自己受到了礼遇，而又使每个人认为自己是受到最高礼遇者：这样一个弱点，即使社交场上的老手也免不了要犯的。

如果说她看上去意在博取那些有影响、有地位、有声望和荣爵或者其他显赫权势的男人的青睐，制服他们的智慧和审慎，使他们容易对自己带有野味儿的奇特个性产生好感，那么她也不让年轻人受到怠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份，都有自己的日子、自己的时刻；在这个时刻，她设法吸引住他们，让他们得到最大的满足。比如，她很快就注意到了建筑师。这个披着一头乌黑

的长长鬈发的年轻人总是落落大方地看着她，总是沉静地、直挺挺地站在远处，总是简洁而得体地回答她提出的所有问题，显出一副不屑于多作周旋的样子，于是，最后她一半出于不满，一半也想捉弄他，决定在某一天让他扮演主角，同时也可以借此把他拉到自己圈子里来。

她并没有徒劳地带来这么多行李，而且还有一些随后到达。她预先就打定主意要不停地变换服饰的花样。如果说平时她高兴一天换三、四次，从日常的便装到社交场合的流行礼服，从早晨到晚上一会儿一个样，那么现在她更是真正化装登场了：有时扮成村姑或渔家女，有时扮成女妖或卖花姑娘。她甚至也不在乎穿上老妪的衣服——她那娇嫩的面颊在头巾之下显得更加年轻；这样一来，她有时弄得人们真假难辨，把现实和想象混到了一起，认为她真的跟萨勒河的女妖有血缘关系或者是妯娌哩。

不过，她化装的主要目的是在哑剧和舞蹈中表演各种各样的角色，这是她的拿手好戏。她的随从中有位骑士随时准备为她钢琴伴奏，用寥寥几个乐句烘托她的动作；他们只需稍事商量一下，就能配合得非常和谐。

一天，人们按照她的秘密安排，在一场快乐的舞会中间休息时佯装要求她即席表演一个节目。这时，她故意装出一副吃惊和为难的神情，一反常态地让人请求了很多次。她踌躇着，观望着，她让人点节目，像即席表演者那样请求出个题目，最后，事前跟她约好的那个弹钢琴的帮手坐到琴凳上，奏起一支葬礼进行曲并且请她扮演她已经练得纯熟的阿忒米茜娅①。她答应这个请求以后便告退；一会儿，她扮成国王未亡人的形象，双手捧

① 阿忒米茜娅　公元前四世纪加里亚（今小亚细亚西南部）国王莫索洛斯的妹妹和妻子，其夫死后继承王位，为夫营造规模宏伟的陵墓。

着骨灰罐重新登场，和着葬礼进行曲的哀婉曲调，迈着徐缓的步子。在她之后，人们抬来一面大黑板和一支金色的绘图笔，不过笔杆上装的是一截削得尖尖的粉笔。

她的一个崇拜者和随从听她在耳边吩咐了几句后，径直走向建筑师，请求他、强迫他，几乎是连拖带拉地让他扮演营造师的角色，请他画出莫索洛斯的陵墓，也就是说不是让他跑跑龙套，而是请他认真地担任一个配角。尽管建筑师表面上显得惊慌失措——因为他那一身全部黑色、线条简单的现代装束跟那些黑纱、绉巾、缨穗、珐琅、流苏和王冠形成奇异的对比——，内心里却立即镇静了下来；当然，这看起来就更是令人感到奇怪了。他非常严肃地站在由几个侍童举着的大黑板前面，认真地、一丝不苟地画着，他画的那个东西虽说不像加里亚国王的陵墓，而更像伦巴第国王的陵墓，然而其结构之完美，各部分比例之精确，装饰之别出心裁，都是人们所乐于看到的。当他画完时，人们赞叹不已。

他在这整整一段时间里几乎没有转身看一眼王后，而是全神贯注地作画。最后他面对着她鞠了一躬，然后向她示意，他认为他已经完成了她的命令。这时王后将骨灰罐举到他面前，比画着要他把骨灰罐画在陵墓的顶端。他按照她的要求做了，虽说很勉强；因为这同他的整幅构图的风格并不协调。露婀妮终于耐不住性子了；她的目的绝不是要求他认真作画。假如他草草几笔大致勾出一座陵墓的样子，然后利用其余时间跟她周旋，这就更加符合她的真正意图和她的本来愿望。相反，他现在的举止倒使她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因为虽然她想方设法不停地变换花样，表示悲伤，时而作指示和打手势，时而为逐渐成形的画喝彩，甚至有几次差一点将他一把拖过来，以便同他建立哪

怕是一种搭当关系，可谁知他是那样呆板，以致她不得不求助于骨灰罐，将它紧贴在胸前，抬头仰视着天空。最后，由于这样的情况周而复始，她扮演的角色与其说是加里亚的王后，倒不如说是以弗所城①的寡妇②了。如此一来，演出便给拉长了；以往一直很有耐心的钢琴伴奏者也不知道该弹些什么曲调了。上帝保佑，他终于看到那骨灰罐给放到了锥形高案上，不由弹出一个欢快的主题，恰好在这时女王也在准备谢幕了。这个主题尽管使演出失去它原有的基调，但却把观众的情绪推向了高潮，他们立即为露婀妮的杰出表演和建筑师的精湛画技喝彩。

未婚夫专门同建筑师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遗憾的是，”他说，“这幅画不能长久保存。您至少得允许我让人把它搬到我的房间里，并让我同您谈谈它。”——“如果您有兴趣，”建筑师说，“我可以给您看几幅有关这类建筑和碑碣的精美图画，我今天这个只不过是随手画的草图罢了。”

这时正在不远处的奥蒂莉来到两人旁边。“您可不要错过机会，”她对建筑师说，“让男爵先生看一下您的收藏；他是位艺术和古董爱好者；我希望，二位相互熟悉熟悉。”

露婀妮从旁边跑过来问：“在谈些什么呀？”

“关于艺术收藏品，”男爵回答道，“是这位先生收藏的，他愿意找机会拿给我们看一下。”

“就请他马上拿来好了！”露婀妮大叫道。“您会马上把它拿

① 以弗所城　小亚细亚的古都，公元三世纪毁于战火，据《圣经》载使徒保罗曾到此传教。

② 以弗所城寡妇　这个形象跟忠于夫君的加里亚女王恰成对照，她在丈夫死后并没有实践自己的誓言自愿绝食死亡。故事见法国作家拉封丹(1621—1695)的《童话和短篇小说集》。

来的，对不对？”她讪着脸补充说，伸出双手善意地抓住他。

“现在不是时候，”建筑师说。

“什么！”露娴妮咄咄逼人地喊道，“您敢不服从您的女王的命令？”说着，她又平息下来，嬉皮笑脸地请求他。

“您不要太固执嘛！”奥蒂莉细声细气地说。

建筑师向众人欠了欠身走了；这既不是认可也不是拒绝。

他刚一离开，露娴妮就牵着她的跑狗在大厅里狂奔不止。“唉！”她冲着偶然经过大厅的母亲大叫，“我怎么高兴得起来呢！我没有把我的猴子带来；他们劝我不要带；其实我那些人只是图省事，他们夺走了我一大乐事。我要让人把它给我弄来，给我派个人去把它带来吧。哪怕能看一看它的画片我也就高兴了。我一定让人给它画个像，我要让它随时随地跟着我。”

“也许我能给你点儿安慰，”夏绿蒂说，“现在我叫人到图书馆给你取画册来，那整整一大本全是精美无比的猴子图画。”露娴妮高兴得又叫又嚷，一会儿一本对开大画册送来了。露娴妮看到这些酷似人、经过艺术加工更加像人的可憎的动物十分开心。但是最使她感到乐不可支的是她觉得，在每只猴子的脸上都能发现跟某个她熟悉的人物相像的地方。“看，它像不像舅舅？”她肆无忌惮的说，“这个像妇女时装商M，这个像S牧师，这个像丁格斯，嘿，简直是他本人的肖像。从本质上看，猴子本来就是In-croyables①，令人难以理解的是我们为什么要把它们排除在上流社会之外呢。”

她这些话是在上流人物的交际场合说的，可是没有人为此生气。人们总是因为她的美而容忍她，到最后连她的放肆无礼

① 法文，在一七九五至一七九九年法国督政府时期，指说话做作、衣着奇特的年轻人。

也不在意了，对此人们已经见惯不惊。

这当儿，奥蒂莉同露姗妮的未婚夫侃侃而谈。她希望建筑师能够回来，希望他的那些精美、严肃的收藏品将使大家从猴子这个话题解脱出来。她一边期待着，一边同男爵交谈，向他介绍一些别的情况。可是建筑师迟迟不来。当他终于露面时，又混到人群里去了，既没有带来什么东西，也没有任何表示，好像出了什么问题似的。奥蒂莉有一阵子——该怎么说这种心情呢？——感到不快、气恼、委屈。她对建筑师说了一句善意的话。她迎合着露娴妮的未婚夫，使他过得愉快；看样子，尽管他无限热爱露娴妮，却也为她的行径所苦。

猴子终于不得不让位于吃点心了。接着是集体游戏，甚至还跳起舞来，可是最后，大家索然无味地围坐在一起扯淡，试图重新激起已经低落下去的兴致。活动像以往一样一直持续到午夜过后很久。露娴妮已经养成了一种习惯：早晨不起床，晚上不上床。

在这段时间，奥蒂莉的日记里很少记述什么事件，相反记了不少涉及生活和从生活引出的箴言和警句。由于这类东西绝大多数不可能是经过她个人的反思得来的，所以也许是有人向她介绍了一本什么书，她从中抄录了一些合她口味的东西。她自己内心的某些想法也许仍可以从那根红线上看得出来。

奥蒂莉日记摘抄

我们是如此喜欢展望未来，因为我们很想通过默默的祝愿使摇摆于未来之中的不确定的东西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

我们置身于大的交际场合很难不暗自思忖：但愿使这么多人聚集在一起的偶然因素也能把我们的朋友领到我们面前。

一个人尽可以深居简出，他仍然会在不知不觉之中成为债主或者负债者。

假如我们遇见应对我们感恩的人，我们立刻便想到我们给他的恩典。可是我们常常遇见某个我们应感恩的人，却又想不到他给我们的恩典！

说出自己心里的话是天性；按照别人的本意接受他所说的话是教养。

假如一个人意识到他是多么经常误解别人的话，他也许不会在社交场合讲那么多话了。

有人之所以在重复别人的话时歪曲了原意，主要原因大概是他并没有理解。

那种在别人面前独自长篇大论讲个不停而又不知迎合听众心理的人，只会引起人们的反感。

说出口的每一个字都能够引出相反的涵义。

反对和迎合两者很难对话。

最令人感到温暖的团体是那种成员之间开诚相见、互相尊重的团体。

最能说明一个人性格的莫过于他自己觉得可笑的那些言行了。

可笑的言行是跟合于礼俗的言行对比而言的，这种对比是以对人的感官无害的形式联系起来的。

感性的人往往在不该笑的场合发笑。不论什么东西刺激了他，他内心的喜悦都要表露出来。

感性的人几乎认为一切都是可笑的，理性的人却觉得几乎

没有什么可笑的东西。

人们责备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说他竟然还在追求年轻的女子。“这是，”他说，“这是返老还童的唯一手段，这是谁都梦寐以求的呵。”

一个人可以容许别人指出自己的缺点，可以受惩罚，可以耐着性子为此吃苦头；但是一当让他摈弃这些缺点，他就失去耐心了。

有些缺点是个人的生存所需要的。一旦老朋友都抛弃了各自的个性，我们会感到不舒服的。

如果一个人的言行一反常态，别人便会说：“他快死了。”

我们可以保留，可以在自己身上培养哪些缺点呢？那样一些，即合人心意而又不伤害他人者。

激情是缺点，也是德行，是经过了升华的德行。

我们的热情是真正的凤凰。旧的燃烧了，新的立即又从灰烬中飞出来。

强烈的爱情是无治愈希望的疾病。能够医治它的东西使它反倒更加危险。

爱情会因公开承认而得到增强和缓和。也许最值得提倡的中庸之道是对我们所爱者保持信任和沉默。

第五章

就这样，露娴妮这个生活的弄潮儿在交际酬酢的涡流中掀起一阵阵迷人的浪花。她的追随者与日俱增，一方面由于她的

活动振奋和吸引着一些人，另一方面她也善于用她的魅力和慷慨大度把其他人聚合起来。她极其乐善好施；由于受到姨奶奶和未婚夫的宠爱，许多美丽、珍贵的东西像潮水似的一齐流到她的身边，她仿佛并不占有自己的东西，也认识不到聚积在周围的这些东西的价值。所以，她可以不假思索地取下自己昂贵的披巾，把它围在一个人群中衣饰显得寒碜的女人的肩上；她做得俏皮而又巧妙，使人无法拒绝这一馈赠。她的随从中有一个总是随身带着钱袋，这人的任务是在她所到的地方探访那些年龄最高和久病不起者，为他们解除燃眉之急。于是，她在附近整个地区名声大振。不过，这也给她带来不少麻烦，因为来向她求助和告贷的人太多，也太缠人。

最使她遐迩闻名的是她不懈地给予一个不幸的年轻人以良好照顾。此人眉清目秀而又受过教育，但却经常逃避社交场合，因为他在一次战争中——当然也是光荣地——失去了右手。残疾使他产生了反常心理，加之，每个新相识都可能打听他受伤的经过，所以他宁肯闭门不出，潜心读书或从事其他研究，永远不愿再到交际场合抛头露面。

年轻人的情况终于传到了她的耳朵里。她决心要让他走出来，首先在小范围内，接着在较大的场合，最后在大庭广众之中。她对他比对谁都更加礼貌周到：她尤其懂得用体贴入微的照顾来补偿他所失去的东西，使他明白他所作出的牺牲的价值。就餐时，她一定让他坐在自己旁边，她为他把菜切好，他只需动下叉子就行了。假如有年长者或更尊贵的客人取代他紧靠她就座，她的关注就延伸到整个席面，手脚麻利的仆人必须弥补这段距离可能带给他的不便。最后，她鼓励他用左手写字：他必把写的所有东西交给她。这样，她不论离得远还是近，都跟他保持着联

系。年轻人不知不觉地从此真正开始了一种崭新的生活。

有人也许会想，这么做可能使未婚夫心里不是味儿；事实却恰恰相反。他认为她的种种努力可谓功德无量；他对她毫不怀疑，完全放心；他了解她那有点过分的执拗劲儿，她很善于用这股执拗劲儿摆脱开种种哪怕看来是微不足道的麻烦。她对谁都是随心所欲，每个人都有可能受到她的顶撞，被她强为所难或者遭到她的揶揄；但是没有哪个人敢贸然以同样的态度对待她，谁也不敢碰她一下，哪怕在她动手动脚时，也不敢回敬其一二。她把其他人极其严格地控制在道德规范之内，而她自己对别人则是任何时候都有可能出格的。

人们也许会认为，她所奉行的生活准则就是任人去赞扬和责难、爱慕和厌恶。因为，如果说她千方百计地广结友好，那么，她又经常摇动她那根不饶人的恶舌，去把她与人的友好关系破坏掉。比如，她在附近地区的人家作客时，她和她的随行人员没有哪一次不受到主人的殷勤款待。但是，每次在回家的路上，她总是让人再明显不过地觉察到，她把所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全当成儿戏。当地有三弟兄，他们互相谦让不愿首先成家，因而都错过了结婚年龄。后来，一个以其高大、然而老朽之躯娶了一个瘦小年轻的女人；另一个则相反，本人矮小精悍却找了个笨手笨脚的女巫似的巨人。在这一家里，每迈一步都会被一个孩子绊一跤；另一家即便宾客云集也不显得拥挤，因为他们膝前没有一个孩子。她说，老朽的夫妇应趁早入土，好让别人乐呵呵地来接管家业，反正他们没有后嗣。年轻的夫妇应出门旅行，因为他们不善于操持家务。她对人如此，对东西、对房舍、对家用器皿、对餐具也完全一样。尤其墙壁上的所有装饰更是她的笑料。从最古老的经纱挂毯到最新式的贴墙纸，从最受敬重的全家画像到不

能登大雅之堂的铜版画，不管什么东西都无一幸免，仿佛被她那张尖刻的嘴里所吐出的烈焰烧了个精光，以致使人们会感到奇怪：怎么方圆五英里之内竟然还有东西存在。

她这种力图否定一切的态度也许本来并没有什么恶意，可能只是一种自寻开心的恶作剧；然而，她对奥蒂莉的态度却令人感到存心不良。可爱的少女一直在不声不响地工作，这是每个人都注意到了，都交口称赞的；可是露妫妮却投以鄙夷的目光。当人们议论着奥蒂莉为那些园林和温室所花费的心血时，她不仅对此大加嘲弄，无视正值隆冬季节这一事实，装出一副大惊小怪的样子说，怎么还看不到鲜花和水果呀，而且从此便每天派人弄许许多多花卉、树枝以及任何别的长着嫩绿枝叶的东西装饰房间和餐桌。奥蒂莉和花匠看到这种情况非常心疼；他们对于明年，对于也许更长时间的希望完全给毁掉了。

同样，她也不让奥蒂莉有半点儿安宁，妨碍奥蒂莉去操持使自己得以舒舒服服地消磨时光的家务。她拉她一起去乘雪橇兜风，一起参加邻村举办的舞会：奥蒂莉既不应怕风雪，也不该怕严寒或者冬夜的风暴，不是吗？并没有多少人给冻死嘛。这使生来纤弱的少女为此吃尽苦头，不过露妫妮也并没有由此得到好处；因为，尽管奥蒂莉服饰朴素无华，但她总是最美的，至少在男人心目中如此。她身上那一股轻柔的魅力把所有的男人都吸引到了自己周围，不管她是第一个还是最后一个在高大的厅堂里就座，甚至露妫妮自己的未婚夫也乐于同她交谈，尤其当他就自己正在处理的某件事情向她请教，求她帮忙的时候。

未婚夫对建筑师更加熟悉了，趁观赏他的艺术收藏的机会同他讨论了许多历史方面的问题。在其他场合，尤其是在参观小礼拜堂时，他对他的天才表示器重。男爵年轻，富有；他爱好

收藏，也想建筑点什么东西；他的爱好很广，然而所知甚浅；他认为，他同建筑师的结识使他得到了一个可以帮助他同时达到多项目的的能人。他向他的未婚妻谈到了自己的想法；她为此对他称赞不已，表示完全同意他的建议，虽然她的同意也许主要目的是把这位青年从奥蒂莉身边支开——因为她似乎看出他对奥蒂莉有点儿意思——，至于利用他的天才为自己搞点什么东西，她倒是不大考虑的。虽说他在她心血来潮而举行的聚会中积极合作，并且为她想出这样那样的消遣办法，但她总认为自己更长于此道。由于她出的点子往往都非常平庸，所以要实现只须有一个机灵的仆人就够了，用不着一位最杰出的艺术家的。假如她在某人的生日或者其他有意义的日子要表示祝贺之意，她那贫乏的想像力也只能想出献祭的圣坛和花环这类东西，不管她面对着的是尊石膏头像还是一个活着的人。

奥蒂莉在男爵问及建筑师跟府第的关系时，仔细地介绍了情况。她知道，夏绿蒂很早就在为他找新的差事了；要不是家里来了客人，年轻人在礼拜堂工程一结束就该走的，因为所有工程在整个冬天得全都停下来，也不得不停下来。所以，假如这位精明能干的艺术家能够得到一个新的主人，能够施展他的才干，那在他当然是求之不得的事。

至于奥蒂莉本人跟建筑师的关系，那是十分纯洁和自然的。他在这里既是工作的需要，也令人感到愉快，她从跟他这样一位兄长似的人的接近中得到了欢乐。她对他的感情只停留在这种平静而毫无激情的同胞兄妹般的关系上；因为她的心里已经没有空间，她的心充满了对于爱德华的爱，只有无所不在的神明才可能跟他一起占据她的心。

眼下已是严冬，雨雪不断，道路泥泞，这就更加吸引着人们

友善相伴，以度过越来越短的白天。在短暂的休止以后，大群的人又蜂拥而至。远处驻地的军官也成群结队地来了，有教养的使聚会大为增色，粗野的却给大家带来不少麻烦；平民百姓来得也不少。完全出乎人的意料的是，有一天伯爵和男爵夫人也双双乘车赶到。

他俩的来临好像才真正组成了一个宫廷似的。有身份和有教养的男人都围在伯爵周围；同样，女人们则陪伴着男爵夫人。人们开始还对他俩满面春风地结伴而来感到惊奇，过了一会儿才明白过来，原来伯爵的夫人已死，只待吉日到来他俩便重新缔结良缘。奥蒂莉还记得他们的第一次来访，记得那些关于婚娶和离异，关于结合和分离，关于希望、期待、需要和断念等谈话的每一个字。当时自认为前途无望的两个人，今天一起出现在她面前，他们所期待的幸福即将成为现实，这使她心里不禁发出一阵感叹。

露娴妮一听说伯爵是个音乐爱好者，就设法举行一场音乐会；她想借机会用吉他自弹自唱。她也这么做了。她的吉他弹得不坏，歌声也甜美；至于吐词，就像任何一个德国美人儿用吉他演唱一样，令人听了不知所云。但是，大家都说，她唱得极富情感。听到那热烈的喝彩声，她自己也很得意。只是发生了一桩令人不愉快的意外。参加音乐会的人当中有一位诗人，这是她特别想笼络的人，因为她希望他能为她写几首歌；所以，她在晚会上演唱的也大都是他的作品。他像所有其他人一样，对她彬彬有礼，然而她期待的却不止于此。她多次向他暗示她的要求，都没有得到什么反响，最后终于按捺不住，便派人到他那儿询问，他听到自己的优美诗歌被演唱得如此动人，莫非没有大喜过望之感么。“什么，我的诗歌？”他诧异地说，“请原谅，先生，”

他补充说，“我除了几个元音什么都没有听到，而且几个元音也没有完全听清楚。我真感到抱歉，没有对这种良好意愿表示谢意。”被派去的人默默无语，诗人则想说几句恭维话将此事了结。女主人的意图十分清楚，想得到一首专门为她写的诗。如果她稍微客气一点儿，他原可以拼凑几个字交给她，让她自己去想象那是一首赞美诗，并随便配上一支现成的曲调。但是，他不想让她不吃点儿苦头便就此溜走。后来，她发现，就在当晚他却为奥蒂莉最喜爱的一支曲调配了一首诗，一首超过一般礼貌应酬的、非常真挚动人的诗。

露娴妮像所有她这种类型的人一样，缺乏自知之明，总是将自己的长处和短处混杂在一起。现在，她又想尝试一下自己对艺术的理解能力了。她的记性很好，但她的朗诵，如果让人直言不讳的话，是非常平庸的，只有剧烈的动作，缺乏情感。她朗诵的尽是些叙事歌谣、短篇小说以及其他朗诵厅里经常出现的那类东西。在朗诵时，她有个导致她失败的习惯，即不论朗诵什么东西，她都要伴之以强烈的手势。这样一来，便把本来是叙事性和抒情性的东西同戏剧性的东西搅在一起了，令人厌恶，使人感到不伦不类。

伯爵是个极善观察和思考的人，他很快便看出了这个交际场上的一些人的问题以及他们的爱好、情感和乐趣所在。于是，他向露娴妮——这是好事也是坏事——介绍了一种新的、非常适合她的身段和性格的表演。“我发现，”他说，“这儿有这样一些身段优美的人物，他们当中肯定不乏善于摹仿绘画动作和姿势的人。莫非他们还没有试过怎样表演真正的名画？这样一种摹仿尽管要求很严，必须完成某些很艰难的动作，但却具有无法想象的魅力。”

露娴妮立刻意识到，这也许正是她可以大显身手的地方。她那匀称的身材、丰满的体躯、端庄而又富于表情的脸、浅栗色的发辫、秀美的颈项，这些都好似按油画上的尺寸计算过了的。假如她知道，她静立时比活动时显得更美，假如她知道，她活动时往往会不自觉地做出某种欠和谐的举动，那么，她就会更加一心一意地致力于这种活的雕塑了。

于是人们开始搜寻根据著名油画创作的铜版画：首先，人们选用了凡·丢克① 的贝利萨② 。由一个身材魁梧、体躯匀称的中年男子模仿那位坐着的双目失明的将军，建筑师扮演充满关切和悲伤神情站在将军面前的武士；建筑师的相貌也真的有点像那画上的武士。露娴妮这次却有点谦虚起来了，她为自己选择了背景上的青年女子的角色，此人从钱袋里将得到的丰厚施舍倒在张开的手里仔细数着，一个老妪似乎在告诫她，责备她索要得太多了。画面上还有一个女人，她正准备把要捐赠的钱递给青年女子。

不论模拟什么画面场景，人们都很严肃认真。伯爵就场景的布置稍稍向建筑师提示一下，后者立即就搞出一个戏台，并且对灯光作好必要的安排。正当人们紧张地进行排练，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突然发现，这样一项活动需要的东西相当可观。然而在乡下，并且正值隆冬季节，却缺少某些必不可少的东西。为了不致延误时日，露娴妮几乎搬出了她的全部衣物，让人裁剪、缀补、改制成当时的画家任意画出的服饰。

夜幕降临，宾客云集，表演在一片掌声中开始。渲染气氛的

① 凡·丢克（1599—1641） 荷兰画家。

② 贝利萨（约505—565） 拜占庭帝国统帅。此处指丢克以他为题材创作的历史画。

音乐声更增强了人们的期待心情。第一个节目是“贝利萨”。所有形象惟妙惟肖，色彩柔和，照明恰到好处，使人们觉得宛如真的置身于另一个世界。只是，这虚假的现象毕竟代替不了眼前的现实，想到此，人们内心便不由产生一阵惊悸。

幕落了，应观众要求又多次升起。幕间穿插有音乐演奏，同时人们在准备着让一幅更为壮观的画面突然展现在观众眼前。这是普桑① 的名画《亚哈随鲁② 和以斯帖》。这一次，露娴妮为表演作了精心安排。她在表演昏厥倒地的王后时，让她所有迷人的魅力得到了最充分的发挥。她挑选的簇拥着、搀扶着王后的少女的扮演者，全都是身材苗条的美丽姑娘，不过她们当中没有哪一个能跟她相匹敌。奥蒂莉是给排除在这一场和以后的几场表演之外的。他们选出客人中一位精神矍铄、相貌最美的长者扮演像宙斯那样的强有力的国王，让他高踞于金碧辉煌的宝座之上，使画面真正达到了至善至美的境界。

第三幅画是台尔堡③ 的《慈父的训诫》。谁不熟悉我们的维利④ 根据这幅油画创作的铜版画呀！文雅的、具有骑士风度的父亲两腿交叠地坐着，仿佛在谆谆教诲站在他面前的女儿。女儿端庄、秀美的身躯裹在有无数褶裥的白缎长裙里，人们看到的尽管是背影，但她整个的体态使人感觉到，她在聚精会神地聆听。然而父亲的训诫并不严厉，不致让女儿羞赧，这从他的表情和手势上可以看得出来。至于母亲，她好像在掩饰自己内心的忐忑

---

① 普桑(Nicolas Poussin，1594—1665) 法国古典主义绘画奠基人。

② 亚哈随鲁 古波斯王，登基后第三年大宴群臣，但王后瓦实提拒绝赴宴。亚哈随鲁将瓦实提废黜，另选末底该之养女以斯帖为王后。

③ 台尔堡(1617—1681) 荷兰画家。

④ 维利(1715—1808) 德国黑森地区铜版画家，长年侨居巴黎。

不安，注视着一只酒杯，看来正准备将它一饮而尽。

露娴妮在这场表演中获得了最大的成功。她的发辫、她的头形和她的颈项美丽无比。她的身段假如披上当前女人们中间流行的摹仿古典风格的衣服，是显露不出来的。但是今天，这套装束却使它的轮廓很清楚。它显得那么挺秀、颀长和轻盈。这身古老的衣服使露娴妮更别具一番风韵。建筑师费尽神思使白缎现出了条条褶裥。毫无疑问，这幅由真人模拟的画面远远超出原作，令观众叹为观止。人们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重新表演，同时在充分地欣赏了一个美人的背影以后希望再看一看她的面容，也是很自然的。这种要求越来越强烈，最后一个爱开玩笑的家伙终于不耐烦地大声呼喊道："Tournez S'il vous Plaît!"①这句本来是人们经常在一页结束时写的话，现在引起一片附和声。但是表演者非常理解这类艺术作品的内在价值，也深深懂得它们的魅力所在，所以没有因观众们的呼唤而让步。那想来是羞答答的女子伫立不动，没有回眸张望，让观众一睹仪容。父亲也坐着一动不动，仍旧保持着他那副谆谆教诲人的姿势。母亲的鼻子和眼睛一刻也没有从那透明的玻璃酒杯移开，看来似乎在饮酒，但酒却丝毫没有减少。——我们还用得着花许多笔墨来描绘那些表现荷兰酒店和年市场面的小节目吗?!

伯爵和男爵夫人离开了，他们说在他们结合后的最初几个幸福的星期里一定再来拜访。现在，夏绿蒂在度过两个月的疲惫不堪的日子以后，也希望把其余的客人都打发走。她相信即便这一阵作为未婚妻和少女的最初狂热消退下来，她的女儿无疑也将是幸福的；因为，未婚夫非常满意，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看来，拥有巨大财富而性情温良的未婚夫，确实为

① 法文，意为"请翻篇"，这儿的意思是"请转过脸来!"

自己得天独厚地占有一位整个世界都为之倾倒的女子而沾沾自喜。他有一种非常独特的思想，即希望所有的人都首先跟他的未婚妻，然后通过她再跟自己建立联系。所以，假如有个新来的人不是立即把全副注意力放到她的身上，而是撇开她首先试图跟他——由于他本人性格善良，上了岁数的人尤其如此——建立更密切的联系，他是很反感的。建筑师的事很快谈妥了，他将在新年里到未婚夫家里去，同他一起过狂欢节。露娴妮想到在城里将再次表演排练得那么好的油画场面，想到其他千百种好玩的事，感到无比的喜悦，尤其使她高兴的是，姨奶奶和未婚夫为了让她玩得开心，不惜付出任何代价。

现在，他们该走了；但是他们不可能仅仅按照寻常的方式话别。一天，有谁大声开玩笑似的说，夏绿蒂冬天的储存很快要给吃光了。那个扮演过贝利萨、当然家中也颇有资财的头面人物长期以来就很倾慕十分迷人的露娴妮，这时便不假思索地嚷道："那么就让我们轮着来吧！请诸位到我家去，把我们也吃光，然后大家轮流作东。"大话既已出口，就立即行动：露娴妮一锤定音，她表示同意。第二天，人们打点好行装，一窝蜂似地涌到了另一所庄园。那边地方倒也宽敞，只是设施不齐，活动不便。由此生出一些失礼的事来，但却使露娴妮感到开心。他们的生活毫无节制，越来越带野味儿，诸如举行深雪围猎和其他一些只会劳民伤财的玩意儿。不论是男是女，都不允许中途退场。他们骑着马、乘着雪橇追逐嬉戏，喧喧嚷嚷地从一个庄园开赴另一个庄园，最后回到了城里。关于宫廷和城市寻欢作乐的消息和传闻把人们的想象力引到了另一个方向（这时姨奶奶已经先走一步），露娴妮和她的全体扈从便身不由己地被拉进了另一个生活圈子中。

奥蒂莉日记摘抄

我们生活在世上，是以其表现来看待每一个人的；而一个人必然有某种表现。我们可以容忍那些令人感到不舒服者，却难以容忍那些无所事事者。

我们可以要求聚在一起一群人做任何事，但不能让这些事产生后果。

我们是不会真正认识那些来找我们的人的，要了解他们的境况，我们必须到他们那儿去。

我认为，我们对来访者的某些行为加以指责，在他们离开后便立即对他们作出不偏不倚的评价，几乎是自然的事；可以说，我们有权按照我们自己的尺度来衡量他们。即便理智而公正的人，在这种情况下也多半会是严厉的。

反过来说，假如我们到了别人家里，看到他们周围的人，看到他们的习惯，看到他们为谋生而进行抗争或者表示顺从时所处的必然的、无法逃避的环境，那么，我们要是对于在不少方面本应受到我们敬重的东西还嗤之以鼻，那便纯属荒唐和心怀恶意了。

我们应该通过我们所说的礼貌和良好风尚，得到往往只有通过暴力才能得到或者甚至还不可能得到的东西。

对妇女的殷勤是良好风尚的重要标志。

性格，即一个人的特殊气质同生活方式是一种什么关系呢？

人的气质大概只有通过生活方式才能真正体现出来。每个人都想有所作为，不过这不应妨碍他人。

一个有教养的士兵，在交际场中乃至一般生活中都拥有最优越的条件。

粗鲁的军人不容易改变他们的性格，然而在强悍外貌之后大都隐藏着一颗善良的心，因此必要时同这类人也可以相处。

最令人伤脑筋的莫过于呆滞的平民了。我们可以要求他们温文尔雅，因为他们跟粗鲁无缘。

假如我们同那些对于礼貌特别敏感的人一起生活，那么每逢碰上什么不礼貌的行为我们便为他们担心。比如我们和夏绿蒂看到有人坐在椅子上摇来摇去，我就很为她担心，因为她至死都无法容忍这种行为。

一个鼻子上架着眼镜的男人如果知道，我们女人看他一眼就倒胃口，不愿跟他交谈，他也许就不会走进我们内室里来了。

在应表示敬畏的场合故作亲热姿态，叫人觉得十分可笑。一个人要是知道自己那副滑稽样子，他便不至于刚一表示完亲热的问候又郑重其事地脱帽致敬了。

没有任何礼貌的表现形式不包含着深刻的道德内容。正确的教育就是传授这种形式及其内容。

举止是一面镜子，每个人都可以从中照出自己的模样。

有一种内心的礼貌，它跟爱情相近。从它可以产生最亲切、礼貌的举止。

自觉自愿的依附他人是最美的，但不能没有爱。

我们越是幻想着占有我们所希望的东西，我们便离我们的希望越远。

一个人如果自认为是自由的而实际上却不自由，那他就更加是个奴隶。

一个人贸然宣布自己是自由的，他立刻会感到他受制于人。假如他敢于声明他受制于人，他便感到自己是自由的了。

对付别人的巨大优点，除了爱别无良药。

一个优秀人物假如让蠢人为他感到自豪，那是可怕的。

有人说，对于贴身仆人而言世界上是没有英雄的。原因只有一个，即英雄只能被英雄所承认。而仆人大概只善于评价他的同类。

庸人最大的安慰是：天才并非不死的神明。

最伟大的人物总是通过一个弱点跟他所生活的那个世纪联系起来。

有的人往往把人类看得比实际上更加危险。

蠢人和智者都同样是无害的。只有半蠢半智者才最危险。

人们逃避世界的最安全途径是艺术，人们联系世界的最安全途径也是艺术。

即便在极度幸福和极度困窘的时候，我们也需要艺术家。

艺术总是表现困难的事物和美好的事物。

艰难的事被轻易对付过去，这使我们面对着那不可能办到的事。

离目标越近，困难便越大。

播种并不像收获那么困难。

第六章

这次访问给夏绿蒂所带来的巨大纷扰对她来说还是值得的，因为她对女儿做了全面的了解，在这一点上她的处世经验帮了她的大忙。她并非第一次跟一个具有如此奇特个性的人打交道，只是她觉得女儿的个性过去还没有奇特到如此地步罢了。

不过，经验告诉她，这种经受过生活和各种变故的磨练和父母的熏陶的人，一旦抑制住自私思想的发展并将狂热的活动纳入确定的轨道，便会趋于成熟，令人觉得可亲可爱。夏绿蒂作为母亲更加能够迁就一个对外人来说也许并不那么可爱的人，因为一般父母对于儿女的希望之所在正是外人试图利用或者至少不愿招惹麻烦的那些地方。

然而，夏绿蒂在女儿离开以后，却奇怪地、出乎意料地感到内心被深深刺痛，因为她的女儿不仅由于她的行为中应该受到指责的一面，而且也由于她的行为中理当得到称赞的一面，在背后引起了一大堆恶言恶语。露娴妮为自己规定的准则似乎是，不仅同乐者一起乐，而且同悲者一起悲，同时，为了表现反抗精神，有时还故意让乐者扫兴，让悲者开颜。她不论走到哪一家，都要探访不能出席聚会的病弱者。她亲自到他们房间里看望他们，像医生一样询问病情，并从她随车携带的旅行药箱中取出烈性的药物强逼他们服用；可以想象，这种治疗完全凭偶然，有时奏效，有时失败。

她在做这类善事的时候，表现得十分固执，听不进任何人的劝告，因为她坚信她的行为无可指责。然而，即便从道义上看，她有一次尝试也是失败的；正是这次尝试给夏绿蒂造成了很多麻烦，因为带来了后果，遭到了人们的非议。她离开之后，夏绿蒂对此才有所耳闻；奥蒂莉恰恰参加了那次聚会，不得不向她叙述当时的详情。

一个有声望的人家的女儿不幸造成了自己妹妹的死亡，为此负疚于心、无法自持。她独自静静地待在自己房间里做这做那，只有当家里人分别单独探望她时，她才硬着头皮会见他们；因为如果他们待在一起，她立即便起疑心，认为人家在议论她和

她的境遇。她对每一个单独来访的人说话有条有理，可以跟他谈上几个小时。

露娴妮听说以后便暗自打定主意，假如她有朝一日到这个人家去，一定要创造个奇迹，让这个女人重返社交场合。这一次她行事比往常小心谨慎，先设法单独接近这个精神失常者。人们注意到，她用音乐打动了她的心，取得了她的信任。只是最后她疏忽了，由于她一心一意想引起一场轰动，而且自认为那美丽然而面色苍白的孩子精神上也有了充分准备，便贸然在一天晚上把她领到了灯火辉煌、五光十色的社交场上。假如不是人们出于好奇和担心而举止失当，围拢到患者四周而又急忙退去，假如不是人们交头接耳、窃窃私语，使患者产生错觉、受到刺激，这次行动说不定也不至于失败。那敏感的孩子受不了这种刺激，她一面避开人群，一面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内心仿佛充满了对于一个破门而入的怪物的恐惧，人们吓得四散奔逃；奥蒂莉和其他一些人扶起那昏厥的孩子，把她送回她的居室。

与此同时，露娴妮用她特有的尖刻语言对在场的人大加斥责，自己却没有想一想，这完全是她一个人的过错，而且她并没有从一而再、再而三的失误中吸取教训，约束自己的行为。

自那以后，患者的病更加令人担忧，而且每况愈下，父母无法再让这可怜的孩子待在家中，只好把她托付给一个公立病院。夏绿蒂无可奈何，只得对那家人事事赔小心，以减轻女儿给他们造成的痛苦。这件事使奥蒂莉大为震惊；尤其当她确信——她对夏绿蒂也没有否认——患者只要坚持治疗本来完全是可以康复的时候，她更加同情那可怜的姑娘。

人们往往对过去的欢乐很少提及，对不快的经历却津津乐道。奥蒂莉对于建筑师的一场小小的误会，竟成为一次谈话的

主题。这误会是因那天晚上建筑师不顾奥蒂莉的恳切请求，拒绝展示他的收藏品引起的。她一直把他这种不肯通融的态度记在心上，百思而不得其解。她的感觉是很正确的，因为，一个像奥蒂莉这样的姑娘提出的要求，是不应遭到一个像建筑师这样的青年的拒绝的。她那轻微的指责也只是就事论事而已，但他却作了郑重其事的解释。

“假如您知道，”他说，“即便是一些有教养的人，有时对待无比珍贵的艺术品也是非常粗鲁的，那么您想必就能谅解，为什么我不愿把我的收藏品展示给众多的人了。没有哪个人懂得拿一枚古币时只可以触它的边棱；但人们总是摩挲它精美的铸纹和纯净的底面，用拇指和食指捏住这世间珍品摆弄，仿佛要以这种方式检验它的图案似的。他们根本不知道必须用双手取一件大幅作品，他们用一只手抓住一幅珍贵的铜版画、一幅独一无二的素描，如同一个骄横的政治家抓一张报纸那样，他好像通过揉搓报纸预先就能使人看出他对于世界事变所作出的判断似的。谁都不会想到，哪怕只有二十个人一个接一个地如此折腾一件艺术品，第二十一个人所能看到的也就不多了。”

“我不是也有几次让您这么为难吗？”奥蒂莉问，“难道我就没有不知不觉地弄坏过您的珍藏吗？”

“没有，”建筑师回答道，“绝对没有；您做不出这种事；您天生就手脚轻巧。”

“至少，”奥蒂莉说，“看来很有必要将来在教人礼仪举止的小册子里，在关于正式场合饮酒进餐时的注意事项的章节之后专设一章，详细解释人们参观艺术馆和博物院时应该有的举止。”

“对，”建筑师说，“到那时，管理人员和业余收藏家就乐于让

人一起观赏他们的稀世珍宝了。”

奥蒂莉对他已经表示谅解。但是他把她的指责似乎老是放在心上，一而再、再而三地说明，他绝对乐于展示他的收藏，愿意为朋友尽力，这就使她发现，她伤害了他敏感的自尊心。为此，她内心深为歉疚。在这次谈话以后，她很难再断然拒绝他向她提出的某种请求了，尽管她单凭自己敏捷的直感还认识不到，她为什么会满足他的愿望。

事情是这样：他对于露娴妮出于妒忌将奥蒂莉排除于摹仿名画的表演之外这件事依然耿耿于怀；夏绿蒂由于身体不适，只是断断续续地观看了全部集体娱乐活动中这一最精彩的部分，他同样感到惋惜。现在他不愿对两个女主人毫无感激表示便一走了之；为了对前者表示尊敬而又使后者得到排遣，他打算至少举办一场远远超过以前所有节目的精彩表演。另外，也许还有一个连他自己也没有完全意识到的秘密动机：他对于这所府第、对于这一家人非常眷恋，而离开奥蒂莉那双眼睛对他尤其是难以想象的事；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他几乎完全是在她那一双安详、友善的目光的爱抚之下生活的呵。

圣诞节临近了，这时他才突然想到，那种通过丰满形象摹仿油画的表演本来就是以所谓“马槽”这种虔诚的想象为基础的，人们在这神圣时刻想象着圣母和圣婴在他们表面上正处于卑贱境地的时候首先受到牧人、紧接着受到王侯们敬仰的情景。

他脑海里已经浮现出这样一幅情景的完整画面。他找到了一个出生不久的可爱的男婴；牧童、牧女更是不乏其人；但是，缺了奥蒂莉这事便根本无法办成。这个年轻人在思想上已经把她奉为圣母，如果她表示拒绝，无疑这场表演便只好告吹。奥蒂莉对他的提议颇感为难，于是便让他去向夏绿蒂提出自己的请求。

夏绿蒂很痛快地答应了，于是奥蒂莉原先那种不敢僭越担任这一神圣角色的畏怯心理也就顺利地得到克服。建筑师夜以继日地工作着，以便赶在圣诞节之前把一切准备就绪。

他真正是夜以继日地在工作。他本来需求就不多，奥蒂莉的存在仿佛胜似一切玉液琼浆；他为她劳作似乎可以不睡眠，为她奔忙好像无需进食。所以到了那个庄严时刻，一切都已安排停当。他想方设法凑齐一个演奏技术出色的管乐队，让音乐作为表演的前奏，并且按照表演的要求渲染气氛。当帷幕升起的时候，夏绿蒂的确大吃一惊。她眼前的画面在这个世界上不知给重复创作过多少遍了，人们几乎不再对它怀有什么新的期待；然而眼前作为画面的现实却别具一格。整个空间仿佛笼罩在夜幕之下，然而周围的一切却清晰可辨。为了体现所有光线都是从圣婴身上发出的这种非凡思想，建筑师巧妙地使用了一种别出心裁的灯光装置。这种装置安放在处于前台阴影当中只由侧光照射的形象背后。欢乐的女孩和男童站在四周，他们那鲜嫩的脸颊在脚灯的照射下显得分外清晰。还有那些天使，他们自身的灵光在那神圣光芒的辉映下黯然失色，他们超越凡尘的身体跟圣婴那溶合着神和人的骨血的躯体相比，似乎在缩小，似乎在期待着圣光的照射。

圣婴正在酣睡，睡态是那么甜美可爱，这样整个画面便完美无缺。人们的目光全都投向那乔装的母亲，看着她怀着无限怜爱掀开一层薄薄的纱巾，向人们炫示她的宝贝儿。在这一瞬间，画面似乎静止了，似乎凝滞了。圣母周围的人们开始仿佛给惊呆了，仿佛神色迷惘地动了一下，移开受到强光照射的目光，但接着又情不自禁地眨着眼睛望去，这时与其说是表示景仰和敬畏，不如说是在惊叹和欣赏了，尽管他们并没有忘记自己所扮演

的表示景仰和敬畏的角色，尽管他们的这种表情也感染了几个年长的形象。

奥蒂莉的整个形象，她的身段、表情和目光超过任何画家的任何一幅画。一位富有感情的行家假如看了这个景象，一定会担心画面上的某一点活动起来；因为他怕以后再也不会有什么东西让他如此倾倒了。不幸的是在场的人都不理解表演的全部价值所在。只有建筑师体味到了个中真谛，尽管由于他扮演了一个身材修长的牧人，只能从侧面越过匍匐在地的人群观看，也就是说并不是观赏的最佳角度。谁描绘得出那新创造出来的王国女王的神情呢？她的神情里蕴涵着纯真的谦卑和令人可亲的质朴平易，尽管她意外地获得了如此崇高的荣耀，内心充满着无限喜悦。这不仅是奥蒂莉个人感情的表露，也说明她对她所扮演的角色有着最深刻的理解。

夏绿蒂非常喜欢这一美丽画面，尤其使她动情的是那个男婴。她闪动着一双泪眼生动地想象着：她不久也可望怀抱着一个同样可爱的小生命了。

幕落下来，一方面让表演者得到片刻喘息，一方面也为了改变一下画面。建筑师准备把夜晚的平凡情景变成白昼间的壮丽景象，人们趁这个间歇点燃无数照明灯，光线从各个角度射向舞台。

奥蒂莉在这场半戏剧性的演出当中非常沉着。她知道，除了夏绿蒂和府第内的几个人，没有外人观看这虔诚的艺术摹仿。因此，当她在间歇的瞬间听说有个陌生人到达并且在大厅内受到夏绿蒂亲切接待的时候，不禁有点愕然。来人究竟是谁，没有人能告诉她。她只好听天由命，不受干扰。灯光亮了，她周围如同白昼一般明亮。幕布升起，展现在观众面前的完全是出乎意

料的另一幅景象：整个画面充满光明，原来的阴影完全给照亮了，人们看到的是经过精心搭配的、柔和悦目的色彩。奥蒂莉从她长长的睫毛下注视着台下，发现一个男子坐在夏绿蒂旁边。她认不出那人是谁，但听他说话的嗓音儿，觉得像是寄宿学校的助理。她顿时产生一种莫可名状的异常感觉。自从她听不见这位忠诚的老师的谈笑声以来，发生了多少事情呀！欢乐和悲伤交织成的链条像锯齿形的闪电似的飞速地划过她的脑际，她不由自问："你可以向他忏悔和承认这一切吗？你配以这样一个圣洁的形象出现在他面前吗？他看到你装扮成如此模样不会感到奇怪吗？因为他以往看到的是纯真的奥蒂莉呀！"在她内心，感情和理性在以无可比拟的速度对抗着。她的心感到一阵压抑，眼睛里饱含着热泪，同时却强打起精神尽力作出一尊静止塑像的样子。当那婴儿噪动起来，建筑师看到不得不发出落幕信号的时候，她是多么高兴呀！

如果说奥蒂莉在最后一刻除了原有的种种感受又多了一层因不能立即奔向一位珍贵朋友而产生的尴尬心理，那么现在她尤其感到为难了。她莫非穿着这身奇怪的衣服，戴着这些异样的首饰去看他?!她该不该换装呢？她毫不犹豫地决定去换装，并且利用这短暂的时间理一下自己的心绪，使自己定一定神。当她最后身着常服走向来访者的时候，她才真正平静了下来。

第七章

由于建筑师衷心希望两位女士万事顺遂，加之他终究是要

离开的，所以当他确信她们将由助理这样一位可以信赖的人悉心陪伴的时候，内心感到非常宽慰。然而尽管如此，他一想到她们对他本人的垂青，看到自己的地位这么快、在他这个一贯谦逊的人看来又是这么完美地为人所取代，他又颇感怅惘。在这以前，他一直还在犹豫着，可现在他急着要走了；因为至少在眼前，他不愿经历他离开之后只好听任其发生的事情。

他那颗悲凉的心因女主人的一份临别赠礼而得到极大的慰藉。那是一件背心，很久以前他就注意到她们两人在编结这件背心；当时，他对有朝一日将穿上这件背心的、不知名的幸运儿还暗自怀有几分妒意呢。这样一件礼物是一位心怀爱慕和崇敬之情的男子所能够和所愿意得到的最好的东西，因为每当他想到那秀美手指的不倦的劳作时，自然地便会感到得意，他在想：她们的心在从事一项持续如此长久的活动时并非完全是无动于衷的吧。

现在，两个女人在照应着一个新来的男人，她们本来对他就抱有好感，因而也理应让他在她们家里感到舒心自在。女性内心有着自己的、不容变通的好恶感，世界上任何东西都不会使她们背离它；相反，在表面的交往中她们都乐于对一个一时引起她们注意的男人言听计从；从本质上讲，她们就是通过拒绝和采纳、坚持和退让进行统治，这种统治是文明世界的任何男人都不敢贸然摆脱的。

如果说建筑师完全按照自己的志趣和爱好，为了使两位女友得到欢乐，为了使她们达到自己的目的，向她们证明和施展了自己的天赋；如果说当时的工作和娱乐项目都是从这种意图出发和按照这种意图安排的，那么，助理的存在在短时间内便证明了另一种生活方式的价值。他的突出不能是善于辞令，喜欢谈

论与人类发展有关的情况，尤其是关于青年的教育问题。这跟这家人过去的生活方式形成了相当鲜明的对比，特别的表现是助理不十分欣赏人们在前一段时间所一味追求的东西。

对于在他到达时迎接他的名画摹仿表演，他只字未提。然而，当人们兴致勃勃地让他参观教堂、小礼拜堂以及与此有关的东西时，他忍不住谈了谈自己的意见，自己的想法。“就我而言，”他说，“我很不喜欢使神圣的东西接近感官的东西，我不赞成使两者混杂、甚至混合在一起这种作法。我不赞成专门修建和装饰一些特殊的厅堂，似乎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和维护一种虔诚的感情。其实，任何环境，哪怕最鄙俗的所在，都不会扰乱我们心中的神圣感情。这种感情是无处不在、时时伴随着我们的，它可以使任何场所变成敬神的圣殿。我非常乐于看到家庭的敬神仪式就在人们进餐、聚会、跳舞和游乐的大厅里举行。人身上至高、至美的东西是无形的，人们万不该不看重善行，只注意某种形式。”

夏绿蒂本来就了解他的基本想法，在短时间内又对它作了进一步的考虑，于是立即让他担负起他的本行工作来。她让建筑师临行前刚刚挑选出来管理园林的男童列队进入大厅。孩子们身着整洁的、色调鲜明的制服，动作整齐划一，神态自然活泼，给人以良好印象。助理以自己的方式考察他们，通过一些问题和应变力的检查很快就弄清楚了孩子们的性情和能力，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内真正启迪了他们的智力，教会他们很多东西，而表面看来却又不像在上课。

“您究竟用的是什么办法？”孩子们离开以后，夏绿蒂问道。“我非常注意地旁听了您跟孩子们的谈话；内容全是大家所熟悉的事情，要是我就根本不知道该怎样才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提这么多问题，听这么多回答并且让他们按照这样的顺序说话。”

“也许有人对自己行当的特殊作法秘而不宣，”助理说，“可是我不能对您隐瞒我做这件事以及其他许多事时所遵循的非常简单的原则。您抓住一个对象、一种物质、一个概念或者其他任何事物，锲而不舍地弄清楚它的所有部分，然后您就会很容易地通过谈话的方式掌握一群孩子对它所了解的程度，以及尚待启发、尚须传习的方面。也许他们对您所提问题的回答不太得体，甚至离题很远；但是，只要您进一步提出的问题更加深入而富有启发性，只要您坚持您原有的方向不变，那么，孩子们最终是会思考、领会和信服教育者所提出的任何问题和要求的。教育之大忌就在于听任学生牵着自己的鼻子走，不能够坚持自己所要论证的问题。下一次您可以试试这个方法，它将给您带来极大的乐趣。”

“太好了，”夏绿蒂说，“良好的教育方法跟良好的生活方式刚刚相反：在社交场合，人们不应拘泥在某一点上，而课堂里的最高原则却是克服任何精神分散现象。”

“多样化而又不致精神分散，是教育和生活的最理想的原则；只是这种平衡不那么容易保持住而已！”助理说，他正准备继续讲下去，这时夏绿蒂招呼他，请他再看看那些孩子们，他们正精神抖擞地列队穿过庭院。他对于让孩子们外出时身着制服的作法表示满意。“男子，”他说，“应从青年时代起就穿制服，因为他们必须逐渐习惯于集体行动，跟同伴打成一片，服从群体意志，为整体工作；任何一种制服都有助于培养军人意识和干脆利落的果敢作风。男孩子嘛是天生的士兵；你只要看看他们那些打斗、作战、攻击和攀登游戏，就明白了。”

“不过，”奥蒂莉说，“您不会责备我吧，我没有让我的那些小姑娘们穿一样的衣服。要是我把她们领到您跟前，我想您将为

她们绚丽多彩的衣饰感到高兴的。”

“是的，这——我很赞成，”助理说，“女人们应该穿得多种多样，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特色，这样她才渐渐感觉得到她穿什么最可身，最符合她的气质。更为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她们命里注定要终生独处和单独行动。”

“我觉得这很奇怪，”夏绿蒂说，“我们女人可从来不是为了自身而存在的。”

“是的，”助理说，“可以完全肯定地说，不是为了其他女人而存在的。人们把女人看成是恋人、未婚妻、妻子、主妇和母亲，她总是与世隔绝，总是而且也乐于离群独处。那类好虚荣的女人本身就处于这种状况。此一女人容不得彼一女人，这是她们的天性；因为人们要求每个女人都做到整个女性所应做到的一切。男人的情况则不是这样。此一男人需要彼一男人；假如没有第二个男人，他就创造出一个来；一个女人可能终生都想不到要创造出一个同类来。”

“人们可以用奇特的方式说出真实情况，”夏绿蒂说，“于是最后连那奇特的成分也具有真实的表象了。我们愿意对您的意见从最积极的方面去理解，然而作为女人我们乐于跟女人和衷共济，并且共同努力，不让男人对我们拥有过分强大的优势。假如将来男人们相互之间的关系跟我们女人们相比也没有什么两样，我们必然会有点幸灾乐祸的，我想您不致为此责怪我们吧。”

这位有头脑的男人非常仔细地研究了奥蒂莉对待她那些学生的方式，对此赞不绝口。“您的方法非常好，”他说，“您只培养您的学生做他们最容易做到的事。整洁促使孩子们乐于注重自己的外表，假如让他们感到心情愉快而又充满自信，那么不论教他们做什么事，他们都会做好的。”

另外，使助理十分满意的是，他发现所做的任何事情都不是为了应景，为了给别人看，一切都是实实在在的，都是为了满足不可缺少的需要。“假如一个人认真地听，”他感叹道，“这整个教育工作是用不着多少话就能讲清楚的！”

“您喜欢跟我一起试试吗？”奥蒂莉和颜悦色地问道。

“乐于从命，”助理答道：“只是您一定不能背离我的原则：我们把男孩培养成仆人，教育女孩怎样当母亲，这对各方面都有益。”

“当母亲，”奥蒂莉说，“女人们倒还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她们即便不当母亲也总要学会照料人；然而要让我们那些男孩子当仆人可并不容易。他们自视很高，觉得更有资格对别人发号施令，这一点你从他们每个人的神情上看得很清楚。”

“因此，我们不要向他们说明我们的本意，”助理说，“我们总是讨好生活，可是生活并不讨好我们。有多少人愿意自觉承认他们最后的必然归宿呢？好了，我们不谈跟我们今天的事无关的话。

“我非常赞赏您，您能够对您的学生采取正确的教育方法。假如您最小的姑娘随身带着玩具娃娃，能够用几块碎布片为它缝件小衣服，假如年纪大点儿的姐姐们会照料小妹妹们，全家人都自己料理自己的事而又互相帮助，那么，下一步迈向生活也就没有多大困难了，一个姑娘将会在她未来的丈夫那儿得到她在父母这儿失去的东西。

“但是，在知识阶层中，这项任务是很复杂的。我们必须考虑到更高一层、更细微、更敏感的情况，特别是社交方面的情况。我们这些局外人应该培养外向型的学生；这是必要的、不可缺少的，而且只要不逾越常规也是很好的；因为当我们想到教

育孩子去适应更广阔的环境的时候，往往容易把他们推向极端，眼睛没有时刻盯住原本是内在的天性所要求的东西。教育者有时成功有时失败，其关键就在这儿。

“想到我们在寄宿学校教给我们的女学生们的某些东西我就担心；因为经验告诉我，那些东西将来是派不上多少用场的。女人一旦成为家庭主妇，成为母亲，那些东西都会蜕化，都会给抛诸遗忘之乡的呵！

“现在，既然我已经献身于这个事业，我便无法放弃一个真诚愿望，但愿在一位忠实助手的协助下有朝一日能够向我的学生们传授他们进入成年和独立生活领域以后所需要的东西；但愿有朝一日我可以对自己说：在这一方面对孩子们的教育已告完成。当然，此后总还有另一方面的教育跟上来，在我们一生中，几乎每一年都有新的教育内容；即便我们自身不要求受新的教育，环境也会要求。”

在奥蒂莉看来，这些见解是太对啦！过去一年那意想不到的情感教她懂得了多少东西啊！她只要正视身边的事，正视最近的未来，便发现她正面临着种种考验。

年轻的助理事前并非没有想过要找一个助手，找一个妻子；尽管他非常谦恭，仍然禁不住要曲折地暗示出他的意图；他受到某些情况和事件的鼓舞，决定趁这次拜访的机会向着他的目标推进几步。

寄宿学校女校长年事已高；她早就开始在她手下的工作人员当中物色一个可以同她共事的人了，最后她请求她有充足理由可以信赖的助理跟她一起继续经管这所学校，在学校以及在他自己的事业中发挥作用，在她身后作为学校继承人和唯一的所有者接管她的职位。现在看来当务之急是，他一定得找一个

志同道合的妻子。他暗自眼睛盯着、心里想着奥蒂莉；不过内心也萌生过重重疑虑，只是过后都被发生的几桩有利事件抵销了。露娴妮离开寄宿学校，奥蒂莉回去的路更加畅通了；关于她跟爱德华的关系虽有所闻，但是他对此像对其他许多类似事件一样可以置之不理。而且，这件事情本身更可以促成奥蒂莉的返校。然而，正像大人物不论出现在什么场合都不会不留下影响一样，一位不速之客的来访给这些事以特别推动，使助理最终下定决心，采取具体步骤。

伯爵和男爵夫人经常被人问及各种不同的寄宿学校的价值，因为几乎每个人都为子女的教育问题作难。于是，他们准备专门了解一下为人所称道的这所寄宿学校，再说，现在结成新关系的他们可以联袂进行这样一项调查了。当然，男爵夫人还别有所图。她上次在夏绿蒂处逗留期间曾同她详尽地商讨了有关爱德华和奥蒂莉的所有问题。她一再强调：奥蒂莉必须离开此处。她鼓动夏绿蒂为此采取步骤，但后者慑于爱德华的威胁，一直瞻前顾后地踌躇着。她们讨论了各种各样的解决办法，在谈到寄宿学校时也提到助理对奥蒂莉的倾慕，所以男爵夫人更加急于进行这次计划中的访问了。

她来了，认识了助理，参观了学校并且谈到奥蒂莉的情况。伯爵本人非常喜欢奥蒂莉，在上次访问时对她更加熟悉了。她亲近他，甚至可以说为他的风采所吸引，因为她觉得，从他内容丰富的谈话中知道和认识了许多此前她闻所未闻的东西。正如过去她在跟爱德华的交往中忘掉整个世界一样，现在伯爵的存在方才使她觉得世界的真正可爱。每一种吸引力都是相互的。伯爵对奥蒂莉也产生了好感，在心里把她看作自己的女儿。这样一来，她第二次成为了男爵夫人的障碍，而且更甚于第一次。

天晓得，处于热恋当中的男爵夫人会用什么手段来对付她呢！现在她觉得只要让奥蒂莉结婚就行了，就足以使她不致再危害那些有夫之妇。

因此，她巧妙地、不露声色但却颇为有力地鼓动助理对府第进行一次短暂访问，劝他抓紧时机向着自己所希望和计划的目标前进；对于男爵夫人，他也毫不隐瞒自己的意图。

在征得校长的完全同意以后，助理上路了，他预感到成功在即。他明白，奥蒂莉对他没有恶感；虽说他们的门第不太相当，但这个障碍随着时代思想观念的改变是很容易消除的。男爵夫人也明确地让他意识到，奥蒂莉仍旧是一个穷孩子。她说，同富有人家的亲戚关系帮不上任何人的忙；因为财产再多，她却不见得能够心安理得地从那些表面上似乎享有继承家产的全权的近亲那儿夺取一笔巨款。而且，一直令人感到十分奇怪的是，一个人在行使分配自己死后的遗产的神圣特权时，很少照顾他生前宠爱的人，相反也许是出于对传统的尊重，只加惠于继承他财产的人，尽管这也许并不是死者本来的意愿。

在旅途中，他感情上已经把自己和奥蒂莉放在同等地位上了。周到的接待更增强了他的信心，虽然他发现奥蒂莉不完全像以往对他那么坦率。然而，她的确更加成熟，更有教养，而且一般地说也比他从前所熟悉的奥蒂莉更加健谈了。主人对他怀着信任，让他了解特别跟他本行有关的事情。不过，每当他意欲接近自己的目的时，总是受到一种内在的胆怯心理的阻挠。

有一次，夏绿蒂给他提供了一个机会，她当着奥蒂莉的面对他说："现在您对所有在我周围长大的孩子都进行了考查；您对奥蒂莉是怎么个看法？您不妨当着她的面说说。"

助理非常审慎而又神情自若地谈了他的看法。他说，他认

为奥蒂莉变得更加好了，这表现在举止更加从容，谈吐更加受听，观察人世间事物的立足点也更加高了，而且这种观察更多的是通过自己的实践，而不仅仅限于语言的推理。不过，尽管如此，他仍然认为，如果她能够回到寄宿学校待上一段时间，对她还是有莫大好处的。在那儿，她可以按照一定程序，透彻地、一劳永逸地学会世界只是零零碎碎地、有时甚至是过晚地教给她的东西，因为世界与其说使她的求知欲得到满足，倒不如说给她制造混乱。他说，关于这个问题他不想详细论述；因为奥蒂莉本人最清楚，她当时是从怎样一种前后连贯的系统课程中被强行拖走的。

奥蒂莉无法否认助理的话；但是她也无法说出她听到这一席话时的感受，因为她自己也不知道，这是怎样的感受。在她看来，只要想到她所钟爱的人，世界上便没有什么东西不是前后连贯的，她不理解，没有他什么东西能够联系得起来。

夏绿蒂巧妙而和善地答复了助理的要求。她说，不论她还是奥蒂莉早就希望返回寄宿学校。只是在眼前她离不开这样一个可爱的朋友和帮手；如果以后奥蒂莉仍然希望回到学校住一段时间，以便结束未修完的课程并且补上全部中断的学业，她——夏绿蒂——本人是不会阻拦她的。

助理愉快地接受了她的提议；奥蒂莉也不便表示反对，尽管她想到要离开府第就不寒而栗。可夏绿蒂只是想赢得时间；她希望爱德华将以喜得贵子的父亲的身份回来。她坚信，这一切都会实现，然后，再设法安排奥蒂莉的归宿。

经过一场所有各方都必须认真思考的重要交谈以后，往往会出现某种沉寂场面，看起来好像大家都感到有些尴尬。他们在厅内踱来踱去，助理翻阅着几本书，最后发现了露姗妮在家时

放在厅内的那部对开本大画册。当他一看里面全是关于猴子的内容时，随即把它合上了。然而这件事却提供了新的话题，关于这一点我们从奥蒂莉的日记中会发现一些踪迹。

奥蒂莉日记摘抄

人们怎么会有闲情逸致如此细心地将顽皮的猴子描绘下来呀！假如人们只是把它们当成动物，那岂不侮辱了自己。然而，要是试图用它们比喻熟悉的人，那无疑是怀有恶意的了。

喜欢用漫画和讽刺画表现自己完全是一种怪癖。我非常感激助理的是，我没有受过自然史这门课的折磨；我跟那些爬的和飞的虫子是交不上朋友的。

他这次向我承认，他也有同感。“在自然万物中，”他说，“我们只应熟悉那些跟我们直接发生关系的有生命的东西。那些在我们周围吐绿、开花、结果的树木，那些我们从旁经过的一丛丛灌木，那些我们从上面跨过的一株株野草和我们有着真正的关系；它们是我们的真正伴侣。那些在我们树上跳来跳去、在我们亭榭上歌唱的鸟儿，是我们家庭的成员；它们从我们青年时代起就跟我们对话，我们要学会它们的语言。我们不妨问问自己，哪一种陌生的、被迫离开自己生活环境的动物给我们造成的可怕印象不是经历一个习惯过程才消除的呢。要容忍猴子、鹦鹉和摩尔人待在我们身边，就得准备过一种紊乱、喧闹的生活。”

有时候，每当我产生好奇心，向往着这一类富有异国情趣的生物时，我便羡慕那些旅行家，他们看得到这些奇异的生物，看得到它们跟其他奇异的生物一起生活，处于日常的联系之中。这一来，他也变成了另一种人。棕榈树下没有不受惩罚的人；在大

象和猛虎出没的国度里，人的思想也必然会有变化的。

只有那些探索大自然的学者才值得人们尊敬，他们总是善于以极其独特的方式，向我们描绘和展示那些最罕见、最珍奇的东西及其分布地区、生存环境。我多么想听洪堡①讲故事呀！哪怕只听一次！

一间自然标本室犹如一处埃及人的墓穴，里面陈列着涂了防腐香液的各种各样的动物和植物标本。僧侣们也许愿意在神秘莫测的幽暗之中摆弄它们，然而，却不应让它们进入普通课堂，尤其不能让它们把对我们更现实和更有价值的东西排挤出去。

一位能够唤起我们哪怕对于唯一一桩善行、对于唯一一首好诗的感情的教师的功绩，胜过一个向我们提供整套整套的按名称和形态分类的博物图片的人；因为这类东西的全部结论我们不看自知：人的形象是对于神灵本身的唯一完美的摹本。

对于个别人而言，他尽可以有自由去做任何吸引他、给他欢乐、对他有用的事；然而，整个人类最根本的研究对象却是人。

第 八 章

善于对刚刚过去的往事进行反省的人是微乎其微的。要么我们被当前的现实强烈地吸引着，要么我们沉湎于往事，企图想

① 指亚历山大·洪堡(1769—1859) 自然研究家和环境生态学奠基人，1799年至1804年曾到南美洲作长时间考察。

方设法唤回和重现完全消失了的东西。甚至在一些有愧于先辈的富有的名门望族中，人们往往对于祖辈胜过对于父辈的缅怀。

这类议论是我们那位助理有所感而发的。当时正是一个乍暖还寒的冬春之交，天气晴朗，他穿过广阔、古老的府第花园，观赏了那记载着爱德华的父辈业绩的一排排高大的菩提树和错落有致的花坛草地。它们枝繁叶茂、争艳斗奇，这正是当年亲手栽植它们的主人的用意之所在。可是现在，由于它们已经为人所承认和享用，便没有人再谈及它们了；主人几乎不再到这边来，而是把兴趣和财力、物力投向了另一边，投向了广阔的原野。

在即将返回学校的时候，他对夏绿蒂谈了他的看法，夏绿蒂的反应还算比较友善。"当生活拖着我们走下去的时候，"她说，"我们却以为我们是靠自己在行动，靠自己在选择我们的工作、选择我们的消遣方式；然而，一当我们仔细观察，便明白这不过是时代的安排、时代的倾向而已，我们只是被迫参与其事罢了。"

"当然，"助理说，"谁能抗拒他所处的环境的潮流？时代在前进，人的思想、舆论、偏见和爱好也跟着前进。倘若儿子的青年时代正值变革时期，我们可以肯定，他不会跟他的父亲有共同语言的。假如在父亲生活的时代，人们的兴趣是占有，是确保、限制、紧缩这占有物以及在与世隔绝之中安然受用它，那么儿子便会千方百计地扩展、施舍、开拓以及打破闭锁状态。"

"整个时代，"夏绿蒂说，"正像您所描绘的这一对父子。过去，每个小城都必然有城墙和壕沟，人们把庄园建在一片沼泽之中，即便最寒微的府第也得建造吊桥以供进出，对于这种状态，我们今天是很难理解的了。现在，哪怕较大的城市也拆除了城墙，即便王侯们的宫殿也填平了壕沟，城市只是一些巨大的村落。如果我们在旅行中看到这种情况，我们便会相信，普遍和平

得到了巩固，黄金时代已到门前。没有哪个置身于一个牢笼似的花园里的人会感到舒心惬意；任何东西都不应令人联想到生硬造作，联想到强制；我们愿意完全自由、完全不受约束地呼吸。朋友，莫非您认为，我们可以从目前这种状态回到原来那种状态中去吗？”

“为什么不可以呢？”助理说，“每一种状态都有它自己的麻烦，不论是节制的还是开放的。后者的前提是富裕，因而导致挥霍。让我们仍然用您举的那个例子来说明吧，那是再清楚不过的了。一旦出现匮乏的情况，立即便会重新回到节制状态。那些被迫耕种自己土地的人们又将在庄园四周构筑围墙，以便使它的人收成万无一失。由此逐渐产生一种新的对待事物的观念。实用性压倒一切，即便那殷实富有者最后也不得不认为应该开源节流、物尽其用。请相信我，令公子将冷落这全部园林设施，蛰居于高墙深宅之内，享受他祖父手植的高大的菩提树的荫蔽的。”

夏绿蒂听到她将得贵子的预言，暗自感到高兴，因此也就宽恕了助理对于她可爱的美丽园林的惨淡前景的描绘。她表示和解地说：“我们两人的年纪都还不算太大，对于这类矛盾都没有体验；不过，假如我们回忆一下我们的少年时代，想一想当时老一辈人的哀叹，再观察一下我们的城市和乡村，那么对于您的看法也就不至于表示非议了。难道我们不应该采取措施防止这一自然进程？难道我们不能让父亲和儿子、父母和子女达到一致的看法？您出于好心预言我将得到一个儿子；莫非这儿子一定会跟自己的父亲作对？莫非他一定要破坏父母建造的一切，而不会继承父母的理想去完善它、改进它？”

“对付这种情况也并非没有明智的办法，”助理说，“但是，人们很少使用它。父亲应该让儿子成为财产的共同占有者，让他

参与植树木、修设施，允许他在不至造成损害的情况下自行其事。此一活动可以寓于彼一活动之中，不要用此一活动修补彼一活动。青嫩的枝条很容易、也乐于接在老树干上，但长成的粗壮枝桠就接不上去了。”

助理感到高兴的是，当他看到自己不得不告别的当儿，偶然得到机会向夏绿蒂说了一些使她愉快的话，从而增强了她对他的好感。他离开学校太久了；然而，他决心回去并非完全出于本意，而是经过了解之后确信，他必须避开日益逼近的夏绿蒂的产期，然后方才有希望就奥蒂莉的事得到确定的答复。因此，他只好听天由命，怀着希望和期待回到校长那儿去了。

夏绿蒂的产期一天天临近。她愈加经常待在自己房间里了。她周围的女人们也更加不离她的左右。奥蒂莉习以为常地操持着家务，对自己做的事几乎没有去多想。尽管她衷心希望尽最大努力为夏绿蒂、为孩子、为爱德华操劳，但却并不真正理解这是怎么回事。唯一能够使她没有完全陷于迷惘的就是她每天所履行的义务。

一个儿子顺利地来到了世界上，女人们一致断言，他长得跟父亲一模一样。只有奥蒂莉在向产妇问安和热烈向孩子祝福时，暗自觉得不可置信。在为女儿出嫁做准备时，夏绿蒂已为丈夫的不在深感痛苦；现在儿子出生了，父亲依然不在场；他理应为儿子起个名字呀，不然将来人们怎么呼唤他呢。

在所有前来祝贺的朋友中，米特勒是第一个。他预先派出探子打听消息，闻讯后马上赶来了。他欢喜之情溢于言表。当着奥蒂莉他也几乎掩饰不住他内心的得意，面对着夏绿蒂则失态地大叫起来；是他，扫尽了一切烦恼，排除了眼前所有的障碍。洗礼不容拖延，要让那一只脚已经踏进墓穴的年迈的神甫以他的

祝福将过去和未来联结在一起；孩子被取名叫奥托；他只能用父亲和父亲的朋友的名字。

米特勒如此果断行事是必要的，这样便可消除那千百种顾忌、异议、踌躇、修正或反对意见、犹豫不决以及没完没了的踌躇反复，因为在这种场合，解决了一个问题又总会产生新的问题，人们想要照顾到所有方面，情况却并不尽如人意，总会伤害到一些人。

所有草拟通知和致亲友的信函等工作都由米特勒承揽下来；这些事得立即办理，因为他觉得要不失时机，将一件对这个家庭至关重要的喜讯告诉那些一时还不怀好意和说三道四的人们。当然，在此以前发生的那些感情上的纠葛并没有逃过公众的耳目，他们本已深信不疑，即将发生的一切只是为他们增加了一点儿谈话资料而已。

洗礼进行得既庄重而又不铺张，只花了很短的时间。人们聚集在一起，奥蒂莉和米特勒作为洗礼证人抱着孩子。年迈的神甫由教堂仆人搀扶着，步履蹒跚地走过来。祈祷后，孩子被放到奥蒂莉的怀里。她俯身看着孩子，不由为他那双睁大着的眼睛吃了一惊；因为她仿佛看见了自己的眼睛；这一巧合谁看到都一定会感到诧异的。首先接过孩子的米特勒同样愣住了，他发现孩子的相貌酷似另一个人，即上尉，这种情况他还从来没有碰到过呢。

善良的老神甫的病弱之躯不容他使这次施洗圣事超过寻常的礼仪。这时，米特勒在忙着眼前的事情时想到了他以往履行同类职务的情景，针对具体情况立即想出所要说的话和所应发表的意见；这本来就是他的拿手好戏。这次他周围全是朋友，人又不多，他就更加没有顾忌。因此，在仪式行将结束的时候，他兴

致勃勃地开始取代神甫的位置，在一段生动的演说中叙述了他作为教父的义务，表达了他的希望。当他瞥见夏绿蒂面带满意的笑容朝他鼓掌的时候，他的话就更多了。

善良的老神甫此时很想坐下来，可是那精神矍铄的演说家却没有察觉。他尤其没有想到，他正在酿制一场更大的灾祸；他着重分析在场的每一个人同孩子的关系，这当中也刺痛了奥蒂莉的神经。然后，他转身朝着老神甫说："您，我尊敬的长者，现在可以用西缅①的话说：'主啊，让您的奴仆安静地升天吧；我的眼睛看见了这一个家族的救星。'"

正当他准备完美地结束他的演说的时候，他发现，老人看着向他递过去的孩子，开始似乎想俯身下来向孩子祝福，但随即却身子往后一仰瘫倒了。人们立即把他扶起来安顿到椅子上，当即进行急救，但却不得不认定：他死了。

生与死、摇篮和棺木是如此紧紧地并立在一起，人们不仅以自己的幻想力想到和看到了，而且亲眼目睹了这一矛盾的现实。对于周围的人来说，这一事实是很难理解的，尤其当它突然出现在人们面前的时候。只有奥蒂莉是用一种羡慕的目光端详着那仙逝者，他的脸仍然是那么和善，那么可亲。既然她的灵魂已经给杀死了；为什么还要保留着这副躯壳呢？

如果说，白天这令人不快的事件间或使她思考人的生命的短暂和转瞬即逝的话，相反，夜晚的种种奇异景象却抚慰着她的心。它们向她确认了她情人的存在，加强了她自己的存在并赋予它以生命活力。当她夜晚躺在床上，沉浸在似睡非睡的甜蜜

① 耶路撒冷人，公正、虔诚，知道自己在死之前一定能看到主所立的基督。他在进入圣殿时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他马上过去抱过孩子，向他们祝福。这儿引用的便是他祝福时说的话。

状态之中的时候，她恍恍惚惚，似乎正朝着一个明亮而又光线柔和的房间里望去。她清清楚楚地看见爱德华在里面，他穿的不是以前她所熟悉的衣服，而是一身戎装，不时变换着姿势，那么真实，丝毫没有幻觉的成分：他或站，或卧，或步行，或骑马。那形象一直到细微部分都很清晰；他自动地在她眼前活动着，用不着她去构思，用不着她去吩咐，也用不着她去动用自己的幻想力。有时，她发现他被什么包围着，特别是被某些在明亮背景下活动着的东西簇拥着；但是她却难以分辨那重重阴影，她觉得它们有时像人群，有时像马队，有时像树木，有时像连绵的群山。她伴着这些形象入睡了；当她经过一夜安眠早晨醒来的时候，她觉得心情平静、精神焕发；她确信爱德华还活着，她内心深处依然跟他在一起。

第　九　章

春天姗姗来迟，然而却比往年来得更突然、更充满欢乐。奥蒂莉在园林里看到了她悉心经营所收到的硕果；所有树木花卉都在按时抽芽、返青、开花；一些在温室和苗圃精心培养的花木，现在终于领受外部大自然的洗礼了。今天不仅依然像以往那样，需要满怀希望的辛勤劳作，而且可以愉快地享受辛劳的成果。

但是，奥蒂莉却不得不为露娴妮滥用滥砍所毁掉的盆栽花卉和失去对称的树冠而好言劝慰园丁。她使他相信，这一切很快会恢复起来的。然而，他对自己的行当太了解了，对它的感情也太深了，所以，这一类安抚对他全都不起作用。正如园丁很少

让其他业余活动和爱好来分散自己的注意力那样，植物达到最终的或者暂时的完美所经历的有规律的过程也很少容许中断。植物犹如那种秉性固执的人，只要您顺着他们的脾气，您可以从他们手里得到一切。沉着的目光、不动声色、始终如一地按季节做应该做的事，这些要求也许对园丁比对其他任何人更适用。

这些品格在善良的园丁身上体现得非常突出，因此奥蒂莉很喜欢同他共事；只不过，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他却无法充分地发挥他的才干。这是因为，他擅长培植树木和经管菜园，也能按要求培植观赏花卉——这一般不难获得成功——，虽然他在培育香橙、鳞状球茎花卉、丁香和报春花方面相当大胆，可以说是对自然界的一场挑战，但是他对新的观赏树木和流行花卉仍然有点儿陌生。面对着随季节变化的广阔无际的植物王国及其中繁多的生僻名称，他怀有一种畏怯心理，他感到很不舒心。对于去年主人开始热衷的东西，他认为是一种无谓的浪费和挥霍，尤其当他看到一些珍贵的花木枯萎死去，他跟那些对他不够真诚的帮手关系又不和睦的时候。

因此，他经过几次尝试之后制定了一项计划，奥蒂莉对此特别支持；因为从本质上看，它是以爱德华的回归为前提的，所以他的迟迟不归必然使人感到对于现实这项计划以及其他一些打算越来越不利。

现在，植物的根扎得更加深了，枝杈也更加繁了，奥蒂莉感觉到自己也更加为这些地方所吸引。正好在一年前她来到这儿，那时她是个外人，是个微不足道的人，自那时以来她得到多少东西啊！可是自那时以来她同时又失去了多少东西啊！她从没有这么富有，也从没有如此贫穷。这两种感情眼前交替着袭上她的心头，可以说在她内心交织在一起，她简直不知如何是好，只

得一再地把心思、把情感放到手边能够抓到的任何一件事情上。

爱德华特别喜爱的也正是她最细心照管的，这是不言而喻的事；她怎会不满怀希望，愿他尽快回来，亲眼看一看她对离人的一片心意并且为此对她表示感谢呢？

不过，她还不得不从另一方面为爱德华尽心。她首先承担了照料孩子的事，尤其当人们找不到奶妈可以托付、决定用牛奶和水哺育孩子的时候，她便直接负起这个责任了。孩子在那个美好的时令需要呼吸新鲜空气；而她也最喜欢自己抱他出去，抱着这酣睡的、不省世事的孩子穿过曾经和善地对儿时的爱德华笑脸相迎的花卉，穿过看来同他一起长大、伴他度过青年时代的幼小的灌木和乔木。每当她向四周眺望的时候，她便面露喜色：这孩子生在一个多么广阔、多么富饶的环境里呀；因为目之所及的一切几乎都将属于他。为了这一切，他多么应该在父亲、母亲眼前长大成人并且重新确认他们那幸福的结合呵！

奥蒂莉的所有这些感触是非常纯洁的，她内心的确是如此考虑，她根本没有想到自己。在晴朗的蓝天之下，置身于灿烂的阳光之中，她突然明白，她的爱，如要真正达到圆满，必须是全然无私的；她有时甚至认为她已经达到了爱的顶峰。她只祝愿她的朋友得到幸福，她觉得自己有能力放弃他，甚至从此不再见他，只要她知道他生活得幸福，她也就满足了。但是，她也完全打定主意绝不再委身于其他任何人。

人们在忙碌着，以便让秋天像春天这么明媚可爱。所有所谓夏季植物、所有秋天还不会凋零、能够在肃杀的寒风之中傲然开放的花卉，尤其是紫菀都播种了许多并且移栽到了各处，到时候将在大地上组成一幅繁花如同星空般的美丽画面。

奥蒂莉日记摘抄

我们很愿意将自己在书本上所发现的一种好思想，所听到的某些引人注目的事，写进自己的日记。假如我们与此同时努力从我们朋友的来信中摘出那些真知灼见，那些闪烁着智慧火花的片言只语，那么我们就更加富有了。通常我们把信存放起来，以后便不再看它了；最后又出于隐私的缘故将它销毁，于是，对于我们以及其他许多人来说，那最美、最亲切的生命的火花便永远熄灭了。现在我准备补救这件给耽误了的事。

眼下一年的时序之书又重新打开。上帝保佑！我们又翻到了它最精采的一章。紫罗兰和铃兰宛如这一章的标题和起首字母的花饰，每逢我们在这生命之书里翻到这一章时，我们就感到一阵喜悦。

当穷人们横卧街头或沿路乞讨的时候，我们就骂他们，尤其是那些尚未成年的流浪儿。难道我们没有注意到，只要让他们有事可做，他们同样是勤劳的？大自然一打开它那赐人幸福的宝库，它的儿女们便跟着开始职业活动了；没有人再行乞，每个人都递给你一束鲜花；你还没有从睡梦中醒来，他已经为你采撷下那花束了；你所请求的东西像从天而降的福祉友爱地看着你。一个人，只要他感到自己有权提出要求，就不会再有那一副可怜相了。

一年究竟为什么时而短促，时而漫长；为什么看起来如此短促，而回忆起来却又如此漫长？我觉得逝去的一切莫不如此，这在花园里看得尤其清楚，转瞬即逝者和恒久者互相啮合在一起。当然，任何东西都不是不留痕迹，不留下自己的同类便消逝的。

冬天也有可取之处。当树木张开稀疏的枯枝，精灵般地兀立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的视野扩大了，我们也更加自由了。它们什么都没有了，但也什么都遮掩不住。然而一旦绽出蓓蕾、开出花朵，人们便迫不及待地盼望着树木生出丛丛绿叶，充实山野风光，期待着它以丰满的形象出现在我们面前。

所有自身完美的东西都必将超过其自身，必将转化为另一种东西，成为无与伦比的东西。从某些音调看，夜莺依然是一只鸟；但它超越了它的同类，仿佛要让所有鸟儿明白，究竟怎样才称得上是歌唱。

没有爱情、不厮守在情人身边的一生只是一出“Comédie à tiroir”①，一出蹩脚的抽屉式戏剧。人们一次次抽出来又推进去，然后又急忙赶到下一个抽屉。所有优美和有价值的东西很少互相连贯。人们不论到哪儿都必须从头开始，而又乐于在任何一个地方结束。

第十章

夏绿蒂本人感到心情舒畅，精力充沛。她为自己健壮的孩子而喜不自胜，每时每刻都在打量、在欣赏他那一副可望成长为美男子的身躯。为了他，她重新关心起这个世界、关心起这份家业来了。她原来那股好动劲儿又在恢复；她放眼向四周望去，看到了去年的许多建树并为此而感到欣慰。她由一阵内心的冲动

① 法文，意为“喜剧插曲”或下文的“抽屉式喜剧”，法文中tiroir 本意为抽屉。

所驱使，带着奥蒂莉和孩子一起登上苔藓小屋所在的高丘；她把孩子放到像家庭圣坛似的小桌上，当她看到有两个座位还空着的时候，便不由回想起过去的那些日子，内心对于自己和奥蒂莉产生了一种新的希望。

从自身而言，青年女子的眼界并不高，她看看周围的青年男子，也许就在暗自思考着她是否希望这样一个人作为自己的丈夫；然而，如果是为女儿或者女学生考虑这事，选择的范围就扩大了。夏绿蒂此时此地碰到的情况正是如此；她认为，一年前，当他们四个人一起坐在这苔藓小屋里的时候，上尉同奥蒂莉的结合也并不是不可能的。现在她终于明白，一桩对各方都有利的婚事已经错过了。

夏绿蒂继续向上攀登，奥蒂莉抱着孩子跟在后面。夏绿蒂暗自想，即便在陆地上也会发生沉船的事故；尽快地休整和恢复是值得的，是一件好事。生活中本来就该估计到得和失两个方面！任何人都有可能作出某种安排但却受到干扰！一个人上了路却又被引入歧途，这本来是司空见惯的事！我们不是经常受到诱惑离开我们双眼紧紧盯住的目标，结果却达到一个更高的目标吗？旅行者在途中为一个车轮被损坏而感到懊丧不已，但这一令人不快的偶然事件却使他碰上了最好的朋友，结成了足以影响他整个一生的友谊纽带。命运给了我们实现自己愿望的机会，不过是以它独特的方式，以便我们有可能得到超过我们愿望的东西。

夏绿蒂内心想着诸如此类的一些问题，来到高处的新建筑物面前；在这儿，她的一些看法完全得到了证实。周围的风景比人们所能想像的要美得多。所有有碍观瞻的东西都清除掉了，一切靠大自然、靠时间加工的美丽景观都显出它固有的风采，格

外引人注目。那为填补空缺和把各个分离部分完美地联系起来而栽植的幼树和花草已是郁郁葱葱。

房子本身差不多可以住人了。从里向外望去，尤其从楼上的房间远眺，风光绮丽多姿，而且向周围看得越久，发现的美的所在就越多。此外，一天中的不同时辰，丽日和皎月，都会给这儿的一切增添上万千色彩！居住在这种地方是再惬意不过的了。现在，当夏绿蒂看到各项粗重的工作已经完成，她内心的建设和创造的激情又一下子迸发了出来！一个细木工、一个裱糊匠、一个可以帮助设计图案和贴金的画家，她只要了这么几个人，便在很短时间内把房子装饰一新。接着又装修了地下室和厨房；因为这儿离府第太远，一切必须应有尽有。从此，女人们带着孩子就住在上面了。这儿像一个中心那样通向四面八方，为她们提供了意想不到的散步场所。她们在这高处，只要天气晴朗便尽情地享受山野的清新空气。

奥蒂莉有时独自一人，有时带着孩子，最喜欢沿着一条幽静的小路向山下走，首先到梧桐林，然后到那停泊小船的地方；从那儿可以乘船到湖对岸。她有时划船兜风，独自一人不带孩子，因为夏绿蒂总是有点儿担心出事。每天，她都不错过机会去看望府第花园里的花匠，真心实意地跟他一起照管那许许多多现已全部移到室外接受雨露滋润的幼苗。

在这样一个美好的季节，夏绿蒂高兴地接待了一个英国人的来访。此人在旅行中结识了爱德华，后来又几次相遇，现在他怀着好奇心来参观他曾耳闻了许多有趣描述的美丽的园林设施。他随身带来伯爵的介绍信，同时还向主人介绍了他的旅伴，一位沉默寡言但却讨人喜爱的男子。客人非常喜欢在园林中漫步，有时同夏绿蒂和奥蒂莉一道，有时同花匠和猎人一道，但更

经常的是同他的旅伴一起，偶尔也独自一人。人们从他发表的见解看得出，他是园林建设的爱好者和行家，说不定本人也实地搞过类似的东西。尽管他已经上了岁数，但仍兴致勃勃地参与能够美化生活和使人生更有意义的一切活动。

两个女人因他的来访才完全领略到了她们周围环境的美。他那双训练有素的眼睛不带任何偏见地观察着一切，加之他事前并不熟悉这个地方，几乎分辨不出哪些是人工修造的，哪些是天然形成的，这特别使他对此地发生的一切感到高兴。

可以说，经过他的一番解释，园林的身价提高了，内容丰富了。他已经预见到新栽植的、正茁壮生长的花木对未来景观的重要性。没有哪个需要设置或者着重突出某种景物的地方逃得过他的眼睛。在这儿，他指着一股清泉说，经过疏浚清理，小溪可望成为一座灌木林的点缀；到那儿，他又指着一个岩洞建议对它加以清理和扩建，使它成为最理想的憩息地；他还说，只消伐几棵树，憩息者就可以从洞里往外看到那壮丽的、傲然挺立的山岩。他认为，还有这样一些工作需要补做，对于主人是一大乐事；不过，他请她们不要匆忙行事；他说，把这设计和创造的欢乐留待下一年去享受吧。

另外，他在独自活动的时候也并不惹主人讨厌；因为他一天的绝大部分时间都在一个可以搬动的暗室里工作，描绘着园林的画一般的景色，以便为自己也为别人保存下他旅行中所获得的美好印象。多年以来，他在所有重要的地方都是这么做的，从而积累下大量最美、最有趣的图画。他向女士们展示了他随身带着的一个巨大的皮制相册，使她们兴奋不已，一方面是通过美丽的图片，一方面是通过他饶有风趣的解说。她们感到高兴的是，在她们这孤寂的山庄能够如此方便地周游世界各地，那么多

的河滨、码头、山脉、湖泊、河流、城市、要塞和其他历史名胜，全一一显现在她们眼前。

两个女人各有自己的特殊兴趣。夏绿蒂的兴趣较为一般，她注意的是那些具有历史价值的场所；奥蒂莉的兴趣则主要放在那些通常为爱德华所称道、所喜欢逗留和经常光顾的地方；因为每个人不论在近处还是在远方，都有某些他所神往、所特别喜爱和为之感动的具体所在，这跟一个人的性格、跟他的第一次印象以及所处环境和习惯有密切关系。

因此，奥蒂莉问英国客人，他本人最喜欢什么地方，假如让他选择，他愿意在哪儿建造他的寓所。这时，客人举出不只一个环境优美的地方，操着他那一口发音特别的法语，颇为得意地列举了他为使它们合自己的口味和更加实用还必须解决的一些问题。

相反，当问到他现在通常待在什么地方，他最喜欢经常访问哪儿的时候，他的回答却很直截了当，使两位女士大感意外：

"我习惯于四海为家，我终于发现最方便的莫过于让别人为我种花植树，建造房舍，布置居室。我不再向往重返我的家园，部分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但最主要的是因为我儿子不愿占有我为他惨淡经营和安排好了希望交付给他并同他一起享用的一切——他跑到印度去了。他想像其他一些人一样在那儿更有价值地度过，或者毋宁说是浪费自己的光阴。

"是的，我们预先为生活所耗费的精力、物力太多了。我们一开始就不安于一种适度的生活环境，摊子越摆越大，想使自己生活得更加舒适。现在谁在享受我的住房，我的园林，我的花园呢？不是我，也不是我的家人，而是外来的访问者、猎奇者、不安分的旅行者。

“即便我们花费大笔款项，也不能获得完全的家居之感，尤其在乡下，那儿缺少某些在城里习以为常的东西。我们最急需的不在手边，我们忘记的恰恰是我们不可缺少的东西。我们总是按照家居要求安排一切，但不久又搬出去了；我们做这些事时，如果缺乏意志和抉断力，那只有让环境、激情、偶然性、必然性和其他可能碰上的情况起作用了。”

爵士没有料到，他的一席话使两位女士大为震惊。不管谁对一些人——哪怕他很熟悉这些人的情况——说出一种普遍流行的见解都有可能造成危险的后果，这是屡见不鲜的呵！对夏绿蒂来说，这样一种尽管出于好心和善意但仍旧令人意外地感受到的心灵上的伤害，已经是常有的事了；本来她眼前的这个世界就是如此，即便有人不慎和不经意地迫使她把目光投向这个或那个她所不愿看的地方，她也不再感到特别痛苦了。奥蒂莉则不然，处在意识模糊的青年时代的她想象的多，看见的少，她可能、甚至必须把目光从她所不愿和不应看的东西上移开。奥蒂莉听了这一席善意的说教陷入无比可怕的境地；因为它无情地撕开了挡在她面前的绚丽的帷幕，使她发现，在此以前为府第和庭院，为花园、林苑和整个周围环境所做的一切全属徒劳，因为这一切的拥有者并没有享受它们，他也像眼前这位客人一样为自己最爱的和最亲的人所逼迫，在世界上漂泊，而且那是最危险的一种漂泊方式。她本来习惯于倾听和沉默，可这一次却如坐针毡；客人后来用他所特有的风趣和从容不迫的语调所说的话没有缓和，反而加剧了她的不安。

“所以，我相信，”他说，“我现在走的路是正确的。我一直把自己看成是一个旅客，我为了更多的享受作了更多的牺牲。我习惯了变动不定的生活，它成了我的内心需要，这恰像人们在看

歌剧时每次总是期待一种新的布景出现那样，因为原有的布景太多了。我熟悉我希望从最好和最差的旅馆所能享受到的东西；不论是好是坏，我从中发现的都不是我所习惯的东西，最终结局都一样，完全取决于必要的习惯，完全取决于一时的偶然性。至少现在我不再为许多事烦恼：东西放错了地方或者丢失了，一间日常用的起居室因要修缮不能用了，我的一只心爱的杯子给摔碎了，很长时间以来用别的杯子，因而总感到不是滋味，所有这种种烦恼我全都摆脱了。如果我下榻的房子失火烧起来，我的用人便沉着地打点好行装，我们一走了之；我们可以到宫廷附近地区去，到城里去。尽管我这种生活给我如此多好处，但在年终仔细一算，我的支出并没有超过我通常待在家中时的用度。”

听着这些描述，奥蒂莉眼前浮现出爱德华的影子，她看到他正在忍受着匮乏和辛劳的熬煎，走在坎坷不平的路上，他不顾危险和窘困露宿战地，他东西流浪、历尽艰险，甘当失去家园、远离亲朋友好的飘泊者，甘愿抛弃一切，只是为了不再失去什么。幸好大伙儿分开了一会儿，奥蒂莉得了个机会，独自一人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最使她感到揪心的并不是那迟钝的痛苦，而是她那清醒的头脑，是她仍在力求使之更加清醒的头脑；这是通常人们都经历过的：一个人一旦被人所苦恼，也就开始自己苦恼自己。

她头脑中想象的爱德华的状况是那么凄凉、那么悲惨，以至她决心不惜作出任何牺牲，让他和夏绿蒂重新修好；她决心把自己的痛苦和爱深藏在某个清静的地方，采取某种行动使之麻痹。

这当儿，爵士的旅伴，一位理智、沉静和善于察颜观色的人，

察觉到了他朋友的失言，于是向他指出他与主人情况的类似。原来爵士对于夏绿蒂家的情况一无所知；而他的旅伴本来在旅行中所感兴趣的就是那些由自然和人为的情况以及维护法制和桀骜不驯、认识和理性、感情和偏见的冲突所造成的奇闻异事，他在此以前就了解到这儿已经和正在发生的一切情况，而在到达以后就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爵士感到歉疚的是他话匣子一打开就没有个完。一个人要想不失言，便只有在社交场合缄默不语；因为不仅一些郑重其事的意见，就连闲谈笑语都可能同听话人的情况巧合，使人觉得受到伤害。"让我们今天晚上补救一下，"爵士说，"我们不要泛泛一般地交谈。旅途中您在札记和头脑里记下了许许多多美丽动人而又有价值的轶闻趣事，请您讲一点儿给大家听听！"

尽管两位客人一片至诚，他们那无拘无束的谈笑也没有能够使两位女主人高兴起来。原来那旅伴用一些或轻松动人、或怪诞可怕、或寓意深邃的故事引起她们的注意，绷紧她们的心弦以后，他想讲一个尽管怪诞却又缠绵感人的故事来结束这场晚间聚会，可是却万万没有想到这故事竟跟他的听众的关系如此密切！

两个毗邻人家的奇怪儿女

（一个不寻常的故事）

两个毗邻的华贵之家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年龄相当，一朝成人恰恰是般配的一对。双方父母怀着这种美好愿望让他们一起生活，他们充满喜悦地期待着未来的联姻。然而，没过多久，他们便察觉到他们的意图可能无法实现，因为两个孩子的性

情尽管都很好但却互不相容。也许他们的性情太相近了，两人都内向，对自己的追求者毫不含混，个人意念坚定。每个人都为伙伴们所爱戴和尊重，可两人相遇便成为相克的对头；独自一人都是成事者，二人邂逅便互相破坏；他们不是争先恐后地追求一个目标，而是为单独达到目的互相倾轧：温良、厚道是他们共同的天性，但两人相交时却只有仇恨，甚至凶残。

这种奇特的关系早在孩提时代的游戏中就表露出来了，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明显。比如男孩子们喜欢做战争游戏，有一次当他们分成两派、互相对阵的时候，那逞强的姑娘率领着一派攻击另一派，她表现得是那么勇猛、凶狠，假如不是她的那个对头英勇抵抗，最后把她解除武装俘虏了的话，他所属的那一派一定会给打得一败涂地、逃之夭夭的。但是即便这时她仍旧拚死反抗，最后他为了保护自己的眼睛，也不至伤害他的女仆，不得不扯下自己的丝围巾把她的双手反绑起来。

对于这件事她一直耿耿于怀，她甚至暗自准备设法伤害他，于是，早就注意到这种奇特心理反应的双方家长经过磋商决定，放弃他们那美好的愿望。

男孩子在新的环境中很快脱颖而出。不论哪门课程他都能够完全接受。他根据家长的意愿和本人的志趣决定过戎马生活。他走到哪儿就受到哪儿的人们的爱戴和尊敬。他天生的才干彷佛只是为他人的幸福和快乐而工作，他尽管没有明确地意识到，但在内心的确为摆脱开命运为他准备的那唯一一个冤家而庆幸。

相反，姑娘却一下子进入一个改变了的环境。年龄的增长和日益加深的教育，尤其内心深处的某种感情使她逐渐疏远了她以往通常跟男孩子一起所做的那些活动量大的游戏。总之，她似

乎缺少点什么，她周围没有什么足以引起她仇恨的东西。至于值得她钟爱者迄今为止她还从未见到过呢。

有一个青年人，年龄比她以前邻家的那个对头大一点儿，有地位，有财产并深孚众望，在社交界为人所爱戴，更受到女性们的青睐，他对她表示十分倾慕。这对她是破天荒第一次，一个朋友、追求者和奴仆在向她献殷勤。在众多的比她更年长、更有教养、更风采动人、也更挑剔的女人中，他单单选中了她，这真使她大喜过望。他那连续不断，却又不是强加于人的关注、他在各种偶然出现的不快事件中的真诚帮助以及当她年纪还很幼小时他向她父母提出的尽管明确，然而却很有分寸，只是表达他的强烈愿望的订婚要求：这一切都使她对他产生好感，此外，人的习惯观念、为世人作为公开事实加以承认的外部情况也促成了这件事。从此，她经常被称为未婚妻，最后她自己也认可了这个称呼，然而，不论是她还是其他任何人都没有想到，当她跟那位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她的未婚夫的人交换戒指的时候，还需要进行一番考查。

整个事件从容不迫地进行着，甚至订婚也没有加速它的进程。他们双方都不着忙，让一切都听其自然，他们怀着喜悦的心情期待着共同生活，他们把这美好季节看成是未来更为严肃的生活的一个春天并尽情享受它。

在这期间，那离乡的游子得到了最完美的发展，登上了决定着他一生命运、跟他的功绩相当的一级台阶。现在，他休假回来探望家人。他自然大方，然而也有点异样地再次站在美丽的邻家姑娘面前。她在最近以来身上充满着新娘般的和悦情感，她同她周围的一切处在完美的和谐之中；她相信她很幸福，从某一方面看也的确如此。然而现在，长期以来第一次在她面前重又

出现了那与她对立的人：他并不可恨，她已经恨不起来了，其实那童稚的恨原本不过是对于内在价值的模糊的认可，如今它表现为惊喜，表现为满怀喜悦的端详，表现为发自内心的谅解，表现为半情愿、半勉强，然而却是不可阻挡的接近，而所有这一切都是相互的。长时间的分离为他们的谈话提供了更多的题目，甚至儿时的不明事理也成为这一对脱离蒙昧状态的青年人的快乐回忆，看来他们至少想用充满友爱的体贴来补偿以往那儿戏似的仇恨，看来那表现为暴烈行为的误解只是对于双方关系表示认可的一种形式。

从他那方面讲，一切都有分寸、合情合理，可以说恰到好处。他所处的地位、环境、他的追求、他的抱负都使他谨慎从事，他愉快地把这位已定终身的美丽姑娘的友爱情谊当作一份令人感恩的厚礼接受下来，并没有因此把她同自己本人联系起来或者使她对她自己的未婚夫产生恶感，何况他本人又跟后者交谊甚笃呢！

相反，她的情况却全然不同，她仿佛大梦初醒。她对于邻家少年所怀有的抗争心理是她情感的第一次表露，但是这种猛烈的抗争不过是掩饰在对抗形式之下的一种强烈的、近乎天生的倾心而已。她甚至觉得，在她的记忆中她仿佛一直是爱他的。现在，她想到当时她手执武器搜索敌人的那幅情景不觉哑然失笑；她还记得，当他夺下她的武器时她感到多么得意呀；在她想象中最使她感到幸福的是他用丝围巾捆绑她，总之，她为激怒他、伤害他所做的一切完全是她吸引他的注意力的一种天真手段。她诅咒将他们隔离开来的作法，她为自己堕于其中的沉沉昏睡状态而伤心，她痛恨那拖沓的梦游者似的生活，她认为正是这种生活给了她一个如此卑微的未婚夫；她变了，她向着两个

方向变了，既向前又向后，这要看怎样来观察了。

倘若有人能够发现并分担她这种隐而不露的情感，那么她也就不至于被责怪了；因为一旦两个人站在一起，未婚夫显然是比不上那邻家青年的。如果说对于前者人们不能不寄予某种信任，那么后者则足以激起人们对他的无限信任；人们乐于同前者交往，但却希望后者成为自己的伴侣；谈到更加高尚的同情心和处理非同寻常的情况，人们对前者可能会产生疑虑，而对后者却可以完全放心。对于诸如此类的情况，女人们生来就特别敏感，她们有理由，也有机会进一步培养这种敏感性。

这美丽的未婚妻自己暗地里对这样一些问题考虑得越多，人们对可能有利于未婚夫的话，对环境、义务所要求和命令遵循的准则，一句话，对不容改变、不容否认的事实所提出的强制性要求谈得越少，这颗美丽的心的跳动便越是向着单方面偏转；一方面她受到世人和家庭、未婚夫和自己的诺言的严格约束，另一方面那壮志凌云的青年却毫不掩饰他的思想、计划和对未来的展望，他向她表明他只是一个忠诚的朋友，甚至连个温情的兄长都说不上，并且他谈到他马上要动身离开了。出于这两方面的原因，她以往孩提时代的精神连同所有那些狡诈和暴虐的心理仿佛又复苏了过来，而且由于年龄的增长它更加成熟，也更具有破坏性。她决定以死来对她以往所憎恨、现在所热爱的人的那种无动于衷的态度进行惩罚，既然不容她占有他，她至少要永远同他的想象力、他的悔恨结成伉俪。她要让他永远摆脱不开她死时的面容，让他永远不停地谴责自己，让他为自己没有看出、没有洞察、没有珍视她的思想活动而抱恨终生。

这种奇特的臆想紧紧缠住她不放。她以种种形式掩饰着它；她尽管在人们心目中显得有些异常，但谁也没有如此细心，更没

有想到去揭开那内在的真实原因。

在这期间，亲朋友好都为安排一些庆贺活动累得精疲力竭。几乎没有哪一天没有新的和出人意外的事情需要处理，几乎没有哪个风景美丽的地方不被整修、装饰一新，准备接待众多的、兴高采烈的客人。甚至我们那位归来的青年人也赶在动身离去之前愿意尽上自己的一份心意，邀请这年轻的一对和家庭的几位近亲去河上泛舟。他们登上一艘美丽的、装饰华美的巨大游船，这种船设有一个小厅和几个房间，尽可能将陆地上的舒适、方便移到了水上。

游船在音乐的伴奏下行驶在宽阔的水面上；人们在炎热的白天聚集在下面的船舱里，或对弈，或赌赛。年轻的东道主一刻都闲不住，他坐到舵轮前接替年迈的船长，后者立即便倒在一边堕入梦乡；而这醒着的人这时恰恰需要全神贯注，因为游船正在接近由于河面突起两个岛屿而变狭窄了的航道，它们那平坦的夹着砾石的沙滩时而在这一侧，时而在另一侧伸进河道，致使行船的航道水流湍急、充满危险。细心的、严密注视着水面的舵手禁不住想把船长唤醒，然而他相信自己，鼓足勇气驶进狭窄的河段。在这一瞬间，他美丽的女友出现在甲板上，头上戴着一个鲜艳的花环。她将它取下来掷向掌舵人。“拿去作个纪念吧！”她高声喊道，“不要打扰我！”他一边对着她大喊，一边接住花环，“现在我需要全力以赴，不能分心。”——“我再也不会打扰你了，”她喊道，“你再也看不到我了！”她说完便奔向船头，跃身跳进水里。几个人齐声呼喊：“救人！救人！她要淹死了！”他这时正处在千钧一发之际。老船长为喧嚷声惊醒了，他过来夺舵轮，青年人也打算让给他，可是现在却无需换人操舵了：船搁浅了，就在这同一瞬间，他脱下碍事的衣服，跳进河里朝着他那美丽的冤家对头

游了过去。

水对于熟悉它的脾性和善于对付它的人来说是个朋友。它载着他，熟练的游泳者驾驭着它。很快他便追上了在他前面为急流卷走的美丽的幼时游伴；他抓住她，轻巧地托着她、抱着她；两人不容抗拒地被急流冲着，一直被冲到距离小岛很远、河面开始变得宽阔、水流开始平缓的地方。这时，他才从最初那种万分危急的紧张状态中回过神来，真正松了一口气；刚才他只是昏头昏脑地、机械地动作着；他高昂着头向四周张望着，使尽气力向着一处平缓地伸进河水的、灌木丛生的滩地游去。在那儿，他将他美丽的捕获物放到干松的地上；然而她已经一丝儿气都没有了。他感到绝望，可是这时灌木丛中有一条为人所踏出来的小道映入他的眼帘。他重新抱起那无比珍贵的重物沿路走去，不一会儿，他瞥见一处孤零零的住宅，便急步走了过去。那儿住着一对年轻的夫妇，他们是心地善良的人。这不幸事件，这紧急情况很快传开了。他在神智稍清楚以后提出的要求都办到了。纯净的火燃烧着，厚厚的毛毯铺在床上，毛皮、皮革衣物以及家中所有能暖人身子的东西很快都拿了过来。救人、救人！这种愿望压倒了其他一切心理活动。为了救活这半僵的、裸露着的美丽躯体，该做的都做了。终于成功了。她睁开双眼，瞥见男友，伸出她天使般的双臂搂住他的脖子。她这样待了很久很久；接着一股股热泪夺眶而出，她完全恢复了神智。“你看，我在这种情况下跟你重逢，”她大声说，“你还要离开我吗？”——“不！”他叫道，“绝不离开你！”他不知道他该说些什么，做些什么。“千万珍重自己呀！”他补充说，“珍重身体！想着自己，为了你，也为了我。”

现在，她想到了自己，意识到了自己所处的情况。在自己所钟爱的人、自己的救命恩人面前她并不感到害羞；但是她依然把

他支开了，让他自己方便一下；因为他浑身上下都还是水淋淋的呢。

青年夫妇商量了一下；于是男的向小伙子，女的向姑娘奉上他们各自保存完好的结婚礼服，把这一对青年男女从头到脚、从里到外打扮了起来。没花多长时间，这两个历险者不仅穿戴整齐，而且也给施粉涂脂、化装完毕。两人显得十分可爱，当他们迎面走近的时候，不由惊愕地互相打量着对方，然后便一头扑进对方怀里，他们心情万分激动，看到自己这身装束却又禁不住感到好笑。青春的血气和爱情的活力使他们霎时间便完全恢复了过来，这会儿只是没有音乐，不然他们还会跳起舞来呢。

他们从水流到地面，从死到生，从亲人群中到蛮荒之地，从绝望到狂喜，从冷漠到倾慕、到热烈相爱，这一切都发生在弹指之间——这怕是人的头脑所无法理解的吧；它会为这么多变化而迷乱、而破碎的。这时，人的心脏必须具有最完善的功能才能经受得住这样一场突变的撞击。

他们完全陶醉于绵绵柔情之中了，过了一段时间才想到被撇下的人们的担心、忧虑，他们自己一想到跟他们相遇的情景，不由产生几分担心、几分忧虑。“让我们逃跑，让我们躲起来，好吗？”他说。“我们永远在一起，”她说着便紧紧搂住他的脖子。

一个乡下人从他们口中听到游船搁浅的消息以后，没再多问便立即赶到岸边。那船顺利地行驶着，人们花了很大力气才使它离开浅滩。他们毫无目的地行驶着，希望能找到两个落水失踪的人。这乡下人一面向船上的人呼唤招手，一面沿着河岸奔跑，跑到一个便于停泊的地方停下来，仍旧一个劲儿地招手、呼唤，这时游船才驶向岸边，当人们登上河岸时，呈现在他们面前的是多么动人的一幕呵！两个人的父母首先挤上岸，因为未

婚夫几乎不省人事了。他们刚刚听说他们可爱的孩子已经得救，这时，他们两人便穿着那身奇怪的衣服从灌木丛中走出来了。开始谁也没有把他们认出来，他们径直朝人群走去。"我们面前是谁?"母亲们大声问道。"我看见了什么?"父亲们问道。那得救的一对一齐扑倒在他们面前。"我们是你们的儿女!"他们大声叫道，"我们是相爱的一对。"——"请宽恕我们!"姑娘高叫着。"请为我们祝福!"小伙子高叫着。"请为我们祝福!"两人齐声高叫着，这时所有的人都呆呆地默然无语。"祝福吧!"这叫声第三次重复着。难道还能拒绝为他们祝福吗?!

第十一章

讲故事的人停了一会儿，或者毋宁说结束了他的叙述，因为他察觉到夏绿蒂为之深深感动；她站起来，默默地表示歉意，转身离开了房间。这个故事她听说过，真有其事，发生在上尉和他邻家一位姑娘身上，尽管它并非完全如英国人所讲的那样，但基本情节却没有走样，只是在枝节上被渲染和修饰罢了。这类故事的命运大抵如此，首先经过人们口口相传，然后经过一个富有才华和审美感的讲述者的幻想力的创造，最后大都只保留下故事梗概，而其面目却完全变了。

奥蒂莉也在夏绿蒂之后出去了，这正是两位客人求之不得的。这一次轮到爵士来发表评论了。他说，也许他们又犯了个错误，讲了一个这家人所熟悉、甚至与之有关系的故事。"我们可得多加小心，"他接着说，"不要再捅出娄子来。我们在这儿享

受到这么多美好和赏心悦目的东西，却似乎并没有给她们带来多少愉快；我们想个巧妙的办法告辞吧。”

“我不得不承认，”旅伴说，“在这儿牢牢吸引着我的还有别的什么东西，不弄清究竟我是不愿离开这家人的。昨天，阁下，当我们携带着活动暗室穿过园林的时候，您一直在忙个不停，想为自己选择一个真正便于作画的角度，您仿佛察觉到邻近将要发生的事。您离开大路，到达湖滨一个少有人去的地方，跟您遥遥相对的是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所在。陪伴我们的奥蒂莉犹豫不决地跟着，接着请求划船到那边去。我跟着她登上小船，为这美丽的女划手的娴熟技巧惊喜不已。我恳切地对她说，自从我在瑞士领受过由姿色迷人的姑娘当划手泛舟湖上的欢乐以来，从未如此乐悠悠地再次在水上荡过舟。同时，我禁不住问道，她究竟为什么拒绝走旁边那条小路；从她回避的动作中的确流露出一种畏怯不安的神情。‘如果您不见笑，’她和蔼地说，‘我可以向您介绍一点儿情况，虽然这对我也仍然是一个秘密。我只要一踏上那条小道，全身便忽然不寒而栗，这是我在其他任何地方所从未有过的，我自己也解释不清楚为什么。所以，我宁可避开产生这种感觉的机会。而且，紧接着我左侧太阳穴便疼痛起来；当然，在其他情况下有时我也为这种偏头痛所苦。’我们登上岸，奥蒂莉同您交谈，我却趁机探查她从远处清楚地向我指点过的那个地方。当我发现一处清晰的煤炭矿脉的时候，我是多么惊奇啊！它使我确信，只要稍事挖掘，说不定会在深处探明一个储量可观的矿床。

“请您原谅，阁下，我注意到您在笑。我非常明白，您不相信我怀着满腔热情关注着的事情，您只是作为一个明智的人和朋友谅解我罢了。不过，不让那美丽的孩子试一试摆锤的振荡，我

真不甘心离开这儿。”

每当讨论同一问题时，爵士总是免不了重复他反对的理由，旅伴谦逊、耐心地倾听爵士的陈述，但最后还是坚持他自己的意见，不放弃他自己的愿望。他甚至再次提请对方注意，这类试验并非每个人都能取得成功，所以不应立即放弃，而应更加认真、更加彻底地进行，况且，人们可以弄清楚他们目前还不知道的无机物之间、无机物跟有机物之间以及有机物相互之间的某种联系和亲和力。

他将他装在一只漂亮的箱子里随身携带着的仪器取出来，一件件摆好。那是些金环、白铁矿石和其他金属物。他将系在线上的金属摆锤悬浮在平放着的金属物上方。“您尽可以看笑话，阁下，”他说，“我从您的面部表情上已经看出来了，因为我的这些玩意儿都纹丝不动。不过，我的试验只是个借口而已。女士们回来看到我们搞的这些稀奇古怪的东西，会感到非常新奇的。”

女主人回来了。夏绿蒂一看便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我曾听人说过这类东西，”她说，“但从未看到过它们的作用。您既然已经准备好了，就请让我试试，看我能不能搞成功。”

她拿起线，紧紧握住它，神情严肃，情绪非常镇定；但是那摆锤一点儿摆动的意思都看不出来。接着，奥蒂莉也被邀请试一下。她握住系摆锤的线，让摆锤悬在平放着的金属物上方，更加镇静、更加自然，意念也控制得更好。转瞬间，悬浮的摆锤宛如被卷进湍急的旋涡中似的转动起来，根据下方金属物位置的变换而改变着方向，一会儿朝这边，一会儿朝那边，时而绕圆圈，时而沿着椭圆轨道，或者作直线摆动，这正是旅伴所希望的，甚至大大超出了他的希望。

爵士本人也颇为惊异，他的旅伴兴致一来便没完没了，老是请求一试再试。奥蒂莉也够耐心的，不愿拂违他的心意，到最后她和善地请求他放过她，她的头痛病又发作了。他惊喜不止，可以说有点儿喜不自胜；他殷切地向奥蒂莉保证，只要她相信他的治疗方法，他可以使她彻底摆脱这种病痛之苦。她一时未置可否；然而夏绿蒂立即明白了他的意思，拒绝了他的好意；因为她从未被人议论过，说她在自己家里容许她一直为之感到非常惊恐的东西存在。

两位外来访客走了，虽然主人们感到他们非常古怪，但仍然希望将来在某个地方再次见到他们。夏绿蒂利用这美好的季节，结束她几乎无法对付的对邻近地区的答谢性访问，因为邻近整个地区一直对她非常关心，尽管有些人是真心实意，有些人则纯粹出于礼仪。在家中，她一见到孩子便眉飞色舞；他的确是值得她爱、值得她关心的。人们把他看成是一个奇异的孩子，一个神童，看见他那模样就叫人从心里感到高兴，他是茁壮、匀称、力量和健康这些概念的化身。更加令人感到惊奇的是他那种双重的相像，这一点越来越明显。他的面部特征和整个脸型跟上尉越来越相似，而一双眼睛跟奥蒂莉的眼睛的差别则越来越小。

由于有这种奇特的关系，也许主要是由于那些以脉脉温情悉心照料自己所钟爱的男人之子的女人们的善良感情——尽管他是另一个女人生的——，奥蒂莉在成长着的小生命的心目中成了一个母亲，或者毋宁说是另一种类型的母亲。夏绿蒂一离开，奥蒂莉就同孩子和女用人单独在一起。一段时间以来，南妮看到女主人似乎把全部心思都放到了孩子身上，出于忌妒心理赌气离开她，回到自己父母身边去了。奥蒂莉仍然像以往那样，把孩子带到户外去，习惯于到更远的地方散步。她随身带着奶

瓶，需要时便给孩子喂食。同时，她很少忘记带上一本书，她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拿着书，边走边读，那完全是一幅美丽的本泽洛涉画①。

第十二章

讨伐的主要目的已经达到，爱德华戴着奖章光荣退役。他立即回到那处小庄园，在那儿得到了家人的详细消息，因为事先他让人密切注意她们的情况，只是她们自己并没有察觉，也一无所知罢了。他那个隐居处以最迷人的面貌迎接他的到达；在他离开期间，根据他的吩咐对某些地方进行了布置、改进和充实，所以那些在宽、广方面尚嫌不够的园林设施和周围环境在内涵，特别是在可用性上却得到了补充。

因急促的生活节奏而习惯于果断行事的爱德华，现在着手实现他在足够长的一段时期以来所反复考虑的事情了。首先，他将少校②请来。重逢给他们带来巨大的欢乐。青年时代的友谊和血缘纽带这些得天独厚的条件，使各种各样的阴差阳错和误解从未从根本上伤害他们的感情，原有的关系不久便恢复了。

爱德华在愉快地迎接朋友的时候，询问了他的近况，知道他福星高照，一切如愿以偿。然后，爱德华半开玩笑地问他，目前是否有了幸福的联系。朋友异常严肃地作了否定的回答。

---

① 德文Penserosa，意为：沉思者、多思者。古代绘画最常用的主题。Penserosa 源于意大利文 pensieroso。

② 少校 原文如此；此后所称少校者即前文之上尉。

“我不能，也不可以继续捉迷藏了，”爱德华接着说，“我要立即对你吐露我的思想和计划。你知道我对奥蒂莉的爱，你早就明白，正是她把我推进了这场讨伐战争。我不否认我曾希望摆脱那种因失去她而对我已经毫无意义的生活；但同时我不能不向你承认，我又不忍心完全放弃我的希望。她带给我的幸福是如此迷人，如此令我神往，我不可能对她完全断念。某些令人产生希望的预兆，某些令人感到鼓舞的迹象坚定了我的信念，增强了我的幻想：奥蒂莉会属于我的。刻着我们名字的花押字的玻璃杯在举行奠基仪式时被抛到空中，落下时却没有摔成碎片；它被接住并且又回到我的手里。‘于是，我要让我自己，’当我在这个孤寂的地方度过了许多绝望的时刻以后，高声对自己说，‘我要把我自己当成玻璃杯去试一下，看我们的结合是可能，还是不可能。我走了，我去寻找死亡，但我不是狂人，而是一个渴望生活的人。奥蒂莉是我为之奋斗、争取得到的奖赏；她是我在敌人的每一战阵、每一壕沟、每一被围困的要塞内所要攻占的目标。我要创造一个奇迹，希望幸免一死，目的是赢得、而不是失去奥蒂莉。’这种感情主宰着我，帮助我越过了一切艰难险阻；现在我觉得我是一个达到了目的的人，一个排除了种种障碍的人，再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阻挡我了。奥蒂莉是属于我的，可以说，在我的思想和现实之间所存在的距离完全是微不足道的了。”

“你几笔就勾销了人们可能而且应该向你提出的责难，”少校说，“然而它必定会再次被提出来的。关于你同你妻子的关系的全部价值，我想让你自己作一番回顾；但是，你为了她、为了你自己，有责任正视你们面临的现实。不然我怎能设想，你们共同生了一个儿子，你却又不承认你们永远相依为命呢？你们为了这个孩子有责任共同生活下去，以便共同负责他的教育和缔造

他未来的幸福。”

“这只不过是父母的愚妄之见，”爱德华说，“他们自以为他们的存在是儿女们所必需的。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会得到食物和帮助；假如儿子因父亲的早亡而没能过上一个安适、快乐的青年时代，那么他也许恰恰由于这个缘故却更快地受到教育，更快地洞达世事，更加及时地认识到他必须适应他人的要求，这一点正是我们所有的人迟早必须学会的。何况还根本谈不上我们富有得足以供养许多儿女，只不过我们既没有义务，也无须行此善举，把许许多多家产推到一个人的名下。”

当少校试图旁敲侧击地点出夏绿蒂的价值和爱德华长期跟她的关系时，爱德华立即打断他的话说：“我们干了一桩蠢事，这一点我看得再清楚不过了。谁到了一定的岁数还想实现他早年的意愿和希望，便是自欺欺人；人生的每一个十年都有它自己的幸福，有它自己的希望和追求。那种为环境或者臆想所驱使而瞻前顾后的人是可悲的！我们干了一桩蠢事；难道让它伴随我们一生吗？难道我们出于某种顾忌就应该拒绝时代的风尚所许可的东西吗？在许许多多事情上，一个人可以否定他原有的意愿和行为，恰恰在关系到整体、关系到整个生活，而非关系到个别、关系到生活的此一或彼一条件的时候，却不容许人否定他以前的东西！”

少校不失时机地用委婉而又强调的口吻想让爱德华明白他对他的妻子、对家庭、对他的财产、对世人的各种各样的关系；但他没能引起爱德华的丝毫兴趣。

“所有这些，朋友，”爱德华说，“我心灵深处都一一考虑过，哪怕是在激烈的战斗之中，当大地为持续不断的隆隆炮声所震颤的时候，当子弹呼啸而过、左右的伙伴饮弹身亡的时候，当我

的战马中弹、军帽被射得弹孔累累的时候；夜晚，在星光灿烂的苍穹之下，我坐在静悄悄的篝火边，脑际便掠过所有这些问题。然后，我便一一思考我跟所有人的关系；我反复思考，设身处地地想了又想；我曾多次地私下确认这诸多关系，每次我都感到满意，现在我永远满意了。

"在这样的时刻——我怎么能向你隐瞒呢——你也曾浮现在我的脑际，你也曾属于我圈子中的人呐；我们不是长久以来便互为知己了么？如果我欠下你什么情意，现在我可以加倍偿还给你；假设你曾欠下我什么东西，你现在也完全有可能偿还我。我知道，你爱夏绿蒂，她值得你爱；我知道，她对你也有意思，有什么道理不容她认识你的价值呢?!只要你从我手里把她接走，只要你把奥蒂莉领到我身边，那么我们就是尘世间最幸福的人了。"

"恰恰因为你想用如此高贵的礼物收买我，"少校回答，"我才不得不更加当心、更加留神。对这个建议我个人表示尊重，但它无助于事情的解决，反而会使事情更加复杂化。这关系到你，也关系到我，关系到两个男子汉的命运、良好名声和荣誉，我们在此以前一直正派、清白，但是，通过这样一种荒唐行为——让我们姑且这样称呼它吧——我们将面临一种危险，即以一种极其奇特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

"正是我们这清白、正派的品行，"爱德华说，"给予我们一种权利：让别人也责骂我们一次。一个人如果证明自己终生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那么他做的任何一件事情便都是可信的，也许同一件事发生在别人身上却很值得怀疑。就我而言，我经受了我加给自己的最后的种种考验，我为他人完成了艰难危险的任务，因此我觉得我有权利也为自己做点什么。至于你和夏绿蒂，

那就让未来作出裁决吧；无论你，无论任何人，都休想阻挡我实现我的意愿。如果有人助我一臂之力，我也愿意对别人效力；如果人们不让我自由行事，甚至妨碍我，那就必然会发生不顾一切后果的极端行动。”

少校认为他有责任尽一切可能劝阻爱德华实现他的意愿。他用了一个巧妙的手法来对付他的朋友，即表面上似乎作出让步，只是还要讨论达到这种分离和结合的形式和具体作法等。接着却出现了一些令人感到不愉快、感到烦恼和失礼的情况，这使爱德华的情绪坏到了极点。

“我清楚地看到，”最后爱德华大声说，“一个人所希望得到的，不仅不可避免地受到敌人而且也受到朋友的攻击。对于我意愿之所在，对于我须臾不可离开的东西我是紧紧盯住不放的；我将捕捉住它，我将尽快地、巧妙地捕捉住它。我很明白，这一类关系不会互相抵销，只要现存的关系不倒下，只要它顽固地坚持不退缩，新的关系便确立不起来。这类情况用思考的办法是结束不了的；因为在理性面前一切都是平等的，对于天平扬起的一端总可以加上抵销的砝码。请你下定决心，朋友，为了我，也为了你行动起来；为了我，也为了你整顿、清理、解开和重新联结这种种关系！不要理会任何非议；我们反正已经引起世人的议论了；他们还会议论的，但是不久就会像对待其他一切不再成其为新闻的东西那样把我们遗忘，他们将听任我们自行其是，而不再继续注意我们。”

少校别无办法，最后不得不承认，爱德华想一劳永逸地把这件事当成已是人所共知的既成事实来加以处理，他对于具体作法谈得非常详细、透彻，在提到未来时更是兴高采烈，甚至喋喋不休地讲起笑话来。

然后，他严肃地、若有所思地继续说："假如我们一心一意地希望着、期待着一切自动恢复旧观，让偶然因素指引我们并将我们领上平坦的大道，那是自己欺骗自己，是犯罪行为。这样我们便不可能拯救自己，不可能全面恢复我们的安宁；既然让我平白无故地对一切担负罪责，我又该怎么样来抚慰我的心呢！我执意要求夏绿蒂，说服她同意把你接到家中，这么一来，奥蒂莉也到了我们家。我们无法控制由此所发生的事；但是我们有能力解决它，使事态沿着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只要你认为可能，只要事情本身也有可能办到，你尽可以不正视我为我们大家所开辟的光明、美好的前景，你尽可以命令我们大家伤心地放弃我们的追求，但是即便我们准备回到原有的状态，难道那时就不会忍受种种无礼的非议，种种令人烦恼、令人气愤的事了吗？我们从中能得到半点儿欢乐、半点儿幸福吗？假若你当时受阻，不能到我家客居，不能同我一起生活，你现在的顺利处境会带给你快乐吗？在发生了这种种变故以后，情况总是令人感到头痛的。夏绿蒂和我尽管很富有，处境仍然十分悲惨。你同其他一些深于世故者也许认为，岁月、出走将麻痹这类情感，将抹去这深深刻下的皱纹；但这些岁月却正是我们不愿在痛苦和匮乏中，而愿在欢乐和舒适中度过的呵。最后再说一件最重要的事：也许我们根据我们外部的和内心的状况至少还能够等待；可是让奥蒂莉怎么办呢，她可要离开我们家，缺少我们的关心，独自在这丑恶、冷酷的世界上漂泊的呵！请你为我描绘一幅奥蒂莉离开我、离开我们而又可能得到幸福的情景，然后请你说出最充分有力的理由；对于这些理由，尽管我可能不承认，不完全相信，但却愿意重新加以斟酌，加以考虑。"

这个任务可不是那么容易完成的，至少少校一时还想不出

令人满意的回答。他唯一能做到的依然是反复说明，这整个事件是多么重要，多么可虑，从某种意义上说又是多么危险；至于处理方法，无论如何他们都需要非常慎重地加以考虑。爱德华表示同意，但他提出了一个条件：在他们没有完全取得一致意见并采取最初的步骤以前，少校不得离开他。

第十三章

完全陌生的而互相漠不关心的人，如果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便会彼此倾吐衷肠，他们之间必定会产生某种信任感。我们所讲的这两位朋友尤其如此，他们再次居住在一起，时刻形影不离，就更是无话不说了。这是意料中的事。他们经常回忆他们的过去，这时，少校便抓住机会告诉爱德华，等他外出归来时，夏绿蒂打算把奥蒂莉给他，准备以后让那美丽的孩子嫁给他。为这一消息而大喜过望的爱德华也直率地谈到夏绿蒂和少校的互相爱慕之情，由于这正合他的心意，对他有利，所以他描绘得非常细腻动人。

少校既无法完全否认，也没有完全承认；不过，爱德华却更加坚定，更加有信心了。他思想上认为这一切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已经成为事实。各方只须对他们所希望的事表示同意就行了；离婚肯定可以办得成；接着就是结婚，爱德华想带着奥蒂莉去旅行。

在人的想象力所描绘的所有动人的画面当中最具有诱惑力的，也许就是让相爱者让年轻的新婚夫妇在一个崭新和纯净的

世界里，享受他们那崭新和纯净的关系所给予他们的欢乐，让他们在变化多端的环境里检验和确认他们那长久的结合。少校和夏绿蒂应享有全权，对于涉及财富和人间有价值的设施的一切问题进行整理，使之符合权利的要求和公正的原则，让各方都能感到满意。看来爱德华极力坚持和希望得到的最大好处是：既然孩子跟着母亲，那么少校便可以教育孩子，按照他个人的见解引导他，发展他的才能。人们在孩子受洗时用他们双方的名字奥托命名，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所有这些在爱德华脑海中都已酝酿成熟，他一天也不愿拖延下去了，他想立即采取实际行动。他们在去庄园的路上来到一个小城，爱德华在城里有一处房子，他本想留下来等候少校。可是最后他还是下不了决心，而是陪着朋友穿城而过。两人骑着马并肩继续前行，一面进行认真的谈话。

突然，他们从远处瞥见坐落在高处的新别墅，首先映入他们眼帘的是闪闪发光的红瓦屋顶。爱德华觉得一阵不容抗拒的向往之情袭上心头；所有一切必须在今晚全部办好。他打算藏在邻近的一个村子里；让少校立即向夏绿蒂介绍情况，使她措手不及，然后出其不意地提出建议，迫使她坦率地说出自己的想法。爱德华用自己的愿望推度她的想法，因此只有一个信念，即他迎合了她的选择，所以可望尽快取得她的首肯。这是他唯一的心愿。

他看到幸福的结局即将出现在他眼前。为了将这一消息迅速地传达给坐等的他，他希望人家点燃几响礼炮，如果在夜间可以放几支烟火。

少校骑马向府第奔去。他没有找到夏绿蒂，他听说，眼下她住在山上新居里，今天正在邻村访问，看来一时不一定回得来。

于是他回到了他歇马的那家客店。

爱德华这时再也克制不住自己的焦躁情绪，悄悄从躲藏的地方溜出，沿着只有猎人和渔夫才熟悉的小路来到他的园林，在临近黄昏时分到达湖滨附近的灌木丛。这是他第一次看见那明澈如镜的湖面的全貌。

当天下午，奥蒂莉散步到了湖滨。她像往常那样抱着孩子边走边读，来到摆渡口的橡树下。孩子睡着了；她坐下来，把他放在身边，继续读她的书。这是一本对那些多愁善感者颇具吸引力、让他们读起来便爱不释手的书。她忘记了时间和钟点，她没有想到由此从陆地回新房子还有一段长长的路；她坐在那儿完全沉浸到书里，沉浸到自我中去了。她的神态妩媚可爱，周围的树木好像有了灵性、生了眼睛似的，都在看她、欣赏她。这时，西沉的太阳从她身后投来金红色的光辉，为她的面颊和肩膀镶上了一道金边。

爱德华一直顺利地向前走着，未被任何人察觉，他发现他的园林里空无一人，周围寂寥无声，便硬着头皮继续走。最后，他穿过橡树旁的灌木丛，一眼瞥见奥蒂莉，后者也看到了他，他飞也似地向她奔去，扑倒在她的脚下。在漫长的寂静中，两人都在尽力克制自己，接着，爱德华简短地向她解释他为了什么和怎样来到这儿的。他说，他打发少校到夏绿蒂那儿去了，他们共同的命运也许已经在此时此刻决定了下来。他从未怀疑过她的爱，相信她也不会怀疑他的爱。他请求她的同意。她迟疑着；他向她发誓，他要行使自己原来的权利，他要将她拉进自己的怀抱；她指了指孩子。

爱德华看见孩子便吃了一惊。“伟大的上帝！”他叫道，“要是我有理由怀疑我的妻子，怀疑我的朋友，那么这孩子的相貌便是

对付他们的可怕证据。这难道不就是少校的模样？如此相似的长相，我从未见到过。”

“不！”奥蒂莉说，“大家都说孩子像我。”——“怎么可能呢？”爱德华说，这当儿孩子睁开了眼睛，一双大大的、清澈的黑眼睛，深沉而柔和。孩子已经在用理性的目光看着这个世界；他似乎认识站在他面前的这两个人。爱德华扑倒在孩子身边，他两次在奥蒂莉面前跪下来。“这是你！”他喊道，“这是你的眼睛。天哪！让我仔细看看你的眼睛。让我为给予这生命以存在的那个不幸时刻蒙上一层遗忘的薄纱吧。你允许我用我那种包藏祸端的思想来恐吓你那纯洁的灵魂吗？我曾经想，丈夫和妻子可能互相紧贴心房拥抱在一起，但感情上却格格不入，他们内心真实的意愿足以抹去合法婚姻的圣洁光辉。是的，既然我们曾相距遥远，既然我同夏绿蒂注定要分离，既然你将属于我，为什么我不该这么说呢？为什么我不该说出那句无情的话？——这个孩子是双方婚姻破裂的产物！他使我离开我的妻子，使我的妻子离开我。本来他应该把我们联结起来的。尽管他是对我不利的证人，然而他那双美丽的眼睛却告诉你，我虽在另一个女人的怀抱里，但却属于你；你会感觉到，奥蒂莉，你会清楚地感觉到，我只有在你的怀抱里才能够补偿那个过失，才能赎清那桩罪行呵！

“你听！”他突然跳起来喊道。他恍恍惚惚听到一声枪响，以为大概是少校发出的信号。然而，这是附近山中猎人的枪声。接着便沉寂下来；爱德华开始变得焦躁不安。

这时，奥蒂莉方才注意到，太阳已经沉入山后，只在高处房子的窗户上还反射着它的余晖。“离开这儿，爱德华！”奥蒂莉大声说，“这么久我们都熬过来了，这么久我们都忍耐住了。想想，我们俩多么对不起夏绿蒂。一定要让她决定我们的命运，我们

不要抢在她前面。只有她同意，我才能属于你；否则，我必定要拒绝你。既然你相信很快就见分晓，那就让我们等待吧。回到那村子里去吧，少校以为你在那儿等他呢。情况究竟怎样，这还需要弄清楚。莫非一声尖利的枪响就告诉你谈判取得成功？说不定他这会儿正在找你呢。他没有碰上夏绿蒂，这我很清楚；他可能去迎她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她到哪儿去了。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的！放开我！现在她想必回来了。她在上边等着我和孩子呢。”

奥蒂莉讲得很快、很急。她列举了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在爱德华身边她感到幸福，但也意识到她现在必须让他离开。“我请求你，我恳求你，亲爱的！”她大声叫道，“回去，去等少校！”——“我听从你的命令，”爱德华叫道，他满怀深情地注视着她，然后张开双臂紧紧地把她抱住。她也用她的双臂抱住他，无比温柔地让他紧紧依偎在自己怀里。希望像一颗从天而降的星似的从他们头上掠过。他们幻想，他们相信从此便可以互相以身相许；他们第一次互相大胆、自由地亲吻着，然后强忍着痛苦分开了。

太阳完全沉没了，天色已晚，阵阵湿冷的空气从湖面弥漫开来。奥蒂莉激动而又怅惘地站着；她远望着山上的房子，仿佛看到了夏绿蒂的白裙子在阳台上飘动。沿湖滨的这段路很长；她了解夏绿蒂等孩子归去的急切心情。她望着对面的梧桐树，她跟对岸那条直通新房子的小路只有一水之隔。她的神思像她的眼睛一样已经到达对岸。那种带着孩子不可冒险划船的顾忌心理在这急迫之中消失了。她急忙赶到小船旁边。她没有感觉到她的心房在颤抖，她的双脚在摇晃，她的神智似乎在离她而去。

她跳上小船，操起船桨，撑离岸边。她想必是用力过猛了，

而且又不停地划，小船不停地摇晃着，朝着湖心方向漂了一段路。她左臂上抱着孩子，左手拿着书，右手操着船桨，她也随着小船摇晃起来，最后倒在船上。船桨从她手里滑出来落在一边，正当她想使自己保持平衡时，孩子和书也给甩了出去落到了另一边，落到了水中。她刚好还来得及，一把抓住孩子的衣服；但是她身体的不利姿势妨碍了她的活动，失去支持的右手也用不上力气使她翻身直立起来。当她挣扎着终于从水里把孩子救上来的时候，孩子的眼睛已经合上，呼吸也停止了。

只是在这一瞬间，她的整个神智才清醒过来，这使她更加痛苦。小船停在接近湖心的地方，船桨已漂到远处，岸上看不见一个人影儿，即便看见一个人又有什么用呵！她被孤零零地困在这无情的水上随波漂流。

她在想着急救办法。过去，她经常听人讲如何抢救溺水者，在她生日的晚上她还亲眼看见过一次呢。她脱去孩子身上的衣服，用她的麦斯林纱裙将他全身擦干。接着她撕开自己的上衣，这是她第一次将自己的胸脯裸露在蓝天之下，也是第一次让一个有生命的东西紧紧贴在自己完全裸露的胸脯上，天哪，已经不再是有生命的东西了！这不幸的生命的冰冷肢体冰着她的胸脯，寒气一直侵袭到她的内心深处。一股股热泪像流不尽的泉水，从她眼睛里滴出来，落在僵硬的躯体上面，给它添上了一丝儿生意和温暖。她不停地作着努力，她用自己的披肩把孩子裹起来，抚摸、按摩、哈气、亲吻、哭泣，她想以此来代替在这与世隔绝状态下所缺少的办法。

然而，一切全属徒劳！孩子一动不动地躺在她怀里，小船一动不动地停在水面上。可是，即便在这种情况下，她那颗善良的心仍不容她静待事态的发展，她仰望苍天，跪倒在船上，双手把

僵直的孩子举在自己玉一般洁白而又寒冷的胸脯前。她用模糊的泪眼望着上方，呼求救助，那是一颗柔弱的心在求助无门时希望得到最高护佑的地方。

她倒也没有完全徒劳地乞求上天，星星已经稀稀落落地开始往下眨眼睛了。一股柔和的风吹来，把小船推到了梧桐树下。

第 十 四 章

她急急忙忙赶到新房子，喊来医生，把孩子交给了他。这位对各种情况都有所准备的医生按照常规有步骤地检查了稚嫩的尸体。在整个过程中，奥蒂莉一直从旁相助；她寻找、取借、张罗着一应物件，就像活动在另一个世界里似的，因为极度的不幸像极度的幸福一样改变了一切东西的外观。医术高明的医生做完各种急救的尝试以后摇了摇头，对她提出的充满期待的问题开始默然无语，后来低沉地回答一声“没救了”。于是，她离开了夏绿蒂的卧室，——所有这些工作都是在这里进行的。她一跨进起居室便精疲力竭地一头栽倒在地毯上，她连走到沙发旁边的力气都没有了。

这时，人们听到夏绿蒂乘车归来。医生恳切请求周围的人留在原处，他要去迎她，让她思想上有所准备；可是正说着，她已经走进房间，发现奥蒂莉躺在地上，家中的一个姑娘边叫边哭地冲到她面前。接着医生也走进来，她一切全明白了。怎么能让她立即放弃所有希望呢？这位机警、高明又有经验的医生请求她千万不要去看孩子；他离开了，想用新的办法迷惑她。她

坐到沙发上，奥蒂莉仍然躺在地上，不过已经将她抬近沙发，让她美丽的头枕在夏绿蒂的膝上。友善的医生走来走去，似乎在为抢救孩子忙碌着，实际上却在为女人们伤神。人们就这样迎来了午夜，周围一片死寂，气氛更加低沉。夏绿蒂不再掩饰自己的疑惧心情，孩子决不会活转来了；她要求去看孩子。人们将孩子干干净净地裹在暖和的羊毛织物里，放进一只条筐，摆在紧靠她身边的沙发上；只有小脸蛋儿露在外面，他安静地躺着，娇态可爱。

这一不幸事件很快使全村轰动起来，消息立即传到客店。少校沿着熟悉的路走上山；他绕着新屋走来走去，拦住一个跑着到邻屋去取东西的仆人，打听到了详情。他让仆人把医生唤出来。医生来了，对于自己原来的恩人的出现大为惊异，向他叙述了眼下的情况，表示愿意委婉告知夏绿蒂他到达的消息。他进去了，开始了一场缓缓引出正题的谈话。他把她的想像力从一个题目引到另一个题目，最后使夏绿蒂想到她的男友，使她感到他的同情、他同她在精神上、思想上的接近；医生说，他很快当使这样一种接近变成现实。这一席话足以使她体会到，朋友正静候在门外，他已经了解一切，他希望允许他进来见她。

少校走进来；夏绿蒂面带苦笑向他致意。他站在她面前。夏绿蒂揭开覆盖在尸体上的绿色丝巾，在暗淡的烛光下，少校内心不无惊惧地看见了他自己的一张失去神采的面孔。夏绿蒂指了指椅子，于是他们便面对面相视而坐，在沉默之中度过了一夜。奥蒂莉依旧安静地倚在夏绿蒂的膝上；她呼吸徐缓；她睡着，或者样子似乎是在睡着。

晨光熹微，烛光熄灭了，两个朋友仿佛从沉沉梦境中清醒了过来。夏绿蒂注视着少校沉静地问道："朋友，告诉我，是哪个命

运之神让您来这儿经历这悲惨的一幕?”

“现在,”少校像她刚才问话时那样轻声回答,好像他们不想把奥蒂莉吵醒似的,“此时此地,我无需支吾其辞、拐弯抹角和欲言又止了。相比之下,您现在所处的情况的严重程度使我专程前来解决的重要问题本身失去了它的价值。”

接着,他从容不迫而又直截了当地向她说出了他受爱德华派遣来此所应完成的使命,说出了他受个人自由意志的支配,出于个人对于事情本身的特别关注前来访问的目的。对于这两点他说得非常委婉,然而却很真诚;夏绿蒂不动声色地倾听着,看来她对此既不感到惊异,也没有表示反对。

当少校的陈述结束的时候,夏绿蒂开始回答,她的嗓音儿非常微弱,以致少校不得不把自己坐着的椅子向前移动。她说:“今天这种情况是我从未经历过的,不过在类似的情况下我总是暗自问自己:‘明天又将如何?’我深深感到,现在好几个人的命运都掌握在我的手里;我该怎么办,这在我心里很清楚,我马上就说明白。我同意离婚。其实我早就该下这个决心了;由于我的迟疑、我的反对,这孩子被我害死了。有些事情是执拗的命运促成的。理性和操守、责任感和一切神圣的誓约要阻挡它都是徒劳的;某些事情的发生在命运之神看来是完全合理的,尽管我们认为似乎并不合理;不论我们采取什么态度,命运最终总是强行实现自己的意志。

“我在说些什么呀!本来命运正在实现我原来的心愿,实现我原来的意图;只是我自己出于不慎违反自己的本意行事而已。难道不正是我自己曾经把奥蒂莉和爱德华当成最般配的一对领到一起吗?不正是我自己曾经设法让他俩互相接近吗?您本人,我的朋友,不正是这个计划的知情人吗?为什么我没有能够把

一个男人的固执跟真正的爱情区别开来呢？既然我作为朋友有可能让他和另一个女人结为幸福的一对，为什么却接受他的求婚呢？您仔细看看这不幸的安睡着的女人！我想到她从这昏死般的睡眠中苏醒过来的那个时刻便不寒而栗。假如让她失去希望，不能用她的爱补偿她从爱德华手里所夺去的这个奇妙巧合的产物，那她该怎么活下去，她该怎么抚慰自己的心灵呢？她用她的倾心，用她爱他的那副热情足以补偿一切。如果说爱能够忍受一切，那么它更加能够补偿一切。在这个时刻，无法考虑我了。

“您悄悄走吧，亲爱的少校。告诉他，我同意离婚，请他，请您和米特勒全权处理这件事，我并不为我未来的处境感到忧虑，不论从哪一个方面讲我都无需为之忧虑。我愿意在你们给我的任何文件上签字；只是请不要指望我参与其事，不要期待我发表意见，提出办法。”

少校站了起来。夏绿蒂将手从奥蒂莉身上向他伸过去。他用力地吻了一下这只可爱的手。“那么我呢？我可以抱有什么希望吗？”他耳语似的问道。

“请您不要让我现在回答您，”夏绿蒂说，“我们既没有犯下过失，应该招致不幸，但是也没有作出什么事，使我们理应得到幸福。”

少校走了，心里深深为夏绿蒂感到难过，对那孩子的夭折却并不怎么悲伤。在他看来，为使各方得到幸福，这个牺牲是必要的。他想像着，奥蒂莉抱着自己亲生的儿子，这将完全补偿她从爱德华手里所夺去的东西；他想像着，自己怀里躺着一个儿子，他比那夭折的孩子更有权利带有自己的面部特征。

在他返回客店的途中，这样一些撩拨人的希望和画面——

掠过他的脑际。他到达客店时才发现，爱德华待在外面苦苦等了他整整一个通宵，因为爱德华老是没有看到烟火、没有听到礼炮向他发出大功告成的信号。他已经知道所发生的不幸，同样，他不是为那小生命的夭折而悲伤，而是把这个事件——尽管他不愿完全承认——看成是命运的安排；这样一来，妨碍他取得幸福的所有障碍一下子全都消除了。因此，他很容易地被迅速向他报告了他妻子的决定的少校说服，回到原来住的村子，然后再返回那个小城。他们将一起在那儿考虑和安排下一步的事。

夏绿蒂在少校离开她以后便陷入沉思，但是也只有几分钟的时间。接着，奥蒂莉也醒来了，她睁开她那一双大眼睛注视着她的女友。她首先从女友怀里欠起身子，然后从地上直立起来，站在夏绿蒂面前。

“这是第二次，”美丽的少女神情极度严肃而又令人爱怜地打破了沉寂，“这是第二次让我碰上同样的事了。你曾经对我说过，一个人在他的一生中往往会在类似的情况下碰到类似的事，而且又总是在关键时刻。现在，我发现这种看法是正确的，我不能不向你坦白承认。我母亲死后不久，当时我还是一个幼稚的孩子，我把我坐的小凳移到你身边，你就像现在这样坐在沙发上；我的头枕在你的膝上，我似睡非睡、似醒非醒，处于朦胧状态。我听得见周围的一切动静，尤其对所有人的讲话听得十分清楚；可是我动弹不得，说不出话，哪怕我心里愿意也无法暗示别人，说明我的感觉、我的意识非常清楚。当时你跟一位女友谈论我；你同情我的遭遇，说我从此成为留在世上的一个可怜的孤儿；你描绘了我寄人篱下的处境，你说，除非有一颗福星专门护佑着我，否则我将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我深刻、仔细，也许是过分严格地领会了你一时对我的希望，对我提出的要求。我

根据我有限的认识，把你的希望和要求定为我的准则；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就是按照这些准则生活的，在你爱着我、关心我的时候，在你把我接到你家中来以及此后一段时间，我一直是按照它来决定我的为与不为和取与舍的。

"然而，我却滑出了我的轨道，破坏了我的准则，甚至失去了对于它的意识。在发生了这桩可怕的事件以后，你再次让我明白了我的处境，它比第一次更加悲惨。我静静地躺在你的怀里，处于半昏迷状态，我仿佛从另一个世界听着你低沉的嗓音在我耳边回响；我听着你谈到我的未来；我想到我自己就不禁惊恐万分；可是像那一次一样，这一次我在半昏死的睡眠中勾画出了我未来的新的轨道。

"像那一次一样，我打定了主意，我决定要做的事，必须首先让你知道。我将永远不属于爱德华所有！上帝用一种可怕的方式打开了我的眼睛，使我看到我所陷进去的是怎样一个罪孽泥潭。我决意赎清我的罪过；人们休想让我离开我的既定目标！现在，我亲爱的、最善良的人，请你采取措施。让少校回来；写信告诉他，不必采取任何步骤。他离开时，我一点儿也动弹不得，我是多么害怕呀！我真想跳起来，我真想呐喊：你不该让他怀着这种罪恶希望离开。"

夏绿蒂看到而且也体会得到奥蒂莉的心境；但是她希望时间和劝诫能对她产生影响。然而当她说了几句暗示希望和未来前景以及劝她节哀自持的话时，奥蒂莉便表示反抗地叫道："不要讲了！不要说服我、欺骗我！只要我听到你同意离婚，我就立即跳进那同一片湖水，洗清我的罪孽，洗清我的过错。"

第 十 五 章

在幸福、安宁的共同生活中，亲戚、朋友、家人过多地、异乎寻常地对于正在发生或者即将发生的事津津乐道，他们不厌其烦地互相诉说他们各自的打算、活动、工作，尽管无须互相出主意、想办法，但他们的全部生活却似乎是在互相商讨中度过的。相反，在转折关头，在一个人最需要别人的帮助、最需要别人的支持的时候，他会发现人们都退缩了，每个人都竭力为自己奔忙，都竭力以自己的方式活动，对自己采用的手段秘而不宣，最后，只有结局、目的、既成事实又成为大家的共同财富。

在发生了这么多奇妙的和不幸的事件以后，两个女友之间产生了一种微妙的严肃气氛，这表现在她们互相体慰、爱护。夏绿蒂暗地让人把孩子送到了小礼拜堂。他安息在那儿，他是一场显露出种种预兆的灾难的第一个牺牲品。

夏绿蒂设法在一切方面都尽可能使生活恢复常态，在这一点上，她发现最急需她帮助的是奥蒂莉。她主要是照顾她，而又不使她察觉出来。她知道，这天使般的孩子对爱德华的爱是多么深；她逐渐打听出在不幸事件之前所发生的事，了解到事情的每一个细节，部分是奥蒂莉自己说出来的，部分是少校的来信透露的。

从奥蒂莉方面看，她也大大减轻了夏绿蒂眼下的生活。她很坦诚，甚至话也多了，但绝口不提当前或者刚刚过去的事。她一直在留心，一直在观察着，她知道了很多情况；现在所有一切

都表露出来了。她为夏绿蒂排遣、解闷，夏绿蒂却还一直暗自怀着希望，想亲眼看到这为她所珍爱的一对缔结良缘。

不过，奥蒂莉是另一种想法。她向女友吐露了她生活行止的秘密：她已经消除了她原有的那种偏狭和顺从心理。由于她的悔悟，由于她痛改前非的决心，她感到她也摆脱了那一过失、那一厄运所加给她的重负。她无须再用强力克制自己；在内心深处，她只是在完全断念的条件下宽恕了自己，这个条件是永远不容收回的。

这样过了一段时间。夏绿蒂感到这房舍和园林，湖水、山岩和树林每天都在她俩的心里重新触发起种种悲凉之感。一定得换个地方，这是再清楚不过的了；但怎么个换法，一时却不容易定下来。

将来两个女人仍旧生活在一起吗？按照爱德华以前的意愿，这似乎是不容改变的，他的声明、他的威胁迫使她们必须这么做。然而，两个女人尽管用心良好、富有理智、也尽心尽力为对方考虑，但相处在一起总是很尴尬，这也是一眼就可以看出来的。她们谈话躲躲闪闪，有时听话只愿听一半，而且更多的情况是对一句话产生误解，这也许不是有意的，但至少是感情上的错觉。她们惟恐伤害对方，但这种恐惧心理恰恰可能最容易受到伤害，也最容易伤害人。

假如她们换个地方，同时——至少在一段时间里——又分开生活，那么原来的老问题又会重新提出来：让奥蒂莉到哪儿去？前面提到的那个富有的大家庭，曾徒劳地试图为它具有继承权的、前程无量的女儿找个游伴，既为她排忧解闷，又作她的竞争对手。男爵夫人在最后一次来访时，还有不久前在来信中，都要求夏绿蒂把奥蒂莉送到那儿去；现在她再次提出了这件

事。奥蒂莉一口回绝了，因为到了那儿她将面临着他们经常称之为大世界的那种东西。

“亲爱的姨妈，”她说，“请您不要逼我，免得我偏狭、固执地说出在其他情况下有义务保持缄默、有义务隐瞒的那些话来。一个非常不幸的人，哪怕他是无辜的，总是给描绘成一副非常可怕的样子。他的出现会在所有看见他、发现他的人的心里引起一种惊诧感。每个人都想从他身上看到那强加给他的可怕品性：人们既好奇，同时又害怕。因此，发生过可怕事件的人家和城市，对进入其中的每个人而言便都是可怕的。那儿的阳光不如别处明亮，星星也似乎失去了它们的光辉。

“人们对于不幸者的冒失唐突、勉为其难和不得体的关怀也许是可以原谅的，然而后果却是多么严重呵！请宽恕我说的这些话；我曾无比同情那个可怜的姑娘，当时露娴妮将她从她躲藏着的房间里拉出来，善意地开导她，怀着最高尚的愿望恳请她一起游戏和跳舞。当可怜的姑娘越来越感到恐惧，最后逃开和陷于昏厥状态，躺在我怀里的时候，当在场的人感到吃惊、激动，每个人对那不幸者真正产生了好奇心的时候，那时我没有想到同样的命运在等待着我。我的同情心当时是那么纯真，那么强烈，现在仍然如此。今天我可以把我的同情心对准我自己了，我要提防着不要提供机会，使自己落得个类似的下场。”

“亲爱的孩子，”夏绿蒂说，“你在任何地方都不可能逃开人们的视线的。我们没有修道院，以往在那种地方可以找到容纳这类感情的庇护所。”

“孤独生活并不是庇护所，亲爱的姨妈，”奥蒂莉说，“最珍贵的庇护所是在我们可以从事工作的地方。假如一个不吉利的命运决定要追踪我们，任何忏悔、任何苦行生活都不可能使我们

摆脱它。只要让我无所事事地任人观赏，他们便使我感到厌恶，使我感到害怕。只要我在愉快地从事劳动，在不倦地履行我的义务，我便可以忍受任何人的目光，因为我无须害怕那神灵般的慈善目光。”

“假如我没有看错的话，”夏绿蒂说，“你的爱好一定会把你吸引回寄宿学校的。”

“是的，”奥蒂莉说，“我不否认；我想，我们这些以反常的方式教育出来的人，要是能用正常的方式教育其他人，对我来说就是幸运的事。我们在历史上不是看到过吗？一些人因伦理上的过失而退隐荒漠，在那儿却又并非如他们所希望的那样隐姓埋名蛰居下去，后来被召回到世界上，以便劝诱那些陷入歧途者走上正路。有谁比曾误入生活迷津的人更善于做这件事呀！他们有责任帮助那些不幸的人；有谁比他们这种再也不会碰上任何尘世灾难的人更称职呀！”

“你选择的是一项奇特的使命，”夏绿蒂说，“我不愿违拂你的心意；尽管我希望，这只是短时间的。”

“我多么感激您呀，”奥蒂莉说，“感激您愿意给我进行这种尝试、这种体验的机会。让我说句不算过分自夸的话：我会成功的。在那个地方我将回忆起我所经受过的种种考验，它们跟我后来被迫接受的考验相比是多么渺小、多么微不足道呀！当我看到那些年幼的孩子们难为情的样子，当我面对他们童稚的悲伤微笑着，当我用轻柔的手领着他们摆脱各种各样小小的迷误的时候，我将会多么高兴啊！幸福的人是不适于带领幸福的人的；人的天性就是，人们接受的越多，对自己和别人的要求便越多。只有恢复过来的不幸者才懂得培养自己和他人具有一种感情，一种哪怕享有有限的财富也应感到惊喜的感情。”

“让我对你的打算，”最后，夏绿蒂考虑了一下说，“提出一点在我看来是最重要的意见。它并非针对你，而是针对一个第三者的。那善良、虔诚、富于理性的助理的心地，你是知道的；在你即将走的道路上，你在他的心中将变得更珍贵，更不可缺少。既然他现在感情上难以离开你，将来他一旦习惯于跟你合作，缺了你他怕是根本无法继续他的工作了。开始你将是他工作中的帮手，尔后却会让他吃尽苦头的。”

“我生来命乖运蹇，”奥蒂莉说，“谁爱上我怕也不会有更好的结局。他既然作为朋友是那么善良，那么通情达理，同样——我希望——在他身上也将对我产生一种纯洁的关系所具有的纯洁感情；他将看到，我是一个圣洁化了的人物，此人只有当她献身于那无形地环绕着我们、单独护佑着我们不受强大的恶势力侵害的神灵时，才能为自己和他人消弭巨大的祸患。”

夏绿蒂倾听着可爱的少女所有发自内心的声音，冷静地思索着。她曾以各种各样的，当然是非常含蓄的方式探问，奥蒂莉是否可能向爱德华靠近；然而，哪怕是最轻微的旁敲侧击，哪怕提出一丁点儿希望，哪怕只是有那么一丁点儿意思，似乎都会使奥蒂莉激动起来。有一次，由于她无法再回避了，便直言不讳地就此说明了自己的看法。

“假如你拒绝爱德华的决定，”夏绿蒂对她说，“是这么坚定，这么不容改变，你就得小心不要再见到他。在我们远离我们所热爱的东西的时候，只要我们将原来外延的感情的整个力量转向内心，那么，我们的爱越是热烈，我们便越能够克制自己。可是，一旦我们自以为可以离开的东西突然出现在我们眼前并且再次被认为是不可离开的时候，我们是多么快、多么迅速地从先前的错觉中惊醒过来呀！现在，去做你认为最符合你的情况的事吧；

对自己作一番考察，最好改变你现在的决定；不过，要出自你的内心，出自你内心的自由意愿。不要偶然地，不要让意外事件把你重新拖回原来的状态中去；否则在情绪上便会产生不堪忍受的矛盾。我曾说过，在你迈出这一步以前，在你离开我，在你开始一个新的、将把你引向难以预测的道路上去的生活以前，你再考虑考虑，你是否真正能够永远拒绝爱德华。假如你认定要这么做，我们就缔结一项盟约，说明你自愿不再同他来往，甚至不再同他谈话，哪怕他来找你，逼迫你。”奥蒂莉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向夏绿蒂作了她早已向自己作出的许诺。

但是现在，夏绿蒂脑海里仍然一再出现爱德华威胁的话：他只有在奥蒂莉不离开夏绿蒂的这段时间内，才可以断绝跟她的来往。自那时以来，虽然情况有了变化，出了一些变故，那些他一时被迫说出的话由于后来发生的事可以认为已经失效；然而，即便退一万步讲，她仍不愿冒险行事，更不想作出可能伤害他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只有让米特勒去了解一下爱德华的心思了。

米特勒在孩子死后经常——每次时间尽管很短——来看望夏绿蒂。这个在他看来对于他们夫妇重归于好极其不利的事件对他的影响非常大；不过，他还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怀着希望，并为实现这希望而不懈地努力。现在，他心里暗自为奥蒂莉的决定感到高兴。他相信那具有缓解作用的、流逝着的时间；他一直还想维持住这对夫妇的关系，认为一次次感情上的动荡只不过是对于伉俪深情和忠诚的考验而已。

夏绿蒂一开始就写信把奥蒂莉的第一次声明告诉了少校，衷心请求他说服爱德华，让他不要采取任何行动，大家应保持冷静，应观望一下，看这美丽的少女的情绪能否恢复过来。甚至对

于后来发生的事和产生的想法，她也视必要与否通知了少校。现在托付给米特勒的艰难任务是，让爱德华对情况的变化有所准备。不过，米特勒很明白，人们容易接受既成事实，却难以认可尚未发生的事，因此说服夏绿蒂，最好把奥蒂莉立即送到寄宿学校去。

于是，他一走，她就开始作动身的准备。奥蒂莉收拾着行装，夏绿蒂细心地注意到，她既不准备把那只精美的小箱子随身带走，也没有从中取出什么东西。夏绿蒂一声没吭，听任这沉默的少女自行其事。启程的日子到了；夏绿蒂的马车将在第一天把奥蒂莉送到一家熟悉的旅店，在第二天把她送到寄宿学校；南妮将陪伴她，作她的仆人。这个热情的姑娘在孩子死后立即重新回到奥蒂莉身边，像以往一样，由于天性和兴味相投，她现在跟奥蒂莉简直是难舍难分了。她似乎想用轻松愉快的谈话来弥补过去耽搁了的东西，把自己的身心全部献给她所爱戴的主人。她为有幸一起去看看异乡异地而喜出望外，因为她还从来没有离开过她的出生地呢。她赶忙从府第跑回村里向父母、亲戚报告这一喜事并且跟他们话别。不幸的是她误入麻疹病人的房间，被传染上了。大家不想推迟行期，奥蒂莉本人更是催着启程；她说，她走过这段路，她认识她将下榻的客店的主人，又有府第的车夫领着她，所以完全用不着担心。

夏绿蒂没有表示反对；实际上她的思想也飞出了这个环境，只想着把奥蒂莉在府第住过的房间为爱德华整理好，布置得完全像当时少校到达前那个样子。恢复旧日幸福的希望之火总是一再地在人们的心里燃烧起来，所以夏绿蒂抱有这种希望也是有道理的，甚至是不可避免的。

第十六章

当米特勒来跟爱德华进行商谈的时候，发现他独自一人，用右手托着头，右肘支在桌子上。看样子他很痛苦。“您又头痛了么？”米特勒问。“是的，它在折磨我，”他说，“可是我并不恨它，因为它使我想起了奥蒂莉。也许她这时也正在为其所苦，我想，她正把头支在左手上，说不定痛得比我还厉害呢。为什么我就不该像她那样忍受这痛苦？这种痛苦对我具有治疗作用，我几乎可以说它是我所希望的；因为它使奥蒂莉那副忍耐者的形象在她所有其他优点的烘托下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显得更加高大、更加清晰、更加真切，只有在痛苦中我们才能完全体会出所有为忍受它所必须具备的伟大品格。”

米特勒尽管发现他的朋友如此听天由命，仍然毫不迟疑地说出了他的建议，不过，他是缓缓谈出来的，他按照先后顺序叙述了这个主意是怎样在女人们中间形成，怎样逐渐成熟，变为决心的。爱德华几乎没有提出异议。从他说的很少几句话里似乎流露出一种意味：他完全听从她们的安排；他眼下的痛苦仿佛使他对一切都麻木不仁了。

房间里又只剩下他一个人了，他立即站起来，走来走去。他感觉不到疼痛了，他忘掉自我似地活动着。在米特勒讲话的时候，这个热恋着的人的想象力活跃起来了：他看到奥蒂莉独自一人或者说近乎独自一人走在熟悉的道路上，住在他经常进出的老客店里；他想着、考虑着，或者毋宁说他没有想、也没有考虑；

他只是神往，只是希望。他一定要见她，要跟她说话。为了什么目的，出于什么原因，会产生什么后果，这些他都没有去考虑。他抵御不住这个想法，他一定要这么做。

贴身仆人被授以秘密使命，每日每时探听奥蒂莉的动身日期。天刚破晓；爱德华不带任何随从，急忙骑马赶往奥蒂莉过夜的地方。他刚好准时到达那儿；大感意外的女店主高兴地接待了他；她对他一直怀着感激之情，因为他曾给她们家庭带来一大幸福。他为她的儿子，一个作战勇敢的士兵，争得了一枚奖章；当时他作为唯一的目击者，十分赞赏这个青年在战场上的表现，排除了一些人的猜疑和嫉妒，一直热情地把他推荐给司令。女店主不知道，她究竟该为他做些什么。她迅速地把她那间兼作更衣和储藏用的梳妆室整理出来；可是，爱德华只把一个即将在此下榻的女人的到达时间通知了她，并请她在后面靠过道的地方安排一个房间备他急用。女店主觉得这件事颇为蹊跷，不过她很乐意为她这位看来对事情十分关切和殷勤的恩人效命。他是怀着怎样一种心情度过黄昏以前这一段漫长的时间呵！他细心环顾他即将跟奥蒂莉在其中相会的房间；房中的整个家具陈设十分奇特，而在他眼里却不啻为一个天堂。他对一切都一一考虑到了；他会不会使奥蒂莉感到意外，是否该让她有所准备？最后，后一种意见占了上风；于是他坐下来写信。让这封信首先迎接她。

爱德华致奥蒂莉的信

在你读这封信的时候，最亲爱的，我正在你的近旁。你不必吃惊，也无须奇怪；你不要害怕我。我不会闯到你身边。在你

允许见我之前，你是看不到我的。

首先考虑一下你我的处境。假如你准备不迈出这至为关键的一步，我该是多么感激你呀；它太重要了。不要走这一步吧！在这儿，在这十字路口上，你再考虑考虑；你可以，你愿意属于我吗？啊，你为我们大家做的将是一个伟大的善举，而对于我它恰似上苍恩典呀。

让我见你一面，让我高高兴兴地见你一面。让我亲口提出那个甜美的问题，请你用你甜美的嘴回答它。依偎到我怀里来，奥蒂莉！依偎在这儿吧！你曾多次在这儿小憩，它永远是你最后归宿之所在呵！

他写着写着便不由动情了，他朝思暮想的事临近了，它马上将成为现实。她将从这道门走进来，她将看到这封信，她将活生生地像从前那样站在我面前，这正是我日夜所期待的呀！她还是那个样子吗？她的神态、她的思想变了吗？他手里握着笔正要写一写他的想法，可是马车隆隆驶进了院子。他匆匆又加了几笔："我听到你来了。片刻后再见！"

他折好信，写上收信人的名字，已经来不及盖章了。他几步跳进那间靠过道的小房间，突然间，他想到他把那个表和印章忘在桌子上了。不能让她首先看到那只表，他急忙赶回去，顺利地把它取走了。这时，从前厅传来女店主的声音，她正走过来指示客人住的房间。他匆匆走到门边，可是门是锁着的。他在刚才冲进那间小屋时，钥匙落下来掉在了里边；锁自动碰上了，他失魂落魄似的站在那儿。他猛烈地在门上撞起来；门却纹丝不动。啊，他多么想变成一个精灵从门缝里钻过去呀！全是妄想！他把脸藏在门框柱子上。奥蒂莉走了进来，女店主一眼瞥见了他，便

扭头走开了。他也未能躲过奥蒂莉的目光。他转身向着她，于是一对恋人便在这样一种无比奇特的情况下面对面地伫立着。她安详而又严肃地注视着他，既不前进也不后退；当他准备接近她时，她向后退了几步，一直靠到了桌子边上。他也退缩了。"奥蒂莉，"他大声叫起来，"让我打破这可怕的沉默！莫非我们只是相对而视的影子？先听我说！你现在在这儿看见我，完全是巧合。你旁边有一封信，它本应让你事先有所准备的。你看看它，我请求你看看它！然后再决定你能做的事。"

她低头看着信，略加思索后拿起来，拆开读起来。她表情毫无变化，读完后把信轻轻放在一边；然后，她把一双伸展开的手高高举起合拢来，再把合十的双手放在胸前，同时身体微微前躬，注视着这向自己发出恳求的人，她那一副目光使爱德华不得不放弃他所要求、他所希望得到的一切。她的那副神态使他感到揪心之痛。他不忍看到奥蒂莉的这副神情、这种姿态。他看得很清楚，如果他坚持他的要求，她会双膝跪下来的。他绝望地冲出门外，打发女店主去照看那孤独的人。

他在前厅踱来踱去。夜幕已经降临，房间里仍旧寂静无声。最后，女店主终于走了出来，从房门上抽出钥匙。这善良的女人很激动，她感到为难，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在要离开时，她把钥匙递给爱德华，爱德华不肯接。她让灯亮着，转身走了。

沉浸在极度痛苦中的爱德华扑倒在奥蒂莉的门前，泪水浸湿了门槛。一对离得这么近的恋人就如此度过了一个夜晚，恐怕没有比这更令人心酸的了。

天亮了；车夫在催着上路，女店主打开门走进房间。她看见奥蒂莉和衣而卧，仍在熟睡。她走出来，面带同情的微笑向爱德华招手。两人走到睡着的人的床前；然而即便看到这情景，爱德

华也受不了。女店主不敢贸然唤醒熟睡的少女，她面对着她坐下。奥蒂莉终于睁开她那美丽的眼睛站了起来。她拒绝进早餐。这时爱德华走到她面前，恳求她哪怕只说一句话，说明自己的意愿。他起誓他将遵从她的一切意愿；她沉默着。他温柔而急切地问，她是否愿意跟他走。她低垂着目光摇了摇头，轻声地说了声“不”，那样子令人多么爱怜呀！他问，她是否想去寄宿学校。她冷漠地表示否定。但是当他问，是否可以送她回夏绿蒂那儿去的时候，她宽慰地点了点头。他急忙走到窗前，向车夫作了吩咐；可在他后面，奥蒂莉闪电般地冲出房间，走下楼梯跳进车里。车夫驾着车朝府第驶去；爱德华骑马在远处跟着。

第十七章

当夏绿蒂看到奥蒂莉的马车驶到门前，随后爱德华骑着马跑进府第院内的时候，她感到多么惊讶呵！她急忙赶到门口。奥蒂莉跳下车，和爱德华一起走上前来。她热情、有力地抓住他们夫妻俩的手，让他们握在一起，飞跑着回自己的房间去了。爱德华扑在夏绿蒂身上，搂住她的脖子失声痛哭；他无法剖白自己的心迹，他请求她宽容他，求她去帮助奥蒂莉，去抚慰她。夏绿蒂赶忙跑到奥蒂莉的房间，她一跨进门不觉大吃一惊；房间已经腾空，只剩下空荡荡的四壁。那景象与其说是空旷，不如说令人感到悲凉。所有的东西全都给搬走了，只有那只小箱子留在房间的中央，因为人们不知道该把它放到哪儿去。奥蒂莉倒在地板上，手和头伏在箱子上。夏绿蒂百般体贴地问她，究竟出了什么

事，可是没有得到回答。

她吩咐这时取饮料回来的侍女留在奥蒂莉身边，便急急忙忙地去找爱德华。她在大厅里找到了他；爱德华对她也是只字不吐。他跪在她面前，用泪水洗涤着她的双手，然后跑回自己的房间，夏绿蒂正要跟在他后面追去，这时碰上了他的贴身仆人，他就他所了解的情况向夏绿蒂作了说明。其余的情况只好靠她自己的联想来补足了，然后她便果断地着手解决迫在眉睫的问题。奥蒂莉的房间以最快的速度布置就绪。爱德华发现他所有的东西，连最后一张纸都原封未动，完全跟他离开时一个样子。

三个人表面上重又相聚在一起；可是奥蒂莉仍旧一句话不说，爱德华一筹莫展，只是一个劲儿地请求他的妻子耐心，而这似乎也正是他自己所缺少的东西。夏绿蒂派听差去请米特勒和少校。前者不在家，后者来了。爱德华对他倾吐了自己的衷曲，承认了每一具体细节，这样一来夏绿蒂也就明白了事情的原委，明白事情为什么发生如此奇怪的变化，为什么他们两人的情绪如此反常。

她无比体贴地跟丈夫进行了一次谈话。她提出的唯一一个请求就是，现在万不可勉强奥蒂莉。爱德华感觉到了他妻子的价值、爱和理智；只是他一味沉溺于自己的感情，已经不能自拔了。夏绿蒂给他以希望，向他保证她将同意离婚。他不相信；他已经完全陷于病态，希望和信念在相互交替地离开他的神智；他纠缠住夏绿蒂不放，让她答应少校的爱；他似乎精神有些失常了。为了安抚他、稳定他的情绪，夏绿蒂只好按他的要求做。假如奥蒂莉表示愿意和爱德华结合，她便答应少校的爱，不过有个重要条件：两个男人暂时必须一起外出旅行。少校正好有一件宫廷的涉外事务需要处理，爱德华答应作他的旅伴。于是便着

手准备行装，一家人的情绪也稍稍安定了些，因为至少有事情可做了。

在这期间，人们注意到，奥蒂莉仍然不言不语，而且几乎滴水不进。人们苦苦的劝说她，使她感到畏惧；大家便只好作罢。是的，我们即便完全出于好意，也不愿去折磨一个人呀！这难道不是我们绝大多数人的弱点吗？夏绿蒂考虑了种种办法，最后想到把寄宿学校的助理请来，他很善于说服奥蒂莉。他对她这次说去而又未去感到意外，已来信表示谅解，但还没有收到回音。

为了不致使奥蒂莉感到意外，人们当着她的面谈了这个安排。看来她对此不以为然；她思索着，最后似乎心里有了主意，急忙跑回自己的房间，就在当天黄昏之前给朋友们送来一封信。

奥蒂莉致朋友们的信

亲爱的朋友们，为什么一定要让我说明白那些不言而喻的事呢？既然我滑出了我的生活轨道，就不应让我再重蹈覆辙了。一个怀有敌意的恶魔控制着我，似乎在从外部阻止我，尽管我已经恢复了我的内心平衡。

我拒绝爱德华和离开他的用心是十分纯洁的。我不希望再见到他。现在，情况已经变了；他来见我，这是违背他本人的意愿的。也许我过分拘泥于我不同他进行任何交谈的诺言了。根据目前的感情和心境，我沉默，我面对着他不吐一个字，我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我一时感情用事，对自己立下了一条严厉的教团式的誓言，一个也许会使考虑是否接受它的人感到害怕的誓约。让我按照内心的命令恪守我的誓约吧。请不要请任何调解

人！请不要逼我开口说话，不要勉强我过量地进食饮水。请你们宽容、忍耐，帮助我度过这段时间。我还年轻，年轻人会很快恢复过来，不致受到损害的。请容许我跟你们在一起，用你们的爱安慰我，用你们的谈话教导我；但是请让我自己调治我的心灵！

早已准备就绪的男人们的旅行搁置了下来，因为少校的那件涉外事务推迟了。这对爱德华是多么求之不得的事呵！奥蒂莉的信使他重新振奋起来，他为她那些令人感到宽慰、产生希望的言语所鼓舞，他感到更有理由等待了，于是他突然宣布他不走了。“这是多么荒唐呵！”他叫道，“预先就急不可待地抛弃那最不可缺少、最必需的东西，是多么荒唐呵！它尽管面临被失去的危险，但并非是完全不可能保持住的呀。这种出走究竟意味着什么？它只不过说明，人似乎有表示意愿、进行选择的能力罢了。过去，我往往为这样一种糊涂思想所驱使，提前几个小时、几天离开朋友们，仅仅是为了不致受到最后的、不可回避的日程的无情逼迫。但这一次我要留下来。我为什么要离开呢？她不是已经离开我了吗？我并没有一时心血来潮要去握她的手，要把她抱在我的怀里；我甚至不敢去想，我害怕。她并不是离我远去，她是高高超乎我之上呀！”

于是，他按照自己的意愿，按照自己的内心要求留了下来。而且每当他和她相遇时，内心便感到无比的喜悦。在她那一方面也是同样的感受，她也抵御不住这种令人感到幸福的内心欲望。他们仍然像以往一样，互相具有一种不可名状的、近乎魔法的吸引力。他们居住在一个屋顶下；尽管他们并未有意识地互相思念，各自做着不同的事，被同伴们拖来拖去，但是他们仍在互相接近着。假如他们在一个大厅相遇，那么用不了多久，他们

便走到一起并肩站着、坐着了。只有这种直接的接近，才能够使他们的心平静下来，甚至完全平静下来。这种接近已经足够了；无须开口讲话，无须做手势，无须互相接触，只需要在一起。这不再是两个人，而是处于不自觉的完全喜悦之中的一个人，一个对自己、对世界都感到满足的人。假如有人在住宅的一端碰上两个人中的一个，另一个便慢慢地、不由自主地、事先也毫无准备地向对方走过来。生活对于他们是一个谜，谜底只有他们自己一起去寻找。

奥蒂莉眉梢间的愁云已完全消散，行事也显得泰然自若，大家对她完全放心了。她很少离开大家，只是要求单独进餐。除了南妮她不要其他任何人服侍。

一个人通常遭遇的一件事总会多次重现，超乎人们的想象，因为这是由他的天性所首先决定的。性格、个性、爱好、志趣、场所、环境和习惯一起构成一个人的整体，他在其中伸屈自如，他感到就像在专为他而设的一种物质、一种气氛中一样，那么舒心，那么惬意。因此，我们会发现我们曾为其变化莫测而哀叹不已的一些人，他们在许多年之后却出人意料地没有发生丝毫变化，在经受无数外来和内在的刺激之后却依然故我。

我们这几位朋友也是如此。他们在日常的共同生活中，几乎在所有方面都回到了以往的轨道。奥蒂莉一如既往默默地做着好事，显露出她那种乐于助人的品格；每个人都还是他原来的样子。于是，这一家人的生活从表面上看依然跟从前一样，而这种似乎一切照旧的幻觉，是可以谅解的。

跟已流逝的春日一样长的秋日，在同一时刻把人们从户外唤进了室内。这一硕果累累、繁花似锦的季节使人觉得，仿佛它是那第一个春天之后的秋天；而中间那段时间已放诸遗忘之乡

了。现在开放着的这些花朵，正是他们在那些最初相聚的日子里栽种下的；他们当年看到过的花朵，现在成为挂满枝头的累累硕果。

少校时来时去；米特勒也经常光临。晚间的聚会大都照常进行。爱德华像以往一样读书给大家听，比当年更加生动、更富激情、更加熟练，甚至可以说也更富情趣。他似乎想用轻松愉快的气氛和自己的情感，使痴呆的奥蒂莉活跃起来，使她紧绷着的双唇张开讲话。他像从前那样坐着，使她能够看见他读着的段落。假如她不看他读着的书，假如他不能确信她正在用自己的眼睛追踪着他读的字，他便会慌乱起来，便会心神不定。

中间那段时间的所有不快，所有令人难堪的感情全都消失了。没有谁还在心存芥蒂；任何怨恨都已化为乌有。少校用提琴为夏绿蒂的钢琴伴奏，爱德华的长笛重又像以往那样和奥蒂莉的弦乐器合奏。他们就这样迎来了一年前错过了庆祝机会的爱德华的生日。这一次，他们将不事铺张地、悄悄地在充满友爱的欢乐气氛中庆祝这个日子。这是他们互相间半是心照不宣，半是直言不讳地达成的默契。尽管如此，日子越是临近，奥蒂莉情绪中的喜庆意味就越是明显；这变化以前人们只是感觉得到，现在则是清楚地看出来了。她似乎经常在花园里凝视那些开放着的花；她示意花匠精心管理各种夏季花卉，她尤其为那些今年长得特别繁茂的紫菀花费神思。

第十八章

朋友们暗暗留心观察着。他们最重要的发现是，奥蒂莉第一次打开箱子从里面选出各种各样的料子，然后剪了一些下来。这些料子足够缝制一套完完整整的衣服。当她让南妮帮着要把剩下的东西重新装进箱子里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容易了；因为尽管从中取出来了一部分，箱子还是给塞得满满的。那贪婪的小姑娘看得馋涎欲滴，尤其是让她找出各种各样小玩艺儿的时候。鞋、袜、印着格言的袜带、手套等等还剩下很多很多。她请求奥蒂莉送给她几件。奥蒂莉没有答应，但却立即拉开五斗橱的一个抽屉，让她自己去挑选，南妮扑过去急急忙忙地翻腾起来，然后抱着她的掠获物一溜烟跑了，去向同伴炫耀一番自己的运气。

奥蒂莉终于细心地把所有的东西叠好放妥；接着她打开装在箱子盖里的暗篋。这儿收藏着爱德华的便条和信件、几朵以前散步时采摘的干枯了的花、一绺情人的鬈发等等。她又放进了一件东西——她父亲的肖像，然后锁好箱子，把串着小钥匙的金链套在脖子上，让钥匙垂在自己的胸前。

这时，朋友们的心里萌生出了某些希望。夏绿蒂深信，奥蒂莉到爱德华生日那一天终将开口说话；这段时间以来，她一直在偷偷地忙碌着，露出一副沾沾自喜的样子，脸上不时泛起一丝微笑，这不正是一个为情人准备了美好称心的礼物而暂时秘而不宣的人常有的表情吗。谁也不知道，奥蒂莉有些时刻是在非常衰弱的情况下度过的，她只是在众人面前才打起精神，勉强支撑

着自己。

米特勒在这段时间更加经常地露面了，而且待的时间也比以往长。这个固执的人非常清楚，要打好铁就得看准火候和时机。他认为奥蒂莉的沉默和拒不听从劝告的态度，对他是有利的。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就夫妇离婚的事采取任何行动；他希望以其他合适的方式安排这个善良姑娘的命运；他倾听着别人的话，不坚持己见，但也让别人理解他的意思，他以他特有的方式巧妙地周旋着。

但是，每当他以为瞅准了机会对他认为重要的事实作出判断时，他总是失败。他满脑子的非分之想；当他与人相处时，往往自行其是。一旦他在朋友们中间讲起话来——对此我们已经多次领教过了——便会滔滔不绝，至于这是伤害了人还是给了人安慰，是对人有害还是对人有益，那就得看天意的安排了。

爱德华生日的前一天晚上，夏绿蒂和少校坐在一起等待着骑马外出的爱德华归来；米特勒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奥蒂莉待在自己房间里，把明天用的服饰一一摊开，示意侍女做这做那。侍女完全明白主人的意思，手脚麻利地执行着她的无声的吩咐。

米特勒刚好想到他最喜欢的一个话题。他经常爱说，不论是教育儿童还是领导人民，最笨拙、最野蛮的方法莫过于制定禁令，制定限制人行动的法律和条例。“人本来就是好动的，”他说，“只要我们善于向他提出我们的要求，他立即便会跟上来，便会行动，便会完成我们要他做的事。我本人宁可在我所处的圈子里容忍一些错误和缺点，一直到我能够提出与之相对的美德，也不愿摆脱错误却看不到有正确的东西取代它。只要可能，人都乐于做好事，做有益的事；他之所以这样做，只是为了有事可做，事过之后便不再去想，就同他不再想在百无聊赖之中所干的傻

事一样。

“当我听到人们一再把十诫用来教育儿童的时候，我心里是多么难过啊。第四诫还算是颇为有益的，合理的，有具体要求的一诫。‘你要敬爱父母’，孩子们脑子里记住了这一条，他们每天都可以照着做。可是看看第五诫，叫人怎么解释好呢？‘你不要杀人。’好像一个人至少应该有兴致去杀死别人似的！有人恨一个人，盛怒之下欠考虑，再加上其他原因可能会发生打死人的情况。然而告诫孩子不要杀人，这难道不是一种未脱野蛮味的作法吗？假如说：‘关心他人的生命，不要做可能伤害他人的事，去援救别人，哪怕自己有生命危险；要记住，伤害他人便是伤害你自己。’这才是富有理性的文明民族所遵奉的诫条。但在教义问答手册中，它却可悲地放在附录的‘这是什么意思？’一栏中了。

“现在看看第六诫，我认为这一条真叫人受不了！为什么呢？它把充满种种猜想的儿童的好奇心吸引到危险的神秘莫测的东西上了，让他们的幻想力勾画出奇奇怪怪的画面和图像，而这些画面和图像恰恰把人们所要摒弃的东西用强力招引了来！这类东西让一个秘密法庭任意处置，比人们在教堂里向公众唠唠叨叨地说教也许好得多。”

这时，奥蒂莉走了进来。“‘你不要破坏婚姻，’①”米特勒说，“多么粗暴，多么无理！‘你应该尊重别人的婚姻；不论你在哪儿看见相爱的夫妇，你都应为之高兴，并且像分享一个晴朗天气带给人的欢乐那样分享他们的幸福。假如在他们的关系中出现阴影，你就应该设法驱散那乌云；你应该设法劝慰他们，安抚他们，让他们认识对方的优点，并且怀着一颗高尚无私的心促进他们的幸福，让他们感觉到，从每一种义务、尤其是从把一男一女牢

① 或译：“你不得奸淫。”

牢结合起来的义务中产生的是多么伟大的幸福。’要是这么写那语气不就完全变了吗?”

夏绿蒂如同坐在炭火上,更加使她害怕的是,她深信米特勒并没有意识到他讲话的场合和内容。她还没有来得及打断他的话,就已经注意到奥蒂莉走出了房间——她的样子全变了。

“请别再给我们讲第七诫了吧,”夏绿蒂强堆笑脸说。“剩下的全不讲了,”米特勒回答,“我只是想挽救作为其他各条的基础的东西。”

这时,随着一声可怕的叫喊,南妮冲了进来:“她要死了!小姐要死了!快去,快!”

当奥蒂莉摇摇晃晃地回到自己屋内的时候,明天用的服饰已经完全摊开摆在一把把椅子上,侍女正走来走去,仔细看着、欣赏着,她乐呵呵地叫道:“您看呀,亲爱的小姐,这是新娘的服饰,正好配得上您!”

奥蒂莉听了这话便瘫倒在沙发上。南妮发现主人面色灰白,身体也僵直了,便跑去找夏绿蒂。她赶来了,家庭医生也急忙赶来了,他以为奥蒂莉只是心力衰竭。他让人送来一小碗浓肉汁;奥蒂莉厌恶地把碗推开了;实际上,当人们把碗送到她嘴边的时候,她几乎已全身抽搐起来。医生很着急,便神情严肃地问——在这种情况下也是理所当然的——奥蒂莉今天吃了些什么。侍女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他又重复问了一遍;侍女承认,奥蒂莉滴水未沾。

医生发现南妮的神色有些紧张,一把抓住她拉进了隔壁房间,夏绿蒂紧跟在后面。侍女扑通一声跪下来,她承认,奥蒂莉很久以来就几乎不吃东西了。在奥蒂莉的强求下,她代她吃了一切,这件事她从没有说过,因为奥蒂莉一再恳求她,威吓她,而

且，她老老实实地补充说，她觉得那些菜也实在好吃。

少校和米特勒走进来；看见夏绿蒂正帮助医生在忙碌着。那面色苍白的可爱的少女看来神智还清醒，坐在长沙发的一个角落里。他们请她躺下，她拒绝了，示意人们把她的小箱子拿过来。她把双脚踩在上面，舒展地半倚半卧在沙发上。她像准备话别的样子，表情和手势流露出对周围的人的深切眷恋、爱、感激，还有歉疚和衷心的祝愿。

爱德华下马后听到这个情况便冲进房间，他扑倒在奥蒂莉身边，抓住她的手，无言的泪水立即浇湿了它。他久久地这么呆着。最后，他终于高声叫道："你就不让我再听一听你的声音？你就不愿活过来对我说一句话？好，也好！我跟你一起走；到那边我们就用另一种语言说话了！"

她紧紧握住他的手，注视着他，眼神里充满着对生活的依恋，充满着爱。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双唇无声地、优美地动了一下。"答应我，活下去！"她用尽最后那一点儿微弱的力气亲切地说，说完就倒下了。"我答应你！"他向她喊道，不过这只是送她归去的一声叫喊而已；她已经永远地离开了。

在度过一个悲恸的夜晚以后，安葬这令人爱怜的遗体的苦差事便落在了夏绿蒂身上。少校和米特勒从旁相助。爱德华的情况叫人伤心。当他在绝望之中稍能自持并且开始思考时，他坚持不让奥蒂莉离开府邸，他要人服侍她、保护她，像活人那样对待她；他说她没有死，也不会死。大伙儿事事顺着他，至少没做他所禁止的事。他没有要求去看奥蒂莉。

接着又一件可怕的事，又一件令人伤神的事使朋友们忙得不可开交。那被医生训斥，在恐吓之下吐露真情，而在吐露真情之后备受责难的南妮逃跑了。经过长时间的寻找，人们终于把

她找了回来，她似乎已经完全失去理智。她的父母把她接回家去了。但看样子她还要逃跑，无论怎么防范似乎都无济于事，人们只好把她关了起来。

人们逐渐地使爱德华摆脱了那极度的绝望，可这却使他更加感到不幸；因为这样一来，他清清楚楚、确确实实地认识到，他永远失去了他的生命之所系的幸福。人们鼓足勇气向他提出一个设想，如果把奥蒂莉安置在小礼拜堂里，那么她无异于长留在活着的人们中间，也不缺少一个温暖、幽静的住宅。然而好不容易才取得他的同意，而且还有一个条件，即把奥蒂莉放在敞开的棺材里抬出去，安放在礼拜堂的拱顶下，棺材上只准盖一个玻璃盖，并点上一盏长明灯。这样，他才勉强听从了大伙儿的一切安排。

人们把那秀美的躯体用她为自己准备好的服饰打扮起来；在她头上放了一个紫菀花环，那点点繁花像悲伤的晨星发出阴惨惨的光辉。为了装饰棺木、教堂、礼拜堂，鲜花都给采摘一空，所有的花园呈现出一派荒凉景象，仿佛冬天从苗圃里夺走了全部欢乐似的。一大清早，奥蒂莉安卧在敞开的棺木中从府邸里被抬了出来，初升的太阳再一次染红了她那天使般美丽的面颊。送葬的人们挤在抬棺人的周围，没有谁愿意走在前面，也没谁想跟在后头，大伙儿都围在她四周，人人都想最后一睹她的风采。儿童们和男男女女莫不为之悲恸。尤其伤心的是那些最直接感受到她的逝世所造成的损失的小姑娘们。

南妮没有到场。人们让她留在家里，确切地说，对她隐瞒了安葬的日期和时刻。她被关在她父母家一间窗户对着花园的斗室内，时时有人守护着。可是当钟声响起，她一听就意识到正在发生的事，这时守护她的人出于好奇离开她看送葬队伍去了，她

便翻窗逃了出来，走到过道上；她见所有的门都上了锁，便从过道爬上阁楼。

这时，送葬队伍正沿着清洁的、撒满落叶的大路穿过村子。南妮清楚地看见自己的主人就在下边，比所有跟着送葬队伍的人都看得更加真切、更加完整，同时也觉得死者更加美丽。奥蒂莉好像已超脱尘世，好像飘浮于云雾或波涛之上似的在向着她的侍女挥手，使南妮陷入了迷惘，她站立不稳，脚下一摇晃便跌了下去。

伴随着一阵惊叫声，人群闪开了。在拥挤和混乱之中杠夫只好将棺木放下。那姑娘就躺在旁边，看上去四肢都摔伤了。有谁把她抱起来横放在遗体上面，这真是个巧合，也许是天意的特别安排，似乎是让她利用活着的最后一段时间来陪伴她所爱戴的主人。可是南妮颤抖着的四肢一触到奥蒂莉的衣服，她无力的手指一触到奥蒂莉那双叠放在胸前的手，便一骨碌跳了起来，先是举起双臂仰望天空，接着双膝跪倒在灵柩前面，无比虔诚地凝视着主人。

最后，她像中了邪似地跳起来，眉飞色舞地高叫着："真的，她原谅了我！对于我做的事，别人、我自己都无法原谅的，上帝通过我主人的嘴，通过她的目光和手势告诉我她原谅了我。现在，她又那么沉静、那么安详地躺下了；可是，你们看见她刚才坐起来，在双手合十为我祝福，她的眼神是多么和蔼呀！你们是证人，你们都听到她对我说的话：'你已经得到宽恕！'我不再是你们当中的杀人凶手，她宽恕了我，上帝宽恕了我，谁也不能再指责我了。"

周围拥挤着的人群面面相觑，呆呆地听着，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抬起她，让她去安息吧！"南妮说，"她做完了她应做的事，

受够了她命中注定的苦难，不可能再跟我们住在一起了。”人们抬起灵柩继续前行，南妮紧跟在后面；他们进了教堂，来到侧面的小礼拜堂中。

奥蒂莉的灵柩终于停放下来，靠头一方是那溺毙的孩子的棺木，靠脚一方是装在厚厚的橡木箱内的那个小箱子。人们找来了一个女守护人，让她在开始一段时间照看安详地躺在玻璃棺盖下面的奥蒂莉的遗体。但是南妮不想让人夺走这个差事，她愿意单独留下来，不需要任何人陪伴，守护第一次点烧的长明灯。她的要求是如此恳切、如此执著，人们只好同意她，怕的是她陷入更为严重的精神错乱。

然而，南妮并没有单独待多么久。夜幕降临，摇曳的长明灯显出它的全部能力，放射出更加明亮的光辉，这时，门开了，建筑师走进礼拜堂，映入他眼帘的是绘着圣画的四壁，在柔和的灯光下比他所能想象的显得更加古朴，更富神秘意味。

南妮坐在灵柩的一侧。她立刻认出了建筑师；但她只是默默地指了指已经安然长眠的主人。建筑师站到另一侧。他看上去充满青春的活力，而且相貌英俊。他神情专注，目光呆滞，完全陷入沉思。他低垂双臂，两只手充满同情地紧攥在一起，头和目光都倾向那已失去魂灵的躯体。

曾经有一次，他就是这样站在贝利萨的像前。现在他不由自主地采取了同一个姿势；而这次竟也是那么自然！这次也像是某种无比崇高的东西从它的圣座上跌落了下来；如果说前一次是哀怜一个男子汉的勇敢、机智、权力、地位和财产的永远丧失，如果说那次一个民族、一位君主在危难时刻所不可缺少的品格不仅没有受到尊重反而遭到谴责和摒弃，那么，这一次却是哀怜另一种类型的德行，一种藏而不露的、刚刚被自然从其深邃的底

层呼唤出来却很快又被它那只冷漠的手扼杀了的德行，一种既珍贵又美好又可亲的德行；在这艰难的世界上，人们随时都怀着喜悦和满足的心情，接受它们温和的影响，反之，就会感到失望，感到悲哀。

年轻的建筑师沉默着，侍女有很长一段时间也一声儿不吭；但是当她看到他眼里不时涌出伤心的泪水，他似乎完全沉浸于悲痛而不能自拔的时候，她对他讲话了。她的话讲得真实而有力，恳切而自信，使建筑师不禁对她讲话的流利感到惊异；他抑制住自己的悲痛，这时，他那在超乎尘世的世界里活着和工作着的美丽女友好像就出现在他的眼前。他的眼泪干了，他的痛苦减轻了，他双膝跪倒同奥蒂莉诀别，他热烈地同南妮握手告别。当晚，他便骑马离开了，没有再去看望其他任何人。

外科医生没有让侍女知道，悄悄地在教堂里呆了一夜；当他清晨来看南妮时，发现她神色镇静，心情开朗。他本来预料会出些岔子的；他心里曾想，她会向他叙述她夜晚跟奥蒂莉的谈话和其他诸如此类的事，可是她很自然，很沉静，神智也很清楚。她完全回忆得起以前度过的那些日子，清清楚楚地记得所有的情况，在她的谈话中没有任何超出真实和常轨的地方，她只有经常喜欢唠叨送葬时发生的那次意外，硬说什么奥蒂莉曾经欠身为她祝福，宽恕了她，因此她的心永远安静了下来。

奥蒂莉那与其说是死了不如说更像安眠的神态，她那始终美丽的姿容吸引来许多人。本地和邻近的居民都想再看一看她；每个人都愿意从南妮口中听一听那难以置信的事；有些人听了付之以笑，多数人表示怀疑，少数人则深信不疑。

任何一种需要，如果它实际上不可能得到满足，便会迫使人产生一种信念。那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摔伤了的南妮一接触到圣

洁的躯体便痊愈了，同样的幸福为什么不可以赐予别人呢？最初，一些慈爱的母亲偷偷地把她们染上了疾病的孩子带来，自以为从此病情会转好。后来，相信的人日益增多，最后没有哪一个年老力衰的人不来这个地方，为自己寻求一点儿兴奋和宽慰。人越来越多，小礼拜堂只好关闭起来，就连整个教堂除了作圣事的时刻也上了锁。

爱德华没有勇气再去看亡故的恋人。他只是在捱延时日，他似乎再也流不出泪水，再也感觉不到痛苦了。他的话越来越少，食欲也一天天减退。他只是从那个玻璃杯里呷几口提神的饮料，当然这杯子再也不是预言幸福的先知了。不过他仍旧很喜欢观赏那笔画繁杂的花押字；他那严肃而又兴奋的眼神仿佛在告诉人们，即便现在他依然怀着一线能与奥蒂莉结合的希望。正如每一无关紧要的情况似乎都会使幸运者更加走运，每一偶然事件似乎都会使他前进一步那样，反之，对于不幸者来讲，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变故往往也会酿成灾难，使他遭到伤害乃至于毁灭。有一天，爱德华刚要把那个可爱的杯子放到嘴边，却又吃惊地把它拿开了；这是它，又不是它；他发现少了一个细微的标志。大家追问那贴身仆人，他只好承认，原来的杯子不久前摔碎了，只好偷偷地换上一个同样的，这个新杯子爱德华青年时代也用过。爱德华无法动气，他的命运早已经由事实作了判决；他怎么能为这不祥之兆再感情激动呢？不过，尽管如此，这事仍使他感到抑郁。从此酒好像也对他失去了魅力；他似乎存心不再进食，不再说话了。

随着时间的流逝，他越来越感到烦躁不安。他又要求进食了，又开始讲起话来。“唉！”有一次他对很少离开他的少校说，“我多么可怜呵，我的全部努力永远只是模仿，只是徒劳！同一件

事对她是幸福，对我却是磨难；但是，为了得到她那种幸福，我必须承受这种磨难。我一定得跟着她，在这条路上跟着她走下去；然而，我的天性却拖住我，妨碍我实现我的诺言。模仿那不可模仿的行为真是一项可怕的任务。亲爱的朋友，我深深感到，成就任何事业，包括殉情，都需要天才。”

在这毫无希望的情况下，我们对于爱德华的家人在一段时间里的奔波，对于他们所尽的妻子、朋友、医生所应尽的责任，应该是能够想像得到的！最后，人们发现他死了。米特勒首先看见这一可悲的事实。他请来医生，并且根据他个人的经验，仔细观察发现死者时的种种情况。夏绿蒂急匆匆地赶来了；她怀疑是自杀；她责备自己和其他人粗心大意，犯下了不容宽恕的错误。然而，医生提出自然方面的原因，米特勒提出伦理方面的原因，很快使她相信了相反的结论。事实很清楚，爱德华是突然死去的。他在一个安静的时刻，独自从一个小匣子和一个小包里翻出了奥蒂莉生前留给他的东西——他在此以前一直是暗自珍藏着的：一绺鬈发、在幽会时刻采摘的花朵、她写给他的全部信件，包括他的妻子怀着疑虑偶然递给他的那第一封信。所有这些东西他不可能乐意让别人看见。他那颗适才还激荡不已的心，眼下已经完全平静下来；他在对那圣洁的死者的思念中安然睡去了，我们因此可以说他是幸福的。夏绿蒂把他安放在奥蒂莉旁边，并且要求在这个拱顶小礼拜堂中不再安葬任何人。为此，她向教会和学校，向神甫和教师提供了巨额捐款。

这样，一对恋人从此并肩长眠。静穆的气氛笼罩着他们安息的地方，欢乐的、亲切的天使像从拱顶俯瞰着他们；有朝一日，假如他们一起苏醒过来，那将是多么动人的一瞬呵。

《亲和力》译后记

《亲和力》的新译本终于呈献在亲爱的读者面前了。这是一部相当难译的书。尽管我们作了很大的努力，译文仍不免有这样那样的错误、缺点。我们希望得到海内外专家和读者的指教，以便有机会重印时对译文进行订正。

小说的前十章系杨武能翻译，其余部分系朱雁冰翻译。为了使译笔尽可能一致，我们进行了互校。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亲和力》这部难懂但"含义无穷"的杰作，能比较容易地为广大读者所理解和接受。

译　者　谨识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于四川外语学院